

THE EASTERN MISCELLANY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每月二號
第十號
日號二
爲新
日開
出紙
版類

誌 雜 方 東

號 二 第 卷 六 十 二 第



日 五 十 二 月 一 年 八 十 國 民

Vol. XXVI, No. 2, January 25, 1929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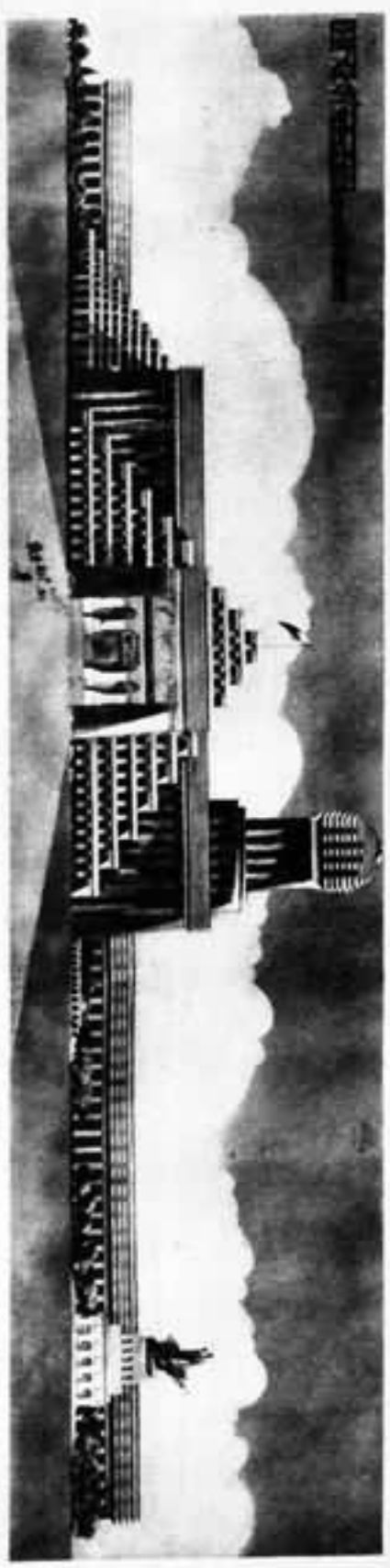
<h2 style="margin: 0;">投 稿 簡 章</h2>	<h2 style="margin: 0;">不 許 轉 載</h2>
<p>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 二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 三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 四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 五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 六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 七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 八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 九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 十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p>	<p>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廿五月初版</p> <p>編輯者 錢 智 修</p> <p>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五百三十八號</p> <p>印刷所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五百三十八號</p> <p>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及大書坊</p>

<h2 style="margin: 0;">廣 告 價 目 表</h2>	<h2 style="margin: 0;">定 價 表</h2>																																									
<p>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 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 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p> <table border="1" style="width: 100%;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tr> <th>普通</th> <th>上 等</th> <th>優 等</th> <th>特 等</th> <th>等 第 地</th> </tr> <tr> <td>正正 文文 後中</td> <td>之以外 對正 面文 前</td> <td>圖畫中 及首 後</td> <td>封面底 面之內 及對 面正</td> <td>位全 面半 面四 分之 一</td> </tr> <tr> <td>三十三元</td> <td>四十四元</td> <td>四十八元</td> <td>六十元</td> <td></td> </tr> <tr> <td>十八元</td> <td>三十四元</td> <td>二十八元</td> <td></td> <td></td> </tr> <tr> <td>十一元半</td> <td>十四元</td> <td></td> <td></td> <td></td> </tr> </table>	普通	上 等	優 等	特 等	等 第 地	正正 文文 後中	之以外 對正 面文 前	圖畫中 及首 後	封面底 面之內 及對 面正	位全 面半 面四 分之 一	三十三元	四十四元	四十八元	六十元		十八元	三十四元	二十八元			十一元半	十四元				<p>零售每冊定價二角三分半 郵費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p> <table border="1" style="width: 100%;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tr> <th>定 預</th> <th>全 年</th> <th>半 年</th> <th>時 期</th> </tr> <tr> <td>廿四元</td> <td>十二元</td> <td>二元五角五分</td> <td>冊數</td> </tr> <tr> <td>三元三角五分</td> <td>四元六角</td> <td>三元三角五分</td> <td>書 價 連 郵 費</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國內 國外</td> </tr> </table> <p>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p>	定 預	全 年	半 年	時 期	廿四元	十二元	二元五角五分	冊數	三元三角五分	四元六角	三元三角五分	書 價 連 郵 費				國內 國外
普通	上 等	優 等	特 等	等 第 地																																						
正正 文文 後中	之以外 對正 面文 前	圖畫中 及首 後	封面底 面之內 及對 面正	位全 面半 面四 分之 一																																						
三十三元	四十四元	四十八元	六十元																																							
十八元	三十四元	二十八元																																								
十一元半	十四元																																									
定 預	全 年	半 年	時 期																																							
廿四元	十二元	二元五角五分	冊數																																							
三元三角五分	四元六角	三元三角五分	書 價 連 郵 費																																							
			國內 國外																																							
<p>定閱諸君 如有詢 問事件 或更改 住址通 信時務 將定單 號數 姓名 定戶 在何 處寄 四項 詳細 開明 方可 遵辦 實錄 定戶 太多 簿冊 繁重 非此 四項 難免 仍有 誤寄 特先 聲明</p>																																										



仇十洲《丹臺春曉圖》

計 設 築 建 府 民 政 民 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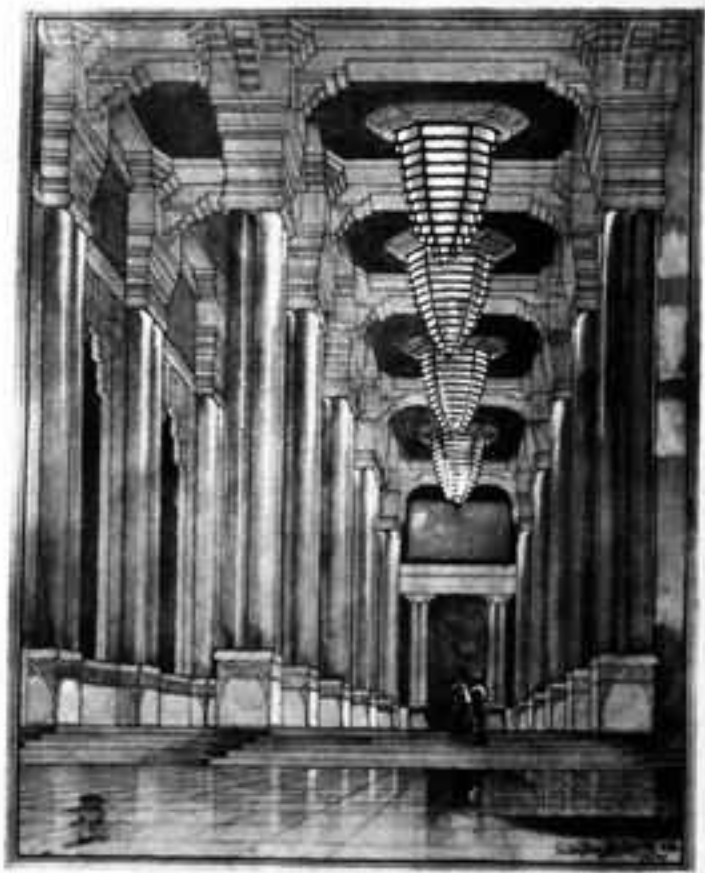


建 築 師 劉 辰 攝



塔 念 紀 雜 蒙 州 廣 理 總 (右) 圖 視 俯 (左) 圖 面 西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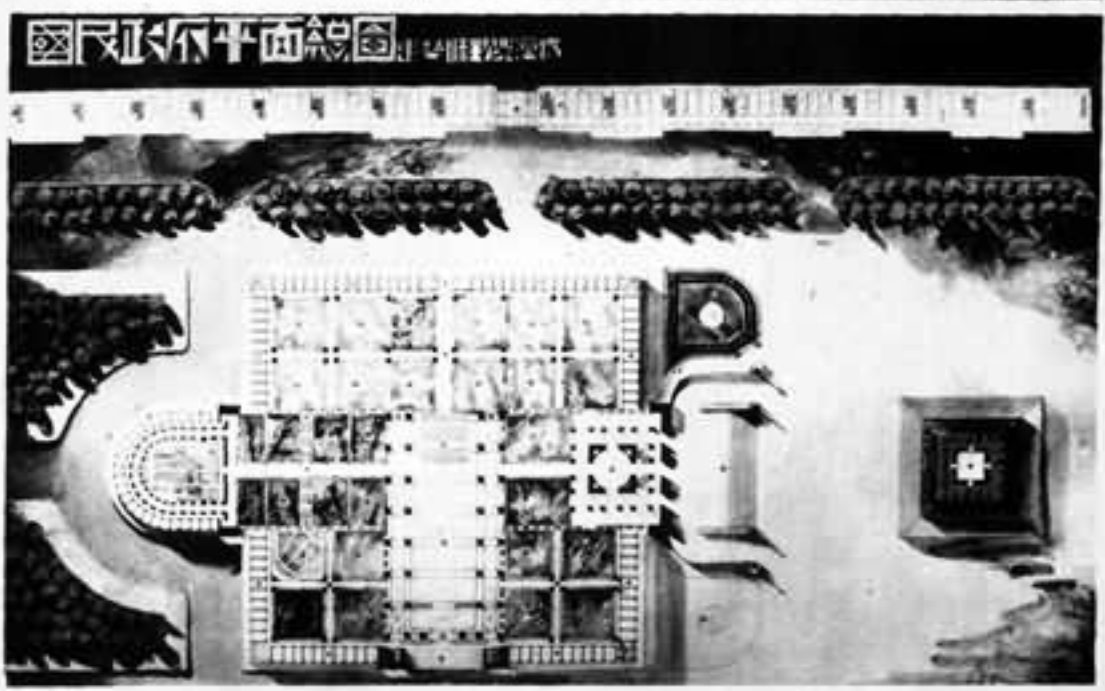
國民政府建築設計



(右) 進口透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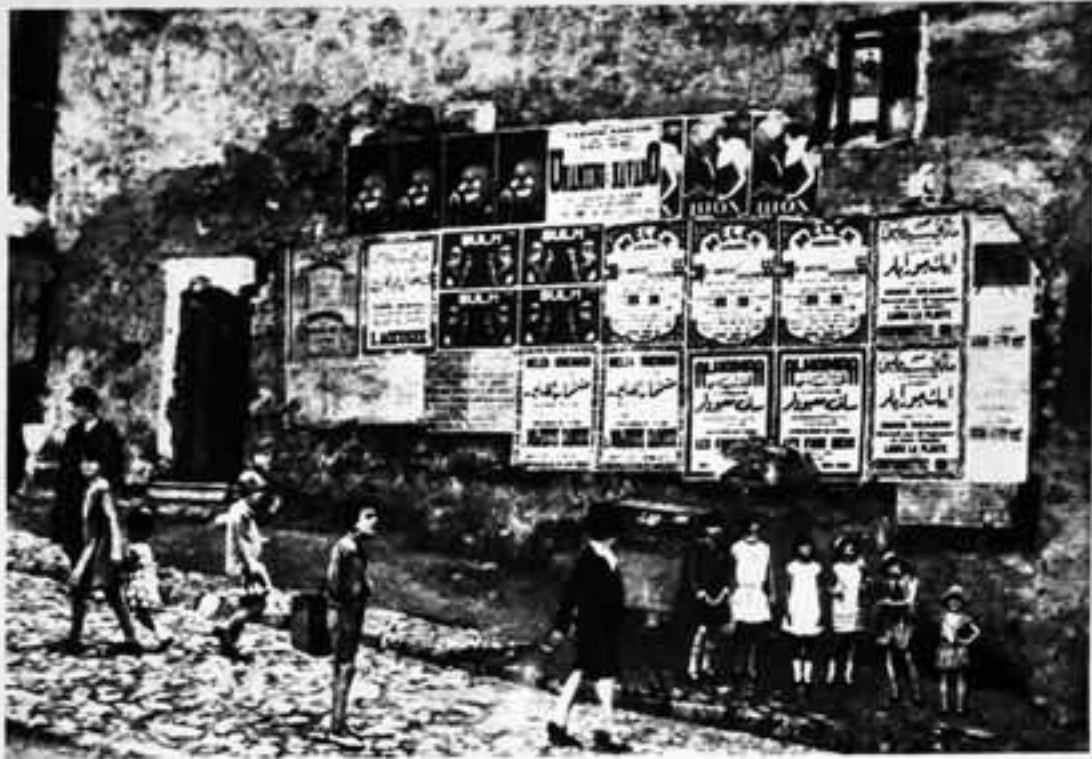
(下) 平面總圖

建築師劉既濟



國民政府平面總圖

(一) 新 革 字 文 其 耳 土



告之毋新改圖習須民國母丁用字.刺除字.革近其土
廣後字用為上學均人全字拉採伯阿廢文改最耳



字 拉 之 採 其 土
母 丁 新 用 所 耳

字 習 行 匠 刻
母 新 學 自 字

(二) 新 革 字 文 其 耳 土



動 運 傳 宣 之 字 文 新 及 普



班 一 之 母 字 新 習 學 校 入 女 婦

南 斯 拉 夫 政 變



南斯拉夫最近
 停止用法最
 國會採用法
 多制大權由
 推亞歷山大
 國王獨攬內
 國一王獨攬
 對國一王獨
 右為亞歷山
 第一為亞歷
 上為亞歷山
 相族也

蒙 古 之 古 代 巨 獸

俾 路 支 獸

四 站 時 高 十 英
足 立 顯 二 七 尺



獸 雷
特 突 有 別 出 之 鼻

二 卷 看 去 年 本 誌 二 十 四 號 新 語 林



柱 牙 象

有 特 別 發 達 之 柱 狀 門 齒 二 枚



東方雜誌

第二十六卷
第二號

民國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 仇十洲『丹臺春曉圖』(三色版) 一幅
- 國民政府建築設計(劉既漂作) 五幅
- 土耳其文字革新 五幅
- 南斯拉夫之政變 三幅
- 蒙古之古代巨獸 三幅

國際

- 洛茄諾會議中的萊茵撤兵和上西里西亞問題 頌 華(一)
- 英國總選舉前的形勢 頌 華(三)
- 阿富汗亂事的擴大與英俄 幼 雄(五)
- 冰島獨立運動 育 幹(八)
- 法國獎勵人口增殖之家族扶助金制度 幼 雄(二)
- 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修改不平等條約之成績與批評 朱 傑(三)
- 日本最近政潮中之分子與問題(東京通信) 王茅原(元)
- 丹麥的合作制度 雷賓南(三)



世界論壇

- 英國的工黨..... R. MacDonald (著)
- 馬克思主義的根本錯誤..... T. N. Carver (譯)
- 馬克思派哲學的價值和缺點..... H. J. Laski (著)
- 氣候與民族的關係..... 佚 名 (著)

中華民族起源之新神話

..... 何炳松 (著)

微塵與人生

(Alfred Russel Wallace 著)

..... 張建方譯 (九五)

新

語

林

- 極地探險家阿孟曾..... 呂 炯 (一〇三)
- 愛迪生之又一發明——橡皮代替品..... 哲 生 (一〇六)
- 人死何往..... 微 知 (一〇七)
- 星名..... 大 宇 (一〇九)
- 電氣療病新法..... 之 學 (一一〇)
- 最初的人類..... 之 學 (一一一)

法國人口現象

..... 哲 (一一四)

緊禮服

小說 (皮薩得婁著)

..... 徐霞村譯 (一二五)

南風

(小說) (法國 Maurice Andubert-Bouscat 作) (續)

..... 傅東華譯 (一二五)

時事日誌

..... (一二五)



洛加諾會議中的萊茵撤兵和上西里西亞問題

斯德萊斯曼是個外交家。德國自改建共和一直到現在，在外交界有聲勢的外交部長，除了被刺殞命的天才賴鐵諾 (W. Rathenau) 氏外，要算斯氏最有力量。他的外交政策，是在可能的範圍以內履行條約，以博列強對德的信用，同時設法解除列強加於德國的種種壓迫。年來列強對德有相當的諒解，未始非斯氏政策的成效。德國內閣雖有更迭，而外長斯氏屹然未動，亦即因此之故。

於外交方面，德國最想要解決的問題，莫若確定賠款總額和萊茵撤兵問題。故斯氏遇有機會總將這二個問題提出來向英法外交當局交涉，很有一種鏗而不舍的精神。惟這二問題總是遷延未決，不但斯氏失望，即德國全國上下亦均失望。在德國且有許多人因此反對斯氏。去年

下半年，斯氏健康的不良實與他處境的困難，和辛苦是很有關係的。

國際聯盟行政院會議平常總在日內瓦開會。但於去年十二月改在洛加諾 (Lugano) 開會。究其原因，一大半為的是列強的代表，體貼久病的斯氏，因改在這比較清淨的地方集議，於他病體比較上適宜。事前德國上下，因斯氏再要把萊茵撤兵問題提出於會議以與列強代表切實交涉，故將這次會議視為羅加拿會議以後最重要的會議。

在會議的時候，法國對於萊茵撤兵問題雖態度比較和緩，然結果仍未議定何種切實解決這問題的具體的辦法。而那位扶病列席的德外長斯德萊斯曼又是大失所望。聊勝於無的，就是對於這問題，大家協定了以下一個含混的方針：

追關於賠款問題的新計畫為各方所接受後，撤去萊茵地的駐兵。駐兵撤去後，德國與協約國共組一委員會，該會有權監督並研究關於萊茵地各方的情況。這委員會的期限將延至一九三五年。過

此以往，這委員會的幾種職務由純粹的國際團體管理。

因此，這次會議對於萊茵地撤兵問題，雖讓無切實的辦法，然似亦不得謂之毫無結果。

斯氏抱了滿腔熱烈的希望而去，得到這樣的結果，當然很覺失意。還有雪上加霜的，就是波蘭外交部長柴爾斯基（Zaleski）在會議上提出上西里西亞「德國民團」（Deutsche Volkbund）破壞波蘭行政信用的問題，使斯氏難堪。斯氏是個病夫，容易動怒，所以當波外長提出這問題，報告的時候，斯氏怒不可遏，拍案叫絕，使波外長的報告中斷過數次。等到他報告完畢，斯氏更嚴重抗辯，發洩了他一肚子怨毒之氣。波德邦交，近很惡劣，吾人於此，不難推想而知。

我們於敘述波德兩國外交部長爭辯的問題以前，請先將上西里西亞的情形，極簡單的報告於讀者。上西里西亞是波德兩國人雜居的地方，屬於德國已有六百餘年了。自從德國工業革命之後，該地的富源差不多是全由德國的工業開發出來的。大戰以後，凡爾賽和約規定將該地屬德或屬波蘭的問題，由該地人民的投票來決定。投票的結果，該地有幾處贊成屬德的票數居多；有幾處的票數，則贊成屬波者較為多些。記者於他們投票之後，嘗到該地考察，據聞該地全體的票數，多數贊成屬德，因該地有些波蘭人也贊成屬德的票。至於該地煤礦豐富，工廠很多，全由德人經營，那是記者所目覩的。後來國際聯盟便決定將該地一部分劃歸波蘭，一部分仍歸德國。波德雙方於是對於疆界問題，又大

起爭執，鬧了好久。後經國際聯盟多方調停，才得解決。但是德國方面總是不甘心的。

關於這問題，在這次洛茄諾會議，波外長所提出來報告者，最重要的有二點：其一，在上西里西亞屬波的一部分地方有「德國民團」該團常向國際聯盟訴怨。波外長聲明這都是牠造言生事。并且說牠有謀叛行爲。其二那裏德國人辦的學校很多，都用德文德語，波蘭人的兒童去入學，以德文程度不足，不能得益。并且那些學校專教德文是違約的。此外還報告經濟方面的統計，說該地歸波蘭統治後，經濟情形，漸有進步。

德外長斯德萊斯曼聽了他的報告，大動感情。他說該地的經濟上的進步，大半是由於德人努力所得的結果。經濟上的統計與學校問題有什麼關係？該地少數民族（即指德意志民族）有自衛權。倘使國際聯盟不能保障少數民族，牠自身便缺少了一個存在的根據。他還進一步說，該地德人對於名義上所屬國的謀叛，與其心愛精神上的固有的祖國，其間的分別是很小的。總之，他爲該地「德國民團」和德國人辦的學校竭力辯護，同時聲色俱厲，將波外長所說的話全部否認。

法外長白里安氏等到斯氏說完後，便說雙方所說的話溢出了題外了，中止討論。於是就休會，把雙方的舌戰告一結束。波外長雖苦無復辯的機會；但退有後言，謂德國現任的總統和內政部長嘗先後到上西里西亞屬波的地方演說，謂現在波德的疆界是暫時的。並勉勵該地德人仍保存德國的民族主義，所以波方不得不將這問題報告於會議。意大利

在南的羅爾非常壓迫德奧的少數民族，我們已於去年第十一號本誌國際欄內說過了。這次會議席上，英法都顧全德外長斯氏的面子，但意代表則因對德奧缺乏好感的關係，深表同情於波蘭。

綜觀這次的會議，對於以上兩問題，實都沒有什麼好結果，德外長斯氏更新添了一度的失望。不過英法德三國外長於離洛加諾之前曾有談話，並共同於書面上發表一種友誼的意見，大致謂從這次會議得到的意見的交換是很有用的。我們決定要竭力設法促戰後的難題解決。又謂基於相互的信賴，三國間當發展其可喜的關係。如此，會議雖無良好的結果，而面子總算敷衍過去了。此外，還有一層，波德間的商務關係，本在停頓的狀態。在這次會議席上，兩國的外交部長既而紅耳赤的舌戰了一番，恐怕於兩國間的邦交，更增加了一重隔膜吧。

德國人對於這次會議是非常失望的。他們報紙上的許多議論暫且不提，單看柏林某報上的二個很有趣味的時事諷刺畫圖，就可窺見其失望的心理了。那畫圖上的標題是「耶穌聖誕節的禮品。」第一個圖上畫了三個匣子：一個匣上寫萊茵撤兵；第二個匣上寫裁減軍備；第三個匣上寫賠款問題的解決。此外還有一個德國的小孩子在匣旁注視。第二圖上則三個匣子都開了。第一匣中跳起來的是荷鎗的一個黑人（按因萊茵地法國駐軍中有許多黑兵）；第二匣中跳起來的是一個拿了手鎗向前面指着的一個軍人；第三個匣中跳起來的是一個老人（面貌有些像樸蔭凱賽），張開了一個錢袋，作向人索錢之狀，憨態可

鞠。旁邊一個德國孩子翻轉身來作奔避的樣子。這兩個諷刺畫形容得淋漓盡致，很可以代表他們一般對於這次會議失望的心理。（頌華）

英國總選舉前的形勢

英國政黨的政治運動向來是公開的，光明磊落的，而近來在朝黨對於下院改選的結果，却並不一定有勝利的把握。以最近二次總選舉的情形而論，一九二三年總選舉前，在朝的保守黨，雖於下院有多數的議員，而總選舉後，牠却没有得到絕對多數。於是於一九二四年初開了一個勞動黨組織內閣的新紀元。及一九二四年秋又舉行總選舉，結果則在朝的勞動黨失敗，而保守黨又執政權。光陰荏苒，英國又將近舉行總選舉了。將來勝利究屬何黨？實是舉世注目的一個問題。

現在在朝的保守黨雖於下院保持絕對的多數，然其內閣對內無法緩和失業問題，却最受敵黨的攻擊。按一八二四年八月中旬的統計，失業者計有一百十二萬七千人；及去年八月中旬，按諸統計，則有百三十一萬四千二百人。前後比較起來，增加了十八萬七千二百人。失業者人數的統計，昭昭在人耳目，所以關於這方面的攻擊，保守黨員是很難替他們內閣辯護的。現內閣外交政策最受敵黨攻擊之點，是在從前軍縮會議以及最近英法協定的失敗。這個失敗，實為他國所批評，所以也是很彰明較著的。加之黨內對於保護貿易及工業保護的問題，意見又是分歧。因此，保守黨目前所處的地位是很困難的，而且於其選舉的競爭

亦是頗有不利的。假定保守黨這次失敗，上述數點，恐怕就是牠失敗的主因了。保守黨現於總選舉的競爭，將竭力取守勢以期維持其在朝的地位。然有選舉權的女子如果不予援手，則其在朝的地位殊有動搖的可能。

自由黨於前兩次總選舉失敗的主因，是在牠的首領愛斯葵上和路德喬治二人，感情上有了裂痕，以致黨內發生內訌，很不統一。去年愛斯葵士逝世以後，路德喬治對於恢復黨內的統一和實力，非常努力。前次總選舉時，自由黨的候選人只有三百人，今番則預備提出五百人。此次選舉競爭的正常運動費，風聞該黨預備支出三十萬鎊的鉅款。而黨的新政綱則早經黨中的專家悉心討論編訂，經大會通過了。各選舉區中黨的支部亦均建設，而各支部中又集男女黨員，擔任訪問委員，從事宣傳。每一委員擔任訪問五十乃至一百家人家，以聯絡選舉區中各人家的感情，並藉此機會切實宣傳其黨的新政綱。照他們的計畫，委員挨戶訪問之期，定為三個月。自去年十一月初起至今年一月底止，完存其挨戶訪問的工作。這個計畫，效果如何，現在雖猶未悉，但照該黨這樣積極奮鬥，努力進行的精神看來，前途大有比較以前光明的希望。蘇格蘭的自治運動原亦醞釀了好多年了。自由黨中有力者 Sir Herbert Samuel 氏嘗發表他蘇格蘭的事情應讓蘇格蘭人自理的主張，所以自由黨很得到許多蘇格蘭人的同情。蘇格蘭國民黨領袖孟德洛斯克 (Duke of Montrose) 雖是個保守黨員，但對自由黨員也尚表示過欣

幸自由黨愛護蘇格蘭自治運動的好意，其他的人更可想而知了。自由黨能够博得許多蘇格蘭人的同情，這與牠競選的前途是很有利的。故依我們目前的觀察，這次總選舉的結果，自由黨雖未必一定能在下院操絕對的勝算，然而牠今後議員的人數，大概總可增加一些，而在下院的勢力，自有膨漲起來的可能。

勞動黨於總選舉前對於保守黨取積極的攻勢。該黨現在下院中有超過自由黨議員四倍的人數。所以大有今後組閣，舍我其誰之概。但其內部，卻有若干弱點。黨內左右派的軋轢便是最大的一端。此外，保守黨富於資金，自由黨亦預備支出鉅額的選舉運動費，而勞動黨比較上最窮，這也是牠的一個弱點。不過現在牠的右派得勢，牠的右派雖比別黨（保守黨與自黨）的左派，還要左傾一些，然而頗得國內一般比較溫和的左傾分子的同情。貴族和富豪之子弟中，思想比較左傾者，已有為牠的議員的人，其他表同情於牠願予助力者，卻亦不少。這卻是牠於競爭選舉有利的。去年十一月中牠於市議會議員的選舉，到處得到勝利，足徵牠的勢力不小，而於總選舉的競爭很有希望了。還有一層，從前只有三十歲以上的女子有選舉權，去年選舉法改正，男女都有平等的選舉權，故二十一歲以上以迄二十九歲的青年女子，亦有選舉權了。這些新獲選舉權的青年婦女，大都有職業，能自立。故勞動黨員很希望能得到她們的援助。如果她們表同情於勞動黨，則勞動黨的勢力，越發有突進的機會。所以勞動黨內部雖有弱點，但其獲得總選舉勝利的希望還

是有的。

以上是三黨最近的大概情形。英國的政黨政治是很有軌道的，故其政治上的趨勢，並不是無從推測的。不過英國以前只有兩大黨更迭執政，近來則有三黨互相競爭了。英國在戰前，只有男子有選舉下院議員之權，戰後卻增加了九百萬三十歲以上有參政權的婦女了。去年選舉法修改後，五百多萬二十一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女子也得到了參政權。現在男子中有選舉權者的總數約一千二百萬，而有選舉權的女子，總數卻有一千四百餘萬。比較起來，女子有選舉權者，超過男子約二百多萬。故英國的政治情形，比較從前複雜多了。因為比較從前複雜的緣故，我們對於她政黨勢力的消長，不及從前那麼比較上容易推測了。

英國三黨今後勢力的消長果如何，固總待時間證明，然照目前的情形而論，如在總選舉前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發生，則保守黨恐不易再如前次總選舉的結果，在下院得到絕對的多數。須知上次的總選舉前，因齊諾維夫書函的事件，激起了民衆的感情，故保守黨得到莫大的勝利。這是一種偶然的特殊的狀態。現在保守黨的內閣爲了對內對外的問題，遭人非難和攻擊的口實很多，假如牠於此次總選舉，不能再在下院得到絕對多數，同時自由黨與勞動黨聯盟攻擊牠，則牠的內閣便不容易再蟬聯。一九二四年初自由黨與勞動黨聯盟，結果保守黨內閣瓦解。同年秋季，自由黨不再援助勞動黨，勞動黨內閣雖解散下院，舉行總選舉，徵詢民意，但結果內閣還是塌倒。現在保守黨既無再於下院得到

絕對多數的把握，而自由黨與勞動黨又同有倒閣的決心。保守黨的現內閣，前途頗爲危險，不言而喻了。

但英國各黨對於政爭，態度是光明的，手段是正常的。日本的內閣，每當議會改選之前，往往更動許多地方官，以使之暗中幫助政府黨獲勝利於選舉的競爭。而警察也往往因奉了長官的命令，藉端解散反對黨演說宣傳的集會。英國的立憲政治到底資格最老，這種幼稚的毛病近來已沒有了。萬一這次保守黨倖而仍能獲勝，必定因爲是牠仍能得多數選民的信仰，或者也就因爲有許多有選舉權的女子擁護牠；決不致出於牠內閣利用權勢，干涉或妨礙敵黨言論與行動的結果，這是我們敢斷言的。英國各黨於總選舉時的勝負，完全取決於民意的向背；這在我們旁觀者看來，或者可以說勝亦可喜，敗亦可哀。反觀日本，她的政體雖也是立憲，然她的政府於選舉競爭時所採的手段，以與英國相較，卻不可以道里計了。日本政治上有這種的毛病，凡頭腦冷靜的日本人亦都承認的。（頌華）

阿富汗亂事的擴大與英俄

阿富汗的亂事，在本誌去年第二十三號中已有文記述。但那時因爲事變初起，真相未明，故所說極爲簡略。惟對於叛亂原因，固早料其必與阿富汗王阿孟烏拉的施設新政，及英俄二國在阿富汗的勢力角逐有關。現該國亂事愈見擴大，國王阿孟烏拉被迫退位，他數年來所銳意經

營的一切革新建設，均已爲叛黨破壞無遺。把一個方露曙光的阿富汗王國重被導入於黑暗之途，誠爲最大的不幸。今仍廣續前篇，記其亂事擴大的經過，並略述阿富汗最近的外交關係。

原來阿富汗處於英俄二大之間，爲二國必爭之地。人民雖慄悍驍勇，但勇於私鬪，怯於公戰，且知識程度極爲低劣，故雖國勢積弱，外患頻仍，而毫不自覺。在大戰以前，阿富汗的外交已全入英國手中，變成爲英國的屬國。其後一九一九年爲英國傀儡的前王哈比烏拉（Habibullah）被人暗殺，今王阿孟烏拉繼位，欲脫離英國羈絆，即與英國宣戰。英國不利，乃訂約講和，承認阿富汗的獨立。同時俄國革命以後，因其放棄侵略主義與扶助弱小民族的政策也對阿富汗表示好感。當此時，阿富汗如欲奮發圖強，這實是最好的機會了。

果然，阿孟烏拉是一個英明的君主，他受土耳其革命成功的刺戟，他崇拜凱末爾之爲人，他決意要把阿富汗也整個的改造，「努力作成東方之一文明國家」；所以他就着手於種種革新事業。不到三四年工夫，成績已斐然可觀。向來阿富汗的政治是異常混亂，賄賂公行的，經過了一回整飭，現在已設有陸軍，外交，司法，財政，教育，商務，郵電等部，分別進行。並制定新律，對於收受賄賂者，處極嚴重之處分。軍事上，財政上，及郵電交通事業上需要專門人材者，則聘請法德俄土人爲顧問，而從事整頓。阿富汗的宗教勢力，極爲猖獗，於是設法對於僧侶加以考試，其未受教育祇以迷信煽惑民衆者，一律禁其爲僧侶。尤其重要的工作，則在教

育方面。現國內已有大學三所，專門學校及與中學校相當程度的學校約有五百所，回教寺院俱改造小學，故小學現已有二千所。新設立的各學校，均注重外國語言。大學畢業生則由官費派遣至德法英土各國留學，又派女子若干人至十國留學。目的在於養成新建設需用的人材。外表上的革新，阿富汗王也極力提倡，如小學生一律着歐式制服，不准着阿富汗衣服。對於社會上一般成年男女也獎勵穿着洋服。頒發「改着洋裝令」。且向來阿富汗男女之別極嚴，阿王亦下令廢除男女隔絕制。及去年阿王夫妻游歐歸來，歐化運動進行更力。新后歸國即剪其髮，改着西洋時裝，以爲全國女子模範，一時婦女仿效者頗多。又規定男女結婚年齡，抽收人頭稅，施行義務兵制。總之，阿王夫妻，所有設施，均取法歐洲。阿富汗國內因爲阿王勵行革新，也着實有維新的氣象了。

阿富汗王的奮發圖強，努力於革新事業已如上述，我們對他，固惟有欽佩羨慕，十二分的表示同情。不過在像阿富汗一個人民知識程度尙很低劣的國家，要實行這樣急激的變革，當然會引起很大的反動，這也是意料中的事情。蓋阿富汗目下形式上雖稱統一，但各部落分散各處，常自奉一會長，不很遵守中央政府的命令。而國內宗教勢力尤爲龐大，他們對於施設新政，常思設法阻止。而阿王的剷除宗教權力，尤爲他們所不甘。以故時時煽惑民心，起而反抗。查最初的亂事，實始於一九二四年，即阿王開始實行新政之時。那時叛黨占據科斯克，勢力亦極爲浩大。京城喀勃爾（Kabul）已岌岌可危，幸阿王一面以武力抗拒，一面用賄

賂收買會長，始將叛亂逐漸鎮定。到了去年，阿王夫婦游歐歸來，又把回教徒傳來的風俗習慣，一概廢止，國內形勢早有不穩之象，其後慄悍無賴的興華利族（Shinweri）首先發難，阿王雖自率軍親征，而不能立刻還平。不數日，全國到處響應，甚至首都喀喇爾附近，亦為叛軍所佔領。這在前文中已述及了。

其後政府軍與興華利族在吉拉拉巴（Jalalabad）的戰事，忽發忽停，無甚開展。雖曾商議和局，亦無效果。一方喀喇爾附近的叛黨以薩高（Bacha Saka）為領袖者則勢甚猖獗，於本年一月初旬已肉薄京城。政府軍連戰不利，阿王阿孟烏拉不得已，於一月七日發下詔書，將所施新政府程序全部撤消。即（一）召回遣往十國留學之女學生，（二）恢復男女隔離制，（三）取消徵兵制，（四）封閉婦女協會，（五）廢止歐式服裝，（六）准許兵士為教徒門徒，（七）設立行政會，以教徒貴族官吏之代表五十人組織之，依照回教法律，修正國法，並考核國會與省議會之決議案。詔書中除阿王外，尚有各會長及前囚反對新政被拘繫獄的哈士拉氏。但是叛黨並不因此停止戰爭，至一月十三日已將政府軍逐入喀喇爾境外，復占據距該地三哩之政府軍司令部，並奪得足以俯視全城的諸小山，進而圍攻王宮。至此阿孟烏拉知大勢已去，乃決計讓位於其異母兄般那耶圖拉（Inayatullah），而自偕其妻出奔康達哈爾（Kandahar）。

可是阿孟烏拉雖行退位，回教阿衡雖簽定休戰條約，而薩高並未就

範，仍積極進攻。至十七日即占有喀喇爾，進據王宮。於是甫就位之新王般那耶圖拉亦不得不辭位，由英國皇家飛機隊載之出境，仍歸依阿孟烏拉去了。

在這里，我們要補敘薩高的人物。他本是一個挑水夫之子，當一九二〇年阿孟烏拉在印度謀亂之計畫失敗後，他隨同阿富汗代表充當下級隨員與英人談判。此外在政治界中絕無聲望。當去年興華利族反叛時，他尚在首都北面為草寇，及阿孟烏拉為興華利族所窘，他且援助其出險。但未幾即對阿孟烏拉反抗。則其人品可想而知。所以他的舉兵謀叛，並不是蓄意在奪取政權，也不是有心反抗阿王的設施新政，他無非想趁火打劫，肆意擄掠，實行其盜賊行為而已。

據二十一日消息，薩高已改名哈壁布拉（Habibullah），登阿富汗王位，自稱阿米爾（Amir），組織新閣，決定廢除教育部與司法部，凡非宗教之學校一律封閉，外交上除對英外，似有斷絕一切外交關係之意。舉動乖背，已漸為商人及教師所反對，加以阿京糧食缺乏，盜氛日熾，法人所辦學校，亦遭搶劫，商務停頓，恐慌已極，於是向之反對阿孟烏拉者又漸反過來攻擊薩高了。

至阿孟烏拉出奔康達哈爾以後，仍很得該方人民及各部會長的援助，故決計取消遜位之意。二十四日康達哈爾法拉（Farah）希拉特（Herat），瑪柴伊、阿里夫、美米拉、加太汗諸部落復奉阿孟烏拉為君，以

康達哈爾為總部，大肆活動，決向薩高進攻；又聞吉拉拉巴境內反對薩

高的各部落，亦出兵向客勃爾直趨，薩高派兵迎戰，竟致大敗。照此情形，則薩高的失敗，已近在目前。阿孟烏拉的恢復王位當非難事，事情轉瞬，似甚迅速，我們姑拭目以觀其後就是了。

現在我們要說阿富汗的亂事，與英俄二國的關係。此次亂事英俄二國雖未曾直接參加，但二國俱在後臺唆使，似亦不能否定。往常英俄二國彼此互以接濟阿富汗軍火謀恢復在阿已失之勢力相責難。而此次戰亂中，兩方又似俱有秘密參加戰爭行動的嫌疑。俄國報紙指說圍攻舍那那巴的革命軍人中，有歐洲人在內，尤其是勞倫斯易爲人認識。證以亂事發生時，阿王下令逮捕勞倫斯，似亦不爲無因。英人方面也說俄國有人參與戰爭。雙方互相責難，我們實不明白到底是誰參加，誰不參加，還是兩都參加呢。

阿富汗處於英俄之間，就英國說，她是保障印度的屏障，爲防止俄國南下的緩衝地。就俄國說，她是俄國南下必由之路，在帝國時代她要南下以向印度求得海口，不得不經過此地；在現在勞農政府時代，她一樣要求海口，而且她更要謀世界革命的實現，尤不得不先使印度赤化，欲謀印度赤化，她更不得不先在阿富汗立下基礎勢力。加之俄國的宣傳外交政策，無往而不失敗，一敗於土耳其，再敗於我中國，現在她的亞細亞政策唯一的進路就只有阿富汗了。所以阿富汗是英俄二國必爭之地，她倆都想恢復她們舊時的勢力，又不便公然奪取，自然不能不出之於陰謀，教唆，挑撥內亂等等卑鄙的行爲。

阿孟烏拉的施設新政，英國最爲深忌，因爲阿孟烏拉不是親英的人物，他所親近的是俄德土諸國的人，若讓他自強起來，英國在阿的勢力，必被他驅逐淨盡，所以德報批評這次叛事說：「此次叛亂，縱非英人煽起，但倫敦對於一親俄的君主離開舞臺，要必大感興味。」這話實是確切之言。又觀於阿孟烏拉遜位於親英派的殷那耶圖拉，及薩高除對英外斷絕一切對外關係的政策，益可證明這次亂事雖說因反對阿王施設新政而起，然亦由於排英與親英兩派的爭執罷了。現在薩高舉動背謬，人民怨恨，其傾覆在即，阿孟烏拉恢復王位似無問題，不過英國卻將因此感到興味了，英國感到興味，阿孟烏拉能否復位卻又難說了。（幼稚）

冰島獨立運動

在那北大西洋的中間，有一座號稱冰島 (Iceland) 的孤島，那是在世界文學史上素來負有盛名的。近代大政治哲學家蒲萊斯 (Lord Bryce) 嘗說古代的歐洲，有三種不朽的文學，一是希臘文學，一是拉丁文學，還有一種便是冰島文學。冰島文學雖不及希臘文學的優良，卻遠勝於拉丁文學。現在冰島文學雖已成爲歷史上過去的陳蹟了，然而在現代的各國大學裏，仍還有講習冰島的散文與詩歌的，可見流風遺韻，倒還很可以供後人的欣賞啊。可是我們現在這裏所要說的，卻不是關於她的古代風流文物，而爲她的最近的政治獨立運動。

我們要曉得冰島獨立運動的由來，不可不知道她的一點立國的歷史：原來冰島的維京，遠遠在紀元八百六十年以前，當時便由北方蠻族（Vikings）佔據該地，逐漸殖民。這種殖民種族的來源，後來聚訟紛紛：有謂其中百分之九十都屬挪威人，其餘屬於英格蘭人、愛爾蘭人的；而在他方面又有謂冰島民族中屬於愛爾蘭人的要佔百分之四十，英格蘭人又次之，其餘才算屬於挪威人。這種爭持的內幕無非想藉種族的關係，來劫奪該島以爲本國的殖民地，故挪威和英國都極力證明該島民族屬於各該本國種族的成分爲多。但是在冰島民族自己看來，卻願自成爲一種冰島民族，而不受他國的挾持，是以到了八百七十二年以後，冰島各地，便自動創立雛形的議會；到九二七年更謀設立一中央政府。當時有一位酋長名叫 Ulfjot 的更親往挪威遊學，攷察政治，謀於冰島亦設立一議會政府。結果在九三〇年冰島的議會便告創立成功。自此以後直到一二六四年冰島簡直可以說是一個獨立共和國。

不過在十三世紀中期的時候，挪威皇帝都懷着絕大的野心，想掠取冰島爲己有，是以煽動冰島人士取消自主，來和挪威合併。結果在一二六二年，冰島議會便決定和挪威合成一邦，惟雙方仍存自治的大權。但到後來，冰島的自治權力日就削減，在實際上已不曾成爲挪威的附庸。到一三八〇年，挪威受治於丹麥皇帝，而冰島因與挪威有合併的關係，因之也就同受丹麥的轄制。由丹麥皇帝沒收冰島所有的教會產業，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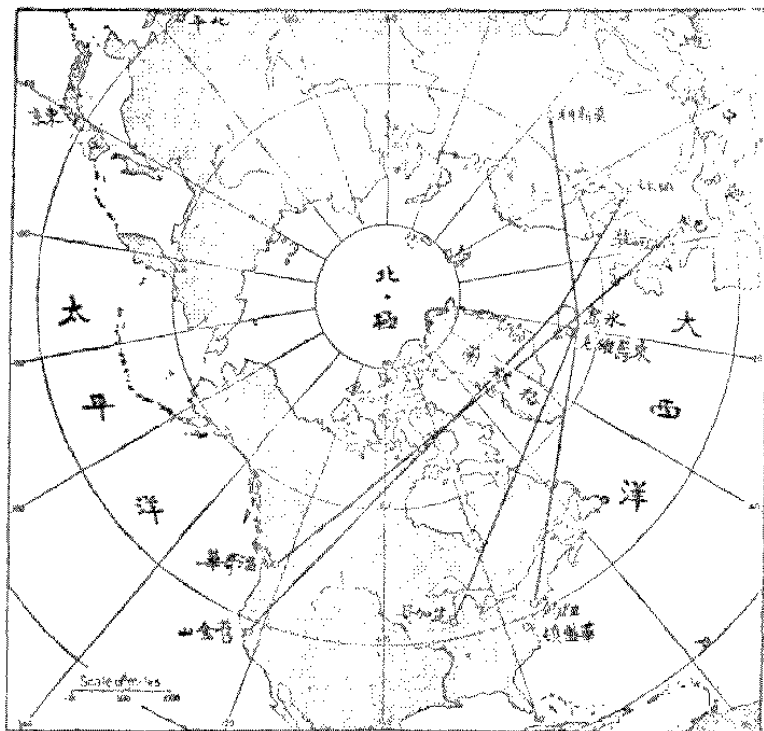
壟斷冰島對外貿易的全權。在一六六二年間，丹王並迫使冰島人民從新向丹麥挪威皇帝宣誓，表示絕對服從。自此以後，冰島便完全成爲丹麥的屬地了。雖後來一八一四年挪威和丹麥分開，然而冰島仍受丹麥的統治。到了一八四九年丹麥的皇帝在本國的絕對威權，算是廢止了，然而在冰島的絕對威權仍然存在。因之冰島民族大爲憤激，便由西諾德生（Jon Sigurdsson）的領導，開始獨立運動。直到一八七四年的時候，獨立運動便達到最高潮，乃由丹王頒布自治憲法，許冰島國會（Althing）以立法權，並得建設自治政府，惟行政大權仍操之於丹國冰島大臣之手。這便是冰島最初獨立運動的一點成績！

到一九〇三年冰島人民認上述憲法應加修改；但修改的結果，冰島人民仍不滿意。大戰發生，乃更給他們以奮興的努力，後來於一九一八年，方算由兩國合訂一種丹麥冰島合邦法規（Danish Icelandic Act of Union），冰島便由這宗法規得着了自主，由丹麥承認她是一個自主國家。不過這項法規還只是一個草約，須待一九四〇年的公民投票再行表決。現在冰島和丹麥的關係只由這宗草約兩國共同擁戴一個君主。就地位上說，兩國算是相互平等的，惟關於外交事項，則由丹麥代辦。

在上述的情形下，本應沒有什麼問題發生了；可是冰島人民近年又很不滿意這種辦法，大有非徹底獨立不可的決心。去年二月二十五日冰島國會在首都雷克雅維克（Reykjavik）開會，各黨領袖都主張宣布

丹麥冰島合邦法規爲無效，總理 Thorhallson 也贊成此說，因之冰島的澈底獨立運動，近來又復積極進行。冰島獨立運動的藉口，是要丹麥人允許他們在北部的格林蘭島 (Greenland) 有自由漁業權。原來格林蘭島是丹國最大的殖民地，面積共四萬六千餘方哩，其西海岸一帶地勢尤爲重要。丹麥對於該地的商業漁業，向由丹國政府經營，禁止外國船舶在西海岸旋泊。但挪威因地勢的關係，久圖取得該島經濟利益，屢向丹麥政府要求開放西海岸五港，未得要領。去年春間挪威政府繼續通牒丹麥政府繼續要求，幾經商議，才由丹麥政府承認，將五港一律對挪威開放；而挪威人民意向不足，還要進一步要求開放格林蘭全島爲自由貿易區域。冰島人民見此情形，因亦要求丹麥許其在格林蘭島自由貿易經營漁業。並

以發見格林蘭島之 Eric the Red，不能算是挪威人或丹麥人，而應屬於冰島人，是以冰島人實有經營格林蘭島之全權。又以冰島人民以漁業爲生，尤應經營該島漁業。假使丹麥不肯承認，冰島人民便簡直可以同丹麥斷絕。而在丹麥一方面呢，對於挪威政府要求之邊就，本已迫不得已；而



對於冰島人民之藉口，尤非所願聞；因之極力不許，而竟宣稱格林蘭島富源應保存以爲 Erikimos 土著之利用。

格林蘭問題沒有得着解決，算是冰島人民反對丹麥的獨立運動有了很好的藉口；但是我們一察冰島人民要和丹麥完全分離的真正原因，其目的實還另有所在。據斯梯文生 (Vilhjalmur Stefansson) 最近在

美國外交事情雜誌所述，則冰島目前獨立運動的原因，良因該島實爲將來世界航空中心的最好地位。在過去十年中，該島便已逐漸爲世人所注意，許其爲一最優良之歐美長途飛行站。蓋冰島所在的地點，正處北大西洋的中心，若把這裏作一個航空站，對於世界各大都會的長途飛行都很便利，吾人試就附圖一看，舉凡由莫斯科柏林巴黎倫敦等處向美洲各重要都市如紐約芝加哥溫哥華舊金山等埠的飛行線，都以冰島爲最好的航空站，要比紐芬蘭或愛爾蘭爲航空站好得多了。處在今日航空的時代，商業航空實有極大發展的可能，因之冰島將來的繁榮，也未可限量。無論爲商業或爲遊歷，其足以造成冰島的興盛

的重要地位總是意料中的事，所以冰島人民亟欲獨立保持自己的利益，而不受丹麥的干與。這實在是她近來獨立運動的真面目！

現在這件事情不僅為斯堪狄那維亞半島和幾個有關係的國家所注意，便是世界各國也都為關心，因為冰島對於世界航空的前途着實關係非常重要咧！（育幹）

法國獎勵人口增殖之家族扶助金制度

誰都知道法國的人口，向有減少的趨勢。但據一九二六年三月國勢調查的結果，則反是增加的，即在一九二一年至二六年的五年中，人口增加了一百二十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九人。不過老實說，這樣的人口增加，於法國不但無益，而反有害，為什麼呢？因為所增加的，乃是外來的移民，而真正的法國人却仍減少了二十一萬六千五百八十二人。

人口的減少，是法國朝野上下最愛慮的事情，為謀人口增加起見，故法國政府特行多種的施設，以資獎勵，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家族扶助金制度。這制度近來在歐陸各國極為發展，而以法國最為完備。

所謂家族扶助金制度，係在一八九〇年由法國鐵路公司最初創設；至一九一六年才有大規模的實驗。其變遷歷史極為複雜，這里可不細述。制度的本意，即在補助有妻子的勞動者的生活負擔。視勞動者的有無子女，及子女的多寡，而以某特定的比例，給予家族扶助金。惟這制度

創立的動機，當初決不是為謀人口的增加，也不是為謀勞動者的生活安定，乃是出於雇主的利己心。因恐勞動者供給減少，故對於家族人口衆多的勞動者，給予扶助金，以買其歡心。但到了現在，因為這制度能使勞動者生活安定，又能利用之以謀人口的增殖，於是風行一時，各國也多加採用了。

法國家族扶助金制度的實驗，與德國同樣，仍由雇主自發的創設。由各雇主聯合設置一共同的實行機關，並設定「均等基金」（*Caisses de Compensation*）給予勞動者的扶助金，即由此「均等基金」中支付。在一九二六年法國計共有一百九十五種「均等基金」，參加的工場數，共計一萬四千。支出之數，一年中已達二萬萬法郎。不但全國國營事業的勞動者一概適用，便是民間的各種產業勞動者，也都實施。此外不與「均等基金」相連絡的各種企業，尚包含二百萬人以上之勞動者，每年有五萬萬法郎的分配。

這個家族扶助金金額的比例，常視企業的不同而有分別。例如織物工場雇主所定的家族扶助金其分配如下：

- 有兒女一人每月補助 二一法郎
- 有兒女二人每月補助 六三法郎
- 有兒女三人每月補助 一二六法郎
- 有兒女四人每月補助 一八九法郎
- 有兒女五人每月補助 二六二法郎

有兒女六人每月補助 三三六法郎

有兒女七人每月補助 四二〇法郎

有兒女八人每月補助 五二八法郎

更如煤礦工場，則對於最初的兒女二人，每人每日給予三法郎，第三個以上的兒女則每人每日給予二法郎四五。又巴黎建築業的家族扶助金，則對於最初的兒女，給予十五法郎，第二個，三十法郎，以後每人四十法郎。

那末法國施行這樣的制度，於獎勵人口的增殖，果有效果沒有？這尚沒有一定的確論。如果法國家族中的產兒制限，確由於經濟條件使然，則採用這個制度，使勞動者的物質條件得以改善，其出產率也的確可以增加。但若法國家族的產兒制限不單由於經濟的動機，而尚有其他的原因，則此項制度，對於人口的增加，並不能發生何種刺戟。更據賴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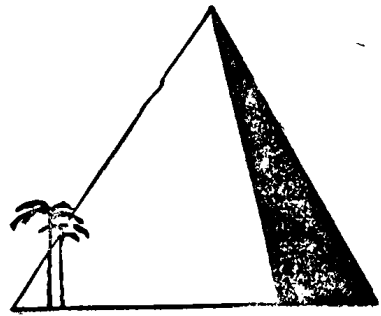


你瞧，印度志士們在英國太歲頭上動了。

蓬斯德克斯的意見，則以為此項制度，不將沒有獎勵人口增殖的效果，反足以促進人口的減少。他說，照普通的情形，大概經濟上最窮迫的下層階級，出產率倒是很大。若使勞動者經濟寬裕，他便將發生子女愈多，教養責任愈大的自覺，而竭力節制生育，因之生產率反將減少了。這不

是獎勵人口增殖而所得結果適得其反嗎？

家族扶助金制度，是人為的謀人口增殖之方法，在昔歐洲諸國重商主義思想勃興的時代，各國為謀勞動力的增加，曾施行人為的增加人口之方法而獲得很好的結果。如路易十四時代，法國政府對於有兒女十人者免除租稅，二十歲以前結婚者免稅五年。英國德國也都有類似的規定，也都收良好的結果。不過在今日一般人的生活心理，已和從前根本不同，此項方法適用於昔日者，是否還適用於今日，實在難以斷言。但在法國政府心目中，總希望這個辦法有效罷了。（幼稚）



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修改不平等條約之成績與批評

朱 傑

一 引論

中國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與平等；它的對象，內則打倒軍閥，外則廢除不平等條約。自去年六月，國民革命軍克復「舊北京」後，統一工作已告一段落；國民政府此後最重要的工作，自然是廢除不平等條約了。不平等條約是中國的桎梏，是中國民族的大害，無庸多說；但是國民政府成立已經二年，自統一完成以後，中國國際地位也增進了不少；而去年六月以來，國民政府也頗努力於廢約交涉；究竟不平等條約修改的程度若何？廢除的有多少？依然存在的有多少？國民政府一年來外交的總成績若何？凡此種種，皆是國人所亟須知道的。——因為「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既已傳遍全國，且成爲國民黨對外政策之中心，則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實際情形如何，當然是我們應當知道的呀！

一九二八年中，國民政府用漸進的方法，修改不平等條約，與外國所結新約，已達十二國之多。中國與有條約關係各國，除日本與南美（巴西，祕魯，波利維亞）中美（墨，西，哥，古，巴）諸國外，大都已改訂關稅條約，各國都承認中國關稅自主，以最惠國待遇爲基礎，關稅上完全互相關稅。一九二六年參加北京關稅會議十二國（英，美，日，法，義，比，和，葡，丹，麥，挪，威，西，牙，瑞，典）中，所未訂新約的，只有日本一國。十二國條約中，有七國條約，是十二月中趕訂的；可見國民政府，本擬在一九二八年內，將關稅問題，完全辦妥。不幸沒有全部達到目的，只有日本一國，千方阻撓，濟南不肯撤兵，關稅自主不肯承認，甚至提出承認西原借款，爲關稅自主之交換條件……這種種問題，到現在還在交涉之中。中國與外國外交關係之更新，國際地位之恢復，本不能算告一段落。可是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可以說是特別複雜而比較密切，中國對於日本，是需另外一種精神，另外一種決心去對付，原與其他各國稍有不同。在此一九二八

年告終，關稅自主開始，不妨將一年來中國與外國所訂條約，總結一下，加以系統的研究與批評。故北京導報社會發行一九二八年中外所結條約一覽 (Sino-Foreign Treaties of 1928) 將該年中外所結條約彙為一冊，列成圖表。因此，作者亦草成是文，以饜讀者，並為未曾有國際法知識的國人，進一個明瞭的敘述和批評。

二 一九二八年中外所結新約

一九二八年中，中國與外國所改訂新約，有左列十二條約：

- 中美條約 七月二十五日簽訂 關於關稅
- 中德條約 八月十七日簽訂 關於關稅
- 中挪條約 十一月十二日簽訂 關於關稅
- 中比條約 十一月二十二日簽訂 關於關稅及領事裁判權
- 中義條約 十一月二十七日簽訂 關於關稅及領事裁判權
- 中丹條約 十二月十二日簽訂 關於關稅及領事裁判權
- 中葡條約 十二月十九日簽訂 關於關稅及領事裁判權

- 中和條約 十二月十九日簽訂 關於關稅
- 中英條約 十二月二十日簽訂 關於關稅
- 中瑞條約 十二月二十日簽訂 關於關稅
- 中法條約 十二月二十二日簽訂 關於關稅
- 中西條約 十二月二十七日簽訂 關於關稅及領事裁判權

以上十二條約，都規定中國關稅自主，並以最惠國待遇為基礎，關稅上完全互相平等。其中中比，中義，中丹，中葡，中西五條約，並規定在特種條件之下，取消領事裁判權。中美條約（正式名詞為中美關稅條約 "Treaty Regulating Tariff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已經中國政府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批准；中德條約，已經德國政府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四日批准。茲依照一九二八年中外所結條約一覽之「中國政府一九二八年所結條約摘要表」(Synopsis of Treaties Conclud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1928) 立表如左：

締約之國家與日期	中國關稅自主
美 七、二五	×
德 八、一七	×
挪 威 一、一三	×
比 利 時 一、二二	×
義 大 利 一、二七	×
丹 麥 一、三三	×
葡 萄 牙 一、三九	×
和 蘭 一、二九	×
英 一、三三	×
瑞 典 一、三〇	×
法 一、三三	×
西 班 牙 一、三三	×

以上所有條約，除中美關稅條約外，統以互相通告批准之日起，發生效力。中美關稅條約，則自交換批准之日起四個月後，始發生效力。

十二條約中，除中法條約以法文爲主外，統以英文爲標準。

以上十二條約，可分爲二類：一僅規定關稅事項；一則於關稅事項外更規定領事裁判權事項。試舉中英條約與中比條約，具體以說明之。

中英條約，總分條約本身及附件四則，其中要點凡三：

(一) 關稅自主 中英條約第一條，規定：

茲約定締約國現行條約內，所有限制中國任意訂定關稅稅則權之各條款，一律取消，適用關稅完全自主之原則。

(二) 最惠國待遇 中英條約第二條，規定：

兩締約國人民在中國或本約適用之英國各境內，運入或運出貨物，不得有何藉口使其完納之關稅，內地稅，或其他稅項，異於或較高於各本國或其他各國人民自同一產地所運貨物完納之稅項。

又該約第三條規定船鈔 (Tonnage dues)：

兩締約國現行條約內，所有限制中國任意自定船鈔權之各條款，英國承認一律取消。

所有中國境內之英國船隻，及在本約適用之英國國境內中國船隻，其所受待遇，不得次於任何他國船隻所享受之待遇。

又該約附件一，規定「關稅上之最惠國待遇」引申如下：

(1) 在本約適用之英國領土內出產或製造並運入中國之貨物，及在中國出產或製造並運入上述英國領土之貨物，無論從何處運來，關於進口稅，內地稅，通過稅，及其有關係事項所受之待遇，不得次於任何他國出產或製造之貨物所受之待遇。

(2) 在中國出產或製造並運往本約適用之英國領土之貨物，及在上述英國領土出產或製造並運往中國之貨物，在出口前所課之出口稅，內地稅，通過稅，及其有關係事項，不得次於運往任何他國之貨物所受之待遇。

以上所舉，包括表中第二點第三點第四點——即「在關稅上對於締約國不得有差別待遇」(中英條約第二條及附件一)「對於僑民不得有差別待遇」(第二條)「對於貨物不得有差別待遇」(附件一)此爲國際公法上「最惠國待遇」(Most Favoured Nation Treatment)之普通形式。惟中美、中德、中挪、中比、中義、中丹、中西條約等七約，則僅規定「對於僑民不得有差別待遇」如中美條約第一條，規定：

締約各國不論以何藉口，在本國領土內，不得向彼國人民所運輸進出口之貨物，勒收關稅或內地稅或何項捐款超過本國人民或其他國民所完納者，或有所區別。

而中英、中葡、中和、中瑞、中法條約等五約，則更進一步有「對於貨物不

得有差別待遇』(如中英條約附件一)此二者不同之點。

(三)在最近期間內取消釐金及其他內地稅 中英條約附件三，表示左列之希望：

設令現在所收關稅以外之各項稅捐，於國定稅率實行之後，繼續存在，則英國人民對於新稅則之效力，將不免發生疑慮；本公使用特請貴部長對於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去年七月二十日表示，將及早設法廢除釐金，常關稅，沿岸貿易稅，及別項進口貨物稅，如通過稅，落地稅等之宣言，加以注意。並希望貴部長代表國民政府申明其意思，凡貨物依照新訂或續訂國定稅則中之應課稅率，向海關一經完納進口稅後，將從速使其免除具有上述宣言中所列各稅性質之任何稅項。

本附件中文與英文稍有差池，茲錄英文如左，以資參證：

In view of the doubt and anxiety that may arise amongst my nationals in regard to the effect which the new tariff may have on their trade if the various levies other than customs duties now being collected remain in force after the coming into operation of the national tariff rates, I would remind Your Excellency of the proclamation issued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t Nanking on July 20th, 1927, announcing their

intention to take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necessary steps effectively to abolish *likin*, native customs dues, coast trade duties and all other taxes on imported goods whether levied in transit or on arrival at destination, and I should welcome some assurance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it is their intention that goods having once paid import duty to the Maritime Custom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ates imposed in the new or any subsequent national tariff will be freed as soon as possible from any levies of the nature specified in the above-mentioned proclamation.

廢除釐金及其他內地稅 (inland taxes) 與 internal charges 稍有區別，(僅中英條約與中法條約中提及，其他各國，概不過問，良以是為中國內政，雖理論上應當廢除釐金等稅，但原則上無須他國過問，且不宜規定於條約附件中也。

* * * * *

中比條約，於規定關稅事項外，更規定領事裁判權。該約全文五條，附件五則，正式名稱，為中比友好通商草約 (Preliminary Treaty of Amity and Commerce Between the Union of Belgium and Luxembourg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該約關於領事裁判權，規定要點如左：

(一) 僑民受所在國法律支配 該約第二條規定：

此締約國人民在彼締約國領土內，應受彼締約國法律及法院管轄。

該約附件五，比國政府宣言（即表中所列第六點）

中國政府如期公布之法律章程所規定之捐稅，如其他有約各國人民，均行完納，比利時與盧森堡在中國之人民亦應完納。

(二) 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以前有條件的取消領事裁判權

該約附件一，中國政府聲明：

本日簽字之中比條約第二條，係定於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開始實行，在是日期以前，國民政府將與比國政府訂立詳細辦法，以便中國對於比國人民，執行法權；如於是日期不能訂成辦法，比國人民以後應一俟現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之各國之多數

應允拋棄是項特權，即服從中國之法律與法權。

其他中義，中丹，中葡，中西各約，亦有相似之規定；惟中義各約，則聲明

「如該項辦法屆時尙未訂定，則中國與簽訂華盛頓條約國議定取消領事裁判權之後，定一日期，自該日期始，義國人民受中國法律及法院之管轄，但該日期，應於各國一律適用。上述華盛頓條約國，係指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時直接參與討論太平洋及遠東問題之各國（中國除外）」比約所謂「現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之各國之多數」係指英，美，日，法，義，比，和，葡，丹麥，挪威，西班牙，瑞典十二國，即一

九二六年組織國際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至中國調

查司法情形諸國。義約所謂「直接參與討論太平洋及遠東問題之各國」則指英，美，日，法，義，比，和，葡各國。惟比約僅規定「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之各國之多數應允拋棄是項特權，即服從中國之法律與法權」而義約則尙須「中國與簽訂華盛頓條約國議定取消領事裁判權之後，定一日期，自該日期始，義國人民受中國法律及法院之管轄。」故義約尤爲不利也。

該約附件二，中國政府聲明：

除現已施行之法律及法律外，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於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或是日以前，頒布民法商法。

(三) 在中國內地取得財產居住經商自由權 該約附件四，中國政府宣言：

俟在華比國人民不復享有領事裁判權，及中比兩國關係，立於平等地位時，中國政府因中國人民在比利時與盧森堡境內任何地方，得准居住經商及發達事業，故准比國人民在中國享有同樣權利，但以法律章程所規定者爲限。

此項聲明，爲中比，中義，中丹，中葡，中西五約中最重要之點，外人要求在中國內地雜居有年矣，日本在東三省一帶，曾自動提議取消領事裁判權，以換得內地雜居權，中國政府深知此中利害，未敢允許；蓋中國人民經濟能力尙不及西方人或日本人，自不能與之相競爭也。中比中義條

約頒布，南京會引起極大風潮；所幸中比等約尚未交換批准，尚可補救於將來。據一月二十五日大公報，中央政治會議，已通過關於比義等約之聲明，係根據外交委員會之審查報告，報告內擬有致各國照會，其文如下：

關於附件第四第三聲明書所稱各節，本部長茲以國民政府名義聲明如左：

此締約國人民在彼締約國領土內，關於居住營商及土地權等事，悉依所在國法律及章程之規定；但關於此等情事，此締約國人民在彼締約國領土內所受之待遇，不得遜於第三國人民所受之待遇。

此項聲明，亦不過附件四「但以法律章程所規定者為限」之引申，實質上初無大差別也。

三 一九二八年中外所結新約批評

國民政府自去年六月九日克復「舊北京」後，國際地位突然增進，此後之重要工作，即為廢除不平等條約，以改正歷來之對外關係。故六月十六日，遂有改正不平等條約之宣言，此為國民政府廢約運動之第一聲。次又於七月七日，發表「關於不平等條約宣言」，主張滿期條約當然廢除，另訂新約，未滿期者亦應以正當手續重訂；至舊約業已滿期而新約尚未訂立者，則另適用一種「舊約已廢，新約未訂前之臨時辦法」

法」（關於上述宣言及臨時辦法請參攷本誌二十五卷十六號）

以上為一九二八年中國國民政府廢約運動之起始，以後所結條約，皆根據此而來，故不可不述。其根據七月七日宣言，條約期滿當然作廢者，有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之中義友好通商行船條約，有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之中丹友好通商行船條約，有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之中法越南陸路通商章程及附約，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中法續議商務專條，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中法續議商務專條附章，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中日通商行船條約並附屬文件（及附屬前約之公立文憑），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中日通商行船續約；上述各約，皆由國民政府先後通告關係各國作廢。當時日本與義國，尚強頑不承認，後中英寧案解決（八月十三日），而中美關稅條約亦於七月二十五日訂立，義國乃轉變態度，獨日本則始終強頑，迄今猶未解決，而國民政府頒布之臨時辦法七條，亦始終未曾切實實行。

對於不平等條約，可有兩種處置，其一為「革命的」，即直截了當的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也，其一為「進化的」，即用和平交涉辦法，而傾向於修改不平等條約是也。今國民政府既已用「進化的」辦法，「遵正當之手續」，故本文批評者，亦以此範圍內為限，至於「革命的」與「進化的」何者為是，何者適宜於中國，則非本文範圍以內，故暫不論及。

不平等條約，依歷來中國與外國所結條約觀之，可分為五類：

（一）關稅不自由；

(2) 領事裁判權

(3) 租界 (Concession, Settlement)

(4) 租借地 (Leased Territories)

(5) 內河航行權

不平等條約之內容有五，而一九二八年中國國民政府所能取消者，僅關稅不自由與領事裁判權二者，且皆附以條件，而後者尤多限制。觀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公報上海專電，即可瞭然於其間形勢：

……王正廷於會報界時，談條約不平之點，除關稅得相當解決外，領事裁判權取消期較近；內河航行，候改訂航約案解決。惟關於收回租界，租借地甚困難——其意似謂非至國防問題相當解決之後，難有成效云。

由此可見國民政府一年來之外交成績，僅限於取消關稅不自由及有條件的取消領事裁判權而已。且即在此兩方面，亦猶有種種限制，試分述之如左。

(甲) 關稅自主方面

中國力爭關稅自主，已有數次：(一)第一次為一九〇二年九月五日之中英馬凱條約 (Mackay Treaty) 及一九〇三年十月八日之中美中日條約。此次中國方面，僅以增加稅則為已足。在上述三約中，英美日允許進口稅得加至值百抽十二分半，出口稅得加至值百抽七分半，但附二條件：

1. 實行加收值百抽一二·五以前，先裁廢釐金。

2. 中國與他國訂通商條約，予以最惠國待遇者，須均予同樣之待遇。

後因中國不能履行第一條件，故允許之加稅未能實現。以後關於關稅之爭議，即導源於此時之條約也。

(二) 第二次為巴黎和會，中國所要求者二點：

1. 實行一九〇二年及一九〇三年條約之規定。

2. 完全自主。

英法等戰勝國，認為此不屬於和會範圍，不加討論；中國之所得，僅對於戰敗國之德奧，收回自主權而已。

(三) 第三次為華府會議，中國代表提出三項要求：

1. 根據一九〇二年及一九〇三年條約，現行值百抽五之進口稅

應即增至切實值百抽一二·五。

2. 在最高程度內，中國有權分別必需品與奢侈品。

3. 經過過渡時代實行自主。

結果由九國成立九國條約，關於中國關稅問題作下列之規定：(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

1. 即刻在上海組織修改關稅稅則委員會，使特種稅率，切實適合於值百抽五。(第一條及附件)

2. 關係各國各派委員赴中國組織特別會議，(a) 籌備裁釐，(b)

籌備實行一九〇二年及一九〇三年中英、中美、中日各條約所定之值百抽一二·五稅率（c）以上二項未辦到前，允許對於進口貨得徵附加稅（*Surtax*）值百抽二·五，奢侈品得徵附加稅值百抽五（第二條及第三條）

會中中國聲明對於現行海關制度斷不變更；換言之，即不換洋稅務司；但希望漸漸變為中國人所管之制度，意謂中國人可漸加入海關行政也。

（四）第四次即為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之北京關稅會議，與會之國除英、美、日、法、義、比、和、葡八國外，又特別邀請追簽華府條約之丹麥、挪威、西班牙、瑞典四國參加，共為十二國。該會依華府條約所定範圍，祇能討論裁釐加稅問題（參攷上文九國條約中特別關稅會議任務），但中國政府須欲推廣範圍，討論關稅自主，故根據中國代表在華府會議所保留之聲明——即中國政府得隨時見機提出討論關稅自主問題——通告關係各國，稱中國政府在特別關稅會議亦擬提出討論自主問題，故中國於開會之第一日即提出中國關稅自主案，並為名譽上之保證計，聲明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實行自主時同時廢除釐金，後關稅會議幾經討論，方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議決關稅自主與裁釐案，節錄原文如左：

各締約國茲承認中國享受關稅自主之權利，允許解除各該國與中國間各項條約中之關稅上束縛，並允許中國國定關稅定率條

例，於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發生效力。

中國政府聲明裁撤釐金與中國國定關稅定率條例，同時施行，並聲明於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將釐金切實裁竣。

此項議案較之一九〇二年及一九〇三年之條約，大有進步，蓋彼時以裁釐為加稅條件，此則非自主之交換條件，乃不過「名譽上之保證」耳。惟後來關會因故停頓，此議決案遂未訂成條約。在法律上言，手續未完，固不能生效力；然在道義上言，未嘗不可生效力。關會散會後，中國政府仍繼續工作。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日，國民政府在鹿丹實行徵收二·五附加稅，自後國民政府勢力所至之處，輒徵收之，抗議及反對不顧也。後英國政府改變對華外交方針，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發表宣言，允許立即無條件的徵收華府會議所允許之附加稅，於是北京政府亦於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實行徵收二·五附加稅矣。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三日，北京政府照會各國公使，聲明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實行關稅自主，後國民政府宣稱於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實行，然結果自動撤消原議。一九二八年統一告成，又聲言於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實行自主矣。

以上為中國力爭關稅自主經過之大概情形，我人所當注意者，即關稅會議議決案，及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三日北京政府宣言，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宣言，皆以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實行關稅自主。今十二國關稅條約雖已簽字，然因時間的關係，不能於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實行

自主，而定於二月一日實行矣。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七日，國民政府通過海關進口稅則，經外交部於次日發出照會，分致各公使各代辦各照，節錄原文如左：

爲照會事：查中國現行進口稅則，沿用均一稅之制，已歷八十餘年，現在時移勢易，此項稅率，久已不適於用，且與各國稅制通行之原則互相背馳。國民政府爲適應時勢，整理稅則起見，特令由主管機關妥訂進口稅率表，業經明令公佈，定於民國十八年二月一日實行。相應照會。

新頒布海關稅則內容，則分十二類：

- (一) 棉花棉布類
- (二) 五金類
- (三) 食品飲料茶藥類
- (四) 烟草類
- (五) 化學物品及染料類
- (六) 書籍地圖紙及木造紙類
- (七) 生熟獸畜皮產類
- (八) 木材竹藤類
- (九) 燃料類
- (十) 磁器類
- (十一) 石料類
- (十二) 雜貨類

據十二月十日天津大公報，棉類稅則爲百分之四十一，金屬稅則爲百分之十，海產品稅則爲百分之八，烟酒稅則爲百分之四十五，另加百分之三十二分半特稅。財部已令各海關遵行。上海江海關，遂於十二月十六日，由海關監督及稅務司會銜發表通告，宣布新入口稅則。

十二國條約中，如能盡以此爲標準，尙不失爲成功，惟對於此標準，尙

設有二例外；而中英中法兩約，國民政府復於條約附件中，用交換公文 (Exchange of Notes) 形式，聲明裁釐，皆不無失當之處。蓋釐金爲國內問題，自不容外人置喙，中美關稅條約，即無此種換文，美國於關稅自主席上，尙主張以裁釐爲自主條件，中美關稅條約，即不再要求裁釐，則中英中法條約，又何必多此一附件也？

所謂二種例外者：(一)中英條約附件三，有左之聲明：

爲照復事：接准貴公使本日照會，以在國民政府採用之國定海關稅則中，所有按值徵收或根據該稅則之特定稅率，與一九二六年關稅會議所討論，及暫時議定稅率，係屬相同，而爲對於英國貨物所課最高之稅率；且此項稅率，從該稅則實行之日起，至少於一年內應繼續爲該項貨物之最高稅率，該稅則實行須於兩月前通知等由：本部長認爲貴公使之見解並無錯誤。

以上之聲明，於關稅自主，至少有兩點限制：(一)國定海關稅則中，所有按值徵收 (ad valorem) 或根據該稅則之特定稅率，須與一九二六年關稅會議暫時議定之稅率相同，且爲對於英國貨物所課之最高稅率。(二)此種最高稅率，須從該稅則實行之日起，至少一年內不得變更。勿論一九二六年關稅會議暫時議定稅率如何，然關稅一經自主，原則上即無限制可加於其上。蓋英人常存觀望之心，關稅雖經自主，一年內對於英國貨物所課最高稅率不得變更，是英人已受實惠；至於一年以後，英人或希冀中國局面善變，屆時再作別種對策耳。

(二)第二種例外，爲中法條約之對於越南陸路通商，乃在相當期間內，保留其減低稅率是也。中法條約換文二，法國公使照會中國外交部，謂：

法國政府準備即日開議，以便簽訂替代一八八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中法陸路通商章程，一八八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中法續議商務專條，及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日中法續議商務專條附章之新約。爲中法兩國利益起見，當會議進行時，對於越南現狀，不加變更。惟陸海邊界劃一徵收關稅之原則，應無變動；即中國沿海有效之稅則，同時應適用於越南邊境。但對於進出口貨物現行之減稅以數，在法政府方面，準備迅與結束之會議期間，仍暫有效。

此種減低稅則，雖由外交部長王正廷，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致法公使照會中，聲明：『國民政府，希望於一九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得與貴國政府簽訂關於越南之新約……貴公使本日來照，所提在越南邊境，對於進出口貨物之減稅辦法，自一九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起，雖新約未曾簽訂，亦應即予廢止。』但無論時間如何短促，此種規定，究爲關稅自主之原則所不許。況中英條約附件中，國民政府又聲明：『對於海關稅則意欲一律適用於中國海陸邊界，故從新稅則實行之日起，所有陸路進出口貨物，現在所課之優待稅率，予以廢止。』以此二約相比較，一則許減低稅率可行於新稅則實行之後，一則聲明減低稅率自新稅則實行之日起即行廢除，亦不無衝突之點。總之此種規定，究

爲原則上所不許也。

中國關稅制度，八十年來不自由之結果，產生兩種畸形制度：(一)對於進口稅則，沿用均一稅制，即對於無論何種貨物，均課值百抽五；(二)他方面，則海陸稅關不一律，破壞劃一徵收之原則。自一八六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中俄條約訂定以來，俄國由陸路運入中國之貨物，得較普通稅率少納三分之一；於是法、日、英、諸國，相繼效尤。(法在一八八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英在一八九四年三月一日，日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國海陸稅關劃一徵收之原則，遂爲破壞。今後關稅自主，英國已允海陸稅關劃一徵收，法國有期限的允可；獨對日交涉，今尙在進行之中，當局對於此點，不可不鄭重注意焉。

(乙)取消領事裁判權及內地雜居

領事裁判權(Consular jurisdiction)沿稱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ity)爲西方國家對於東方弱國之一種特殊制度。(即所謂Capitulations)而爲國際公法之例外也。(按領事裁判權與治外法權本有區別。惟我國條約中向來混稱治外法權，直至一九二九年中瑞條約，其中始有領事裁判權之名辭。本文爲便於參證各舊約起見，故間有從舊稱者。)按國際公法原則，在一國領土內之本國人及外國人，均受該領土主權之支配。而治外法權，則在一國家領土主權下外國人不受該領土法律之管轄；換言之，外國人將其法律及法庭施行於一個國

家之領土內，其為破壞國際公法原則，無待言矣。

治外法權之由來，實始於一八四二年十月八日中英附加條約，自是以後，繼續獲得治外法權者凡十五國：即美、比、法、義、日、和、丹、麥、瑞、士、挪、威、瑞、典、葡、牙、墨、西、哥、秘、魯、巴、西、西、班、牙、合英國為十六國。（德、奧、俄已經取消治外法權）中國努力運動取消治外法權，亦已有三次，略述如左：

第一次 一九〇二年之中英條約，於關稅問題外，允許中國司法改良至相當程度時，英國願放棄其領事裁判權。後一九〇三年之中美條約中日條約，及一九〇八年之中國瑞典條約，均如此規定。

第二次 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和會，中國代表提出取消治外法權，戰勝國以為在討論範圍之外，置之不理；僅將戰敗國之德、奧、匈三國治外法權收回。一九二四年中俄協定成立，又取消俄國在中國之治外法權。

第三次 華府會議，中國代表又提出取消治外法權之要求，華會將此問題分為二類，決定如左：

(1) 條約所允許者（治外法權在內）

(2) 條約無根據者：

甲，外國郵局，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以前，附條件撤消。

乙，無線電臺，合法設立之無線電臺，限於公務信息之傳達，但遇商業電臺停頓時，得兼充商用。非法設立之無線電臺，即交還中國，但中國須給予相當賠償。

丙，駐屯軍（a）條約所允許者，如使館衛隊，平奉路駐軍；（b）條

約所未允許者，有條件的聲明撤退。所謂有條件者，即中國政府須有負責保護外僑生命財產之能力。

至於條約所允許之領事裁判權，則根據一九〇二年中英條約原則，允於中國司法進步至相當程度時取消之。為考查中國司法情形起見，即組織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中國派一委員參加，到中國各地實行調查。該委員會共有十三國，其八為華府會議諸國，其四為願服從華會意見而參加者，即丹麥、挪威、瑞典、西班牙是也。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國際委員會提出報告書，大意謂中國司法情形有進步，但未到取消治外法權地步，措詞甚為和婉，其文云：

依各委員意見，此項建議實行至相當程度時，各國自可放棄其治外法權。

該報告書指陳吾國司法制度之弱點有四：

(一) 中國法律無憲法根據。

(二) 知縣衙門 (Magistrate's Courts) 之存在，破壞行政與司法分立之原則。

(三) 警察權與警察廳權力過大。

(四) 軍人干涉司法。

結果該會認為中國司法尚未進步至相當時期，治外法權遂不果取消。綜觀中國努力運動取消治外法權之歷史，實與關稅自主運動之歷史相當，關稅自主運動有一九〇二年一九〇三年之條約，有巴黎和會

華盛頓會議時之修正要求，取消治外法權運動亦如之；關稅自主有一九二六年之北京關稅會議，取消治外法權運動亦有一九二六年之國際調查司法委員會。惟前者已達到目的，而後者允許取消者不過比義丹、葡、西五國，且尙附以交換條件，是不得不歸原於國民政府外交之軟弱矣。茲就中比條約關於領事裁判權之部分，批評如左：

(一) 既云取消治外法權，猶須商訂詳細辦法。該約附件一（見前），聲明在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以前，國民政府須與比國政府訂立詳細辦法，以便中國對於比國人民，執行法權。夫既云比國人民在中國應受中國法律及法院管轄，則至多亦不過規定一日期，從此日期起實行放棄治外法權。至於中國方面如何辦理，如何訂立詳細手續，皆爲中國之內政，自無須與比國政府商訂；猶之關稅自主，無須與外國商訂詳細辦法也。此國民政府外交之失著一。

(二) 尤有甚者，即此種詳細辦法若不能如期訂立，「比國人民以後應一俟現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之各國之多數應允拋棄是項特權，即服從中國之法律與法權。」一年之期限甚促，設對方政府故意留難或延宕交涉者，（如從前法國要挾承認金佛郎案以延宕關稅會議）則詳細辦法即不能如期訂立，而此項規定亦等於虛設，凡此種種，皆足以表示比義等國無誠意取消治外法權，而附以解除條件，此國民政府外交之失著二。

(三) 該約附件四許比國人民在中國內地有土地權各節，意義尤爲

重大。按國際公例，一國之法權獨立，與外僑之內地雜居，本相對待；易言之，即不許外人在內地有居住營商及土地權者，因領事裁判權故也，蓋領事裁判權取屬人主義，外僑行至何處，該國之法權即隨至何處。在此等狀態下，自不許外人有土地權，故中國向例，凡外人在口岸內地，除教堂醫院公墳特許置產外，購地向干禁例；即內地之居住營商，亦非條約所許。今領事裁判權既經允許取消，則在原則上自可許外僑有內地居住營商及享有土地權。但實際上，則當衡之國情，蓋中國內地經濟資本，與智識能力，皆有不容外力深入之困難，今貿然允許外僑在內地有居住營商及享有土地權，外僑與中國人民立於平等地位，競爭之結果，當然不敵外人，於國計民生甚爲危險。惟中央政治會議，既附以修改，即居住營商及土地權等事，悉依所在國法律章程規定，或可補救於將來；然而實行之時，宜如何謹慎出之耶！

然而於此有一重大問題，而爲國人所未嘗注意，外交當局所未嘗謀及者，即租界與內地居住營商及土地權之關係是也。租界之初起，始於一八四三年中英附加條約，該約規定，中國特劃定一區域，爲英人居住營業之所，稱爲租界。故租界之所以起，實由於外人在中國內地無居住營商及土地權；今中比、中義、中丹、中葡、中西五約，既許五國僑民在中國內地有居住營商及取得土地之權，則租界當然應即定期收回，而天津之比租界，義租界，尤應首先收回，以符「在內地取得居住營商及土地權」之本旨。此爲理論上當然之結果，惜外交當局未嘗注意及此，但將

來正可以此為收回租界之理由矣。

四 結論

國民政府一年來之外交，雖不無相當成功，然太失之輟弱，不能收革命政府外交之實效，以符十餘年來國人廢除不平等條約之期望，今列舉希望數端如左，如能積極進行，出之以革命政府外交之手腕，則收效尙為未晚也：

(一)領事裁判權應於最短期間內一律取消。領事裁判權之喪失國權，不亞於關稅束縛；而國人運動取消領事裁判權之努力與熱望，亦不弱於運動關稅自主。況一九二六年國際委員會所報告中國司法制度之弱點，在今日已大半取消，國民政府應即以統一國家之政府資格，以革命政府之精神，或召集國際會議，或分別交涉，務期達到取消治外法權之目的而後已。

(二)租界與內地雜居有對待的關係，外僑既許內地雜居，有居住營業土地權，則租界之存在，變成無意義，故依照中比條約中義條約理論上之結果，天津之義租界比租界俟領事裁判權取消後，應即收回。

(三)其他租界，妨害中國行政之完整，應努力設法收回。茲將已收回及未收回之租界列表如左：

(I)已收回者七處：

租界地 收回年

- 1. 天津德租界 一九一七
- 2. 漢口德租界 一九一七
- 3. 天津奧租界 一九一七
- 4. 天津俄租界 一九二四
- 5. 漢口俄租界 一九二四
- 6. 漢口英租界 一九二七
- 7. 九江英租界 一九二七

(II)未收回而有條約之規定者，凡十三處：

地名	設立年
1. 上海公共租界	一八四三
上海法租界	一八四九
2. 廈門鼓浪嶼公共租界	一九〇二
廈門英租界	一八五一—一八五二
廈門日租界	一九〇〇
廈門美租界	一八九九
3. 廣州沙面英租界	一八六一
廣州沙面法租界	一八六一
4. 福州日租界	
5. 漢口法租界	一八九八
漢口日租界	一八九八

- 6. 重慶日租界 一九〇一
- 7. 鎮江英租界 一八六一
- 8. 杭州日租界 一八九五
- 9. 蘇州日租界 一八九五
- 10. 天津英租界 一八六一（嘗議收回）
- 天津法租界 一八六一
- 天津日租界
- 天津比租界
- 天津義租界（嘗議收回）
- 11. 牛莊英租界 一八六一
- 牛莊日租界 一九〇五
- 12. 沙市日租界 一八九八
- 13. 安東日租界



統攝新的國美

（四）租借地，誠如王正廷所言，非至國防問題相當解決後，不易收回。但已滿期之租借地，如旅順與大連灣（一九二三滿期），威海衛（一九二三滿期），當然均須收回。國民政府以革命的勢力為後盾，對於此依照不平等條約而已滿期之租借地再坐視不收回，豈言修改不平等條約？華府會議中，英國會宣稱以相當條件交還威海衛，一九二二年十月二日，交還威海衛中英委員會，正式開會於威海衛，議有「接收威海衛委員會中英委員會協商意見書」二十四條，嗣以中國內部不統一，迄未實現。今國民政府代表統一的中國，當然應續前議，進行交涉，毋以國防問題推托，而置之不問也。

以上，為國人最低限度之期望，希望國民政府，本革命政府精神，切實做去，方可饜國人之期望。否則，廢除不平等條約，將終於一口號而已；而總理遺囑中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切望，猶不知於何年始能實現也！

一九二九，一，三十，于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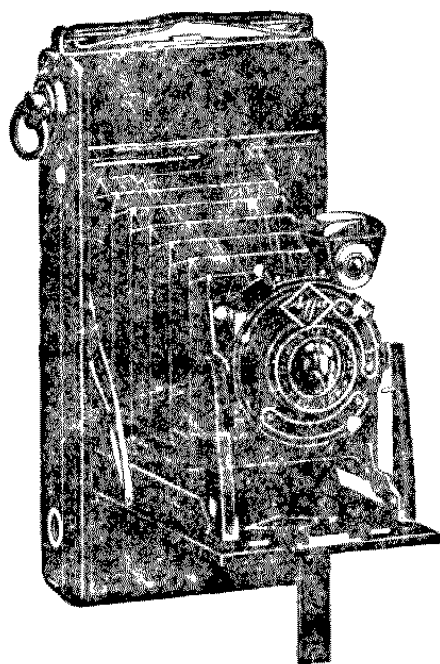


BILLY
The Small
Pocket Camera

必利
新式美廉
卷片鏡箱

已
出
市
了

矮
克
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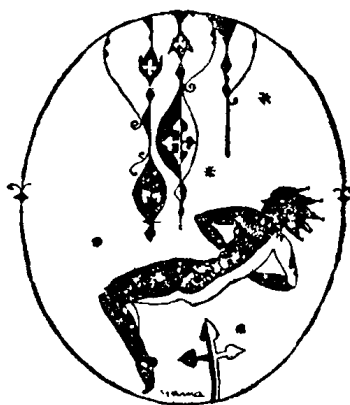
上海四川路六十八號

東方(393)

◁ 奉 即 分 四 郵 附 索 函 本 樣 明 說 ▷

請 認 明 由 東 方 雜 誌 介 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日本最近政潮中之分子與問題

王茅原

日本的政潮，現在可以說是在到極複雜極猛烈的時候了！就日本歷史上看，在過去固然有過很劇烈範圍很擴大的政爭，然其幕景卻很單純。即就維新以前的那次變亂說罷，確影響及於全國朝野上下；然其內幕也不過是全國民心傾向天皇，想打倒德川幕府，本不算很複雜。德川家系的末一個將軍也知道民意所趨，故這件事沒有費很大的波折，就解決了；隨後雖然也發生內戰，然只可說是「春風微波」，其背景是很簡單的。現今的政潮表面上雖沒有什麼，在最近的將來，也許沒有什麼，然而各政黨的暗鬪，的確到了一個很嚴重的時期了！

日本政爭的中心問題固然很多，對華問題卻是中心問題之一。其爭論的結果與其經過，處處與中國外交問題有莫大之關係。處在這個時候的中華民族，實有了解其政爭內幕的必要。現在日本國會已經開幕，正式的詔書已經下來，這次會議的結果，無論是一派占了優勢，對華的外交一定要轉向一個新局面；這個新局面的醞釀，就在這個時期。今

試把現今日本的政潮介紹給國人，讓大家對這個新局面好加以研究。

日本現有的政黨

政潮的主人就是政黨，政黨就是政潮由來的淵源；所以在未說明政潮之先，有明瞭政黨本身之必要。然而政黨的人數無論怎樣多，可是能夠說話的，說話能發生相當效力的，只有當選的議員和貴族院的議員；現在所要說的各政黨的概況，也只好以置身國會的黨人為限，其餘的人在黨內，其言動當然可以發生效力，對於其他的友黨或敵黨，尤其是在國會正式開幕的時候，是沒有發言權的，所以置而不論。

貴族院議員一覽表

出	身人	數缺	額
皇	族十六人		

公爵議員	十三人	
侯爵議員	三十一人	
伯爵議員	十八人	
子爵議員	六十四人	二人
男爵議員	六十六人	
勅選議員	一百二十四人	一人
學士院議員	四人	
多額議員	六十五人	一人
總計	四百零一人	四人

按人數說，貴族院的人數幾與眾議院相等，但是因為地位的關係，並沒有什麼活動，實際上自身已有很優厚的待遇與尊榮，更用不着有任何的活動。這個由他們所處的階級上分析，便很可了解：皇族議員是天皇很親近的皇族，日本全國上下既以天皇為其最高信仰者，對於他們也當然表十分的尊重。凡國內的一切種種，無論是那一派占優勢，都是為他們着想，為他們謀幸福；所以事實上只有看一般人民和人民的代表者給他們做僕役為已足，再用不着多費口舌與所謂僕役們起爭端。爵位議員雖不如皇族議員的尊榮，然而也有確定的俸祿，至少也可與皇族同其休戚，經濟方面既有很好的解決，也樂得逍遙自在，出入於王侯貴族之門，又何必和其餘的人尋事起釁呢？又，日本的家族是嫡系承

襲制，父族遺留的一切統由嫡子承受；嫡子既有這樣的特權，故父母們對於他的教育問題不十分措意，每措意於次子以下的諸子，使他們成人之後，能夠在社會上謀獨立生活；故日本社會上承繼財產的嫡子，普通是富於保守性，只求守成為已足，沒有很大的出息，次子以下的諸子普通是富於創造性，一切表現都是卓卓有為的。因為這個緣故，承襲爵祿的爵位議員，也沒有什麼特別表現，在議會不過照例列席而已。其他勅選學士院等議員，或受天皇之恩遇，或其學識為國家所推崇，根本上就不含有政治意味，故在國會開會時很少表示。

以上所說是貴族院議員普通情況，其實也有特別組織，從事政治活動，或對於政治活動有相當之準備的，如前首相若槻禮次郎，前外相幣原喜重郎，就是很近的實例。貴族院議員所組織的特別會部，列表如左：

會部名稱	人數
研究會	一百四十八人
同成會	二十八人
公正會	六十九人
交友俱樂部	四十一人
同和會	三十九人
火曜會	二十六人
備考	皇族不參與任何會，伯子爵全體屬研究會，男爵屬公正會，此外無所屬者五人，純無所屬者二十八人。

衆議院議員一覽表

黨	派人數	總裁或領袖	幹部所在地	備考
政友會	二二一	田中義一	東京麴町內山下町一丁目一	
民政黨	一七三	濱口雄幸	東京芝區新櫻田町二七	
明政會	四			
憲政一新會	七			
新黨俱樂部	三〇	床次竹二郎	東京麴町區丸ノ内昭和ビル内	
實業同志會	三	武藤山治	東京麴町區中六番町四六	
革新俱樂部	一			
舊勞農黨	二			曾經除名
日本勞農黨	一			
民衆黨	四			
九州民憲黨	一			

說明 此表後列的四黨在日本通稱爲無產黨
 一 此外無所屬的議員有十四人定員四六六缺額五總計四六

衆議院的議員由民衆直接選出，均有所代表，以其代表之階級與政策各各不同，故對於會議中的政治設施，政策採用上，每發生很劇烈的爭辯。這一部分議員，無論會議中的大小事件，自己的意見總是尊重到底，毫不肯有所犧牲，所以是國會中最重要，也可說是最熱鬧的一部分。

人。至於他們所爭的各種主要問題，以後隨着就有很充分很具體的解說與參證，現在且不說。

田中政策

田中組閣以來，他的政策最重要最具體的，有兩項：

一、外交方面 對華問題

二、財政方面 兩稅委讓法案

田中對華外交武力侵略政策，我們實際上受他的侵略，已經很久了；至於兩稅委讓案，純係國內財政問題，或者有許多人不了解，現在且簡單解說一下：田中本係武人出身，國內一般人對他都不很信仰，固然這話並不是說，凡武人就沒有好人。田中實際上的行動和主張，令人可憎的地方很多，他爲了這個緣故，組閣之後，即實行宣佈他的兩稅委讓法案，名爲減輕人民負擔，實則要賣好於人民，以緩和一般在野黨的反對。兩稅即地租及營業收益稅，這兩種稅在過去是由政府直接徵收，現在要把牠們委讓與地方徵收，因爲這一委讓，國庫就要每年減少八千萬圓的收入，計委讓實額五千八百萬（地租四千一百萬，營業收益稅一千七百萬），兩稅自身減輕二千五百萬（地租一千五百萬，營業收益稅一千萬）。這是惹一般人最注目的一點！

因爲上述的兩條根本政策，就直接間接引出許多的事件與計劃來，現在先把這些事件與計劃寫出來，然後再加說明：

山東等地出兵事件；

炸死張作霖事件；

吉會路事件；

暗助山東流匪事件；

本年度以後的鐵道財政計畫；

公債計畫；

自作農案；

北海道殖案；

附加稅率改正案。

山東等地出兵事件 日本人向來就以爲中國庸懦無能，處處可以施其侵略政策，而田中尤以武力侵略爲其特色。自國民革命軍攻克徐州之後，田中恐怕在華既得權利受損或動搖，於是藉口保護日僑生命財產，趕快的出兵山東，滿洲，天津等地，一方阻止革命軍向北發展，一方鞏固其既得權利之所在地，結果佔據了膠濟路全線及其附近的要塞與出產，斷絕了津浦的交通，又無端的殺死我無數的同胞，僥倖未死的同胞，好似失了國家保護，也只得忍淚吞聲亡命他鄉！這個事件的始末，國人久已明白，再用不着詳細解說了。

炸死張作霖事件 日本對奉方的結納以權利爲前提，在有機會可擴張其權利的時候，當然不惜用任何手段，以得到這種權利，日本人炸死張作霖就是一種奪得權利的手段。當革命軍發展過了山東，一方面

脅迫京津的時候，張作霖膽戰心寒，就打算退出關外，日本以爲奉軍一退，他們在華北的既得權利，難免發生動搖，於是警告了他好幾次，不教他退出，然而他因爲種種關係，不能聽從，於是決定先把幹部退出，留些部隊在京津一帶掩護。日本當局以張氏既不接受警告，便想進一步的方法，等他退回的時候，把他炸死。他們預料奉軍方面在羣龍無首的時候，滿洲一定起很大的紛亂，那時他們便可乘機出兵，擴張利權的範圍。不過事實上奉方因爲外患頻仍，顧全大局，內部卻沒有起什麼爭亂，只是一致的應付關內的戰事，日本方面也就難以實現其計畫了。這件炸死案，起初中國人總是不大明瞭，就是在日本方面也不是一件公開的事，只是田中的一種秘密手段，因爲這種手段太卑鄙，現在已成了日本政爭的一個關鍵了。

吉會路事件 吉會路的秘密，已有很長的歷史，最近因爲這件事的示威運動，在國內和外交上已成了很重大的問題。日本方面所以現在要提出這件事，而採取一種高壓手段的緣故，就是要貫徹她的侵略政策；吉會路的全部告成只差中間四十里，將來一經落成，便可使朝鮮南滿兩幹線直接聯絡，把朝鮮吉林奉天用鐵路打成一片；在軍事上說，由朝鮮南滿均可直入滿洲內地，實際上更可以控制滿洲內地及與蘇俄國際間的交通。在商業方面說，吉會路一完成之後，長白山一帶及其附近的特產，便可就近由南滿或朝鮮之清津出口，用不着再繞大半個圓圈由海參崴出口了。這個在表面上看，似乎只得到一種運輸上的利益，

實則貨物一入自己的範圍，對於貨物本身的購買與分配，直接間接於其國家財富上均有莫大的利益。既有這樣的利益，同時又感到華北權利日見動搖，所以對於只須四十里修築就可完成的吉會路，拚命的想法進行。現在爲了這問題，日本人已進行至何種程度，局外人卻不得而知。不過事關重大，大家要注意才好。

暗助山東流匪事件 日本出兵山東以後，總想用種種卑鄙的手段，破壞中華的統一。例如最近張鳴九在山東的搗亂，便是有日本作後盾的。現在濟南的日本師團部幾已成爲張鳴九的上級司令部！此外日本政府更資助大批大批的烟丹販密探及其他搗亂中國內政的流氓往中國內地。不過這種卑劣手段，卻不敢公開，怕有損於他們國際上外交上的面目，故每當石家莊、福建等處破獲烟丹案時，他們的領事們總是很抱歉的要求釋放，并允許於某期間內絕對實行嚴禁，以維持中華的法紀；日本國內的報紙也一定要假託事故，說中國人無故虐待僑胞，以掩飾反對黨及人民的耳目。

本年度以後的鐵道財政計畫 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在鐵道省開預算省議會，決定今年度以後的鐵道財政計畫如左（以千圓爲單位）：

昭 and 四年度

改訂

不成立預算

鐵道益金

一四三、一四八

一四四、八五八

昭和五年度

公債金

八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計

二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昭和五年度

鐵道益金

一五二、四五六

一五三、九〇六

公債金

八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雜收入

七〇〇〇

八〇〇〇

計

二二五、一四八

二二六、八五八

昭和六年度

鐵道益金

一六〇、二四九

一六一、三四七

公債金

八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雜收入

三〇〇〇

二〇〇〇

計

二四一、二四九

二四三、三四七

歲出

昭和四年度

改訂

不成立預算

建設費

八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改良費

一四五、一四八

一四六、八五八

計

二二五、一四八

二二六、八五八

建設費	八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改良費	一四一,四五六	一四四,九〇六
國債償還金	一八,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
計	二三九,四五六	二四一,九〇六

台灣公債支辦事業	五,〇〇〇,〇〇〇
關東州公債支辦事業	一,〇〇〇,〇〇〇
樺太公債支辦事業	一,〇五五,五三〇
計	一〇七,〇五五,五三〇
合計	一九八,二五六,七六七

建設費	八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改良費	一四二,二四九	一四五,三四七
國債償還金	一九,〇〇〇	一八,〇〇〇
計	二四一,二四九	二四三,三四七

自作農案 這案是田中內閣所創設的，牠的目的是要貸金與自作農者，如產業組合及農林省關係者，取很低的利息，俾所營農事有所發展；其大體的規定如次：

以上所列是昭和四年至六年的預算，指定為鐵道建設及改良費的公債每年八千萬圓，自今年一直延長到昭和十三年為止。

公債計畫 因為兩稅委讓，國庫上每年減少了許多收入，同時又要實行他的鐵道計畫拓殖計畫及各省增加預算，於是不得不發行公債，彌補其不足。昭和四年度發行公債額數，一般會計及特別會計合計如左：

一般會計

震災善後公債	九,二〇一,二三七圓
--------	------------

特別會計

帝國鐵道建設及改良費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朝鮮公債支辦事業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 一、自作農創成，即在農林省內設自作農創成資金特別會計；
- 一、前條所說的資金，是由存款部資金及簡易保險公積金之借入金充之；如不足時，承認發行公債，但只限于不足額數；
- 一、前項資金是由存款部資金三千萬圓及簡易保險公積金二千萬圓而成，總共五千萬圓；
- 一、前兩項資金，在每年開始由兩項資金運用委員會討論決定各項規定；
- 一、貸付時期為三十年。

北海道拓殖案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政友會本部開政務調查會，審議昭和五年以後的北海道拓殖計畫案，經內務大藏兩當局慎重審議，結果兩省意見一致，得具體成案，此種問題已圓滿解決。又因拓殖事業須有專責管理，故於今年決定增設拓殖一省，其預算如左：

經常部

拓殖省設置經費

九四五、三三五圓

臨時部

移民收容經費

二二八、三三一

移植民保護及獎勵經費

三、三三七、八二六

合計

四、五一、四九二

附加稅率改正案 因鑛產稅減半，即由現行課稅率百分之一降為百分之〇·五，其所減少稅額，即擬由府縣市町村附加稅增加額補充，這就是在稅制整理之際的附加稅率改正案，其改正的附加稅率如左：

一、府縣附加稅率由現行的百分之十增為百分之二十；

二、市町村附加稅率由現行的百分之十增為百分之二十。

床次到華

在中日交涉最劇烈，因而停頓的時候，床次忽然奉田中的使命到華，不用說，這的確含有政治與外交的作用，中日兩國朝野人士已經認為很重大的問題了！對於床次的到華，因為他臨走和田中曾一度見面，並且田中囑託了他許多話，所以不止中國人罵他是田中的走狗，就是在日本人之中，除了他的新黨俱樂部，也恐怕對他沒有什麼好感。在他臨走之際，東京新聞界因大載特載「床次奉命到華」，並且護議他脫黨以後的種種經過事實；然而按實際情形考察，恐怕這種肯定的批評

有點欠妥！

床次脫離民政黨，重新組織第三黨，當然有他的目的在；因為他在去年八月一日以前是民政黨的顧問，占了黨中很高的地位，同時也很得黨中的推重，然而按資格論，總裁以下，還有許多與他是同等的，遇有時機，首魁恐怕落不到他手裏，於是爲了個人的地位計算，他才出來組織了新黨；那麼因此說他是要討好於田中，想在田中內閣之下獲得一個外相或其他位置，恐怕也不切事實罷！床次脫黨重新，正在中日外交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他以為時機到了，於是才出來想顯他的神通。最近兩國外交停頓，田中實在無法可想了，於是才有田中的摯友現任遞相久原出來請求床次幫忙，并介紹與田中直接見面，談敘一切，因此才有床次到華的事。

現在日本政府最難解決最受人攻擊的事莫過於對華外交，如果有人能把對華外交弄有頭緒，并且因此能夠很順利的解決了，不只使田中內閣不至破產，得到政友會的信仰，就是其他各黨也當然要表相當敬意，將來的政治首領當然很有希望了，這大概就是床次到華的動機。床次雖是以個人的行動到華，然心目之中卻和日本政府有點相同，總認東三省是離國民政府而獨立的，所以在他南方考察完畢之後，還要走一走東三省，好作他將來進行對華交涉的準備！他拿這種混沌的頭腦，想得包辦中日外交，顯他手腕的高明，恐怕有點夢想，要知道中華民族已經不是三十年前的面目了！

大衆黨成立

大衆黨是最近的混合黨，是由：

日本勞農黨，

日本農民黨，

無產大衆黨，

九州民憲黨，

中部民衆黨

五黨的結合而成。這五個黨的主義與態度是介於左右兩無產黨之間，故在日本普通稱爲中間五黨。他們見於田中內閣一切反動的設施，與五十六次國會會議的迫近，覺着有合同組織政黨，在國會彈劾內閣之必要，於是才起來共同協議。

本月十七日在五黨合同準備會中，決定新黨政策如左：

政治

- 一、普通選舉務期澈底；
- 二、抑制無產階級運動各法令之改廢；
- 三、言論集社集會之自由；
- 四、縮小軍備，縮短兵役年限，改善兵卒之待遇；
- 五、反對學生軍事教育，及青年訓練所等軍國主義化的一切政策；
- 六、制定戰死徵兵廢兵及其家族窮乏之優恤辦法；

七、撤廢殖民地政治之差別；

八、打破秘密外交；

九、對無罪而受拘束及官吏不法處分之損害，國家應確立賠償辦法；

十、無產者訴訟費用由國庫支給，改正陪審法，並改革其他裁判制度；

十一、對鑛毒煙害埋沒及其他鑛業工業之損害，應確定賠償辦法；

財政

一、創設財產所得稅及相續稅的高率累進法；

二、取消生活必需品的消費稅關稅及其他民衆負擔稅；

三、澈底改革地方稅制。

經濟

一、確定團結權及罷業權；

二、佃戶租金不能交到，不得加以處分或扣留產品，以耕作權爲基調制定佃農法；

三、制定最低賃銀法；

四、八時間勞動制（鑛山勞動六時間）；

五、禁止婦人及十六歲以下之男子夜間勞動，船內勞動，坑內作業及危險作業；

- 六、改正工場法，鑛業法，船員法，并制定交通勞動者自由勞動者之保護法；
 - 七、廢除船員法，海商法，及船員關係法；
 - 八、肥料國家經營；
 - 九、養蠶保護及其他小農設施須國家經營；
 - 十、預金部資金運用須民衆化，改正產業組合制度并確定其他無產階級的金融制度；
 - 十一、實行重要農產物專賣制；
 - 十二、確定重要食糧品之價格公定制度。
- 社會
- 一、男女在社會上法律上之權利與機會平等；
 - 二、禁止女子人身買賣；
 - 三、打破封建的賤視觀念；
 - 四、職業介紹制度須民衆化；
 - 五、改正健康保險法，制定船員保險法，確定失業保險及其他勞動保險制度；
 - 六、義務教育及職業教育費由國庫負擔，改善教育制度；
 - 七、確定居住權，澈底改正借地借家法，建設公營住宅；
 - 八、診療機關須公有化；
 - 九、普及農村文化施設。

大衆黨成立之後，就打算亟亟的實現他們的政策，以期達到他們所期望的種種，最近他們的組織和宣言，已正式發表了，幹部組織及任用的人員如左：

中央執行委員長 高野岩三郎

書記長 平野力三

書記次長 河野密

顧問 杉山元治郎

其他的顧問可由常任委員擔任

中央委員 八十人

中央執行委員 麻生，山名，坂本等二十二入

統制委員長 大道憲二

常任執行委員由執行委員中互選

他們所發的宣言也極簡單極含混，毫無激烈的色彩，好像不是無產黨所發的，只是表明他們也是一個政黨而已。其大意如左：

光輝的五黨合同已經成立了，全無產大衆所期望的戰線統一，具體的第一步已經實現了，我們應該舉起雙手，爲合同之後的政黨前途祝福；在過去二年中，分裂與對抗的經驗，實是使無產大衆戰線統一，日本勞農黨，日本農民黨，無產大衆黨，民憲黨，民衆黨等實行合同的唯一原動力；但大衆真正的希望是要全無產黨結合而成立單一的無產政黨，所以在我們諸黨實行結合之後，在可能範圍

團之中，定要更進一步的，與其他無產政黨結合，以期實現單一的無產政黨。

舊勞農黨之活躍

舊勞農黨是日本共產黨最早而有力量的組織，因為遭政府的妬忌，屢次被摧殘，於是起了一種分化，有日本勞農黨的產出。日本社會上一般人因便利分別起見，稱前者為舊勞農黨，以別於新近產出之日本勞農黨。

日本雖是帝國，防叛止亂的方法極其周密，然而世界潮流所趨，日本國民性又易於接受外來文化，於是共產主義也便和其他文明一樣的輸入日本；因為日本產業比較發達，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利益日形懸殊而衝突，加之日本社會向無所謂中產階級，除貴族資本家而外，所看見的盡是穿短衣賣苦力的勞動者，於是共產主義在日本發生了極大的影響，社會上現出一種極不安定的表現。

他們的活動是多方面的。而其活動的方面大概有下列各種：社會運動，農民運動，政黨運動，勞動運動，婦人運動，水平運動，文藝運動，合作運動。

他們所組成的同盟會社非常之多，人數也不少，列舉如左：

- 日本勞動總同盟 四二〇〇〇人
- 日本交通勞動總同盟 二四〇〇〇人

官業勞動總同盟

一五〇〇〇人

全國印刷工聯合會

四〇〇〇人

海軍勞動組合聯盟

四二二五三人

勞動組合自由聯盟

一五七六〇人

北部農民組合

一〇五〇八人

勞動組合純向上會

四八五〇人

日本勞動組合總聯合

一〇〇〇〇人

日本農民組合

八一〇七五人

中部日本農民組合

一一〇〇〇人

日本小作人總同盟

關西黑旗聯盟

上邊所列各團體是規模比較大的，其他各縣各市也均有組織，總之，日本勞動者總數一千數百萬人之中，各有組織，受無產黨的直接指導。

此外朝鮮無產階級團體及在日本之朝鮮團體也很多，如無產者同盟，火曜會，北風會，朝鮮勞動黨，前進會，革清黨，朝鮮女性同友會，京城女子青年同盟，女子解放同盟，朝鮮勞動總同盟，朝鮮青年總同盟，朝鮮衡平社。在東京的組織有：日本勞動總同盟，一月會，三月會，在東京朝鮮無產青年同盟。

以上所列各組織最特色的幾點，就是各有各的教育部，政治部，同盟歌及機關報；教育方面分門別類，各授以定期的教育，且有補習學校之

設置；政治方面統管政治調查及政黨運動之實況，向組員報告并徵求意見。

他們的機關報紙，一直至現在為止，統計下來約有五十餘種，雜誌約有三十餘種。日本國民讀書閱報已成習慣，即窮鄉僻壤，幾家家訂閱長期新聞，其他茶館飯館凡屬公共常至處所，報紙雜誌總在幾種以上，任人閱覽，因為這個緣故，無產黨各同盟所出的各種刊物，頗有些宣傳的力量。

舊勞農黨之政黨運動

舊勞農黨人對鬪爭工作非常注意，且已有很充分之實力，過去的種種表現，已足使社會經濟上政治上發生很大的影響，深為一般人所注意；近日處於反動內閣之反動政治之下，尤有組織政黨之必要，以期貫徹主張，一經開始運動日本即頓呈一種騷擾不定的氣象，他們最近的運動可分三方面：

- 一、宣傳主義；
- 二、整頓組織；
- 三、預集基金。

共產黨在日本社會早已佔有地位，最近為組織政黨，須博得全體民衆的信仰；故在這個時候，大事宣傳，擔任這種工作的人，大概是智識青年及有過訓練的勞動者，故最近期中，脫離學籍之學生很多，他們宣傳的

範圍除農民及社會上一般人而外，還有兵士及海員。但是他們一方從事宣傳，而政府方面也就特別加意防範起來了，於是大阪名古屋京都東京仙台靜岡神戶等市發生了許多許多的黨案，在法庭受審判，四十年之中，控告確有證據的黨案就有四百多起，結果逃走許多在學或已出學的學生，後來當局恐怕引起更大的騷擾，於是也沒有追究。整頓組織是他們各種鬪爭的具體準備。預集基金是為組織政黨的一切花費而籌的，在其他政黨多係資產階級，基金是很充裕的，用不着另行募集，但是在無產黨就成很大的問題，因為原來就是無產者，現在募集也恐難有效，於是決定除向外邊竭力集湊外，各個黨員稍分擔一點，自幾角至幾元不等，看個人的經濟狀況而定，結果仍然不很充裕，不過無產者的政黨也用不着什麼拉攏費應酬費和納賄費，這是與別黨不同的。

運動得有相當結果，即正式舉行成立，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在本所公會堂開會，有大山郁夫上村進細迫兼光及全國議員三百餘人出席，河上肇博士也以京都代議員的資格出席，更引起一般人之注目，一登講壇，鼓掌如雷，其演說略謂：「因過去的鬪爭，我黨必須有政黨之產生，以勞農大衆之力擁護勞農階級的利益，我黨比其他的合法政黨的力量不啻數百倍！」次朗讀各地祝電數十通，後由細迫氏提到內務省解散命令發布之後，應以何種戰法對付，議決延期成立。

然而事實上是無成立之希望了，延期一定要延的很久，因為在他們開會的時候警察已經把會場包圍起來了，他們不討論成立問題，如黨

名綱領政策規約等項還好，一經討論，解散命令立刻就當場發布了，因為內相早已把命令下給警視總監了，解散命令的文件就在警察們身上帶着。到場的各個無產黨議員，處於這種的壓迫之下，知道就是延期，也無成立的希望了，於是盛怒之餘，即在散會之後，沿街舉行示威大游行。警察當局假借擾亂治安之名義，實行拘捕，現在河上肇與藤森成吉已釋放，其餘還有數十人在審訊中。

自準備會解散之後，各議員以解散之非法，於是提起行政訴訟，用法律的裁判，申明曲直。大山郁夫及細迫兼光且發出檄文，略謂「吾等陣營絕對不滅！」

勞農黨的政黨準備會，現時總算解散了，議員也很多的被拘捕了。法庭起訴，在田中內閣之下，是絕對無效的。然而解散的只是政黨準備會，拘捕的只是代議員，準備會與代議員之身後的無數無產者，恐怕日本政府當局解散無術，拘捕無方，不容易對付吧！

各黨最近之態度

各黨最近之態度就是他們在國會裏準備戰爭的陣容，田中內閣所屬的政友會，在這個時期只求能鞏固防線，已經算萬幸，並不求在國會有什麼新活動，因為田中內閣現在已成了各黨攻擊的目標了，要維持內閣的位置，不至於被攻訐而破產，是他們唯一的期望。田中內閣自組閣以來，種種的設施與行動太令人可憎了，然而經過了許多攻擊，總是

不想下台，要一直幹到底，這的確可以十足的表現他的大將氣概！

他既不想下台，便有人毫不客氣的拆起台來了，拆台的戰士之中，最有組織最有力且能博得多數人的同情的只有民政黨，其餘的各黨人數既少，也沒有積極的主張，在會議場上持一種中立態度，也不很發表意見，只是聽着某一黨質辯理由充足時，就表示贊同，認為他們的理由，所以結果並沒有什麼活動。不過這次的內閣太糟了，他們差不多也同表明了態度，彈劾內閣，與民政黨取一致行動。現在把他們彈劾內閣所持的理由分述於後：

民政黨有下列幾個問題提出質問：

對華外交

兩稅委讓

鐵道計畫

市府問題

優詔問題

對華外交，民政黨向來就主張用和緩政策，自此次田中出兵之後，引起華人排日惡感，去年五月至九月之間，日方對華貿易即減少九百萬圓，國家財富上已受打擊。出兵之時，在華日僑的生命財產並沒有感到什麼危險，此次出兵妄誕之至，使世界各國認為野蠻舉動，實有損日本帝國之威信，且屢次調遣兵隊，也於國庫有損，故屢屢提出質問，并問究竟什麼時候撤兵，而田中對於此點，實有點狼狽，不知如何回答的好。兩稅

委讓有危國家財政，且委讓之後，又發行公債，增加附加稅率，仍須從民間搜括，民衆實際上無利可享，又何必作這種沽名釣譽，紊亂稅制的舉動呢！增建鐵道，是對國家有利的事，然而此次田中內閣所計畫新建的三十六線，是用每年八千萬的長期公債爲基金，實在是有危國家財政的計畫。東京市府是自治性質，由議員八十八人組成，此次市會議員政友會人占最多數，然八十八人之中即有二十六人犯受賄嫌疑，因而入獄看管，五人缺額，按市會「三分之二以上議員出席，始能進行會議」的規約當然不夠法定人數，早應停止，然而田中以黨屬的關係，始終姑息，於是民政黨即提出「打倒醜市會」的口號，田中以市會劣跡昭著，且不夠法定人數，難以掩人耳目，遂下令實行解散。田中內閣對天皇聖旨，有時不予傳達，在信仰天皇爲神聖的日本人看來，真是大逆不道，故起了「優詔問題」，現在民政黨正搜集材料，準備提出質問。此外對張作霖之橫死，深惡田中手段之卑劣，將帝國體面完全喪在他一人手上，民政黨已有證據，提出質問，田中內閣同時也招集會議討論應付方法。

新黨俱樂部是由民政政友兩方合組的第三黨，因爲根本意見就是介於兩黨之間，最近也沒有具體的發表政見，所以他們大有舉足輕重之勢。自田中拉攏床次，資助到華以來，一般人總說床次已與田中成立妥協，政友會也處處表示與新黨要好，這次床次回國，田中派人問候了不知到有多少次，最近衆議院委員長新黨高鳥順作氏以二百三十六票當選，更可證明政友會對新黨要好，而成立諒解，因爲新黨總共三十人，二百餘票的當選，當然是政友會幫忙。不過我以為新黨的真實態度恰和民政黨所說的一樣，「自床次脫黨以來及現在的聲明，對華外交牢是持反政府態度，最近因中日外交停頓，床次到華，故有與政府妥協之口實，實則新黨之援助政府，只求對華問題火速的解決……」

此次床次回國，參列十二月二十六日的開院式之後，就到了湘南地方靜養，並聲明二十九日以後，新黨即表示態度與首相會見，其間由田中西大內諸氏與他黨交換對華問題對政府策對議會策等意見。新黨本部同時聲明床次歸朝之後，仍持嚴正的態度進行。按這些聲明看，也可見床次對田中的態度與所謂妥協的程度了！

這次床次與田中見面，仍由久原介紹，他兩人的談話很可表示彼此對待的態度，床次所談的尤爲重要，因爲是可以代表新黨對內閣的態度；床次先報告在華視察的經過，說國民政府要人如何的可敬服，如何的有永久性與實力，民氣也非常之盛的確比從前進步了，國內一切設施與計畫，更可令人想到新的中華目前就可實現，所以我們對華的外交應該另換一種方法。絕不要引起他們的反感，使中日之間形成一種不能相容的情形。最近兩國的失和，影響日本的貿易最爲明顯，日僑在中國的非多，長此以往，實非好的辦法。次就說到在南京的時候，歐洲許多國家的公使正在那裏辦外交，訂立新條約，最近英國公使也得政府訓令，不久當可正式發表。最後又提到國內政黨，也多主張對華改變政策，這次由我個人視察的經驗，也覺得對華外交採取和緩手段

好些。床次這一段談話，一方是勸導，一方又是警告，好像上級命令下級的一樣，官冕堂皇，氣概凌人，弄得首相田中真是無話可答，只有唯命是聽似的。

在床次沒有和田中見面之前，新黨即豫料到田中一定聽從床次的對華打開策，至於如何打開對華外交，他們還沒有討論到，無論如何，田中總得和他們黨人細細研究一番。

日本大衆黨是代表無產階級的黨，且是最近才成立，當有一番新的努力，在他們開成立會的時候，即有『市町村會歸民衆之手』『確立耕作權』『打倒田中反動內閣』『五黨合同戰線統一』等標語；惟此只可在社會上得相當的信仰，在國會中因只占六席，恐無很大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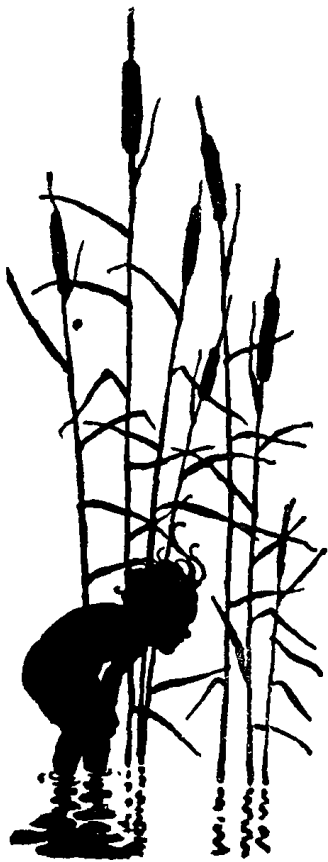
明政會聲明反對一切不良的設施，以副國民之要望。
憲政一新會議決以是非非的態度，作反對之準則。

北海道代議士以田中內閣對北海道人民向以外民看待，權利義務

不能均衡，最近內閣所決定之「北海拓殖案」對北海道居民的生命財產有莫大之影響，故提出反對！

貴族院反政府派也推定若槻禮次郎質問一般施政，幣原喜重郎質問外交問題，二人均屬同和會，與民政黨始終一致。貴族院同和，研究火曜三會共同懷疑兩稅委讓，研究火曜兩會并主張脫離政府派，獨立調查，并糾合從實業界出身之議員研究之後，取適當之行動。貴族院對外交問題之失敗，與明年預算之不顧財政狀況，大爲憤慨，責難很多，也決定提出質問。

衆院議長元田肇在各黨攻訐內閣最激烈的時候，忽託病表辭，政友會異常憂慮；因元田雖無屬黨，在過去還與政友會表示好感，互相提攜，此時託故放棄議長職權，對政友會當有很大影響，但由此也可見元田不滿意內閣的態度了。





丹麥的合作制度

雷賓南

倘使有人要用一個名詞，就可以概舉丹麥的農業所有特性，復可以約示丹麥的農人所具高尚道德，更可以表出丹麥的農村生計所得特殊效果，這個名詞就是合作。

合作運動本來以英德兩國為策源地；丹麥在最初時不過是一個模倣人而已。約在 Rochdale 開始進行後二十年，時為一八六六年，主教松泉 (Somne)，素以熱心於社會問題著稱，實將合作思想輸入於丹麥。他在德蘭 (Jutland) 半島中之一小市的士爹 (Thisted)，集合工人，組織一合作社，即以當地工人為會員。這就是丹麥國內合作運動的開端。但是這種運動並不見即時發展。其後，霍士伯盧 (Svend Högshro) 繼起，隨將合作思想帶到田間去。許多庶民高等學校的學生加入作戰；他們以五十年的努力，卒能成功建立合作運動的大本營於村落間。自此之後，合作運動在丹麥遂盡失去本來面目。這就是要說，在其他各國，合作運動概由都市居民領導；例如，在英國則由工人，在德國則由中級社

會，即在瑞典亦由工人；但在丹麥，它變成一種鄉村運動；即是，它由都市移植到鄉間來，它的會衆概是田夫野老。於是，丹麥的合作運動在合作史中獨樹一幟。(註一)

一 丹麥的合作分析

丹麥的合作制度可以分成五類：(1) 合作的出產；(2) 合作的發賣；(3) 合作的購買；(4) 合作的信用；(5) 消費的合作和普通合作組織。下文當依次敘述。

(1) 合作的出產 在合作的出產制度之中，製乳廠與燻肉廠最值得我們注意。此時先述製乳廠。在一八八二年，丹麥始有第一個製乳廠，依據合作原理而成立。到了第三年，它的數目便增至八〇。遲至一八九〇年，八年之間，它的總數驟增至六〇〇。最近，據一九二六年統計，合作的製乳廠共有一三六二處，實佔全國製乳廠百分之八十二。他們在那

一年的產品共值五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克龍泉 (Kroner)。(每一克龍泉約值國幣六角。)

當第一個合作的製乳廠最初組織，只有幾個農人做會員。廠址是在於一小村，名叫噶亭 (Hjedding)，位於人德蘭西部，離的士爹市不遠。合作會社的章程實由霍士伯廬和其他兩個農人起草。(註二)他們斟酌英德兩國制度所有法規與法理，而造成十分公平和十分嚴謹的規則。這些規則涵蓋幾條要義：(1)責任須大家負荷；(2)派利不依股本的數量大小計算，惟依年出牛乳的數量多少作準；(3)一個股東有一個表決權，不論他佔股多寡；(4)但凡有牛榨乳的農人個個可以入會，不受排斥；(5)在每一定期間——通常至多不過二十八年——公積財產盡數派與股東，此時則依股本大小而定。

自有此項章程出世，合作的理論遂有實現於丹麥鄉間的可能性；又自噶亭村的製乳廠成立，合作運動遂隨出產合作而散佈於全國的農村。於是噶亭村的章程中所有規矩和原理遂成全國合作社的模型及淵源。然而我們在此地必須注意一個重要的條件，倘若不然，我們就要為文字所欺。因為規矩原理寫成章程的條文只是文字。文字縱有極大神通，亦不能驅使村民，約束村民，使他們不但帖服，而且樂從。所以立於文字的背後必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就是合作制度所以能成立與存在的基礎。然則這種精神又是什麼？讓我們把它尋出。

最近丹麥財政部長拉先 (Vilhelm Laasen) 在國都闢平漢 (Kja-

benhavn) 演講，討論合作運動。他說在營業中自私自利一向是普通心理所有。譬如熏肉一項在丹麥原屬一大宗出口貨，照普通心理推測，做這種營業的人個個以為他的熏肉是最好，他人的是最不好；因之，他必不願意把自己所有和他人的劣貨相混。一有這種心理合作必不能成功。但合作製乳廠的農人存心却是兩樣。他自己有牛，他能夠照料他十分週到；因之，他知道這匹牛是很好又是十分康健。至於他人的牛呢，又是怎樣？他一向知道他的隣家很清楚；這些隣人都是善隣；因此之故，他眼見，他又相信，他們的牛匹儘可以和他的相抗衡。於是，他絲毫不願顧慮，就願把他的牛乳和他人的牛乳相混。他存心是如此；他的鄰右存心又是如此。他行事是如此；他的隣右行事亦是如此。他們所有相互關係只是不外兩句話：『爾毋我詐；我毋爾虞。』到了分派溢利時，他們同沾甘苦，更無異言。如此互信本來不易得到；然而這些農夫到底能夠成功的緣故，只是因為他們那時正從事於平民政治運動；因為要得到政治的平等，他們就不能不互相團結起來。(註三)

就上文引用語審察，拉先提出「互信」二字，作為合作運動的基礎，可謂中肯。不過他以為互信心的成立純是政治狀況的貢獻，我們就不敢一味從同。我們却以為箇中原因有由於政治的狀況所構成，有由於經濟的狀況所構成，亦有由於教育的狀況所構成。關於第一種貢獻，拉先已經發揮盡致；關於第二種貢獻，我們在下文當詳加討論。此時且先申說第三種貢獻。一提及第三種貢獻，我們就不能不歸功於丹麥的農

村學校——尤其是庶民高等學校。歐洲各國儘有許多優良村校，然而除丹麥外她們還未有一種教育制度可以普教村民，使能彼此合作。因為庶民高等學校素來以提高庶民文化與改正老百姓的人生觀為宗旨；丹麥的老百姓受這種學校的開導和感化，他們漸得到精神的覺悟。久而久之，他們不但有自動的能力，而且有創作的力量；他們不但能互相了解，而且能互相援助。於是夥計的感情 (fellowship) 發生；於是互信 (mutual trust) 確立。(註四)

其次讓我們說合作的燻肉廠。燻肉廠的組織和製乳廠相似；兩者的重大概不相上下。在一九二三年前者的會員代表丹麥養豬農家百分之七十，燻肉的出產約佔全國豬肉總數百分之七十五。在最近數年中它們的會員增加更多。後者向來專門處理合作的出產，至於販賣方面從不過問；前者除主管出產外，兼顧販賣。所以他們更有一種大聯合，定名丹麥燻肉公司。總公司設於倫敦。為什麼總公司不設於蘭平漢，反設於倫敦呢？這是因為倫敦是英國的商業中心，英國又是丹麥的燻肉最大銷場。

現在我們姑舉一個實例，替一般合作的燻肉廠示範。在西蘭 (Newland) 的哈士列弗 (Haslev) 村中，有一個會社專以製造燻肉為業。它的合作的活動運行及於本村周圍的四十里。這個會社有會員一千三百五十人；就中有大農，他們每年可供給豬數百頭；亦有小農，他們每年能供給豬不過兩三頭。然而兩級農人在會社中之地位依然相等；這是

要說，他們在會社中各有一個表決權和發言權。哈士列弗會社的開辦資本大半由有資財的會員墊出，但出資者初不因此事即能控制全社事務。他們依然是普通會員。在歐洲大戰前一年，即一九一三年，全社共宰豬二四、四三三頭。牠們被製成燻肉，然後發賣於倫敦市，計得價一、八四八、五八二克龍泉。股東所得是市面上最高的價格。而且除代價外，他們還得一九、三二六克龍泉分派作為溢利，又得四、〇〇〇克龍泉作為公積金。(註五)

為保護公共利益起見，合作的燻肉廠又相與集合，組成丹麥合作燻肉廠協會。協會的工作是：(1) 促進家畜的健康與講究養豬善法；(2) 保障燻肉廠的運輸和出口利益；(3) 代表燻肉廠與立法院接洽。

用做燻肉的豬，依禁例，不能重過一百八十磅。即就哈士列弗會社的統計觀察，豬的平均重量在一九一三年每頭只得一百三十三磅又五分之一磅。(此等計算俱就宰割後的淨豬而論) 尤妙的方法是，該會社備有獎金一項；凡淨豬稱重在於一百二十五磅與一百四十磅者每磅可得獎金一分 (1.0re)。

丹麥政府對於出口的燻肉亦十分注意。所有燻肉政府必派獸醫檢驗。倘有不妥，無論如何輕微，政府必不許輸出此項肉類。在一九一三年，哈士列弗會社有一千三百八十一豬，表面似是好豬，但受檢驗後，俱不能領得出口印花。就中，一千零十四頭得綠印花，尚可在國內發賣，因為把牠們用做食品，並無礙處；二百七十八頭得黑色印花，除指定用途外，

不能任意發賣；其餘八十九頭盡被宣告有毒，不許用作食品。政府既有這種檢查協會又有規例以限定飼養原料和方法，丹麥的出產，如燻肉一項，倫敦市極端歡迎。（註六）

（2）合作的發賣 在農村經濟學方面觀察，增加土壤的產額自然是農業的要務；但這事不過是農業問題的一部。所以縱使生產增加，我們只可算能解決問題的片面罷了。其實生長在世界生計中，各國農人再不能比從前一樣，故戶自封，所以他們的急圖就是設法使農產品暢銷於遠地。換一句話說，今日農業的重要問題，除增加生產數量外，當以轉運農產物到世界市場上去；務使這些產物得到善價。丹麥的農人，就我們的見聞所及，不但能運用合作制度以增加生產，而且能運用合作會社，以取得世界市場。此時讓我們就乳油出口與雞卵出口兩目分述，用來說明合作的發賣。

其一，合作的乳油出口會社。合作的製乳廠不兼營販賣事業，已如上述。所以它們的出產，如罐頭牛乳，如乳油，多半由合作的出口會社銷售。但以乳油與罐頭牛乳比較，前者的產量實超過後者甚多。故此項合作會社即以乳油命名。考一九二六年統計，全國產乳油總額達於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基羅格蘭，就中有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基羅格蘭為出口貨。更就出口貨數量計算，其中百分之九十屬於合作社的出品。故在那年，所有乳油出口共值四五四、〇〇〇、〇〇〇克龍泉，其中即有四〇八、六〇〇、〇〇〇克龍泉為合作的製乳廠所得。單就這幾項數目字觀

察，我們已可概見合作的製乳廠在丹麥所有勢力；它們不但在農村生計中，而且在全國國民生計中，均佔重要位置。可惜合作的乳油出口會社為數尚少，因之，事業尚屬有限，故未能與合作的製乳廠並駕齊驅。丹麥現有此類出口會社十一所，由製乳廠五五〇處構成。它們的營業僅佔乳油出口總額百分之四十，其大半數百分之六十尚在於出口貨私家商人之手。

其二，合作的雞卵出口會社。在一八九〇年左右，雞卵的價格，因交易機關組織不完，至被壓抑降低。丹麥農人乃就平日處理製乳與燻肉事業所得經驗，用以應付這個變局。他們最初集合起來，只就地組織合作會社，並設立分站，用來徵集雞卵，自行販賣。到了一八九五年，他們更進一步，把所有雞卵的販賣合作一概集中，特建立「丹麥合作的雞卵出口會社」。於是雞卵的輸出年年增加。據一九二六年統計，該社是年發賣雞卵共值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克龍泉，俱為出口生意。

丹麥合作的雞卵出口會社共有七〇〇所地方分會，它們的職務是收羅當地會員的出品。介於地方分會與中央總會之間，全國分設貨棧一五處。在此地所有雞卵被仔細分類。分類之法依據卵的大小度數，式樣，與顏色而定。分類完畢，然後裝入盒內，或十二個或二十個為一盒。裝置完畢，然後運輸往商港，準備出口。

此外還有合作的燻肉廠十所兼營雞卵出口事業；但這一類活動在廠中與燻肉事業毫不相混；他們在村內設有分站，以收集雞卵；他們更

在國外設有商店，專司批發事業。

合作的雞卵出口事業大抵由兩類合作社經營：不由合作的燻肉廠之一，即由丹麥合作的雞卵出口會社。此類合作事業仍未算完全發達，所以它們的營業只佔丹麥全國出口總額四分之一。

在農業出品之中，雞卵與乳油、燻肉同是丹麥的三大宗出口貨。考一九二六年統計，雞卵出口總額共有四二、〇〇〇、〇〇〇組，每組以二十計，共有五〇四、〇〇〇、〇〇〇個。總價約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龍。所有雞卵大概輸出英國。英國頭等旅館或富貴家庭只憑商標取貨。大凡由丹麥來的產品俱有商標，他們可以不被檢驗，即得善價。因此之故，丹麥農村家家養雞，然而所得雞卵甚少留作家用。至於家用一層，他們轉仰給於瑞典、挪威、芬蘭及俄羅斯。此等現象十分耐人尋味。

(3) 合作的購買 上文所論係就出產方面，售賣方面，指示合作制度的運用在丹麥農村經濟中最有裨益。但以三十年來，丹麥雖屬農國，然國內所有穀產實不足以供民食，更不足以供五畜的飼料。假使她的農人依舊不直接購買食品、飼料、肥料、種子，惟假手於商人，我們可以斷定：她的農事不但不能興旺，而且恐不免日就頹廢。因此之故，丹麥在購買方面，還有各種合作制度。除食品的購買留在第五類合作制度談論外，我們即在此間申說種子、飼料、肥料如何購買。

其一，種子。農家因地位不同，遂對於種子發生兩面關係；即是，大農有穀種或草種過多，須向市上發賣，小農家內所有種子多不足用，須在市

場購買。關於種子的買賣向由消費合作的商店經理。到了一九一六年，然後有一「丹麥農會的種子供給會社」成立。它成立的用意是雙重的：(1)發賣種子；(2)播散良種。它的會員大概屬於大農，約有三千。在一九二六年，他們售賣種子共值六百萬克龍左右。至於消費合作社是年關於種子的買賣還未計入；大抵小農所需仍不少由此類合作社經理。

其二，飼料。自一八八〇年後，丹麥飼畜事業努力前進，她的農人對於飼料有兩種顧慮：一慮質料不良；二慮價值過昂。所以前後十年之內，到處設有合作社，均以經理飼料的購買為事。徒以太過散漫，它們還未見到了一八九八年，纔有第一所「合作的飼料會社」，聯合許多地方合作社而成立。自此之後，同樣的組織更有三家繼起。所有四所會社的會員不以個人為單位，只以分會為單位。而總會的資本即由分會攤派。它們的營業每年總在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克龍左右。若以重量計算，丹麥每年輸入飼料達於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基羅格蘭，約當人口貨重量全數三分之一。

其三，肥料。肥料最初本由飼料會社兼理。到了一九一六年，「丹麥合作的肥料供給會社」成立，它的營業範圍籠罩全國；於是肥料營業完全獨立。肥料總會社，和飼料總會社相同，俱採用聯邦制度。它的會員不以個人為單位，只以分會為單位。它的資本亦由分會攤派。一九一六年，大聯合在合作史上最是重要；不但在質料方面，而且在數量方面，都

是如此。它含有一五五〇分會。每年營業達於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克龍。若以重量計算，丹麥每年輸入肥料當全國入口貨全重五分之二。

(4)合作的信用 現代農業有一致命傷，它便是短促的租約。所以丹麥政府用盡許多方法，無非要把佃農培植，使他們獨立，又使他們自耕。但是政府的力量究竟有限，還不能盡量應付農人的需要。(註七)因此之故，農民只得自動地聯合，於是，有「丹麥信用協會」的組織。這種組織不盡同農業銀行，更不同商業銀行。他們把自己所有信用，共同負責，實行互助，這就是信用協會的主旨。每逢會員需款，他本人即用所有產業作抵押，向本會借款。該會按據抵押品所值，更以會的名義作保，發行債券。此類債券銷流於市面，和合資公司募集股本取同樣程序。因信用極佳之故，這種借款大抵係長期，而且取利甚輕，至多不過四釐。每年農人賴之以得地或改進農業者為數總在十萬以上。

因為有了這樣完備的農村信用制度，丹麥的佃農或農莊助手纔有做自耕農的希望。據大戰前一九一三年統計，國內最重要的信用協會十三所擁有資財共值一、七六四、二〇〇、〇〇〇克龍，負有責任達於一、六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克龍。兩者相較，尚有準備金六六、五〇〇、〇〇〇克龍。由此可見他們的營業狀況是十分穩固。

(5)消費合作和普通合作組織 上文所述各類合作制度，盡由農人組織，亦由農人維持。它們的主旨是直接地要促進農業的發展，因之，它們在農村社會中是十分重要。此外還有許多組織，它們的眼光注視

於社會全體；它們的會員亦不限於農人。所以我們繼此要敘論普通合作組織，用來完成我們在合作制度方面的分析工夫。雖則就下文觀察，所有普通合作組織仍是村民維持，因之，會員的成分仍以農人佔多數；然而這樣不是合作會社的本意；它只是歷史的自然發展。此類合作制度仍可分析做兩項解說。

a.消費者的合作會社 我們在篇首曾經提示，丹麥第一所消費商店成立於一八六六年，當時純由工人組織。不幸中經停頓，合作制度落於霍士伯盧之手，合作運動遂以農村為中心。農人最初注意生產和市場問題，既而復注意資本問題和成本問題，最後更注意消費問題。到了消費合作運動在鄉村中發展，消費商店遍立於都市間；於是，都市居民漸次參加；於是合作制度又在都市中興。這是一段很有趣味的合作史。消費的合作制度，在構造上說，仍是一種聯邦制度。它們的基本組織是地方給養協會，這些協會設於鄉落間。它們的中央機關共有兩所，一切地方給養協會不屬於這個，即屬於那個。就中兩個之一定名冷闕兵(Ringkøbing)通商購買聯合會社。它的營業在一九二六年達於五〇〇〇、〇〇〇克龍。地方協會共有七十四。

但是，最大的中央機關還算「丹麥合作的批發會社」。它的顧客共有一八〇〇組織，就中大半數是合作的地方協會，少半數是特種合作的業務，例如，合作的麵包店之類。考一九二六年統計，「丹麥合作的批發會社」所有營業總額共值一三七、〇〇〇、〇〇〇克龍。就中以雜

貨營業爲最大宗，已佔去一〇一、〇〇〇、〇〇〇；其次便是紡織物，佔一、二〇〇、〇〇〇；再次是種子，佔七〇〇、〇〇〇。此外該會社亦經理許多用物，例如木材，腳踏車，酒，靴鞋等，不一而足。

最近數年都市居民和工人以努力參加合作運動的結果，深覺消費者的利益有切實監視的必要。於是聯合鄉間的消費者，他們相與設立「丹麥消費者的合作協會」。在它的領導之下，有合作的麵包廠遍設於國都與各市鎮，營業金額達於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克龍泉，又有都市供給會社，營業金額達於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克龍泉。復有建築合作會社，共分七十分會，亦隸屬於協會；它們的事業極受歡迎。

將欲在消費合作方面，得到一個概念，我們可據統計事實報告。考一九二六年統計，丹麥全國——都市與村落落在內——共有合作的供給會社一七五五所。它們的營業總額共值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克龍泉；平均計算，每所約有一八〇〇〇克龍泉左右的業務。會員的數目共有三二四〇〇〇人。但我們須緊記一事：即是，依通例，凡合作社每家只有一人入會做會員；因此，消費合作的活動有許多人參加，還未算入，自可推知。

b. 其他合作會社 除上方各類合作制度專與農事相關連，或與消費相關連者外，還有許多會社理應提及。但以篇幅限制，不能一一詳論。

(註八)

在此類普通會社中，我們先舉「丹麥合作的士敏土廠」。一年出貨

可得五十萬桶；價格年值五百萬克龍泉。次舉「丹麥合作的煤礦會社」。它的出品專供製乳廠和家庭消費之用，它的營業總額與士敏土廠相同。最後舉各種保險會社，它們經理人壽，災變，養老金等業務。會員約有五十萬人；保險費所得共值八百萬克龍泉左右。

二 丹麥的合作綜觀

我在們上文曾經把一切合作制度分作五大類，又把它們逐類解剖審察，讀者對於丹麥的合作所有實際情狀當可以了然明白。我們繼此當進一步，再做一番綜合觀察的工夫。

在一九一四年，有人估計人口與消費合作的繫屬，得到英德丹麥三國所有合作運動的比較。(註九)這種繫屬的數目是：在丹麥每十一人有一人是合作的商店的會員；在英國每十五人有一人；在德國每二十九人有一人。即此估計，我們可見丹麥的合作之發達。

不過上方所列數目只是一種估計，未必是正確。而且估量的範圍只限於合作的商店，這種事實自然不能盡量形容丹麥所有合作制度的勢力。因爲丹麥的合作運動，我們已經說明，是一種農村運動，所以要衡量這種制度，我們應就他們與農村的關係着想。讓我們徵引下表：(註十)

合作的會社類別 地方分會數 會員人數 營業總額

(以百萬克龍泉起計)

製乳廠 一、三六二 一八四、七〇〇 五七五

乳油出口會社	一一	—	一七二
燻肉廠	四七	一七五、六〇〇	四一五
雞卵出口會社	七〇〇	五〇〇〇〇	二五
生牛出口會社	一八	一五、五〇〇	一〇
種子分配會社	—	二、九〇〇	六
飼料購買會社	一、二八〇	七三、八〇〇	一一五
肥料購買會社	一、五三五	七六、三〇〇	二二

上表係就一九二六年統計的事實排比。觀此表我們可見丹麥的合作之力量。

『在丹麥農業的領域內，合作思想正在戰勝攻取，得了一處，更進一步。到了今日，一所農莊隨處與合作的網絲相聯絡。這些無量數合作的絲線織成合作的網羅；提挈時他們就集中於丹麥的農村；撒開時，他們籠罩全世界。讓我們試追尋他們的蹤跡看看。一個農人買用物於合作的商店；他借貸於合作的信用會社；他從合作的種子供給會社得到種子；從合作的糞草會社得到肥料；從合作的飼料會社得到畜產食物；從合作的士敏土廠得到士敏土，又從合作的電力公司得到電力。當他要發賣他的農產時，他交託他的牛乳到合作的製乳廠，他的豬到合作的屠獸場，他的雞卵到合作的雞卵出口會社，他的牛到生牛出口會社。當他有剩餘時，他寄附他的存款於合作的儲蓄銀行。當他需要農業的知識技能時，從種種合作的生育會社，他可以求出馬、牛、羊、雞、犬、豕的擇種

留良方法；從種種合作的管理會社，他可以得人檢驗牛馬豬羊的生活狀態，而得到科學的報告與批評；又從種種合作的農業協會所派出的種種專家，他可以取得需要的改良方法，與最新發明的原理。』(註十二) 綜覽上方估計，統計和引用語，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即是，丹麥人民五十年來對於合作運動的努力，若就合作歷史觀察，能替合作別開新田地；若就農業歷史觀察，能替農業自有人類歷史以來開一新局面。簡約說，丹麥的合作和她的農業不可以須臾分離。這是丹麥農業所有特性。繼此我們要討論她的農村生計在合作制度施行前後所有進化的過程。

在合作制度施行於農村社會中之前，丹麥適有農業的恐慌。因為在一八七〇年間，歐美各國受產業革命的結果，發生劇烈的經濟競爭。在這種競爭之下，以輪船鐵道之助，世界縮小；農產物不能就地銷流，而集中於世界市場。丹麥的穀類，因受美洲亞洲的糧食所壓迫，不能暢銷於外國。又在這種競爭之下，以蒸汽力與機械力之助，農業利於大規模的經營。丹麥向以農業立國，她的政府在是時復以獎勵小農為政策；(註十三) 這種舊式農業生產有限，小農生產更有限；迨一與大規模的生產相競爭，只有失敗。於是農業恐慌遂生。這種恐慌不但一旦生成，而且還要延長與繼續。因之，丹麥的農人殊苦。

這次慢性的但又嚴重的經濟恐慌實給與丹麥農人一種教訓，使他們有多少覺悟。他們知道在舊式農業衰落之際，倘使不徹底改革，丹麥

的農業必難再興。他們明白在世界新經濟勢力壓迫之下，倘使不能通力合作，丹麥的農人必不能自存。然而通力合作必以互信為基礎，他們又知之最真切。所以每逢一所製乳廠成立，這些農人自動地認定在若干年之內每年擔任出牛乳若干數量，他們從不爽約。又每當一所雞卵出口會社組織，每一會員必宣誓以後只將新鮮的白色的雞卵送來。信誓旦旦，他們必不食言自肥。有了這種忠心和這種誠意，然後合作的基礎乃得穩固，合作的事業乃得發達。綜括上文，可見這次恐慌不但農事因需要迫切而勤求改良，農人亦因需要迫切而互信互助。我們在上文提示，互信心的成立亦有經濟狀況的貢獻就是此意。

不過這種經濟狀況的貢獻是偏於消極的。倘使合作制度專為應付這次經濟恐慌而設，到了恐慌既去，它們未必能繼續存在。譬如中國的鄉民練團，只以禦匪，匪患既除，團務不免廢弛。但合作制度在丹麥決不是如此。它們的成立和存在都有社會的價值。幾個統計的數目字就足以解證此點。在一八七〇年間，小農莊產乳油，大農莊亦產乳油，但是後者比前者多值一倍。而且前者的質料甚劣，只可留作家用；惟有後者可以輸出外國。每逢賽會，後者常奪錦標。但在一八八八年的全國賽會，在十六個銀章中後者取得十五，在十八個銅章中後者取得十四。合作的製乳廠竟得一個銀章，四個銅章，於是大招全國農民的注意。在一八九四年，合作的製乳廠於七個銀章中奪六，又於十六個銅章中奪十四。到了一九〇〇年，他們奪得銀章的全數，又奪得二百零六個銅章中之二

百零二。綜括此類事實，我們可見在這個農業恐慌到農業再興的過渡時期中，合作制度確能助小農自立。他們不但由合作而能自立，而且由合作遂足以與大農爭勝。這就是要說，自合作制度施行後，小農因之得到今代農業的利益；例如善使分工，利用機器，低價買入，善價賣出，皆是。這種轉機可用數語簡單地說明：即是，丹麥從前是耕作的農業國，現在是畜牧的農業國；她的輸出從前是以穀類為大宗，現在是以乳油、燻肉、雞卵等為大宗；她現在轉買入大宗飼料及肥料，為歷來所未有。這樣就是丹麥農業的進化歷程；這樣就是合作制度在丹麥農村生計上的特殊貢獻。

(註一)關於合作運動的起原和在各國的發展，參考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on "Co-operation".

(註二)明平漢市的中心現在立有霍士伯盧的紀念碑，題曰「丹麥的合作事業之父」。

(註三)原文從 Hans Lund 的論文 "Co-operation in Denmark" 譯出。

(註四)參看我的「格龍維一傳」關於庶民高等學校我將有專論發表。

(註五)參看 Foght, "Rural Denmark and Its Schools" Chapter 3

(註六)丹麥政府對於食物出口，檢查極嚴。如遇有劣貨雜入，隨即追蹤物產的來源，設法禁止。

(註七)參看我的「丹麥之土地立法」論文。

(註八)如欲詳知，參考 Faber, "Cooperation in Danish Agriculture" 全書。

(註九)參看 Howe, "Denmark, A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註十)見一九二六年丹麥年鑑一六二頁。

(註十二)參看我的「丹麥之土地立法」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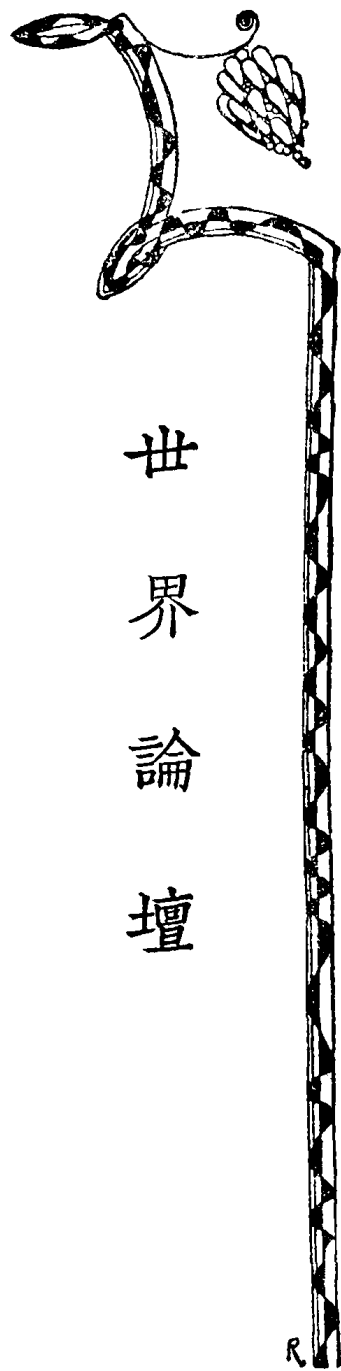
(註十一)引用語自 Hans Lund 的論文翻譯。

一七,九三,於津頂村。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一月份收到者為限

玫瑰一册	陳醉雲	知難九〇至九三期	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一三〇號世界學會
新月一卷十號	上海望平街新月書店	醫藥學五卷十期	上海北京路九十六號
現代評論八卷二〇五至九卷二〇九期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青年進步一一七册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青年協會
貢獻四卷七期	上海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號嚶嚶書屋	清華週刊三〇卷七至一〇期	北平清華大學
一般六卷二至三號	上海山東路開明書店	真美善三卷三號	上海棋盤街真美善書店
新女性三卷一二至四卷一號	上海山東路開明書店	科學一三卷五期	上海亞爾培路三〇九號中國科學社
語絲四卷四八至四九期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青年友九卷一期	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
當代一卷四編	上海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號嚶嚶書屋	明天一卷十號	北平東安門內東河沿二十九號
無軌列車八期	上海北四川路寶興路第一線書店	建國三六期	上海呂班路崇德里十六號
北新三卷一號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英國的工黨

R. MacDonald

目前世界最可注意的事情，無過於今年的英國總選

舉了。英國的保守黨政府，因內政外交的種種失策，已

有日暮途窮之勢。就去年英國的市府選舉論，保守黨

幾乎到處失敗。英國一般人民的心理，大多不滿於鮑

爾特溫政府。尤其因了英法海軍協定事件，無端惹起

美國的反感，所謂未喫羊肉，倒害了一身臊。這一次外

交的失敗，便使保守黨聲譽掃地。因此決定現政府運

命的今年夏間的總選舉，必不利於保守黨，已成爲明

顯的事實。保守黨下臺後，繼起掌握政權的，自非工黨

莫屬。因工黨現爲英國第二大黨，自由黨自大戰後，勢

力衰微，遠非工黨之敵，工黨在一九二四年雖曾組織

過一次政府，但那時他在國會中還不能獲得過半數

的議席，是仗着和自由黨攜手，方能組閣，所以不久政

權即遭傾覆，保守黨乘機再起。但現在工黨首領預計

在下屆選舉中將獲過半數席次。如果不出所料，則英

國不久將出現穩固的工黨政府。此穩固的工黨政府

一旦成立後，不但在不列顛帝國內將見社會主義的

政治的實施，而且英國的對外政策，也必改弦易轍，影

響於世界全部的局勢，必是非常重大的。去年十二月

十一日，英工黨領袖麥唐納(Ramsay MacDonald)

來巴黎，在法國政治經濟學術界名流所組織的社會

及政治研究委員會講演。講題爲英國的工黨其內部

活動及國際傾向。現在把他那篇演辭譯載於後。麥唐

納爲一般人所推測的未來工黨內閣首相，爲支配今

後「大英帝國」政治的領袖人物，其所述工黨發展情

形及外交主張，自然更可注目。原文開端申述英王有

病，所以不能早來巴黎，又歷述英國國民如何關心英

王的病，竟像「遺老」口吻。英國工黨的態度溫和，於此

可以概見。因與正文無關，故從刪節。

化魯，於巴黎。

今天下午，我在這裏，並不是以政治家的資

格，向諸位演說；今天下午，我只是一个想努力

探求潛伏在政海波面之下的思想的主流的人罷了。

要是我今天所說的話，使諸位聯想到

某種實際問題，尤其是當代政治家——如我

友白里安，斯德萊斯曼，張伯倫諸君——所擔當的國際問題，那麼，請諸位相信我罷，我在今天的演說中，是非常謹慎着，無論對於我的本國或他國，凡是正在進行中的實際工作，我絕不想加以批評。他們（指白里安等）不是都擔負着重大的肩荷嗎？不是有着許多複雜的情勢，要待他們解決嗎？我們如何忍心的下，在他們的肩胛上再加一塊大石，在這些複雜的問題上再添上許多糾紛呢？政論家爲了國利民福而不得不有所批評時，那只好在他的本國發表，最好是在本國的議會中發表。

今天我在一個學術性質的團體裏講演；諸位所願意聽的，當然是關於思想方面精神方面的，所以我對於大不列顛的第二政黨，也就其理想和未來的推測，向諸位試說幾句。就我個人經驗的教訓，人民與人民中間的種種誤會與相互攻訐，大半由於多數人民不明對方情形的緣故，因此遇事就憑着一己的成見來武斷了。這並不是因爲我們缺乏邏輯的與哲學的智識，實在是因爲我們太缺少同情心與

想像力了。爲求人與人的相互諒解，熱情的心的腸是比明白的頭腦一樣地重要。就我個人來說，我所忍受過的批評與攻擊是比一般人更多些。我相信攻擊我的人假如知道他們自己是怎樣的愚昧，他們自己怎樣地不瞭解我，那十人中必有九人必不願再攻擊我了。在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間也是如此。人們要是不能相互瞭解，便也不能瞭解他們自身，在此種情勢下，是決不能結成深切的友誼的。我應諸位之命，來此講演，也就是爲了這個，爲了想求諸位明白我現在領袖着的那政黨究竟是怎樣的情形。

我來法國講演，我敢說一句話，我是一個偏見極深的人。我從大不列顛的一處地方生長長大，那地方的人直到如今還不肯稱作英吉利的一部分呢。我不但生長在蘇格蘭，而且是受了蘇格蘭的歷史和傳統思想的薰陶的。蘇格蘭喪失了歐洲外交上的獨立地位，雖已有數世紀之久，但至今蘇格蘭的青年還不會忘記紀元一二九五年時蘇格蘭和法蘭西聯盟

的那一段政治歷史。我不相信在歐洲還有別的地方，比蘇格蘭更眷懷於歷史所遺留的事實。要是諸位到蘇格蘭去，隨便找一個初級小學的男女學生，問他「老同盟」是怎麼一回事，他一定張大着眼睛，不假思索地回答你，說這便是法蘭西和蘇格蘭的同盟。

近代的世界，可是再不能像以前那樣，有許多的浪漫意味了；雖然唯一的理由也只是因爲過去的時代已過去的緣故。在我們的時代，看作有實際的永續性的，只是物質與商業競爭的存在而已。在現在，我們只能把人類文明，解作生活的平準與民衆的福利。英國的工業，是以此種理想當作原則，而把內政與外交併爲一起。因爲就人類的共同理想來說，內國政治與國際政治本同一目標，雖相反而實相成。這種理論，就政黨的主張說來，似乎還是很新的，雖然從前的戈白頓（Cobden 十九世紀前半英國主張自由貿易說的經濟學家）學派已經闡發過同樣的理論了。

現在請先說我們的黨罷。這個黨是在我的

一生中產生而且長養成大的。在工黨的創立大會中，我便是代表之一。在當時沒有人相信值得費工夫去充工黨的祕書，我却把這個祕書的職務擔任下來了。在那時黨部裏沒有一文大錢，在國會裏也沒有一個議員。但到了一九二四年，這黨居然靠着下院中三分之一的議員的擁護組織起內閣來。且不問一般人對於當時工黨政府的批評怎樣，但工人已有擢得政權的機會而且能得國民的信託，這個卻已是確定的事實了。在現時，工黨已代國會中最大的反對黨，在下院六百十名議席已有一百六十名議員。在每次的補缺選舉中，皆與工黨以有利的機會，使牠增加國會中的議席。在前次的總選舉，工黨所得的票數為五百四十二萬三千五百八十九。就一九二四年以來每次補缺選舉勝利的情形計算起來，在下次選舉，票數勢必大增。一般人都預料着工黨不久便將被召組織新政府呢。

在大不列顛，我們的黨是建築在某種對於國家的本質與其機能的概念之上，工黨的一

切政綱，全是從此種概念演繹而得。英國人有一個脾氣，和法國人不同，就是不願人家稱他為哲學家，寧願被稱為從泥濘中「混出身」(Muddlethrough)的人。英國人總喜歡你說他是一個很實際的人，這是因為要叫你明白他不相信一切有體系東西，其實這是大錯特錯的。假如英國人真是如此，那麼他是不值得推重了。其實全不是這樣。相信我的話罷，英國人對於自己往往批評的不大確切。就如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哲學，曾經影響到他那時的政制。功利派的大儒邊沁以及穆勒父子都給與英國的急進主義與自由主義以勢力與光彩。工黨所主張的社會主義也是建築在哲學的基礎之上的。在我們工黨，所謂社會主義的概念，不過是建立一種有機的羣體的組織，使此組織掌握社會之經濟的物質的權力，使此組織下的各個體，得以解除壓迫，而盡其自由發展的能力，這樣就是了。

英國的社會主義並不只是代表一種單獨的經濟信條的。這是從許多歷史事實與實際

經驗所促成的人類生活的大運動。這不是一種空泛的情感，卻在科學與社會進化上佔有特殊地位的。這是經過無數的智力的探索，無數的學者的體系的討論，最後所得的研究與實際經驗的結果。

在產業革命起來不久以後，從學者的研究，與民主政治的經驗產生出許多對於新興資本主義的經濟的批評，此種批評，逐漸得到了勢力。這便成爲「初期的英國社會主義學派」。阿文就在那時候計畫實現新的社會調和。不久以後，在一方面，全無節制的資本主義產出了牠的果實，他方面對於資本主義的反動也逐漸增加。其最初所表現的，爲文學，藝術，宗教上的抗爭。卡萊爾(Carlyle)，路斯金(Ruskin)，金斯萊(Kingsley)，甲爾蓋爾夫人(Mrs. Caskell)便是此派新的反抗思想的代表。可是在那時，一般輿論只注意到政治的民主主義的建設——自由黨與急進黨盡力爲最多——社會主義的思想在政治上還沒多大的影響。在當時社會主義運動所表現的，

只是些零星不重要的工作，如醫藥的救濟之類，其中大半爲慈善家如夏甫得斯（*St. John Wesley*）等人所設施。但自從上層的工人階級得到選舉權後，社會主義的思想方纔灌輸而且影響到他們的政治上，工人纔知道社會狀況的改良應該從政治運動入手，而國家當局也逐漸注意到資本主義社會所引起的結果來了。以國家的形式所造成的羣體組織，當對於個人保障其經濟的社會的公平，這是從那時起英國工人所主張的理想，在下屆總選舉中，英國工黨所將提出奮鬥的，也只是根據此種理想所擬的政綱而已。

社會組織是照着遺傳的法則在進化的。在以前的時代，資本主義不過是一種競爭，是一種私人企業制度，是一種個人的創業。資本主便是雇主，他和工人的關係是個人的；至於一般消費者只是被商業競爭的制度保護着。在現在就不是如此了。小企業的時代，私人佔有的時代，利用私資企業的時代，競爭的時代已成過去了。經濟的進化造成許多新事實：支配

產業的，已非企業者自身，而爲少數的大金融業主；支薪金的工廠經理已只能代表機器與人工中間的一種純機械的關係；財富的分配和從事業務的價值已全不相干。因此經濟的權力威脅着政治的權力，而且威脅着國民與個人了。在生產中人只是一種供物質驅使的物品而已。產業中的機器，已相當於以人爲滋養品的魔王與怪物。這歷一來，生產的機械組織變換了，資本的勢力是安穩了，但人卻被犧牲了。這種資本權力的固定，是不僅限於國家的界限；而且已成爲國際的了。

一個羣體，是否可以聽任牠的自由受少數掌握經濟勢力的人的意志的支配呢？這就是加於我們大家頭上的一個大問題。工黨的回答是「不」。這並不是說工黨反對這種經濟的進化。進化是不可逃避的，只是在這經濟變化的過程中所引起的社會的變形及失業問題，卻不當加以忽視，而且更不可不從社會本體的權能與責任上加以探索。

但假如不是使機械——說的更切實些，生

產事業——受社會的管轄，如何能夠達到這個目的呢？此外在生產還未組織完備時，或在生產陷於散漫紊亂的時機時，假如在維多利亞時期，工黨便努力以求生產組織的近代化。例如我們的煤礦工業，無論探掘的技術與販賣的方法，都缺少完密的組織，我們工黨要求收回國有的目的，第一是要使煤礦工業建立在穩固的經濟之上，第二是要使此種工業成爲一種爲公衆利益的事業。這所謂煤礦國有，並不是說煤礦官營。工黨主張以煤礦作爲一種公共事業，是和官僚制度全然相反的。工黨的理想在謀煤礦管理與科學方法的改良，以求得最大的收入，同時更謀使煤礦業的生產，平均分配於社會全體而不受政治勢力的影響。總之一切是以所得的結果，作判斷的標準。財富的增加，當使其能增進全體民衆的福利，不當如現時那樣，促成社會大多數人的貧窮。關於我現在所提出的那些問題，範圍很廣，決不是幾句話所能說的詳盡。但是諸位中間如果對於工黨的理想感得一種興味，那麼最

好把這種社會主義的實施的情形，去研究一下，加拿大的國有鐵道就是一個好例子。你們

把這些事實研究一下，就會明白我們工黨是取一種什麼態度了。又英國工黨最近發表的一篇宣言勞工與國家，也很能使諸位明白我們所主張所宣傳的是一種怎樣的理論。

在這些改革的過程中，工黨是採取進化的步驟。工黨與鮑爾希維克距離之遠，不減於保守黨與鮑爾希維克之距離，工黨反對鮑爾希維克的政治，更甚於法西斯蒂的反動政治。我敢再三申明：我們所用的方法是政治的，民主的。我們服從多數意志，要是不會得人民的允許，我們決不願硬幹。

例如我們對於我們國內的失業狀態的救濟，完全是切實的，緩進的。我記得很清楚，在從前對於失業的救濟，連做夢也沒人想到；產業的停滯，歸之於天命，政府絕不去加干涉，干涉了惟恐得罪神明。我還記得在下院中提出羣體對於經濟變動應負責任的話時，怎樣受下院議員的冷嘲熱罵。但我也記得後來工黨怎

樣戰勝下院的意見，失業保險制度怎樣地建立成功。

至於目前的情形是如此。大半是因為大戰的影響，世界的市場發生了許多變化。在歐洲的工業勁敵有許多已把資本改造過了；因他們國內貨幣的貶價，使他們解除了債務的重擔。而我們呢，我們的企業主不但為債務所困，而且組織、管理、機械各方面都已十分陳舊了，所以不能和他國競爭。這種情形，在煤礦、金屬工業，造船業中為尤然。因此之故，失業人數，乃有一百萬以至一百五十萬之多。我們工黨的意見以為不當讓此等失業工人，忍餓耐寒，坐視而不救，社會全體應對他們負相當的責任。這就是說，應設法維持失業工人的生活，從無工作可找的地方遷送到需要工人的地方去，或者遷送到各海外屬地去。

我在以上所講，大概已足夠使諸位明白我們對於內政及社會問題的一般的見解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現在再來說一說工黨對於外交的意見。

工黨對於世界政治的見解，也和旁的政黨不同。舊時的孤立政策，在大不列顛，早已不存

在了。這不僅只是因為近代武器發展的緣故，也是因為各國經濟關係之擴大與上次大戰所得的經驗，使此種孤立政策無存在之餘地。另外有一種觀念卻也消失了：工黨不相信世界和平是可用勢力均衡的方法或任何形式的同盟條約所能保障的。工黨只相信惟有國際聯盟可以使各國合作以企圖世界和平。而要達到這個目的，那必須各國政府不堅執自己的利害，同時也要注意別人的利害方好。在一切和平和政治的開端，目前最切要之舉，乃是把上次大戰在歐洲所留下的種種障礙，悉行拔除。對於這一點我因時間不夠，不能在這裏詳細討論，而且其實這裏也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地方。現在我只舉出一二件事來說一說，表明工黨對於解決戰後所起問題的意見。

第一，工黨對於任何國家擬用武力以謀實施和約所定的條款之任何種企圖都不敢加

以贊助。第二，工黨主張竭力設法以求和約所定的各種義務及保障，早日結算清訖。工黨信奉民族立國的原則，以為在目前，政治的疆界，與一民族及他民族，一人種及他人種間的疆界，既不能絕對一致，則各國應一律負責保護其境內的弱小民族，不使有向隅之恨。

在不久以前，我們的首相，演說和平問題，是要求世界和平全在把人們腦中的猛虎驅除了纔好。對於這種說法，我不能同意。我們不能走上平和的途程，這並不是因為在人的本性中有着這麼多的猛虎，卻是因了我們心中的疑懼，與對於世界政治狀況的不安心的緣故。原來和平的問題只是信任問題，信任問題便即是安全問題，我們應當努力造成一種空氣，使各國在此空氣中，大家相安，不至有什麼猜疑恐懼，大家都有一種神聖的保障。在目前各國只想用了各自的武力，以求安全保障，結果則安全保障還是不會求得。用了偏於自己的單方面的保障，或者借了同盟之力以求保障，這決不是絕對的保障。歷史的事實，不是已

經顯示的很明白嗎？只顧及單方面的武力保障，結果總是誘發戰爭；因為擴張軍備與訂結同盟在一方面雖然是為自衛起見，但在他方面看來，卻完全是一種侵略的威脅。作一個比方，譬如此番我來法國，遇到諸位，我自己覺得非常安全的。但是安全並不是因為我自己覺得有能力保護自己！例如我一旦遇見一個強盜我能夠一拳打倒他，或遇有暴徒來侵害我時我能拔出手槍來打他。假如我是這樣地準備了來的，那你們一定要當我是一個危險分子了。但現在我並不作如此準備，而我卻覺得我是非常安全，這只是因為我心裏明白：你們是文明社會的人，假如真有強盜或暴徒時，你們自己要負責去遏抑的。在個人與個人間如此，在國際也是如此；只有各國相互的信任，方是解決和平問題的大道。當一九二四年時，我們曾在日內瓦提出了這個問題，後來國際聯盟通過了一個議定書，以謀此問題之解決。這個議定書，其條款與文字，都有慎重修正之必要，可惜當時竟不會詳細討論。以後接連發生

了許多新事實，即羅加拿條約與開洛公約的簽字。這兩個條約對於一九二四年我們所提出的問題，仍少解決的方法。但在他方面我們仍不絕在尋求安全保障的方法，希望國際聯盟的減軍會議能夠產出一個條約，有了這個條約，戰爭不但受限制，而且竟成爲不可能了。我們主張要由代表各本國的政治生活的外交家來談判減軍問題，而不要由向來以戰爭爲專職的海陸軍人來談判。諸位大概都看的明白：在日內瓦海軍會議的減軍預備委員會中的迭次討論，以及最近英法兩國對於減軍問題的磋商，在談判者胸中，還是橫着一個戰爭的觀念，都不是拋棄了戰爭來說話的啊。這一點是很值得鄭重考慮一下的。比方說，我們拿仲裁制度來當作解決和平問題的唯一方法時，那即使兩方面都已接受了仲裁，也必有一方面不信任對方的誠意。此種不信任，變成一種恐懼，因之走向戰爭的路上去。每次國際會議一提到仲裁制度時，有幾國的代表一定說：『假如不願受仲裁，或不服從仲裁的

判決案，那怎麼辦呢？」其實此種疑問，都是因恐懼而起的啊。

再來說開洛公約罷。這開洛公約，不但我們英國和你們法國全有保留，連美國也有保留的，這也只是因為各國對於絕對非戰，總有許多不安心，所以借着自衛這個名目來掩護自己罷了。不過我們要知道雖有了這個非戰條約，但到戰爭那條路上去的門戶卻還不會完全關上呢。

關於減軍問題的國際協定，當討論的時候也有同樣的情形。關於減軍的談判，往往以一種假說爲出發點，即承認自衛的戰爭是必要的，減軍的計畫必先考量任何國家當戰爭爆發時所需要的軍力。例如法國需要強大的陸軍；我們英國需要強大的海軍以保護其海上交通。至如美國則必須使其在戰時有保護其海上的商業的能力。其結果，則直到目前爲止，各國所提出的減軍計畫，非爲某數國所拒絕，則必爲其他數國所不能接受。因爲爲自衛起見所需要的軍略，各國都不一致，必難使全

體適合。即使發明了一個減軍方法，能無妨於各國的軍事利益，在實際上亦斷不能促進和平，至多不過使各國人民減輕一部分的軍費負擔而已。此種以各國的自衛軍力爲基礎之減軍案，即使能給我們的財政總長以許多幫忙，也決不能解決我們的外交總長所得解決的問題。和平政策的基礎，乃在於相互安全的感覺，而此種減軍案則斷不能求得相互安全。其結果則不過使戰爭爆發時，各國都旗鼓相當，以開始向敵國作戰罷了。

談到和平問題，無論我們處怎樣的態度，我們遲早總不免牽涉到「安全」(Sécurité)的問題上去。去尋求「安全」那是一件危險的事，而且最易犯的。例如，一種保障安全的條約，往往是不公平，不平等而且不切實際的，因此反引起恐怖。神聖同盟的可恐的結果，就是犯了這個病症。而且假如甲國向乙丙丁等國求得安全保障後，在某一時期，此甲國也許採行一種足以危及和平的政策，卻要求乙丙丁諸國的加入，即使乙丙丁諸國認爲理由不充

足不願捲入旋渦，此甲國必仍倒行逆施。因此所謂安全，必須先有一個完全以正義爲依據的國體加以保障纔好，有了這個國際的組織，一切因安全條約所引起的義務問題，都應由這個國際組織來判斷決定。我以爲國際聯盟的組織，實在是適合於此種需求的。現在的問題就只是怎樣給與國際聯盟以執行此種職務的權力罷了。

真是目前所最急切需要的，就只是大家應該相互信任而已。和平問題有牠的心理的基礎。外交不但應該絕對公開，而且應該是正直的，誠信的。我現在可以把工黨對於國際聯盟的態度及政策，說的更清楚些。工黨對於國際聯盟取一種完全信任的態度。對於國際聯盟公約條款內所規定的義務，願竭力奉行。其爲公約條款所遺漏而未加規定的，當設法加以補充，決不因公的條文的不完備，而故意遁飾。牠相信國際聯盟是防止一切國際罪惡的唯一方法。這聯盟組織的要素，正和你們法國所高唱的「自由」「平等」「博愛」三個標

語相適合，用別的名辭來說明，則爲『民主主義』、『憲法制度』與『國性』。

工黨絕不僅以空洞的理論爲滿足，牠明白實際問題的種種困難。牠相信在目前的過渡時期，是萬不能依據絕對的理論，以操切從事。必須用和平的合理的態度，方足以挽救時代的險象。工黨對於國際關係，就其政治方面，與經濟方面，加以同等的注意，就是這緣故了。工黨對於國際勞工局和國際聯盟秘書處，加以同樣的重視。在工黨的意見，國際聯盟不但可以解決政治上的和平問題，而且也可以採行國際的經濟政策，工業政策，凡關於財政，貨幣流通，市場，商標，勞工法，管理法等問題，可藉國

際聯盟的媒介，以謀各國的共同合作。這也就是工黨反對國家本位的舊式關稅政策的原因了。

我今天來此，得與諸君暢談到一小時之久，用純客觀的態度，把工黨的對內政策，求國民福的方法，對於和平問題的意見以及對於外交的意見，盡量的說了，我的用意也不過是如此。今天我們很舒服他消磨過這個黃昏，在這靠近爐火的安樂椅上，安然坐着，談論目前的最切要最重大的問題，大家都互相信託，絕無絲毫的嫌忌。假如諸位回去後想想，把我所談的話，認爲一個重大的值得討論的問題，那我總算是不虛此行了。

馬克斯主義的根本錯誤

F. N. Carver

去年美國現代史料雜誌，特登載批評馬克斯主義

的論文三篇，那三篇文章的作者，都是美國知名之士，

而對於本問題具有特殊見解的人。這裏愛爲選登兩篇，本篇作者卡佛氏 (Thomas Nixon Carver)

係美國哈佛大學有名的政治經濟學教授，他在這篇

文章裏頭，係就馬克斯立論的出發點以批評其學說

之不當。近由北化君譯爲漢文，刊登國聞週報第五卷

第四十四期。茲特轉錄於此。

記者

有一位激烈的記者道：『倘使汽車大王福

特，再活在世上一百年，他的財產仍舊繼續着

增長，像已往二十五年當中，一般的快，那末在他臨死以前，美國的大半財產，將要變做他私人的東西，大家都要做依靠他的人。』我們聽了這番話，可以很明白的回答他道：『像你這般說法，福特每次賺一塊錢到手，必定要從國家的富力上減去一塊錢，那末你的預言，纔能講對；但是倘然我們從別方面做一個假設，比方他每次賺進一塊錢，同時替國家其餘的人們，卻加添了幾塊錢的富力，并沒減少他們的富力。按這種比率，你想他要費多少時間，方纔能假把美國的富力吞沒下去，叫衆人做依賴者呢？』

大凡建議推翻現在經濟制度的過激派的思想，都和這位記者的假設，一般無二。大凡任何具有智理的人，給他一個前提，他總能正確的推想下去。實在的困難點，卻是我們遇見一個前提，要能知道他不是健全，合於邏輯的推想不合。若是拿一個錯誤的前提做起點，推想下去，以後的理論不管怎樣合邏輯，結果一般是迷入歧途。資本是不生產的，僅僅是坐獲

的主張，造成功許多錯誤結論的根據。倘然我們把那個前提當做對的，那末那些結論的推想，就可算是無懈可擊了。

根據這一個基本前提，闡釋各種主義最詳盡的，當然要推馬克斯的著作，尤其是他的資本論。他是一位哲學家，推想得非常清晰，而且他具有許多人欠缺的勇氣，一步步能推想到結論的盡頭。他出的岔子，并不在推想上，卻在他假設的出發點的錯誤。隨便是誰接受了他的假設，就得跟從他推想到底；現在倘然我們採取一個不同的假設，作為出發點，照他一般正確的推想下去，我們就可以得到一種極不相同的結論。

每一個特殊的馬克斯信條，除去歷史的經濟解釋以外，和那前提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講到歷史的經濟解釋，除去替根據資本掠奪性的理論的某種預料，做一個註腳外，和社會主義沒有任何干係的。他幫着利己主義張目，和幫着社會主義一般。凡是主張這種解釋最周到的學者，像白格爾（Buckle）和斯賓塞

（Spencer）都是利己主義者，卻並非社會主義者。我們倘然假定資本是生產的，那末就不免要相信利己主義。正如同我們倘然假定資本是不生產的，就不免要相信社會主義。馬克斯用那種解釋，不過來替他的主要理由做個小引。原來他的主要理由有三種：一種是不承認政治或宗教首領的神權，和他們顛撲不破的勢力（或者叫做神聖的顯示）和不承認財產憲法或其他制度的不可侵犯，而且主張任何其他事物不能阻礙人民經濟的利益。第二，一切尊敬和不可侵犯的話頭，都是憑空造出來，保護享權利階級的，也是阻擋民衆認識他們自己經濟利益的。第三，當資本完成，他叫民衆貧乏，把一切財力集中在幾個人手裏的時候，民衆就要去推翻資本制度，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國家。

馬克斯用的假設，社會主義講明自己範圍以後，便拿資本的主要掠奪性，用做假設的出發點，於是乎社會主義最後的勝利，就不成問題了。馬克斯不僅僅乎自視做一個社會主

義的主張人，卻拿社會主義的發明家自命，或者更切實些說，他自命發明的，便是社會主義不能免的歸宿。那意思就是說，他發明一些勢力，那種勢力不免將來要引出一番無產階級的革命，在羣衆有選舉權的國家裏，革命就要採取政治行動的方式，在羣衆沒有選舉權的國家，革命就要採取直接行動的方式；換一句話說，就是要暴動，引起無產革命的些勢力，並不難於明白。比方說，資本家把私人掌握中的資本，單單用做利用或者勒索的工具，決不拿來生產，或者利羣，那末資本家運用私人資本，必定要叫他越加貧乏，自己越加豐滿，他的資本越聚越多，他利用和勒索的權能也就越大，於是旁人就漸漸的貧乏下去。這段理論便是馬克斯所稱的財力集中律（Law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Wealth）。照這般一講，資本普通的影響，在大體上說，就和盜賊行凶的武器一般無二了。比方我們說，有一個盜賊，用他得來的不義之財，逐漸置備攻守的武器，慢慢下去，最後總有一天做君主。實在講起來，大

半的王室，都差不多是在這般情形下成功的。盜賊的凶器，能殺叫他搶奪旁人的財物，來肥自己，卻是不能殺叫他在發財的時候，同時增添他人的富力。倘使資本和這種武器一般，倘使他祇是一種勒索他人富力的方法，決不能增加他人的富力，那末資本便應當和那凶器一般看待；我們便能預料一個大資本家最後的結果，和從前盜寇變成帝王的蛻化，一般無二。但是倘使資本是一種能加添旁人富力的發財方法，那末一邊自己賺進富力，一邊便產生出新資本來，和他自己的勢力來抗衡了。無論如何，照我們觀察所得的結果，資本主義的國家，要比非資本主義的國家的繁榮，總要較為普及一些，這是很容易看出的。

有些馬克斯信徒，不承認這些事實和推想，他們退到一個新的防禦陣線上去。他們講繁榮雖然能普及，（至少是暫時的）但是仍舊受集中律支配，不過方法不同罷了。他們指出大規模工業，作為集中管理的例證，但是集中管理（Concentrated Management）和

集中主有權（Concentrated Ownership），是極不相干的東西。馬克斯著作中，也講到過主有權。當他討論集中主有權的時候，他心裏一併存着「工資的鐵律」（Iron law of wages），羣衆的貧乏，和革命這三件事體。美國必定要用集中管理制，那是很明白的。因為美國有那般廣大的市場，那樣有力的引擎，那種高價的機器，再進一步講，就是社會主義（企業式或者蘇維埃式的政府）也有集中管理的需要。但是集中管理和散開的主有權（Distributed Ownership），是十分有並立可能性的。在美國這兩種東西的發展，就是並駕齊驅的。集中管理制當然不能說是沒有危險的，尤其在政府或私人主有權下，常發生一種不負責任的危險。而且不論政府或私人主有，危險的程度，一般無二。但是集中管理和集中主有權是兩件有分別的東西。

即使按照馬克斯理論講，羣衆貧乏也當然有一個較低的限度。貧乏的羣衆，必定要得着足數的供給，叫他們能殺工作，並且傳宗接代，

至少要產出足夠的人數，來供給勞工市場。推開去說，主人家要收到牲口，或者奴隸的效用，也應當給他們上述同樣的機會。馬克斯主義者所稱的「工值奴隸」和旁人所稱的「自由勞工」，在資本主義底下，不能再得到更多的利益。這便是馬克斯所稱的工資鐵律。「價值的勞工代價論」（The labor cost of value）不屬於馬克斯主義，但是從十八世紀經濟學者學說中假借來的。現在的一切經濟學者，都贊成功用理論（The utility theory），已經把勞工代價的理論取消了。

剩餘價值的理論，馬克斯拿他主張的資本在私人手裏，必定有掠奪性的理論，推廣了講，又發明了一條理論：他以爲在息金地租紅利三件東西裏，包含着在物質進步當中，叫工人貧乏的性質。他把以上三種，當作組成資本家進款的要項。那些東西無疑的要把剩餘的價值（Surplus value）吸收了去。亨利·喬治氏要區分出地租方面，和息金紅利方面的不同。他把那吸收剩餘富力的惡勢力，統統歸在

地租上面。他說從地租的性質上講，一切從生產法進步所得的剩餘利益，天然歸於地主。這兩種理論，可以拿事實來證明他的謬誤。電影明星藝術家著作人或者其他，凡能叫公衆滿意的，不必有田產或者資本，也可以發財。還有一種職業當中，工作的人數少，便能興盛，如若人數太多，便要賠本。

馬克斯主義另外還有一個理論，多少自己不認是馬克斯主義者的人也主張牠。那個理論便是工值微薄，使得工人沒有購買他們自己產品的能力，結果必定消耗量減少。或者換句話說就是生產量過剩。我們有很好理由，主張工值應該提高，（原註：我們也有完全正確的經濟律，根據着他，可以訂定提高工值和平均富力完全正確的程序，可惜沒有一個馬克斯主義者肯證明這點。因為如果承認了他，就無異承認推翻資本制度是沒有需要的了。）但是這個卻不能算是那些理由之一。因為倘然工值低微，並不是爲了生產低微，但是爲了資本家所取的太多，工人一方面，不能多多購

買，固然不錯；但是資本家方面，卻是可以大量購買，當息金地租紅利高而工值低的時候，和工值高而息金地租紅利低的時候，花費的金錢，恰正一般多少。當工人手裏有最多花費的金錢時候，也許購買各種不同的貨品，也許購買比例不同的同樣貨品；但是購買的總額，除非各階級的總購買力加添，是不會加添的。馬克斯商業減色的理論，經不起這個試驗，他對於數目上的根據，還沒算清咧。

但歸根到底一句話，馬克斯主義不能成立，全靠着資本大體上是有沒有掠奪性，一切利益是不是賺來的，資本家致富是不是祇靠着叫非資本家（即工人）貧乏。講到資本是會生產的，意思並不是單獨指資本，除去土地或勞工的助力，能夠生產些什麼；不過說資本在生產中是一種幫助，或者說實業有多資本供給，比只有少資本供給的，更外有生產力罷了。倘然這話說的不對，倘然資本算是完全含着掠奪性或寄生性的，那末照普通講，最富的國家，或者工值最高的國家，就應該有掠奪性

的資本最少，或經濟寄生物最寡了；工值最低的國家，就應該有寄生物最多，或掠奪能力最大了；但是實際上，恰同這個說法相反。倘然資本是完全掠奪性的，決不能做生產的幫助，那末勞工的遷徙，應該避開掠奪能力充物的國家，向掠奪能力稀少的國家去了；但是從實際上講起來，勞工一致的向新的或天產未發達的地方和國家投奔，不然就向資本積蓄最雄厚的國家遷徙。

一個經濟的實例 講一段事實來做證明：有一個從克里賓海島來的學生，某次講給我聽道，多年前他住的島上，非常貧乏，人民沒有多少工可作。工值很低微，青年的人都遷徙到古巴和美洲大陸去增進他們的生活情形。但是在他講這話給我聽的時候，那情形已經反過來了。雖然工作仍舊稀少，工值只比以前稍高一點，但是他們的移民問題，是入境並不是出境。我的學生曾經注意，這變更發生的日期，是在英美資本家，投了幾兆元在糖和香蕉的營業裏以後。我的學生問我，照我想，移民入境

的事，和情形的變更，有沒有關係。那時倘然我是個馬克斯主義者，我定然要鄭重的講沒有。因為資本是有掠奪性的，他不能叫拿工資的勞工更富，卻能叫他們更窮；但是我不是馬克斯主義者，所以我告訴他講，『我想有關係的。』

我并且告訴他在這情勢底下，有收惡果的可能性：第一，倘然勞工一直可以自由入境，不受限制，勞工市場，就很容易有人滿之患。結果雖然受雇的工人多了若干，（新的資本對勞工只有這點好處）勞工個人的平均情形，卻不見得比以前增進。第二，或者本地的工人，沒有遠見，因為進款豐厚，便放量的生育孩子，這樣一來，在一兩代以後，勞工的供給，因為滋生率增高，也會把工值降落到以前的水平線上。要阻止這種結果，有幾個可能的方法：第一，倘有旁的資本家投資在旁的島上，那末那些島上的工人，可以在自己島上做活，不致於遷徙出境了。第二，倘然用限制移民入境和生活程度增高的方法，在經濟範圍當中，能養活許多人，經濟情形的進步，也可以支持永久。

經濟原則并不僅僅在一個小島上面可以援引，無論大小國家裏的工值和普通繁榮問題，都能同樣的應用，現在世界資本主義領袖的美國，比較別國，可以出得起高一些的工值，那是什麼緣故呢？大概是因為勞工比在別國多得著些資本的幫助，意思就是說用機力的機械多些。有了這種設備，在美國實業中，每一個工人，可以多出產一些物品，并用不着逼迫他們做更煩重一點的工作。所以美國給工人的工值，可以比較的高一些。

工具機械、建築和通常工業的設備，是不是資本嗎？是的，但是有些人，自己把自己迷惑了，叫那些設備的價值做資本，原來價值在經濟學者眼中看來，不過是一個公分母，他要講某廠資本實質的時候，他就用這個公分母，換句話講，他叫這個數量就叫做多少元的價值。

勞工所得的產品，這些生產工具的自身，是不是勞工生產出來的嗎？他們和旁的貨物在意義和範圍上，是一般無二，但是消費在這些建築引擎機械工具等等上的勞工，是在以

前一個時間消費掉的。用這些東西來工作的勞工，是以後消費掉的。這前後兩時間所消費掉的勞工，如何的發生關係呢？原來前後所費的勞工，並不能自動的發生關係，許多年前造一架提琴的人，和現在奏琴人的中間，所發生的關係，不過是一個人的生產品，個了別一個人的手裏。多年前工作的機器製造人，和現在使用機器人的關係，和提琴的比喻一樣。以前勞工的產品，並不會自動的到現在工作人手裏去，這件事所有的特徵，便是要有一個人，把以前勞工工作出來的產品，購買下來，拿代價來償付他們的工作，於是再在另一個時間，雇用別個勞工來工作。主持這件事的人，便叫做資本家，要是現在當勞工的人，自己去購買已往勞工的生產品，如工具之類，他們便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

我們證明資本在生產裏是有用的，資本家負有一種叫勞工前後所做的工作，發生關係的責任；但是我們不能以為資本是決無掠奪性的。就是拿勞工講，也不能說他沒有掠奪性。

勞工是常常有掠奪性的，尤其是勞心的勞工更外利害。勞工是普通有求得性的，談一個比方，譬如說投資在釀酒作或者酒館裏，是算做有害的，那末在這種地方做事的勞工，也是有害的了。不這般說，我們必定要陷在一種不通的地位。比方說勞工產生的一切富力，包括威士忌酒在內。倘然我們以為威士忌酒好，資本不定能就算好。倘然我們以為威士忌酒壞，卻必定要資本負責。可有這個理嗎？倘然勞工產生一切的威士忌，沒有資本的分在內，那末威士忌所發生出來的壞處或者好處，都是勞工做成的，資本不負一毫責任；倘然說威士忌不好，他的壞處，要資本來擔當重要責任，那末說威士忌好，他的好處，資本便也應該有分了。

再講一句，資本家有時候欺詐，勞工亦復如此。在這上邊講起來，他們是半斤八兩，沒有什麼分別。因為有幾個工人怠工，或者要求加薪，沒有人就能講普通的勞工都是誅求無厭，不能生產的。無論是腦力體力財力的權能，都能運用了去做壞事。所以我們就要求政府用

法律去糾纏這些謬誤了。政府遇見這種壞事，只要竭力的去懲罰，使得用這種權能作惡的人，覺着做壞事危險萬分，要用很高的代價；另一方面政府再去竭力獎勵，能用那種能力，去做有用或者能生產的事業的人。倘然果能到這地步，有資本的人，和有體力或腦力的人，能證明白誤用他的權能的無益，善用他的權能的有利，那末他必能向生產的路上走去，必不作惡去了。這樣一來，一切的權能，就可以轉到生產工作上去。這種辦法，比單單毀壞個人權能，防止他用權能去做毀壞的改革程序，似乎高明一些吧。

資本生產的性質 用了去做生利實業的資本，因為他幫助生產，或者增加生產，所以是有生產力的。這種說法的實證，非常之多，可以供我們研究。倘然這話說得對，那末一個人叫

資本能殼生存，能拿他來用在實業上，是做了一件有用的事了。他有犧牲沒有，且不去管他。因為現代的世界，對犧牲不給代價，只有對效用給代價的。叫資本生存的人，就是用盈餘的收入，決定購買生產人用的貨物，不是消耗人用的貨物的人；叫資本用在生產實業上的人，就是決定投資在那實業裏邊的人。換一句話講，就是他購買任何該業必需的設備。用這種方法的人越多，實業的設備就越多，每人的生產力越大，實業能付給的工值就越大。

因為馬克斯的出發點錯誤，又因為他從錯誤的出發點一意向前，所以他的每一個預料都錯誤了；倘然他從對的資本觀念和資本的作用出發，倘然依對的出發點，同樣的一意向前，他必定要著作一本極不相同的書本，得到一個極不相同的結論。

馬克斯派哲學的價值

和缺點

H. J. Tanski

這篇也就是上述美國現代史料雜誌所登載批評馬克斯主義的三篇文章中的一篇，作者拉斯基氏 (Harold Joseph Laski) 曾經在哈佛大學充當教授，現任倫敦大學政治學教授，他的觀點雖和卡佛不同，可是他的議論却也同樣的值得注意。本文譯者仍爲北化君，原登國聞週報第五卷四十五期。

記者

談馬克斯的人，不是恭維他，就是咒罵他。能夠了解他的人，卻不多見。因爲他的哲學，更改社會生活的基礎，所以不能不聳動人類最深刻的感情。談馬克斯的人，既然抱了這卑抗兩種的態度，所以自然而不免對於他理論的真證和要義，都忽略過了，卻注意到無關宏旨的細枝末節上邊。比方講，那些學者討論的，不外馬克斯盈餘價值理論的充分不充分，俄羅斯無產革命的預言是不是已經應驗，他的富力集中說，和現在美國主有權的分散，有什麼關係。這幾個問題，雖然都很要緊，但是就馬克斯主義普通的意味講，都是屬於學者範圍，不佔實際的重要。所以我們必定要用現代的角度

觀察，從另一個方向，去尋繹馬克斯的精髓。

超過一切去講，馬克斯主義是一個歷史的哲學；既然如此，所以又可以看做社會發展的預言。其次它是預擬的社會策略，馬克斯預言實現時，就可以依照它去實行。以上兩項，便是他著作裏邊的要義。爲什麼這個要算做要義呢？他的簡單原因，就是因爲那些主義，給他的信徒的影響最深。自從法國革命以來，這些主義，因爲受了最重要的經驗，在細則上變更一下，就成了列寧主義的根據。這些也就是現代國家左派中，破裂痕的所在。

把馬克斯的歷史哲學，當做一個主義看，是很簡單和實在的。他的理由就是無論在那一個時間，社會遞嬗的根本發動機械，就是盛行的生產制度。其餘一切社會事業的方式，必須要適合它的條件。一切法律宗教政治哲學，不管他們的態度，是迎是拒，都表現着人們從吝嗇的自然裏，討生活的方法。所以依馬克斯觀念，管理生產制度的人，在社會裏佔有特別權威地位。照赤裸裸的事實講，它就是社會有力

的政府。我們所稱的政府，就是保他的利益安妥的武器。馬克斯講：把任何社會分析起來，就可以看出，社會上大概有兩種人：一種是有生產工具的人，一種是祇能靠賣勞力給第一種人生活的。既然雇主的利益是要拿極廉的價值去買勞力，工人的利益，是要拿最高的價值去賣勞力，這兩個階級的敵對地位是有根本性的，不能和解性的；所以祇有廢除雇主階級，或者生產方法的社會化，方才可以解決這個衝突。換句話講：有這個裂痕存在，所以社會在謀它的利益的時候，並不是一個完整的機體。

馬克斯發展共產主義的策略，就是用這個普通哲學做的背景。因爲有工業革命，所以有工廠，聚集了若干工人，結果便產生出工人會，它保護工人們的利益。當工人認明沒有生產機械，所以受資本壓迫的時候，於是乎他們就逐漸仇視資本階級，發生了增長的階級直覺。他們團結起來，成功一個革命黨派。它對於小量的讓與不滿意，所以堅持要把政府奪過去，於是便和資本家發生最後的爭鬪。資本家爲

保持權力起見，隨意採取殘暴的方法來應付工人，工人被迫，便使用報復手段，他們公然用戰爭把政府奪到手，設立無產的狄克推多制，他們運用鐵腕，來管理資本社會和共產社會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便發生血戰出來。因為沒有一個階級，肯和平服從壓迫勢力的。（注意英國的內戰，和法俄革命。）因為不能用民治的方法，去勸雇主階級投降，所以有階級直覺的工人，就做了無產階級的矛頭，使得它獲勝。

這理論所根據的經濟基礎，現在有稍為一講的必要。馬克斯曾經說過：勞工所生產的，比較他得着的，總來得多一些。但是勞工的代價，不過是照他在勞工市場上，所能得到的工資。盈餘下來的錢，不論多少，都歸有生產器具的人享受。所以勞工遇到了掠奪，革命的目的，要把這種地位反過來，革命的所以能實現，就是因為資本制度裏，原來有抵觸，資本制度不能免的結果，就是工人日漸貧乏，資本管理在幾個人手裏，集中形勢日加，小資本家被迫，變

成大資本家的附屬；世界市場發展，叫帝國主義發生競爭，到末了便引起戰禍。於是全世界勞工，就能團結起來。勞工的權力，不能和資本制保持妥洽，所以求適合一個有階級直覺的世界無產者的需要，生產必定要採取一個新的形式。馬克斯有一段文道：『資本的專利，變成生產情形的鏽蝕……生產方法的集中，和勞工的社會化，最後達到一個不能和資本包庇妥洽的地位。於是乎這層包皮綻裂開來了。……乾沒財產的人，被人家把他的財產也乾沒去了。』

要不承認這個分析裏邊所有的大部分真理，那是很愚笨的事。凡是一個曾經審慎的辨別過社會組織性質的思想家，都主張政治權力，是經濟權力的使婢。凡是研究過現代英法德政府歷史的人們，都很明白在財產有大量不平衡的民治國家，那隻票匪的結果，不盡是真實的。考查過基督教時代的歷史，或者最近二十五年美國小說發展的人們，可以立刻明白。我們的宗教文學科學和藝術，全受過時代

經濟環境深刻的影響。一個研究平政院判決的學者，要是不知道有一個為資本家利益着想的原則，便不能了解那些判決的意義。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的歷史，也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教育新聞和宗教都受着過財產影響的一句話，大致可以說是一個十分確切的固定。

任何社會裏，有生產器具的人的利益，和除勞力外沒別樣可賣的人的利益當中，是有真正歧點存在的，這事實無從否認。約翰彌爾氏曾經講過：『那些拿常講工人和雇主的利益是一般的，相同的，當件好事的人們，是最難耐着心去對付他們。拿這話去警告那種人，他們就得煩惱，是一件平常的事。但是一件東西的買主和賣主，對於那件東西的價值，怎樣會恰正有一般的利益呢？兩方面相同的利益，祇有下列三點：第一有貨物可賣；其次照普通講，工人和雇主，都求營業發達；最後，勞工和資本的報酬，應該優厚。但是講他們對於分派利益，抱一般的興趣，就和講一個人對於一注錢財，不論屬自己，或他人，抱一般興趣相等。』馬克斯

對於這個弱點，卻認得異常清楚。他堅持現在分利的方法，把均勢太側重在雇主利益方面。這句話，實在說得中肯。所以我們可以說，即使他的盈餘價值理論的自身有錯誤，但是他的結論大半很對。

資本主義的罪惡，所以我們可以講，馬克斯主義某種廣義的結果，是不能否認的，把民衆和生產器具的主有權，分離開來，於是乎不論生產總額，若何豐富，民衆卻只有貧乏，民衆一方面因爲無安全的保障，一方面因爲知道

在握資本主有權的人當中，有富裕和游惰的人，所以他們更覺得貧乏是件痛苦的事了。從賺工資人的角度觀察，因爲要依賴賣苦力，所以必定就有特種的奴制發生。他心中抱憾，他和他的孩子，都沒有能充分獲得學問，和政治權力，他們的智識環境，大半是些同他們的需要和興趣漠不相關的人，替他們籌畫的。而且資本主義，不能維持它早先的成效，似乎是真確的。所以結果發生兼併和危機，它浪費人力，損壞生產的器具，它不關心於勞工仰賴的人

類，它拿勞工生產出來的貨物作偽，欺騙公衆，把生產人們的道德精神低減了。被資本所雇用的人們的人格，受了它挾權勢的管理法的傷害，所以拿它當一個政府制度，那末和民主主義目標，可以算做南轅北轍了。那結果將引起命運在他掌握中的人們的反抗，資本主義的原則是衝突，衝突便是繁榮的致命傷。而且因爲攘奪市場，搜求原料的管理，和在國內須用保護稅則，所以又引起戰爭。總而言之，資本主義同和平，成功了一個有你有沒有我。

馬克斯哲學講出這些理由，又能請出許多事實做見證。用能說會道的口吻，維持那學說。在現代社會學裏，可算是一種偉大的成就了。但是馬克斯哲學裏，也有它的弱點，我們很要討論它一下：第一，在馬克斯註釋歷史的時候，他把非經濟要素的地位，太看小了。宗教宗族和國民性自有他們的意義，他們雖然被經濟環境鑄成，但是也有鑄成環境的力量。照馬克斯的假設，英國的工人，就應該感覺他和美國工人的共同點比較和英國資本家的共同點

來得多。但是就事實在廣義上講，他們卻沒有這種感覺的徵象。所以我們解釋歷史，雖然要拿經濟要素來做大綱，但是要完全拿經濟來解釋歷史，那很明白的是錯誤了。

而且馬克斯懸擬的革命策略的步驟，在現代很有些可疑。倘然他們的革命要成功，必得依賴三種情形：第一必須有一個革命性的階級直覺；第二必定要有一個強健的共產黨來利用這情勢；第三必定要出一個有毅力有見識有才幹的領袖來指導。換句話講，革命要成功，必定要具有一九一七年俄國的情形，遇着不能忍的虐政，政府的組織毀壞，軍隊離棄資本主義方面，那纔有效。這一種情形，似乎只有在戰爭失利以後，方才產生。在這些環境裏，就算革命黨獲得了權力，但是還不能擔保它可以保持它的地位，或者達到馬克斯預料的結果。革命黨不能在英國立脚，除非它能夠維持食物的供給；革命黨也不能在美國立脚，除非它能夠管理五千英里險阻的交通。而且那些攪得權力的人，也許照歷史上許多革命家一

般，運用了權力，不向原來的目標去做，反而去做別事。一個狄克推多制，起先或者拿無產階級的利益，做發腳點，以後卻拿狄克推多的利益，來做歸宿，以前這種事，在歷史上曾經發現過的。

人民暴動的不智 我們也應該記着，有一件事，是馬克斯和列寧都沒有充分注重的。現在暴動者手中武器的性質，比較以前，更易釀成大禍。密切的或者長久的用那方法，可以毀壞完成革命所依賴的機械，或者要叫人不能維持文化。我們也應該注意習慣用暴動手段的治理人，或被治理人的性質。無產派狄克推多制的統治，無疑的是用嫉恨恐怖苛刻所築成的。它決不能產生一個特別友愛的社會，因為同一原因，馬克斯派否認現在社會裏，能有一個普通的興趣。總而言之，用馬克斯公式的代價，決不能達到馬克斯自己心裏的目標。

這問題的另外一方面，必定也要注意。在馬克斯看起來，激烈衝突的不能避免，不過是歷史上邏輯的過程；照他的意見，這就是理想權

利，用勢力來顯出他是真正權利的那一回事。但是這種理由，可以替「共產」革命辯護，也未嘗不可替「法西斯」革命辯護。這一來無論是誰，去用任何方法，求他們的目的實現，他們的努力，便都可算有理了。馬克斯的意見，可以叫跟從他的主義的人們信服，但是不能叫沙里尼信服。凡是研究歷史的學者，應該記得寬容和理智所得的勝利，是如何的微弱。那末坦率的去順從一種固定的暴動哲學，用強橫者戰勝弱小，不顧結果如何，那豈不是似乎遺棄了文化自身嗎？

要是說經過代議制度的正當途徑，必定不能得到社會公理，那也不是一句公平話。馬克斯自己講過，在英美荷蘭，平和的遞嬗是可能的；在西方文明當中，勞工階級的標準，過去一百年中，已經大大的有了進步，這個是不容辯難的事實。而且至少在歐洲一部分，工黨漸漸的佔有勢力，那也是不能否認的。這種政府，要取消社會的階級結構，是一個長時間勤勞的工作。無論如何，這種工作，祇能般片段的做

起，還怕要被國中別個階級拒絕。所說的這些，自然是實在情形，但是關於第一點的答案就是：即使在無產派狄克推多制下，遞嬗的時期，也是很長久的。（可以拿俄國做一個例子。）關於第二點，倘然一個工人階級政府，受着反對，他將要用一切在他那方面的政府機械的利益，來對付敵人。換句話講，憲法遞嬗的努力，受着試驗，不會失掉什麼。但是倘然故意拋棄了這種努力，便有很多很大的損失。

另外還有一個可以注意的要點：馬克斯哲學為社會公理起見，高談不可避免的革命。又說社會公理原則的特點，就是各人按照他的權力幹事，按照他的需要受供給。這話說得如此漂亮，似乎值得主張。但是他的意義，很不容易給他一個確切的詮釋。我們拿旁人的生產力來比較，方纔可以講某人工作良好。我們有了一個普通最小限度，方纔能般說，一個人有效力。但是叫我們撇開這樣一個廣義的比較，這個公式便立刻沒有意義了。換句話說，馬克斯的目所在的平等，在任何一點，絕不能算做

簡單的才能方法。倘然要它成功，第一它必定要建在受報酬的制度上，能叫他們的社會職務，可以充分應驗。比較馬克斯和列寧在俄國革命初期，所看做必要的程度，要高一些。我們開始這樣一想，就能立刻明白社會關係的性質，是複雜的，不是簡單的；馬克斯主張的，祇有社會去管理生產方法，方纔可以產生一個有力社會的說數，是準確的；但是他信仰的衝突，定能自然生出一個和諧的社會管理的說數，是錯誤的。

無產階級的專斷，不論一個狄克推多制，是不是無產階級性的，在簡單事實上，都可算是以暴易暴。從俄國的經驗看來，這真理更外佔了勢力，這層是值得記在心上的。在馬克斯看來，一個狄克推多制，是不是無產階級，是很關緊要的；因為他以爲無產狄克推多制，是爲一切人的利益的；但是至少我們有一個充分答覆，就是從來狄克推多制，沒有一個能殼完滿的適應人們自由宣布出來的欲望的。但是歸根說起來，狄克推多制明白的目標，就是用

壓抑同他意見相左的觀念和動作的手段，來阻止人們應有欲望的宣布，自然要逼迫人們的意思，傾向一種理想；在歷史上算不了一件新鮮的事；但是至少在一個時代裏邊，沒有一個人類的心思，肯順從專制手段的。

雖然我們對馬克斯下了一個最後的批評，但是沒有一個社會，能殼忽略他哲學裏邊的基本真理。凡是一個國家，有極大富力的不平等，它的分配，不能按照計畫出來的原則，那末必不能免去爭鬪。在一個國家裏，生產的根本機械，一直做私人牟利的玩弄物，那末他的生活，必不能平穩。除非一個國家具有有力的社會和政治的平等，不會有有力的社會和政治上的自由，這些便是經濟平等的職務。我們社會的將來，大半依賴現在管理生產機械的人們，是否情願對於無產階級有大的讓子。我們國家當中，現在有貧富兩個階級。「同室操戈就不能成家庭」的一句話，是一切歷史上根本的教訓。還有一件事實，我們不能不注意的，就是馬克斯說過的，至少在歷史紀錄上，沒有一

個階級，情願平和的放棄他的權力。馬太亞諾德有名的警告說：『擇取平等，避免貪私』的話，現在更外緊要。因爲馬克斯哲學權力超過一切的來源。就在他向那些看出他力量的人們前，發出的呼籲。他的哲學是受着經濟壓迫的人們，不能免的信條。他的醞釀，就在人們屢次得不着公正和寬大的待遇，那是我們生活裏，天然覺着未來的大難的衝突所養成的。共產主義的使命從一切受國家憎厭，經濟戰爭，種族仇嫉，宗教衝突的結果的人們看來，是真實的，有意義的。

禁止共產黨的簡單公式，是無效用的，服從馬克斯主義的信仰心，非常濃厚，如同信任何宗教信條者一般。他們有最初羅馬正教派的精神，和克靈威爾鐵騎隊的勇氣。對於他們所發的答案，應該着重在證明上。不但社會改革是件可以實行的事，但是他的結果是很深遠的。無論如何變化是不能免的，因爲至少在社會組織事體上邊，除去時間能力我們沒有遇見過永久的絕對。我們在歐洲，遇見社會公

理的要求，在體積和密度上，看起來像是能減少下去。其實禁止他們一次，不過把決裂勢力，概外加厚一點。馬克斯主義雖有一切闡明和預料的錯誤，在普通人心上，卻能得着些根本的適應。他講要有一個國家發現，完全要給他服務。他解釋他自己一生不能致富和圓滿的道理給人聽。他沒有時間和力量去試驗應用衝突公式的結果，到一個須要合作公式的世

氣候與民族的關係

這篇文章是在討論人生與氣候的關係，而歸根於怎樣限制氣候使適合於人生而創造新的文明。原著作

者何人今佚其名，本篇譯文則採自新近出版之上海

國察報第一卷第七、八兩期。

記者

界上。他祇能知道我們生活方法裏，明白的不平等，這便是馬克斯哲學裏所注重的。當共產黨在尋常人的地圖上，畫出一個烏托邦來，他在那一方面，便很有信仰，我們不必答覆馬克斯，說跟隨那條途徑是一個智識上的錯誤，我們的工作還是要去證明，我們能設關一條不同和較易的途徑。

就是社會學的原素，因為社會學是要涉及各種制度和人與人的關係的。其餘如人類活動的狀態，則總括在心理學的原素裏面。

在很多事實上，極難分清楚某一種特殊現象是屬於這種還是屬於那種原素，因為牠們都同有連帶關係的。至於這種分不清楚的原因，並非牠們本身的缺點，而是歷史哲學先沒有把這五種原素拿來均衡一下，歷史學家與哲學家常常又行心理學的原素而佔得優勢；其餘的務任，則為那得自人類學的，社會學的，以及地理學的原素中某一部分的混合體。

為氣候的種種變遷所影響，而人類還是不能去防止或改變牠們的。不過人類能設並且已實行了去掃除森林，打死野獸，減薄土壤，灌溉沙漠，改換那傳播疾病機體的分配。

生物學的原素是與那改變人類遺傳的各種勢力相關連。所謂變化，自然選擇，移植，婚姻，種族交配等，都是牠用來證實人類一切動作的人體學則包含全人類的物質準備，如衣食，器皿，藝術以及機器的發明等類。

一個國家的盛衰，全賴以下五種主要的原素，即地理的，生物的，人體學的，社會學的，以及心理學的。這五種原素雖各有獨立性的不同，然彼此卻都能互相影響。五種之中以地理的原素更俱有獨立性，而其他次之。世界人類雖然從冰河時代到乾燥和現在的風雨時代，純

此外與這有密切關係，而時常又是浸入的，

這篇論文是想來指明怎樣從那沒有顧及的原素立腳點上，順着歷史去解決一些大的問題。我們的要旨，是在討論氣候學，生物學，人體學對於吉爾菲蘭氏 (Mr. S. C. Gill) 所稱的「進步漸趨寒帶」或者是

史蒂芬孫氏 (Mr. Vilhjalhur Stefansson) 所稱「威權北展」的關係。

近數十年來，最重要的發現之一，都括在氣候限制與氣候適度的生物學法則裏面。據限制法則講來，如每一個氣候原素（或每種現象原素）可以變得這樣激烈，而消滅生活的可能性。致有些地方，只容少數動植物能夠忍受華氏表一百度的固定溫度。如果這種溫度永不計到冰點以上，則一切生物就都要立刻凍死或者餓死的。

再根據氣候適度的法則講來，每一個氣候原素就有一種適度在裏面，所謂中庸的適度，如為大多數生物的生存，這中庸的氣候是最適合的溫度，約在華氏表四十度與九十度之間；如為植物的生存，則常在八十度左右。不過對於白熊以及許多海洋動物等，只要四十多度的溫度就夠了。於植物生長體質的活動，以及複生產等的中庸溫度，雖有不同，但是總不得改變普通法則。分離適度的意思，就是減少元氣，分離越多，元氣就越少。起初人只簡單覺

得因為太冷或者太燠而不舒適。如分離再一增加，則人就易於生病，或減少工作的能力，因為人都要用過分的肌體活動去保煖，而擾亂了生理的作用。或者又因在頂熱的天氣中心，肺皮膚都無力去防止內部的溫度不致升得太高。還有因分離適度的一個特別影響，就是加高嬰孩死亡率。這種情況，人雖不能預知，實是在是可以釀成一個可怕的结果出來。所以當那種限制達到的時候，無物不是死，就是不能複生產了。

至生物學的法則對於文明的分配與國家的盛衰，給了一個主要關鍵。人可以有些事較動物為多，而決沒有一件事是少於動物的。他的體質活動的，確是對於那統治機體世界一切相同法則的主體。關於這一類的證明，就是人類的氣候適度的實驗體和統計等。實驗所指示的，如美國北部的溫度是最適合於白種人，使他們穿得很薄，又合於休息時間的游覽，那種溫度約在華氏表六十度左右。如果空氣是乾燥一點，或者是流動的，則溫度較高，這種

較高的溫度就可生出舒適最高的感覺出來；如果有人稍穿得厚一點，或者是在工作的時間，以較低的溫度為合宜。

統計所指明的，是當外面的溫度平均日夜合為六十四度時，是很適合一般的健康。而對於在工廠裏面作工的工人，平均約六十度，就可增進最得力的工作。對於在巴黎和紐約的嬰兒們以外的溫度平均約五十六度上下時，就是他們生存最適合的機會。對於踢球和用思想的人，以再較低一點的溫度為適意。但是在西尖和亞那波里的學生以及其餘用腦工作的人，以外面的溫度為四十度時，則作事便極感高興。所以在現代穿衣與居住的境况之下，美國北部的適宜溫度就可照着活動的方式，從六十六度變更至四十度。因此溫度對於工作者，複生產以及用思想的人要低，而對於安逸、健康以及體質活動的人要高。

在各地氣候限制中，個人生存、複生產以及文明等都特別重要。至關於文明人方面，個人生存的氣候限制，在地面上大概是不會達到

的。沒有一個地方是這樣冷或是這樣熱，這樣乾燥或是這樣潮濕，或是有風或是無風，這樣千篇一律或是這樣變更無常，而使個人不能生活的。在原始時期以及在冰河時代，有一半地面是極其寒冷，無保護的野人，雖然也來設法謀生，結果還是凍死了。甚至於現在在格林蘭，南北極等處，就是一個準備極全，精神百倍壯年白種人，如果在那裏一年一年的逗遛下去，也還是要凍死的。在那些地方，家族是不能夠生存，直到我們的智慧很實在的加增了，或許可以大膽在南極冰塊上去住家。反之如若跑到升至一百三十五度的死谷裏去住，也差不多是相等的愚蠢，因為夏天是一個長久不適的時期，因為人的血脈都需要很多的水分，不管人可以喝多少，都是能夠容納的。男人可以住在那裏，但是做母親的和嬰兒們卻不能在那裏居住。因複生產的氣候限制比個人的生存要狹窄得多。

在生存與複生產的限制緊密接近的地方，疾病易得性就高，而平均的壽命期限也就縮

短起來。這個意思，就是說人沒有什麼剩餘能力。因靠近寒帶，人的筋力，大半是用於護冷一方面與從不合適的環境裏面強取一些食糧而已。如果使體質活動太過，就要引起身體的溫度很快地升高，而使人對於那超過支維生活和維持家庭的工作，發生疲困與厭惡的感覺。若文明是向前進而剩餘筋力與創造出來的剩餘財富，卻也都是需要的。因為牠們的缺乏，就似乎可使物質與精神的進步減低到衰落的一點了。這也就是說為什麼文明的氣候限制甚至比所施行於複生產與個人生存上的限制更要厲害的原因。

反之，最適宜的氣候，便可得極充分的生機。優等生活程度也能夠維持，並且還可以分出一些豐富的筋力去圖新的發明，新的思想，新的實驗以及諸如此類等。個個人都無需用自己的手去作產生衣食住等項工作，人既不需要自己去圖衣食住等項，則他們便是社會上一部分剩餘的力量。他們便可以利用這種力量去謀文明的發展。因為前幾代下等階級的人，

已拿很充分的筋力去準備糧食及各項物質，這些糧食與物質，不但是為他們自己家族去準備的，並且也是為別人準備的。他們所以能夠這樣去準備着，全因為他們居住地方的溫度與適度較近，而與極度較遠的原故。

上面所施用於溫度的法則，一樣可施用於濕度與變遷上面去。實在每種濕度與健康的統計考查，都明白指示潮濕空氣，除開在高温度的時候外，是很適宜的。乾燥氣候之所以利於健康，並不是因為乾燥本身是好，而是因為牠恰合於戶外一種愜意生活。適度的濕度於一切溫度中常居七十度以下的，平均有百分之八十或百分之九十的樣子。所以最適合的日子，通常為夜間有露水下落，六十度或不到六十度的溫度；白天為七十或再高一點的溫度，而帶有百分之六十的濕度的。注意等待着這樣的天氣到來，就一定可以得到那是如何的快意呵！

每逢一種很少變遷的氣候，一定無疑是感覺高興的；同時對於老而弱的人，也可稱為是

適意的。不過爲普通一般的健康，爲以及固定和實際工作的，那又不能說是很好。比方在工廠裏面作工的工人，以溫度較有改變的時候爲適合，因爲他可以於工作日多作完一些工作。如果在十天之內，第一天的溫度與第二天很少變動，我們就可以說死亡率一定增高，如果是有猛烈的變動，死亡率也要高起來，不過不像所說的第一個例子那麼高就是了。在春夏，秋三季，紐約的死亡率是極低的時候，因爲那個時候，溫度的平均變動，第一天與第二天的約有三度相差。在冬季因溫度時有很高的變動，要迫着人去禦嚴寒；而最低死亡率，須逐日溫度有變動，平均爲四度或五度的相差，方能遇見。所以變遷如同溫度和濕度一樣，無論在人類的健康和筋力衰降各方面，都顯現一種明晰的適度出來。

上面已經看到氣候限制與適度的本質，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去研究牠們在一個地方與其他地方和一個種族與其他種族的區別。這種區別是極其明顯的，不過沒有一點如尋

常所想像的那麼大。比方住在芬蘭和住在西里的人，似乎都有同一氣候的適度。芬蘭人似乎從來沒有飽嘗過和暖的天氣，因爲就在七月間的溫度都升不到必需的適度；而西里夏季的天氣，恰與之相反，總是感覺太熱，太乾燥，而無風雨。在佛羅里達製造煙捲的人所認爲最適宜的溫度，祇比在新英蘭的工人所認爲最適宜的溫度高過五度的光景。這樣的度數，在日本也是相宜的。至於在美國的黑奴所認爲最適於健康的，也只以平均溫度較對於白種人的適度高過五度而已。

不過我們不可以拿這點小小分別，就認爲黑奴已經服慣了美國的水土呢？如果你想這樣，那就請你看一看爪哇罷。那裏不知道經過多少年代，住在赤道下的潮濕氣候中。他們的祖先，就像現在的黑奴一樣，必定在那裏住了數十代的光景。那邊的溫度平均每月有八十度足。可是爪哇人到了溫涼的地方去，他們的死亡率比較住在他們本地人的死亡率還低。在熱帶人民中，也像在黑奴中一樣，溫度

差不多有七十度之譜。而且熱帶人民還似乎很利於高而不烈的濕度與固定變遷的度數。所以適度氣候雖有種族與種族間的不同，而分別卻不及年代的那麼大。

這都疑爲是希奇感受性。如亙古以前，有一羣似人的物動，居住在某一種氣候中，因爲漸漸居久了，也就與那種氣候相適合了。等到在這種人羣中，演到了一個極快的進化時期，把他們提高到人類的水平線上，分成許多不同的種族的時候，他們中間也還是有一些固守在那裏。這班原來的人羣所久居在那種氣候中的氣候，大約很像現在的適度。那就是說以前那裏的溫度，有些地方是得近七十度之譜，而最熱的時候的溫度，約平均有七十五度八度之間，最冷的時候，大約爲六十度的左右。濕度大約也是高的，風雨雖常有變動，然又不見激烈。現在與這種情況相近的，就算中佛羅里達的氣候。兩三百萬年前，當人類的祖先將變到近於人的狀態，與海洋的大支流侵入亞洲的時候，在波斯以及低原的西藏等區域內，

大概也是有過這一樣的情況。

還有一個無證明而又近乎情理的普遍見解，就是說亞洲的地層隆起與乾旱加劇，都為促人類的進化，與使原始人羣分離徙居的最大的原素。自此以後，人類方實際地往所識的氣候裏面去。但是在新氣候裏面，要不要有幾千幾萬年方得產生一個完全順服水土的習慣呢？當然是可以的。因為以往對於氣候的適合至今還是很強。人是具有這樣多的能力去變換氣候的功効，所以現在沒有那一個種族顯示有一種適度與原始人羣的全不相同。換一句話說，就是人不如動物一樣，他可以用許多方法，或把自身略略變換一下，就能與氣候適合。不過這種人為的適合方法是極不完善，因為人類多有或永不在天然或人為的適度氣候境況中居住的。如英國東南方的氣候，在夏天的，平均為六十四度；在冬天的，平均約四十度，再加上高的溫度與時常而又烈地改變天氣，似乎較別的文明區域更要來得適意。現在在緯度中的如佛羅里達也可以稱為是

同等適合的地方。但是人居在那裏，就感覺有熱氣，乾燥，冷氣，或者是千篇一律常常不變，而迫着氣候常與適度脫離；還有些地方竟使牠趨到極度的地步。

這一點就給人對於文明與氣候的問題一個新的解識。如既已知道對於適度以及一定限度的事實，就不難去畫一張圖，指點氣候離開適度的遠近。這種氣候能力的畫圖，就像健康與進步由各種統計所明示的畫圖一樣。這種畫圖，仍能表示氣候在健康的地理分配中，為一個主要的原素；其餘如健康，筋力以及人的效能等，用於生存急需之外而求剩餘財富和創辦實業的，則都是促進人類進步的更大的原素。

現在再來談到人體學與氣候改變上去。前面已經把氣候討論得很多，後面將就來專討論人體學這一點罷。假如你是一個原始時代的野人，裸體，生食，野處，絲毫與動物無異。這樣，則對於你為最適合的氣候，就是我所上述的這種地方，那裏的平均溫度，在夏季為六十

度，在冬季為八十度，而且一年到頭，總是風調雨順，恰好給一定的溫度和變遷。若果在這個時期，有一部分很聰明的人一下發現了起火的技能，你想將要生出個什麼變化？就是以前冷的天氣失掉了牠苦人的作用，而那些人所居住的那種較冷，較乾燥的地帶就漸漸普遍了。反之，在較熱和潮濕的部分，也就不大要用火，因為一燒起來，便使他們感覺到不舒適了。

當時火的應用，就一定要引起他種發明和他種發現。純粹的偶然發覺以及後來的實驗就教授野人利用火去造木質的利器，以防野獸；利用火去烹飪各種生的，難消化的，無味的，不能吃的食品。因此有火的發明，就必定有他種發明；同時又因有一定的地方，多數人能覓得食物，而人口密度也加增起來。若果原始野人具有同等的能力，則在較冷較乾燥的地帶，必有最高的進步程度與人口的劇增等現象出現。那裏是需要火，而且也易於取得；然而在較熱和較潮濕的區域，卻又不大需要，而且又

得有那樣容易發明出來的。所以造火的技能，大概是原始發明中最大的一種，這種發明，是必定要移開氣候的適度，同時，進步的中心也逐漸由赤道一帶轉入較冷的地帶去了。

自上古以後，大大小小千餘種的發明，都產生了同樣的效果。或者在火的發明千百萬年前，有一部分聰敏人開始把獸皮披在肩背上，去禦冬日的嚴寒。因此這種簡單而又重大的發明，使在極冷區域居住的人民，得以感覺舒適，保持健康。這種發明也同樣激起別種發明，因為個個都在希望更好，更便宜，或者是更有效的方法去取得變換衣裳等項，這種希望，便在人類眼前的常擺着一個新而又帶吸引性的問題。

用獸皮，大樹枝或者別種材料去建居室的發明，無疑的是要產生同樣的效果。久後這種住屋必定在一班人民能夠忍受的寒冷地方大大增廣。而且還對於發明人給一個不斷的奮鬥。比方有個野人說：「我們的皮棚破爛了。我們怎樣能保全獸皮呢？這裏也是洞，那裏也

是洞，雨點都從那裏進來，滴到我們頸額上，我們怎樣才能補救呢？若果我們在棚子裏面燒點火，就弄得我們滿眼是淚，棚子也燒毀了。我們怎樣能夠保暖而且又免除這種困難呢？」總之，在人類發明的全部中，有些問題是比較與建築學相關連的問題更要刺激些。很多問題，如人由較熱的地方往較冷的地方去等，對於社會進步的刺激，就愈變愈大。

現在再來注意到進步的中心寒帶方面的形態上去罷。剛剛於火，衣服，住室等發明後，使原始人類能遷往較冷的區域裏去時，如是更促進步往前發展。我們已經見到的那種適合變遷的程度，在增進健康和體力與腦力的活動中，確實是尊貴的。天氣的變遷使那由熱帶移往寒帶的人增多。這班善於利用火，衣服，住屋等有連帶關係的各種發明的古代民族，就必定是那班能夠往較冷地方移居的人民。因為這樣一移動，他們的健康與筋力也隨着增長了。他們並且能促進發明和進步更往前發展。

還有更重要的形態而為古人所必需的，就是預察，積蓄，經濟，以及精密計劃等。這些都是人類由一個地方移居另一個地方時隨着一同發生的。比方說：「我們在冬季需要多少糧食？那一類堅果，種子，花，草，或者別樣糧食是最適於冬季收藏的？我們怎樣去保護我們的糧食不至受害出腐蝕以及仇敵的掠劫呢？柴火怎樣取得呢？我們有沒有正式而又很夠保護身體的服裝呢？我們可不可以把每天所要的都拿來吃了牠，或者我不是要吃得節省一點，以免到暖天時就絕糧呢？我們怎樣去克服壞季候的勢力呢？」像種種無數的問題，使住在那冬夏兩季有種絕對相反的地方的居民，必然要顧及到的。這樣，我們看是那一種對於進步較強的刺激為人類所必遭逢的呢？是一種更有力量的些，使各項緊要的發明與發現同能使人永久住在那過冬必寒的地方後，文明中心就移到較冷的區域裏面去了呢？如那些原始的各種發明在現在對於我們都似乎非常簡單，但在他們卻以為極難，極革命的，並

且比我們現今最大的發明更關緊要些。

如上述各種發明的次序，開始就是火，衣服，居屋等，而糧食的保藏，還從那個時候傳到現在。火爐的發明證明是進步的過程中一個極小的步趨。因為好久以來，人民一定是在屋裏生火，致令屋子裏面充滿煙霧，而受了它的害。如果有人因害怕煙霧，無論在屋裏或外邊都不要火，他怎能在冬季去利用他的閒暇時候久作他那為人類謀進步的重要工作？又許久屋裏面也沒有燈，都是靠從屋孔裏照進來的光線作事，致令那種暗淡的景象大大地阻礙科學以及書法，印刷，音樂等藝術的發達。窗孔上的窗門，雖然是在寒冷的時候用來保煖的，卻又把屋裏弄得漆黑無光。像這樣的景況，就防止去利用那冬季的閒暇時間。

後來無煙的火爐發明了，就算大大地補救了一下。他如金屬火爐，大火爐以及現今傳熱機等，都易於在屋裏產生出適度的溫度。所以這一切都能幫助文明的中心，漸漸移到冷一點又冷一點的區域去了。

此外還有一個大的助力，就是油紙窗孔的發明，這種窗孔既能透光，又能防止冷氣侵入。直到最後——約三世紀前，玻璃窗孔方變為普通的用具，結果，屋裏面都能看見作任何工作，並可禦寒。在我們現在這個時候，更加改良了，我們可以在屋裏透出很烈的紫色光線，把屋裏面的狀況變成適度的地步。

今日一般流通空氣的機器，就是從前這樣發明的結晶，那些各種樣子的發明，就是人類進步的中心，得由無衣，無火的野人的熱帶移往最新文明的寒帶去了。現在人為的氣候，還是沒有達到成功的地步。人類死亡率的逾限，在世界各進步的部分於夏季是有相當的免除，然而在冬季卻是逾限得可怕。這樣一個冬天的逾限，就是各種筋力與活動的衰落。至夏季死亡率的減低，大半是因為施用醫藥的結果；雖然在冬季也因施行此法，略略減低一些，但是還不及夏季的成績。冬季既不及夏季的成績，可以相對的說是氣候與天氣的原因。所以今後第二的長期奮鬥，就是要去制服不適

合於人類的氣候，而使人類於一年四季中，常能得着適度的氣候，這樣，則一班機器發明今後的工作，不僅專去調和溫度，並且要使住室裏面產生溫度與變遷的一個正確情況。把夏季間的健康與能力的區分，拿來減絕。看人類的文明會不會因此再移到更高的緯度上去？會不會使加拿大和斯干的那維亞前進一步，而非昔時可比？不過我們不敢預言，在超某一種過度外頽敗是不是又要輪轉一次的。

此外還隨着有一個大的步趨，就是去征服熱氣如同征服冷氣一樣，假如做到了那個地步，那在將來，又可使文明中心回到熱帶地方去呢！不過以上所討論的各種發明，都是關於怎樣去應用於防禦低的溫度，因此，使文明中心就移往寒帶去了。而關於怎樣可以去征服熱氣，卻絲毫沒有顧及，如是熱帶各國還是在一般水平線之下，無大發展，那裏的一切新思潮，多半是由寒帶介紹進去的。或則在很遠的將來，也還不會有一種明顯的理由，證明文明中心又要由寒帶轉回熱帶那邊去呢！

好立克麥精牛乳粉

爲牛乳與麥精之混
合物老年與童孩之

必需品滋補易

消氣香

味美

各處藥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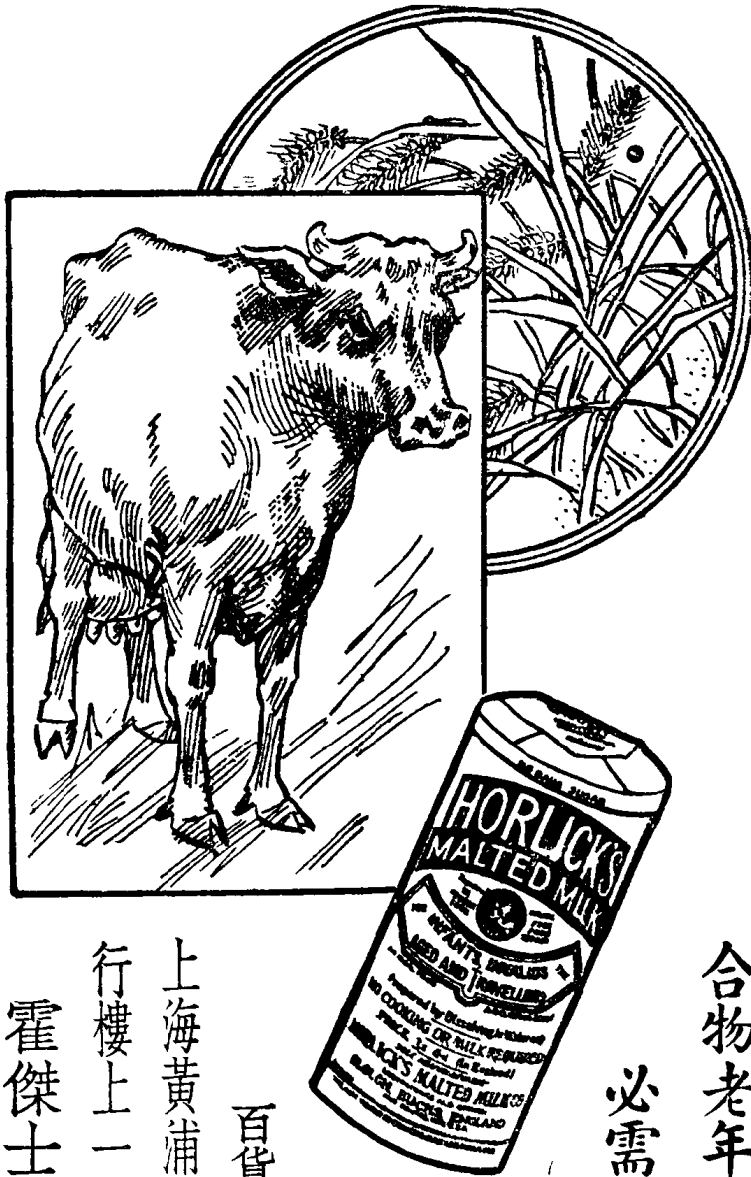
百貨店均有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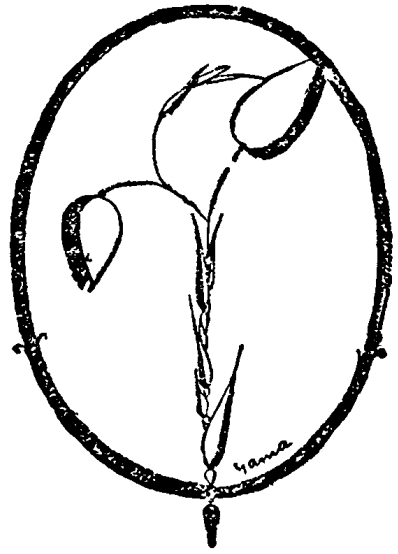
上海黃浦灘匯豐銀

行樓上一一九號

霍傑士洋行經理

(九)





中華民族起源之新神話

何炳松

一 引論

人類何自來？此蓋學術上之一大問題也。人類起源之謎，本饒興趣，復關重要，故古今來之欲有以發其覆者頗不乏人。其初也蓋本諸人類天性中之好奇，故從事於此者多屬玄學家與神學家；所用工具多屬腦中玄想，所得結果則為傳述之神話。其繼也並受生物學上演化論之鼓吹，故從事於此者多屬科學家，而以博言學家與考古學家之用功為最勤。所用工具或為文學之比較，或為舊壤之發掘，所得結果則為較為合理較可信賴之科學報告。

然人類起源問題至今祇得謂為正在着手進行時代，離完全解決之期尚遠也。誠以人類起源之痕跡，其留諸文字上者數千年來已不知幾經變化，故欲純賴博言學以為探討之根據，徵信甚難。至於偶有實物留存者亦復為熔岩所淹或塵土所封，地下深埋，幾成積重難返之勢。故現

代西洋之發掘事業費千百萬金集數千百學者之力費數百年之工而終未能盡發其覆者，不一而足。其為事之難，可想見焉。

吾華民族起源之問題當然不能自外。舊日之欲發其覆者類屬富於想像之道家者流。故吾國古籍中之神話，連篇累牘層出不窮，而皆荒誕不經不可置信。吾人試讀史開闢原始章，即可見其一斑。（註一）至於儒家之對此問題，則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其態度遠較道家謹慎。（註二）然因發掘事業尙未開端，探討有心，苦無實據，故充其量祇能如崔述之辭而闢之，（註三）或如馬驢之存而不論（註四）而已，此外固未能有積極之供獻也。

吾國現在學術上之發掘事業，既尙未得稱爲開端，至今由地下得來之新材料又僅有甲骨文字與金文二種，（註五）雖於殷周二代文化大放光明，然於華族起源問題仍未能稍示眉目。故吾國古史至今尙在舊日神話籠罩之中，恍惚迷離莫窺真相。最近數百年來，東西交通日漸繁

密。西人之熱心吾國古史者頗欲憑博言學或考古學上之方法以謀解決吾華民族起源之問題。一時衆說紛紛，是非各執。終以材料不足，探討未深之故，所得結果非屬武斷妄言，即同夢中囁語。推其意本欲撥開雲霧，窺見本真；初不料荒唐無稽之舊神話尚未廓清，而匪夷所思之新神話反變本加厲。

間嘗瀏覽現代法國學者考狄所著之中國通史，觀其所述最近數百年來西洋學者對於中華民族起源問題之各種理論，尙稱賅備；註心且對於所述諸說不事附和，態度頗當。爰根據此書並參考他籍數種草成斯篇而題之爲中華民族起源之新神話，俾國中研究國史者可藉此得一西洋學說之鳥瞰。讀者省覽之餘，不特可以了然於此種問題之澈底解決，實有待於將來科學上發掘之功，決非吾人神思中之鬼斧神工所能爲力；並可見西洋學者穿鑿附會之工夫有時且遠較吾國學者爲拙而且陋也。

一 各種新神話興起之主要原因

歐洲人士之知有中國，始於羅馬，爲時可謂久矣；然向來視爲與世無關，曾不稍加注意。其間雖偶有好學深思之士以中國爲其玄想之玩物，而在西洋常人心目之中，則所謂中國者不過一種骨董而已。

當西元十三十四兩世紀之際，元人崛起亞東，武功甚盛；版圖之廣，幾包歐亞二洲。其時世界昇平，交通便利，東西來往，頗見頻繁。昔日掩蔽中

國之厚幕曾一時爲馬哥孛羅及其他熱心傳道之基督教徒所揭起。然不百年而元亡明興，中國人仍回復其閉關自守之舊態，東西兩洋之交通因之中斷。

迨十七世紀中葉以後，明社將屋之際，歐洲基督教耶穌會中人聯袂來華，努力傳教，對於吾國情狀，多所宣傳。馬丁尼（松案其中國名氏爲衛匡國，一六六一年卒於杭州）所著之中國圖誌（*Martini: Atlas Sinensis*）頗能予歐洲人以正確之觀念，即其一例。自是而後「歐洲人震於中國立國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於是大運神思，力言中國文化淵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於中國。新說蔚起，天花亂墜，直至今日而未嘗或已。遂予吾輩以人類無知與科學未備所發生之癡愚一種罕見之實例。」（註七）由是觀之，西洋人自大輕人之心事並亦流露於學術研究之中，殊出吾輩崇拜西學者之意外；而各種新神話之興起，此或即其主要之原因。吾國學者對於西說每每不分皂白，活剝生吞，遂至墮入此輩學術界「帝國主義者」之玄中而不自覺。茲故不惜詞費略述各種學說之梗概，以供國人之參考。

二 埃及說之根據文字者

中華民族西源說中之最早者當以中華民族起源於埃及之說爲首推。創此說者爲德國耶穌會教士基爾什爾其人。（註八）氏曾在其一六五四年（清順治十七年）出版之巨著埃及及謎解一書中（註九）提及

此事。繼又在其所著中國圖說中（註一〇）重申其義。原書係拉丁文，於一六六七年（清康熙六年）出版。一六七〇年（清康熙九年）有法文譯本之出世。（註一一）其中第六編專論中國文字，計共分五章，第四章討論中國文字與埃及象形文字之異同，其言曰：

『古代中國人既係埃及人之苗裔，故其書法亦一遵埃及之舊，此非指文字之結構而言，乃指其自各種自然事物中提出之形象而言，中國人實藉此以表示其觀念者也。中國文字之標記所以與其所欲表明之事物同其數量，其故即在於此。』

彼又謂：

『舍之子孫，既率其殖民者以至中國，並攜文字以俱往，唯並未將埃及象形文字所含之真義全部傳人也，僅取其足以說明思想及表示概念與情感之必要部分而已，唯稍粗率耳。』（註一二）

『古代中國人對於世界上所有事物均製有文字，而足以應付一切之用途，此可於其編年史及其文字之形象上見之。蓋其制造文字之程序與埃及同；最初所造者所以代表鳥獸，繼之以蟲魚，終之以草木，線，點，圈，及其他事物。然文字雖同而與後代中國人之書法已異，蓋因對於事物經驗豐富之後，學術較深，能力較大，故將文字全部加以改變，將鳥獸草木均置於相似混亂之中以求古代書法之更爲便利而簡短焉。』（註一三）

同時有波蘭人名波因謨者（松案其中國名氏爲卜爾格）其所見與

基爾什爾同（註一四）氏亦耶穌會中人之會赴遠東者，其中國學問甚爲淺陋，且亦博而不精，蓋一長於神思而拙於考訂之人也。

反對基爾什爾埃及說之最力者當推法國美術文及刻文學院之永久秘書法累累其人。（註一五）其見解有極其新穎者。氏於一七一八年（清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六日宣讀其論文於學院中（註一六）其中有曰：

『中國人除非將圖畫置於其眼前，其心目中決無意象，亦無象徵用寓言或引喻以代表無形之事物。基爾什爾（中國圖誌）另有其見解；然彼於此點似過於憑藉其神思。吾固不敢謂事物與代表之文字間並無相似之處；然吾敢斷言吾人始終未嘗研究之，而且一旦加中國文字以分析工夫，則其意義幾且全被破壞也。』

『中國始制文字者純用武斷之標記，或僅有一種所表事物與制度之關係。中國人於此係出諸其民族之天才，蓋雖在伏羲以前——即皇古時代——即有結繩方法以代文字。繩結之數代表一字，而集數繩於一處有同一書，以便在人類精神中可以回憶或固定已往之事物而不致於磨滅焉。』

法國阿夫郎什主教胡愛研究古代商業之結果，竟於一七一六年（清康熙五十五年）時斷定印度與中國爲埃及人之殖民地：

『就吾人所有之材料而論，埃及在東方之商業亦甚古而且盛，是吾人可以斷言印度人商業之繁盛亦與埃及相當，蓋印度人本埃

及人之主要商伴也。……然印度與埃及商業之相當既有古代史爲之證明，則當吾人讀史時，不能不信中國與印度兩民族雖非全屬埃及人之苗裔，至少其大部分必屬埃及人。蓋奧西利斯(Osiris)遠征印度之役，極其著名，統治其地者凡五十二年，培養並開化其民族，建設城市，廣設埃及人之殖民地，因之埃及人甚至視印度爲其本國之一部。若吾言而不信，則史上所載奧西利斯遠征印度之舉，將具何種意義耶？(註一七)

胡愛於次章更引申其義曰(註一八)

「在兩羣入侵印度之埃及人中，中國人尤堪注意。中國人對於本族起源之感覺極靈；其習慣與埃及人極其符合；其正體與便體之兩種文字，甚至語言，信輪迴之說，養黃牛之習，亦復相似。而尤足使予驚歎者，則中國人反對外國商人之入國，始終不變是也。此與斯特拉波(Strabo)所述古代埃及人之態度竟完全無異。吾人有如此確鑿之證據，而近來竟有精神飽滿而力不從心之學者反謂埃及人與腓尼基人之科學受自印度人，豈不大可怪耶？假使吾所有之材料不引吾他往者，則欲推翻其說甚易事耳。中國人之全部或一部雖與印度人同自埃及東來，然早已自成一國，曾有一時國勢甚盛，至爲全印度之主人。吾人曾知日本，高麗，交趾支那，與東京均曾爲中國之藩屬。而且假使吾人信任中國人之言，則彼輩曾有一時擴充其帝國之疆域以達於好望角；其言雖誇，然吾人不能因

此即疑其不實也。然印度人大都不願自居下流而常回想其古代之商業。據忽魯謨斯(Ormus)大事記所載，謂在波斯灣中曾見有中國船四百艘，卸裝珍貴之商品。中國人之用羅盤針爲時甚早。然予不信常人之意見以羅盤針之傳入歐洲始於馬哥孛羅，蓋據福什(Fauchet)所引1100年間法國詩人該約(Guyot)詩中所述，則法國船上領港者之用羅盤針，其時尙在馬哥孛羅前四十年也。觀歷史所載並足證明古代中國人之誠實公平，雖經營貿易而卻無商人本色之表現焉。」

繼胡愛而起並受胡愛著作之影響以證明中國人之來自埃及者，爲法國科學院中之美朗其人(註一九)氏在一七五九年(清乾隆二十四年)出版之尺牘中嘗謂：「此蓋風俗習慣之相同，實爲解決此問題最大而且予並以爲獨一無二之證據也。」(註二〇)彼並以爲古史所記埃及王拉姆西斯第二(Ramesses II)率領十萬埃及人遠征中國之事，並無不可能之理。先是美朗有友人居於北京名巴累囊者(松案其中國名氏爲巴多明)(註二一)亦耶穌會中博學之士也，曾具函力辯美朗所說之非是。然巴累囊之理由雖甚充足，似未嘗產生多大之效果。(註二二)蓋一七五九年時(清乾隆二十四年)法國刻文學院中又有得基涅其人重提舊事，特爲文以證明中國人爲埃及人之苗裔。得基涅初本受巴累囊觀念之影響者，嗣因讀巴對來密(Barthelemy)所著關於腓尼基字母之論文，乃大變其態度。其言曰：

『在吾眼前者有一篇正確之腓尼基字母。吾爲自娛起見，乃注吾兩眼於一含有古文之中國字典上，吾忽見有一字其形式與一腓尼基之字母相似，不禁爲之一驚。吾於是專注於此種關係，繼續核校，不意其中證據極多，令人拍案驚奇。本論文即因此兩種無意中所得之情形而發生者也。』

『吾於是深信中國之文字，法律，政體，君主，甚至政府中大臣及全部帝國均源自埃及。而所謂中國古代史實即埃及史，并諸中國史之首而已。正如法國人建設王國於美洲然，其開國之君必自視爲法國君主之後繼者。因此所有以前法國史均成爲此殖民地之古代史。產生他日希伯來文，阿拉伯文，敘利亞文，哀提奧比文，以及腓尼基文及腓尼基大部分語言——換言之，全世界最古之文字——之字母竟無意中爲吾所尋獲矣。』(註三)

對騷德累以爲得基涅之意欲證明者蓋有三事：(一)中國文字不過由三個腓尼基字母所造成之一種單字，讀誦時每產出腓尼基或埃及之音。(二)中國最初二朝之君主實居於埃及而不居於中國。得基涅證明兩地君主係屬一人時，既不基於兩地歷史之相同，亦不基於兩地事跡之相同，而僅基於中國帝王各字之讀音，以爲係腓尼基字母所構成。(三)最後得基涅自以爲已經證實埃及人遷入中國之事，而定其時代爲西元前一二二二年(周武王十三年)。此爲中國史上武王建設周朝之一年也。(註四)唯對騷德累之懷疑，始終不足以折服得基涅也。

吾人觀於得基涅之覆函可以知之。(註五)兩人間之辯難情形，頗類近視揣匾之笑談，吾人於此不必多費無謂筆墨矣。

一七四四年(清乾隆九年)時又有英國華柏敦者亦加入此問題之論戰中。其所研究者爲埃及之象形文字，及中國古代之編年史與文字。其言曰(註六)

『吾人至是應略述象形文字中所引入之實質上與書法上之變化矣。蓋前此用以代表動物或事物之文字其形狀一依自然。然自哲學研究興起之後，遂產生象徵之文字。埃及哲人之著作既多，且其所研究之事物又復極其繁複，此種依樣葫蘆之文字爲數日多，頗覺繁重可厭。於是漸有另一種文字之興起，吾人可以名之曰象形文字之「流行體」。此種文字與中國文字相似，最初以各種象形之外形製成，日久之後漸成爲一種符號。吾人於此並須述及此種流行體對於當時之影響。竊以爲此體行用之後，當時人對於象徵之注意漸減，而將其形式定諸其所表事物之上。因此象徵文字之研究較爲簡易，所注意者僅限於一種符號之「勢力」，不必如前此之必須說明事物或動物之性資矣。總之此種文字至是已變爲與中國文字相同之物云。』

一七七四年(清乾隆三十九年)時又有反對埃及及說者出，即法國之得保是也。其言曰：

『至於吾人意想中所有中國與埃及及間之交通，吾人試讀此書，即

可知此種假說實無根據。最可怪者，彼主張中國民族來自埃及之人，竟不知當西元前一二二二年時，埃及人已用一種有字母之文字，據史家普魯太克謂以二十五個字母構成，而據現代發見則謂僅有二十二個。然彼當於幻想之徒，必且謂埃及人攜往中國者非簡單之字母也，乃祭司所獨用，且與中國文字毫不相似之象形字耳，誠可謂荒謬絕倫也。且在兩國之宗教與語言上，吾人亦不見有何種關係焉。」（註二七）

當得基涅所主張之理論尚在爭辯中時，倫敦王家學會中人尼特漢姆（Needham）在意大利都林博物院中見有埃及神愛西斯（Isis）之半身雕像，上刻有埃及文。彼覺其與中國文字相似，乃示諸羅馬教皇。凡迪根宮中之某一中國職員，而不告以所自。此中國人因僅識中國現代之文字，故對此殊不知所云。（註二八）然此人不願示弱，忽得一康熙字典為武器，立在其中尋出十二個相同之字矣！

此種匪夷所思之原理及無關重要之發見，本盡人能之。而尼特漢姆竟沾沾自喜不能自己。於一七六二年（清乾隆二十七年）在羅馬遍請當時著名學者聯名簽字以證明其發見。（註二九）為證實其曲解起見，並致函北京耶穌會中人徵求意見。所得覆信係西波（Ciba）（松案其中國名氏為韓國英）所書。（註三〇）竟贊成其說焉。

法國著名自由思想家福祿特爾在其一七七三年（清乾隆三十八年）出版之通史鱗爪中第四篇專研究埃及人會否殖民於中國及中

國人會否食人之問題，頗具卓識。其言曰：

「就吾人所知者而論，中國人似非埃及人之苗裔，正如其非大不列顛人之苗裔。彼主埃及人會殖民於中國者，不僅費其一己之精神且亦並費他人之精神。吾人固不能不讚嘆其學問之博與用功之勤；然中國人之容貌，習慣，語言，文字，風俗等，實無一來自古代之埃及。中國人決不知有所謂割勢之禮；亦不知埃及之神祇；更不知愛西斯神之神祕。」（註三一）

近日吾國人對於中埃文字作比較研究者有黃涓生其人，曾用法文著有埃及象形文字與中國文字之起源及演化一書，斷言中埃文字雖有相似之處，然其原因不在兩國文字之同源而在人類精神努力之同向云云。（註三二）此說最為穩健。總之，中國人來自埃及之說，蓋與近日法國某武人謂安南人與古代埃及人同種之說同其滑稽也。（註三三）

四 埃及說之根據磁瓶者

自一八三四年（清道光十四年）時第伯斯地方（Thebes）埃及古墓中發見中國磁瓶之後，中國民族來自埃及之說又盛極一時。英國威爾金生之言曰：

「在第伯斯古墓中所發見之多數磁瓶中，最足令人驚奇者以中國人所製並題有中國文字之磁瓶為最。此種偶然發見如僅獲一個磁瓶，當然無人注意及之；而且如吾人以埃及古墓中有此種物

品爲可異，吾人亦或可假定其爲現代某遊歷家在古墓中搜求珍品時所遺下。然吾人今知藏有此種磁瓶之古墓在第伯斯不止一處，則上述曲解實難通過也。」(註三四)

英國麥特赫斯特(松案其中國名氏爲麥都思)曾於一八五三年(清咸豐三年)研究十二個埃及所發見之中國磁瓶，而察其題字，斷定磁瓶之質料決非漢代以前之物，所題之詩句亦決非唐代以前之作。與中國上古時代同時之埃及古墓中決無發見此種磁瓶之可能。而實際上此種古瓶皆係明代所造之物也。(註三五)同時英國巴克斯之意見亦與此同。(註三六)

一八五六年(清咸豐六年)法國得康什會謂：

「當一八三四年時在埃及及地下古墓中有中國小磁瓶之發見，據云諸墓皆係西元前一八〇〇年(夏桀十九年)前舊物，且從未經人發掘者。意大利與英國之學者於是大起爭論。比薩之埃及學專家羅色利尼(Rosellini)、英國之威爾金生與大衛莫不驚爲神奇……吾國學院中之支那學者茹連(Stanislas Julien)曾將此種骨董之時代上推至西元後七世紀，謂瓶上題字實出於此世紀中詩人之手，然不願謂其非近世之製造品，蓋中國人固善於偽造古物者也。」(註三七)

美國摩爾敦於一八四六年(清道光二十六年)在其埃及人種誌中宣言(註三八)

「在吾所搜到之埃及木乃伊中，僅第伯斯地方有一種形似之例，此外別無蒙古種特徵之可見。此種觀察與德國白魯門巴哈教授(Blumenbach)之意見相符，蓋彼曾將埃及人與其他各種人相較，斷言埃及人實與中國人所屬之蒙古種並不相同也。」
摩爾敦又謂：

「中國人在古代與埃及人有商業關係，當然毋庸爭辯；蓋題有中國文字之中國磁瓶曾在第伯斯地窖中發見也。然埃及建築物上所表現之蒙古人，或視同外人或視若仇敵。下面所附之木刻，鼻小而略平，前額之髮薙去，頭上有辮，鬚甚稀少，額下有鬚，面色蒼白，顯係蒙古種人形態。此係仿自羅色利尼之模型，其中埃及及王拉美西斯第三(Rameses III)作與息種人戰鬪狀，而蒙古人則在其中爲息種人之同盟或其僱傭兵。」(註三九)

摩爾敦研究之結果斷言：(一)尼羅河流域中最初爲高加索種人所居。(二)此種初民後稱爲埃及人與比亞民族同其血統。(三)埃及人之體格介於印度歐洲族與閃族之間。(註四〇)是就人類學上之研究而言，中國人與埃及人種族之不同，正如風馬牛之不相及矣。

英國柏赤於一八七八年(清光緒四年)訂正威爾金生著作之後，曾謂：

「此種古瓶之爲近代品，已無疑義。法國普利斯(Prieur)曾詢諸開羅城中阿拉伯之古玩商人，據其自承此種古瓶並非由古墓或

廢墟中得來，大部分實來自紅海上與印度通商之巨埠古斯，開夫特，及哥色爾 (Gous, Keff, Cossair) 諸地云。』(註四一)

夫以一阿拉伯古玩商人之惡作劇，竟費卻西洋學者如許之腦汁與筆墨。誠可謂學術界中罕有之笑話也。

五 埃及說之根據西洋古史記者

關於中國埃及同源問題之最後學說為根據希臘史家希羅多德 (Herodote) 與西西里史家提奧多爾 (Diodore) 二人所述埃及名王拉姆西斯第二 (Ramesses II) 征服中國之一事。

希羅多德之記述茲事原極謹慎。其言曰：

「據此輩祭司所言，拉姆西斯第二始乘大船由阿拉伯灣起程以征服居於愛利特利海 (Erythrae) 濱之民族。彼更前進而達一海，此海因水淺不能通航。據祭司言，彼即自此返埃及，再集大軍遵陸而行，旌旗所指，沿途各民族無不披靡。既已橫行大陸乃自亞入歐，征服息種人與色雷斯諸地。唯吾以爲埃及軍至此已不再進；蓋吾人於此諸民族中，見有埃人所建之殖民地，而過此即無之也。拉姆西斯第二仍循舊道返國。既至法斯河 (Phaeo) 上，其軍隊是否留此墾植，抑或兵士因征途疲乏不願再留，已不可知。無論如何，哥爾基田人 (Colchidiens) 似淵源於埃及也。」(註四二)

提奧多爾謂埃及王拉姆西斯第二因欲統一全世界，「故統率軍隊入

亞洲以征服諸國。不特深入後來亞力山大所征服之國家，而且更進至亞力山大所不曾至之區域。蓋彼曾渡恆河入印度以達於大洋，自息種人所居之地起以達歐亞分界之太那伊河 (Tanais) 也。據云曾有一部分埃及人留居巴盧美奧第特 (Palus Meotide) 附近爲後代哥爾基田人之始祖。」(註四三)

提奧多爾之記述，顯係襲自希羅多德，而加以「渡恆河入印度以達於大洋」之一語。某無名氏即根據此言斷定埃及王拉姆西斯第二於西元前一五〇〇年或一六〇〇年時（商祖辛七年或商太戊三十八年）征服中國矣！此種論證方法非空中樓閣之建築家曷克臻此！

六 巴比倫說

除上述諸埃及說外，尙有中國文化源自巴比倫之說焉，其根據亦在於楔形文字與中國文字之相似。倡此說者爲現代英國倫敦大學教授拉古柏里其人。(註四四)此人富於神思而拙於科學；其學識博洽有餘而精審不足；既不諳巴比倫之歷史，復不審中國之情形；不顧歷史上之年代，僅依據近人之論著，於此中搜取不甚可信之材料以適合其一己之成見；其學說驟視之頗覺規模宏大，門面輝煌；然稍加檢察即全體瓦解。有如冰山之融化；此即考狄對於拉古柏利之寫真也。(註四五)唯其掃蕩舊日無數之謬說，重新引起西洋學者對於中國文化起源問題之研究，則其功亦正未可一筆抹殺耳。

拉古柏利自一八八〇年（清道光六年）以後嘗謂中國古代之「百姓」實卽巴比倫之巴克族（Bab）。此輩移入中國後，對於故國舊習多未能忘。如（一）洪水傳說之保存，（二）神農卽巴比倫之薩貢（Sargon），（三）倉頡卽巴比倫之同基（Dungi），（四）黃帝卽巴比倫之那洪特（Nahunte），（五）皇古時代半魚半人之先後輩出及文字之起源，（六）人生吉凶之說及歷書等（註四六）皆其著例。

據拉古柏利之意，中國文字實承自巴比倫之巴克族。中國尚書中之「百姓」卽巴克一詞之轉音。「百姓」之容貌應爲碧眼，緋面而髮不黑，以別於中國之「黎民」。其後至西元前三世紀時，秦始皇帝稱人民爲「黔首」，益可見所謂「百姓」並非「百家」之謂，乃係巴克族之專名。「百」字非數也，乃「巴」字一音之轉耳（註四七）在現代史學界而有此種天開之異想，嘆觀止矣。

法國皮奧於一八五一年時（清咸豐元年）宣言曰：

「聖經及四書爲中國古史之根據，就其中可信之資料而言，中國最古之民族係野蠻之獵人。當西元前三世紀與二十七世紀之間，有一隊外人自西北侵入。此種外來人在書中通稱爲「黑髮之民」。此蓋所以別於土著之髮色不同者或雜色者而言，殆無疑義。此輩土著至今尙殘留於中國中部山中也。此輩外來人亦稱爲「百姓」其最初事業正與初期殖民於北美洲之墾植者相同。」

（註四八）

上述二氏之奇談，姑不問其價值何若，卽就皮奧與拉古柏利二人之主張而比較之，其相去已不止千里；蓋後者以外來人爲碧眼而土著爲黑髮之人也。實則就中國古書而論，除舉世所認爲荒誕不經之穆天子傳、山海經諸書以外，吾人始終不見有如二氏所主張外族人移居中國之事。故二氏之言至多祇能視爲西洋新撰之「山海經」而已。

西洋人附和拉古柏利之說者頗不乏人，就中尤以英國教士鮑爾（O. J. Ball）爲最著。當拉古柏利鼓吹中國文化源自巴比倫之學說時，鮑爾正在聖經考古學會紀事錄中作巴比倫文字與中國文字之比較研究。拉古柏利之說已逐漸銷沈，而鮑爾（今尙任牛津大學亞述學教授）則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發表其多年研究所得之著作中國人與蘇美連人一書。彼先在導言中用分析方法說明蘇美連文字之性質；繼列一兩國同形文字之比較表；隨將中國文字與蘇美連文字分爲若干類；最後乃縷舉中國古文之與蘇美連文字相同者。在最後一表中兩國文字中果有極其相似者，甚有絕對相同者。然此種情形或係兩民族分頭努力之結果，吾人決不能持此爲中國文字源自巴比倫之證。鮑爾在導言中云：「吾人毫無理由可以斷定古代蘇美連之文字僅由一種精神或一個時代所發明。」斯言當否，可不置論。然試問吾人斷言中國文字與蘇美連文字之發明，同出一種精神，或一個時代，亦豈有相當之理？當中國人始有文字之時，巴比倫人久已棄其古初象形文字而不用。且就現代科學眼光觀之，古代中國與巴比倫遠處兩地，關山

修阻，交往甚難，事實上斷難發生任何密切關係也。

七 印度說

當一八五三年（清咸豐三年）又有法國哥比諾者唱中國文化來自印度之說。彼以爲中國文化之興起並不如常人所論者之古，其言曰：「一切均足以證明摩奴法典所言之無誤，而且因之足以證明中國文化實由印度英雄時代後一種印度民族——即白色阿利安種之首陀羅人——傳入之。而中國神話中之盤古實即此印度民族遷入中國河南時之酋長，或諸酋長中之一，或即白種民族之人格化，正與前此一羣印度人之遷入尼羅河上流同。」哥比諾又云：

「是故在亞洲另一極端之中國，正與在埃及及其他各地同，彼造物者特命一羣白種人負發明一種文化之責任。」（註四九）

夫吾國盤古開天闢地之說，見於五運歷年記，述異記，三五歷記真源賦諸書，雖吾國舊日株守之學者（註五〇）亦早已知其荒誕不經，擯斥不論。乃至十九世紀所謂科學昌明之世，竟尙有西洋學者尊之爲西化中國之始祖，不可謂非盤古之幸運，而亦現代史學界希有之奇聞也！又何怪吾國學者之視同瓊寶，援引不遑哉！

中國民族如果來自西土，則必經亞洲中部之天山與阿爾泰山，而後達黃河流域，其爲途至艱而且遠。吾人如必謂中國民族蓋自西徂東，則

亦何嘗不可以其爲自南而北故現在並有人以爲中華民族係自馬來半島北上以達於江淮，現代法國著名學者維格爾（P. Wiegner）即主張此說之一人。實則關於中華民族起源之問題，吾人既無考古學上之發見爲推理之根據，則無論何種學說均屬可能；而同時亦無論何種學說均屬臆測。蓋不從實質着手，徒作文字工夫，所謂在故紙堆中討生活也，雖立論極其動人，亦於史學奚裨乎？

八 中國文化源于較古一種民族說

當十八世紀之世，學者與哲學家均以爲皇古時代僅有一種文化，而中國文化不過此中之一支。此種簡單理論亦未始不可以聊備一格。無如主此說者立論過於切實，必謂人類文化同出一源，並必謂皇古人類必居北亞。初不知人類是否共出一源之問題至今尙有討論之餘地也。中國文化源於皇古較早之一種民族之說始於法國之巴伊。彼於一七七五年（清乾隆四十年）宣布其學說曰：

「當吾人注意研究巴比倫，印度與中國之天文學時，吾人所見者蓋一種科學之殘餘，而非一種科學之原質。其計算日月蝕之方法甚爲切實，然其所知者實際之方法而已，初不知此種方法之原理爲何，亦不知此種現象之原因何在。此輩對於同樣主要簡單之原質有極其了解者，亦有不甚了解或僅大致決定者。而數百年間之種種觀察既不知利用，故亦無結果之可言。如果一種民族而爲天

文學之發明家，何以在如此長時期中而不知所以完成其發明，殊屬令人不解。假使在科學上不能進步之民族，即係在科學上不能有所發明之民族，則此輩曾受科學運動影響之民族，豈中途失去此種運動乎？抑永遠停止其運動乎？科學之發明與進步其性質本屬相同。所謂進步不過一種發明之更新，一串相同之見解，與大致相等之努力。然則印度人、中國人及巴比倫人在如此多數世紀中，對於天文學上之進步何以如此之少乎？此蓋因諸民族既無天才，又復懶於發見，實未嘗發明任何科學也。諸族所有之天文學蓋前代一種民族之成績，天文學之進步即係此輩之功，可無疑義；唯其大部分之知識至今已不傳耳。此種民族為一種大革命所覆亡。其一部分之發見，方法，及其所發明之年代等，保存於流亡在外者之記憶中。然其所保存者僅模糊影響之觀念而已，所知者僅其方法而非其原理也。此輩將此種科學之殘餘攜入中國，印度，與巴比倫諸地，誠可謂將此種科學給諸不知利用之愚人者也。」（註五二）

巴伊在其致福爾特爾第一函中復申其說曰：「吾曾謂『當吾人注意研究巴比倫、印度與中國之天文學時，吾人所見者蓋一種科學之殘餘而非一種科學之原質。』」巴伊為欲使福爾特爾信其所謂「皇古一種已亡之民族」起見，曾繼續研究「古代諸民族在科學上之同點；此種同點並非由互相往來之故而產生，且亦非由於自然本質之所致，而實出發於同一之淵源且為

一種較古民族制度之殘蹟。」彼之結論為：

「此種民族有完備之科學，有一種高尚聰明之哲學。其居處似在亞洲，近北緯四十九度之處。其科學上之光明及其人口似播向南北兩方云。」（註五二）

巴伊發表其人類文化同出一源之說時，法國著名生物學家布芳亦於一七七八年（清乾隆四十三年）宣言人類文化發源於氣候宜人土地肥沃無天災無人禍之中央亞洲北緯四十度至五十五度之處。（註五三）

吾人須知巴伊與布芳輩之學說，純由運用神思得來，並非依據合理方法研究之結果。若輩或任意選擇數種方言，或任意選擇數個時代以為其比較研究之資料。故其所得之成績僅屬一種玄想而已。對於中國語言及民族起源之問題，仍未嘗有所供獻。吾人如欲根據語言以研究中華民族之起源，不特古代中國之語言及音韻須加以精深之研究，即所有中國之方言及與中國語言同系之各種語言亦復須加以周密之探討。此種事業至今尚在萌芽時代，其雖完成之期尚遠。吾人如果欲根據博言學之原理以解決中國民族起源之問題，正宜努力於此。今舍此不圖而驟欲進而解決中國民族起源之問題，是顯欲不以六律而成五聲，不以規矩而成方圓也，豈可得哉？

九 其他諸說

當德國基爾什爾宣布其中國人來自埃及之說之後，不久有英國人名韋白約翰者於一六六九年（清康熙八年）發表史論一篇證明在巴別塔（Tour de Babel）尙未建築人類尙未四處分散以前，中國語殆爲當時人類公用之古語（註五四）一七八九年（清乾隆五十四年）時又有同名之英國人韋白但以理研究一七四二年（清乾隆七年）出版之中國文法一書後，竟謂希臘語言淵源於中國（註五五）此外並有英國兩教士查爾麻斯（J. Chalmers）（松案其中國名氏爲湛約翰）於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及愛特金（Joseph Edkins）（松案

其中國名氏爲艾約瑟）於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均依據博言學方法僅比較少數之中國文字即斷定中國與歐洲語言實同出一源。（註五六）西洋學者之勇於武斷，竟爾如此，又豈吾輩始料所及哉？

綜上所述，西洋學者對於吾國民族起源之學說，共計有九。其浮而不實大而無當之處，凡稍習中國上古史而具有尋常史學知識者當能辨之。茲爲便利讀者得一鳥瞰起見，不厭繁複，並再列表如下以備挹攬：

十 結論

學說	主張者	反對者	對學者	學說正式發表時期
(一) 埃及說之根據文字者	德國基爾什爾			一六五四年（ <u>清順治十七年</u> ）
	波蘭波因謨			約與上同時
	法國胡愛	法國法累累		一七一八年（ <u>清康熙五十七年</u> ）
	法國美郎			七一六年（ <u>清康熙五十五年</u> ）
	法國得基涅	法國巴累囊		七五九年（ <u>清乾隆二十四年</u> ）
	英國華柏敦			七三五年（ <u>清雍正十三年</u> ）
	英國尼特漢姆			七五九年（ <u>清乾隆二十四年</u> ）
				七四四年（ <u>清乾隆九年</u> ）
				七六二年（ <u>清乾隆二十七年</u> ）
				七七四年（ <u>清乾隆三十九年</u> ）
(二) 埃及說之根據磁瓶者	法國福爾特爾			七七三年（ <u>清乾隆三十八年</u> ）
	英國威爾金生			八三四年（ <u>清道光十四年</u> ）
				八五三年（ <u>清咸豐三年</u> ）
				八五三年（ <u>清咸豐三年</u> ）
				八五六年（ <u>清咸豐六年</u> ）
				八四六年（ <u>清道光二十六年</u> ）
				八七八年（ <u>清光緒四年</u> ）

(三) 埃及說之根據史記者	無名氏
(四) 巴比倫說	英國拉古柏里 英國鮑爾
(五) 印度說	法國哥皮諾
(六) 中國民族外來說	法國皮奧 法國巴伊
(七) 中國文化為皇古原有民族之殘餘說	英國查爾麻斯
(八) 中國語為皇古人類公用語說	英國愛特金
(九) 中歐語言同源說	英國愛特金

總而言之，假使吾國考古學上發掘之事業不舉，則吾國民族起源之問題即將永無解決之期，而吾人亦唯有自安愚魯之一法。蓋中華民族之起源問題本屬未有文字以前之歷史上問題，而中國未有文字以前之過去情形，則至今尚未經考古學家之探究者也。彼西洋學者欲藉一部分之文字再輔以文學上之神思以謀解決此種困難之歷史問題，則其結果之勞而無功博而寡要，蓋亦意計中事。唯近日西洋開明之學者對此早已恍然大悟，故凡埃及說，巴比倫說，印度說，和闐說，以及其他諸說，均已視為「非非之想，無根之談」，擯棄不用。註五七我國學者如再任意援引，不加別擇，則其危險將與夜半臨池同，可不慎哉。

馬驥曰：「陽子居之言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屈原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三復斯言，而知稽古之難信，考論者之無徵也。夫二

子者生當周季，去古未遠，而已嘆古初之莫紀，矧百世以下，遭秦燔滅之餘，而妄稱上世之遺事，豈不亦迂誕哉！（註五八）吾人觀於上述諸說是非糾纏之無謂，及其忽興忽滅之情形，益見學術事業，繁重異常。如僅做紙上工夫，不自實質着手，則雖耳聾舌敝，亦終不見成功。白首窮經，固有何慨；而徒增負擔，且將受後生小子之譏評。美國勞佛（B. Laufer）嘗言曰：『增進吾人對於中國古史之智識，唯一希望在於鐵錘而已。』（註五九）邦人士之有志於本國古史者，其亦知所從事矣。

（註一）馬驥釋史，卷一，所列列子，淮南子，五運曆年記，真源賦，始學篇，易通卦驗，春秋保乾圖，春秋命歷序，春秋元命苞，論語補象諸書，皆屬道家者言，與緯書之說，不可置信。

（註二）孔子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孟子於不足信之古事，則曰：『好事者為之；』司馬遷史記於五帝本紀取孔子所傳五帝讖及帝繫姓而斥不雅馴之百家言；於

三代世表取世本而斥黃帝以來皆有年數之譏，態度俱極謹慎。

(註三)見考信錄提要及補上古考信錄前論與開闢之初二節。

(註四)釋史卷一附論中有云：「太古未嘗無君也。泰山梁父之形兆垠埒，仲尼不能盡識；與夫管莊之所稱道，或夫之所訓戒，倚相之所能讀；或在書契以前，或經孔子刪棄。是皆無裨於政治，罔資於問學者也。舍詩書六藝之文，而妄信諸子叢肆之雜說，未能悉三代之世及，而遠求洪荒以上之氏號，斯好奇者之過也。尙論者斷自庖犧氏可矣。」

(註五)參閱王國維古史新證第一章總論。

(註六)原名 Henri Cordi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et de ses Relations avec les Pays Étrangers 計四卷，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在巴黎出版。此書對於東西交通之陳迹敘述特詳，且多取材於吾人未見之西籍，可供吾人參照。唯其編纂方法則頗欠整齊，難滿人意。本文材料大部採自此書之第一章，五頁至三十七頁。

(註七)考狄十頁。

(註八)考狄十一頁原註：原名 Athanasie Kircher 一六〇二年生於基生(Ghyssen) 一六八〇年卒於羅馬。

(註九)考狄十一頁原註：書名 Oedipi Aegyptiaci 凡三卷，一六五四年在羅馬出版。參閱第二章十頁至二十一頁。又三四八頁以下，及三五〇頁與三五五頁。

(註一〇)考狄十一頁原註：書名 China illustrata 一六六七年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出版。

(註一一)考狄十一頁原註：書名 La Chine d'Athanasie Kircher illustrée 一

六七〇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

(註一二)考狄十二頁原註：見三一頁。

(註一三)考狄十二頁原註：見三〇三頁。

(註一四)考狄十二頁原註：原名 Michel Boyrn 一六一二年生於波蘭之盧甫(Lwow) 一六五九年卒於中國之廣西。

(註一五)考狄十三頁原註：原名 Nicolas Fréret 一六八八年生於巴黎，一七四九年卒。

(註一六)考狄十三頁原註：見刻文學院紀錄第六冊，一七二九年，六〇九頁至六三三頁。

(註一七)考狄十四頁原註：原名 Isaac 一七一六年出版古代商業航業史第九章，古代印度人之商業，三七頁至三八頁。

(註一八)考狄十四頁原註：第十章，古代中國人之海上商業，四〇頁至四二頁。

(註一九)考狄十五頁原註：原名 Jean-Jacques D'Ortous, Sieur de Mailan 一六七八年生於貝齊愛(Beziens) 一七七一卒。

(註二〇)考狄十五頁原註：見美爾歌巴羅畫尺圖，八六頁。一七五九年在巴黎出版。

(註二一)考狄十五頁原註：原名 Dominique Parenin 一六六五年生於盧色(Russest) 一七四一年卒於中國之北京。

(註二二)考狄十五頁原註：一七三五年圖。

(註二三)考狄十六頁原註：原名 M. de Guignes 見所著一七五九年在巴黎出版之論中國人爲埃及之殖民文，三六頁至三八頁。

(註二四) 考狄十七頁原註原名 Leroux Deshauteserres 見所著一七五九年在巴黎出版之得基涅論文質疑，五頁至七頁。

(註二五) 考狄十七頁原註：見一七五九年在巴黎出版之得基涅覆書。

(註二六) 考狄十七頁原註原名 Warburton 法文譯本於一七四四年在巴黎出版，書名埃及象形文字論，凡二卷。見第一卷，一三八頁至一四〇頁。

(註二七) 考狄十九頁原註原名 Cornelius de Pauw 見所著一七七四年在邁尼凡出版之埃及人與中國人之哲學研究，第一章，一七頁至一八頁。

(註二八) 考狄十八頁原註：見哲人雜誌，一七六一年，十二月，第一卷，四頁。

(註二九) 考狄十八頁原註：其論文於一七六一年在羅馬出版，原名 De inscriptione quadam Aegyptiaca Taurini inventa et characteribus Aegyptiis olim et Sinis Communibus exarata idolo eundem Antiquo in regia universitate servato ad utraque Academies Londinensem et Parisiensem rerum antiquarum investigationi et studio praepositas data epistola。

(註三〇) 考狄十九頁原註：見一七七三年在白魯色爾出版討論中國語言文字與古代埃及及語言文字比較書。

(註三一) 考狄十九頁原註：見 Voltaire 全集，雜文第八卷，一八七九年在巴黎出版，一三四頁至一三五頁。

(註三二) 原名 Won Keng: Origine et Evolution de l'Écriture hiéroglyphique et de l'Écriture Chinoise 見一九二八年王家亞洲學會華北支部

年報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第五十九卷，三二八頁至三二九頁，對於此書之評論。

(註三三) 考狄二十頁原註：一九〇五年在巴黎出版夫累將軍 (H. Frey) 所著根據象形文字證明古代安南人與埃及人同源論。

(註三四) 考狄二十頁原註原名 J. Gardner Wilkinson 著有 (一八七八年在倫敦出版柏赤訂正本) 古代埃及人風俗習慣考，凡三卷。參閱第二卷，一五二頁至一五三頁，並附有磁瓶圖。

(註三五) 考狄二一頁原註原名 W. H. Medhurst 見一八五三年在香港出版之王家亞洲學會中國支部紀錄，第三編，四〇頁。

(註三六) 考狄二一頁原註原名 Harry Parkes 見同上九五頁。

(註三七) 考狄二一頁原註原名 F. Feuillel de Conches 見所著一八五六年巴黎出版之歐洲之中國畫家及中國之畫家，二六頁至二七頁。

(註三八) 考狄二二頁原註原名 Samuel George Morton: Crania Aegyptiaca 一八四六年，在費城出版。

(註三九) 考狄二三頁原註：見威爾金生，古代埃及人，第三卷，六三頁。

(註四〇) 考狄二三頁原註：同上，六五頁至六六頁。

(註四一) 考狄二十頁原註：古代埃及人凡俗習慣考第二卷，一五四頁。

(註四二) 考狄二四頁原註：見拉什 (Larcher) 譯本，一八〇二年版，第二卷，七九頁至八〇頁。松案希羅多德為古代希臘第一史家，於西元前四九〇年至四八〇年之間生於小亞細亞。生平游踪甚廣，著有世界史九卷。世稱西洋歷史之鼻祖。

(註四三) 考狄二四頁原註：見會費 (Hoefler) 第一卷，六四頁。松案提奧多爾為西元

前一世紀時人游歷三十年，著有歷史集成四十卷。

(註四四)原名「Terron de Lacouperie」關於中巴文化同源問題，著作極多，而以

一八九四年在倫敦出版之古代中國文化四源考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 C. to 200 A. D.) 爲最著。其立說極盡穿

鑿附會之能事，故已爲中外史學界所摺棄。

(註四五)見通史二七頁。

(註四六)考狄二八頁原註：詳見中國文化四源考二四頁。

(註四七)考狄二八頁原註：見巴比倫與東方之紀載，第五卷，二四五頁。

(註四八)考狄二九頁原註：原名 Edouard Biot，見周禮導言，六頁至七頁。松案氏

爲始譯周禮爲法文之人。譯文二卷，一八五一年在巴黎出版。參照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 ca. Vol. II, p. 1408

(註四九)考狄三一頁原註：原名 A. de Gobineau，見所著一八五三年在巴黎出

版之人類種族不平等論，第二卷，二六〇頁至二六一頁。

(註五〇)如金履祥之資治通鑑前論，陶唐氏，譙周，皇甫謐輩亦僅推至伏羲氏。徐

鑿以後諸家上溯開闢之初，遂大受後世護嚴學者如崔述等之攻擊。

(註五一)考狄三四頁原註：原名 Sylvan Bailly，見所著一七七五年在巴黎出版

之古代天文學史，一八頁至一九頁。

(註五二)考狄三四頁原註：討論科學及亞洲民族起源福爾特爾書，倫敦巴黎出版。

一七七七年。

(註五三)考狄三二頁原註：原名 Barton，見布考全集，第五卷，二九八頁至二九九

頁，一八二七年版。

(註五四)考狄二六頁原註：原名 John Webb，其著作一六六九年，在倫敦出版。

(註五五)考狄二六頁原註：原名 Daniel Webb，其著作一七八七年在倫敦出版。

(註五六)考狄二六頁原註：愛特金著有一八七一年在倫敦出版之博言學中中國之

位置。查爾麻斯著有一八六六年在香港出版之中國人起源考。

(註五七)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書第六卷，一九一頁：「在所有中國書籍中，並無紀錄

足使吾人藉以斷定中華民族之來自外國；至於以巴比倫，埃及，印度，和蘭，及其他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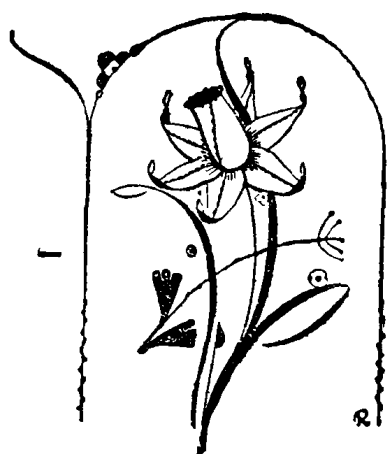
文明發祥之地爲中國人遷徙之出發點，皆屬想入非非之原理，吾人應視爲無根之說

而摺棄之。」

(註五八)見譯史，卷一，附論。

(註五九)見美國史學雜誌，第三十三卷，第四期，九〇三頁，對於法國馬斯貝羅 (Mar-

pero) 所著古代中國之評論。



微塵與人生

Alfred Russel Wallace 著

張建方譯

大多數的人們，假若問他們什麼是微塵的用處，必定回答說他們不會曉得牠有任何用處，但能確定牠是一種很大的障礙物。這件事情是很確實的，在我們城市鎮裏和我們房屋裏，微塵不但常常是一種障礙物，並且是疾病的最大來源；其實在好多的地方，牠也常致發生眼膜或眼球炎，結果人常常致於全瞎。但無論如何，我們日常所接觸的微塵，如穢物一樣是在骯髒地方的特有物，與牠所發生的不良效果，或任何損害，都是由我們自己的利害觀點來觀察自然物的。就如我們乘馬達而不用，純粹機械之推送和傳達，我們能夠把帶有疾病的微塵從公共馬路和街道把牠幾乎完全除盡；而其他種微塵之由煙囪內燃燒不完全的煤炭所生出來的，也是同樣的容易除去，當我們都以爲純潔的空氣，日光和自然的美麗，對於全體市民說，是比那些煙囪內發煙的工廠資本家的武斷，和個人的利益重要得多的時候。

但是我們雖然能因此把這些成堆的微塵所生的危害和阻礙，減至

極少，終究不能完全除盡；唯其如此，我們不能完全除盡，倒是一件很大的幸事，因爲現在已經發明出，由於有微塵的存在，我們得着很多的自然美麗，還恐怕是我們所在的地球，對於動植物所賜的天然庇蔭。沒有一種科學的奇談，是比這些最近的發明，像對於在自然系統中微塵的效果和牠的重要，更爲可驚奇的。

爲什麼天空和深海都是藍色的這個問題，早先的物理學家並未深加考慮；不過以爲是純淨空氣和水的自然色，當在少量時，顏色是如此之淺淡，不易察覺到，當我們通過高深的天空和海來看的時候，才現出其真色。但這種原理不會解釋那些習見的事實，在當日出和日落時所現的譎詭而美麗的顏色，不但是出現於大氣裏和接近地平線的雲上，並且也是同樣的彩色，當不可見的日光照耀於阿爾卑斯（Alpine）諸峯，和高處有雪地帶的時候。一個正確的理论，當然能夠解釋這些幾乎包括虹所有的每種顏色的現象。

這個解釋是根據對於空氣的可見度和不可見度的實驗而來，爲已故梯恩道爾教授(Professor Tyndall)在約一八六八年所做的實驗。任人都會看見在太陽光線裏的浮塵，當日光射入部分黑暗的屋裏的時候；但普通不是知道，假若絕對沒有微塵在空氣裏，日光的路徑完全是黑暗和不見的，而若僅有很少的微塵存在於空間成極細的顆粒的時候，則成功一種和夏日天空一樣的藍色。

此種事實，可將電燈光線直射，通過一個裝有各種不同純度的空氣的長玻璃筒來證明。在通常屋子裏的空氣，無論如何的清潔和良好的通風，當通過玻璃筒中的時候，那筒子的內部，總是明亮的發光。但假若把筒中空氣抽盡，然後裝滿那慢慢穿過灼熱的白金絲網通進來的很純的空氣，當電燈光通過筒中時，內部決不發亮，由筒之側面看去，有若充滿着濃厚的黑雲一樣。但現在若將更多的空氣，通過灼熱的白金絲網而達到筒中，有如此的速度，可使微塵之細顆粒，不致完全灼盡，則淺淡的藍色將起始出現，漸次變成純粹的藍色，有如夏日之天空。最後微塵愈進愈多，則藍色反愈變愈淡，終至變爲平常空氣在筒中的無色發光。

這些現象的解釋，因爲在普通空氣中，微塵的數目是如此的多，那牠們能反射各種不同波長的光線。因此使那裝有通常空氣的筒子的內部，因白色而發光。空氣之通過白熱白金絲網的，其中所含的微塵全被灼盡，因此知筒內全爲純潔的空氣所以組成的氧氣氮氣等純潔的原

質，(這可由牠們在平常空氣中十分的透亮上看出，這些氣體的存在，使牠們常常的浮游於大氣中，)微塵既因此除去，而純淨的空氣是全然透明的，在筒中是沒有其他質體可以反射光線，而電燈光是在一組平行的光線經過筒的中心射進來的，所以沒有一條光線射擊到玻璃筒的側旁上，因此筒之內部現出完全黑暗。但當直徑較大的微塵細粒是全部或一部被燒灼盡的時候，那祇有直徑較小的微塵細粒遺留，所以這時藍色出現，因爲他們是如此的小顆粒，只能反射大部份波長較短而較易反射的光線，這種光線是在析光鏡所分析出的顏色的藍的一端，因此播散四周；而紅的和黃的光線，通過筒中，還是一直如前的向前進行。

我們已經知道接近地面的空氣是充滿着顆粒較大的微塵，牠們能反射各種不同波長的光線，因此不產生一致的顏色，但大氣愈往上，微塵必須漸次變小，因爲那空氣漸爲稀薄的天空，祇能支持那最小而最輕的微塵顆粒。這種微塵的存在是佈滿一個很厚層的空气裏，恐或有一英里到十英里的高度，或竟比這再高，且藍色或紫色的光線，是從這在很厚層空氣中的無數微塵顆粒所反射，對於微細的微塵質點而言，在地面上所有的各部份的空氣是幾乎停勻一致的，產生這恆久而幾乎停勻一致的顏色，我們叫他天藍色。那多量的白色或黃色的光線，無疑的從那在較低層的大氣而稍重的微塵質點反射過來的，牠們能使藍色變淡而不很深而且純。這種現象，拿天藍色的加深可以證明，當

我們在高山頂上仰天看的時候。更若從飛機所能得到的高度去看天空的時候，一定現出黑藍色來，這種藍色，是純由高處較細微塵所反射出來的，而同時被上部黑暗的星層所襯託。因為這同樣的原因，意大利的天空有如此深的藍色，也是因在他南部一边的地中海，和北部一边的阿爾卑斯山不能供給如此多量低層空氣裏的微塵，像別的不正合適有這種位置的國家一樣，因此有這較高空氣層中未被低層空氣中黃色或白色等光線沖稀，而播散很一致的微塵細質點所反射過來這深藍的顏色。但地中海的天藍，還不及中部太平洋的天空的藍色深，因為在太平洋中央的陸地很少，所以大氣低層比在地面無論那塊地方，是較少含有質量稍重的微塵的。

假若我們在一個十分晴快的夏天對天空看，我們將要找出在我們頭上的天空藍色，是最純粹而最深的，並且當我們反背着日光的方向看去，也是一樣的。接近地平線的地方，藍色是稍淺的，而圍繞太陽一帶的顏色，是深或些微的黃色。這種現象，是因近接地平線的地方，我們看來應通過一個很厚的低層空氣，那裏面充滿着那些能反射白色光線的較粗的微塵質點，因此沖稀那高層大氣的藍色。同樣在太陽的附近，大部份的藍色光線，是被那更細的質點反射回去，因此發生一個黃的顏色，那就是大部由在大氣低層中的重的微塵質點所反射到我們眼簾的。在日出或日落時，無論如何這種現象是更加重了，這大概是因為那厚層的空气。通過那厚層低部的空氣，陽光才能達到我們眼簾的。這

多量低層空氣中的粗的微塵質點的存在，可由我們祇能在日落和日出前後，能够直對着太陽看的事實來證明了，即或那時天空沒有片雲或顯明的霧存在，我們也是能直對太陽看的。這時太陽的光線達到我們眼簾，最先經過高處空氣層的大厚層，其中微塵的質點是反射大部份的藍色光線使遠離我們，留下那和牠補色的黃色往前進行，然後那略微重的微塵，反射那綠色的光線，留下一個略棕色的光線往前進行，最後部份的黃色是被反射，結果留下一個幾乎純紅的顏色。但是由於不絕的氣流的存在，致使水蒸氣和微塵成不同的各種密度和大小，結果成了高的和低的雲層，牠們都是能够吸收和反射光線到若干不同的程度的；因此我們能夠看見因此而產生的，所有的那些奇譎顏色的集合體，和那些美麗變化不絕的色彩。這種奇幻的顏色，是給所有朝着西天做一個長久時間不斷的觀察者，和注意這些不是不常常表現的自然的各種顏色的繪畫的人們，以愛慕和快樂之源。對於某固定地位而言，太陽的高度是不同的，因之而起各種不同的變化，那結果所表現的顏色也隨之而異。當太陽沈下地平線時，幾乎所有的色彩都是如此。並且由於成一個合適的角度，多數帶色的光線是被反射而對向我們，特別的在西天上有若干的雲的存在時，尤易證明。像太陽是在地平線上的時候，雲能遮斷大部的光線和色彩；但當我們看不見太陽光所直射的光線時，那陽光很直接的射在所有雲的下邊，和各種不同密度的空氣層上，一個新奇光亮的色彩，點染着西方的天空，形成一個美麗而

不絕的變化的顏色出現，立刻使觀察者歡躍起來，而藝術家則未免要失望了！這就是我們得之於微塵的一種無可再超越的光榮！

給這個理論以一個顯著的證明，是在爪哇附近克拉克多（Crater）

托爾（Tor）火山口崩裂後的二三年。所有由火山口出來的碎片，從火山口噴出有若干里的高度。重的碎片落在圍繞着有幾百里的海內，人們找出大部份是由火成岩的玻璃薄片所組成。自然這些碎片的大部分，因被火山口噴出時猛烈的磨擦，而成了微塵，因而被帶到若干里的高度。在這火山的一帶的地方，這微塵是被在赤道上面向南和向北不斷流動的空氣回流，帶走，而當這回流到了溫帶時，因地面的轉動是較慢，所以這些微塵，因地轉繼續向東流動，這細微的微塵，因此完全圍繞着地球都有了，而且到一個很高的高度。在這火山崩裂後的幾個月內，牠的效果是被追尋出來了，就是那時可看見的半個西天的全部，都點染着深紅的顏色，牠們在落日照耀時出現了，玫瑰的顏色，而給一個絕無僅有的奇觀。這些玫瑰色漸漸的減下來，一直有三年之久，在所有熱帶地方的人都能看見。當牠們最後隱跡之前，有人計算有些微塵一定是已經繞地球有三週了。

同樣的原理是已經考慮過，用去解釋深的海洋和湖泉所帶的深藍色。十分純潔的水，像空氣一樣，是無色的，但所有的海和湖，無論是如何的潔淨和清明，也必含有多量析得很細顆粒的質體，或是無機物或有機物。牠們是像在大氣中一樣，能反射如此多量的藍色光線，遮掩了那

些從較大而易沈的顆粒的質點所反射的白色或其他帶色的光線。大洋的微塵，是有許多的來源的。由河流帶下的泥土，雖然不能在離陸地較一百五十英里更遠的洋面找出，無疑的能夠供給很多有機物的微塵；這些有機物的微塵，是被表面流動帶到很遠的距離，最後牠們在達到洋底的以前，已經完全溶解在水中了。析得很細的微塵的一個更重要的來源，是由火山所得的微塵，像在克拉克多火山一樣，經過好多年在大氣裏存留着，但牠們最後必落在地球和大洋的表面上，這就成功了所有深海的黏泥。另一個來源是隕石的微塵，繼續向地面落下，但是如此的少量，和如此細微的顆粒，那牠們祇能在最深大洋的溼泥上尋跡，因為在最深的大洋裏有機物 and 無機物的碎片是幾乎不存在的。

大洋的藍色，在各處是不同的。由熱帶附近的太平洋看去，是略微稍天空淺的純藍色；而在北溫帶的部分看去，太平洋是變成一種很深的藍靛色，恐怕是因為各種能反光的固形物的不同性質，播散，和數量的關係。地中海和許多瑞士較深的湖各種不同的藍色，也是由於那混懸物的原因。這些混懸物，梯恩道爾教授以為必定是如此的：細微的微塵，須經過若干年的安靜的沉澱，才能達到湖底。所以所有的證據，都證明洋和天空的極美麗的藍色，像那日落時所有天空，和雲，山峯，和阿爾潘的雪所反射的顏色一樣，都是我們人所認為煩擾，或竟說是危險的一樣的微塵顆粒所反射出來的；不過那是較粗的形狀罷了。

但是假若微塵的有用的作用，只限於產生顏色和美麗，那有些人一

定要傾向於反對牠的一方面，自然是因爲要免除牠對於人類所發生的惡果。最近發明牠在自然，另有重要的供獻，這個關係，是很重要的，就是或者我們離開牠還能繼續生存還是一個疑問。在這樣高的大氣中，因有微塵的存在，我們得着造成霧和雲，並且有益的酥雨來替代水管和狂烈的洪水。

從這種發明到現在，僅僅的祇有二十個年頭，起初在法蘭西是苦里爾和庫斯加特（Coulier and Mascart）但是很完全的工作，還是在一八八〇年約翰愛特根（Mr. John Aitken）的功績。他找出假若導蒸氣入兩個玻璃器中，——第一個充滿着普通的空氣，另一個經過綿絨把空氣過濾一下子，將空氣中所含的固體微塵剷除盡淨，然把純空氣裝入器中，——第一個玻璃器中，將立刻充滿濃厚的蒸氣，如平常的雲霧狀；而其餘的一個，還是十分的透明。另外的一個實驗，簡直可說是自然現象的復現。放些水在上述兩玻璃器中，當水是已經充分的蒸發至足以飽和器中空氣時，那玻璃是略微的涼下來，在第一個玻璃器中，立刻的成形一種濃雲；而其餘的一個，是還十分的清明。這兩個實驗，和還有其他許多實驗，都指示我們在空氣裏，僅把蒸氣凝結下來，是絕對不能成雲霧和雨的。除非有微塵存在，做牠們的原動力或內核（nuclei），那牠們在這上頭才能起始凝集。雲的密度，是和微塵的數目成比例的，因此由汽鍋的安全瓣（Safety-valve）和火車頭的煙囪所放出的蒸氣，成形一種濃厚的白雲。這種事實，指示出空氣的確的充滿着無數微塵

的細顆粒，牠們的大部分，都是在顯微鏡下才能看見的。牠們沒有一個不是很好的蒸氣凝集的中心，因此假若沒有微塵存在於空氣裏，那發出來的蒸氣，我們人一定是看不見的。那天空中一定也沒有雲的存在。即常常從海洋和地面經過蒸發程序（Evaporation）在大氣中的蒸氣，必定要找一個別的方法，返回到牠的來源地。

這個藉別的方法返回到牠的來源地的方法的一個，就是露水的凝降。露水的本身，可說是蒸氣需要固體或液體的表面才能凝集之原理的一個例證。露是很容易且繁盛的在草上凝集，因爲牠們供給無數凝集的中心。無論如何，我們知道露是只能在溫和或潮溼的白天以後，有一個清明和冷的夜裏，才能凝結。接近地面的空氣，是很溫和的，而且包含着多量的水氣，縱然常在飽和點以下；但草的無數的邊緣和廣闊的表面，放射熱是很快的，因此冷下來，把附近空氣的溫度降低了，因之空氣到達了飽和點，把含有蒸氣的大氣凝集在草上。因此假若在地面上的大氣所含的水蒸氣是過飽和，露一定要繼續的凝結下來，特別是凝集在各種形態的植物上，那結果是每樣東西，就連我們的衣服，也一定要滴水珠的。若當這時在較高部分的大氣中，絕對沒有固體的微塵存在，那所有的溼氣，一定要成形濃厚的霧，和常有而繁盛的露，返回到地面。露在森林中，因在無數的枝葉上急速的凝集，以致成了暴雨，結果起了湍流。但若我們假定固體的微塵，是偶然被暴風或颶風帶到高处，在這種情形之下，在高處過飽和的大氣，一定要很快的凝集在這無數

的微塵上面，而當因重而下降前，一定要聚集幾乎大氣中所有的溼氣，結果成了一重大塊的水，因此牠們當掉下來時的重量和動力，一定是很有破壞性的損害的。或者牠們不致使這個地球幾乎不能居住，還是一個疑問。

現在假定空間沒有微塵存在，那末凝降大氣中所含的蒸氣的重要方法，那不得不是接觸所有高山和嶺的斜坡了。在大氣中，比空氣輕的水蒸氣，一定是很多的，集聚在大氣的上層，因此大氣必定常常是過飽和，而且預備着凝集在任何固體或液體的表面。但在地球上所有山的上部份的陸地，只不過是地球全部面積的很小的一部份，因此由這種方法所凝降的蒸氣，一定不致很多。不過和高山坡接觸的空氣，一定要很快的放出牠的水氣，結果成了山谷的湍流，再者在山的各部這種的放出蒸氣，必定隨時成了部份真空的狀態，結果使各方向氣流齊向此處流動，以返復原來的平衡，因此帶來更多的過飽和的空氣來，放出牠們的水氣，惟其如此，更增加多量空氣的向內拉曳。這結果一定是那樣，就是從所有的方向來的風，一定是常不斷的吹向所有的山脈，繼續着凝集和放出所有的蒸氣，夜以繼晝，年復一年，結果所集的水量，有那一個最大的熱帶地方所下的雨量那末多。除了少數的沙漠地方以外，現在所有降在海洋和地面的雨，一定要改變而祇降在高山和陡峭孤立的的山峯了。因此成了可怖的湍流，和山洪，使所有的植物難於生長。因此，山嶺一帶將要荒蕪起來，至無人跡，那何能供給植物和動物的生活呢？

並且在山脈上的這種不絕的凝降，一定能夠阻止在低地面的露的凝結，因為這種向高山坡繼續不絕的流動的大氣，將把所有由大洋或其他水面所生的水蒸氣，幾乎全部吸去，因之使在平原上的低層空氣十分乾燥。我們假定這是實際情形的話，那世界上就沒有植物，既沒植物，平原低地上的動物就沒有生存的餘地了，所有的平原和低地都成了乾燥不毛的沙漠；祇供那多數從山壑裏奔流的山洪相遇所成的江河來橫衝直撞了！

現在雖然不能十分確定，在上述假定的大氣情形之下，將要發生一種什麼遭遇；但確乎可以決定的，就是完全沒有微塵存在時，一定要根本的變換我們現在地球上的氣象學。像不是不可能的，使他不能住人，那大部地球現在所有的動物和植物的生命也維持不住了。

現在讓我們提綱挈領的說，因為微塵充滿大氣的任何部份，我們得着何種的利益？特別的是那些在若干里高度的大氣中折得很細，而無時不存在的微塵。第一件事就是牠賜給我們這個天空的藍色，在自然界中所有最美麗的顏色的一個。第二件事牠更給我們日出和日落時燦爛的光彩，和所有在高山或有雪高峯的照耀的顏色。宇宙美麗的半個將要消滅，設沒有微塵的存在！進一步說，還有那比天藍和落霞更重要的賜與，就是微塵更給我們所有發光作用的最一致的，最溫慰的，最有的白晝天空的散光。沒有微塵，那天空一定是全然的黑暗，而且所有的星，即或在正午時也能看見。因此天空的本身，是不能給我們光亮

的，我們將祇有亮而閃耀的日光，和深濃黑暗的影子，一切的東西的影子，全然沒有什麼濃淡的分別。從這個原因看來，這個世界一定將要完全改變，像牠原來上面所有的動植物生命，能夠發達到各種很不相同的狀態。而且就是我們人類自己，也必須根本改良體官的組織，纔能適應這嚴酷而暴烈大相對對的新世界得以生存。

由上推來，我們的房屋內，簡直的沒有光亮；除非是光直接射入的部份。而且就是凡在日光直射以外的物體和地方，必定是全然的黑暗；除非是由牆所反射過來的光線。因此在每個屋子的四周，必須都鑿開窗子，把所有的牆也都塗白。而且在每座房子的北邊，要築一個高的白牆來反射光，和保持那面不致全然黑暗。然後我們也要住在一個全然光亮之中，或竟全然不用日光，而採用燈燭，反倒是一個永遠勝過日光的東西。

這種現象，我想大家都以為是很重要的，就是在大氣中若無微塵的存在，雲和霧和暖的酥雨，都被驅走；而換以永遠的太陽光，不毛的平原低地，因不斷洪流而荒圯的山嶺，和狂暴的風。如此很顯然的，使所有地球上的生命都否決了。

還有些個別的現象，顯然也是由於上述的些個原因，在這裏略微說一說。我們想都已注意到在春和秋天的大氣作用與光線的普通性質的變化，當我們覺有些天都是一般長，和當我們覺得在同時刻每天的日頭是一般高度的時候。在春天我們有一個更藍的天空，和一個更透

明的大氣；在秋天即或是很晴快的天，也是常常帶着一種黃的顏色，結果在空氣中是缺乏澄清，在天空中是缺乏純粹的藍色。這些個現象，是十分容易悟澈的，當我們想到當冬天時微塵是很少的，大多數是被雨和雪帶到地上來了，結果造成了一個春天透明的大氣。而正和這相反的情形，當夏天微塵是很多，結果給我們一個和藹的秋天的陽光。進而言之，人所習知的雨，對於植物有益的作用，像我們拿來和各種人工灌溉來比較的時候，雖然無疑的因為牠從空間把少量的氫母尼亞氣帶下來給植物，但仍有一部份是因為牠帶來有機或礦物質的微塵，且因為這微塵是如此的細微，很容易被溶解在土壤中，而成功一種植物根最合宜的養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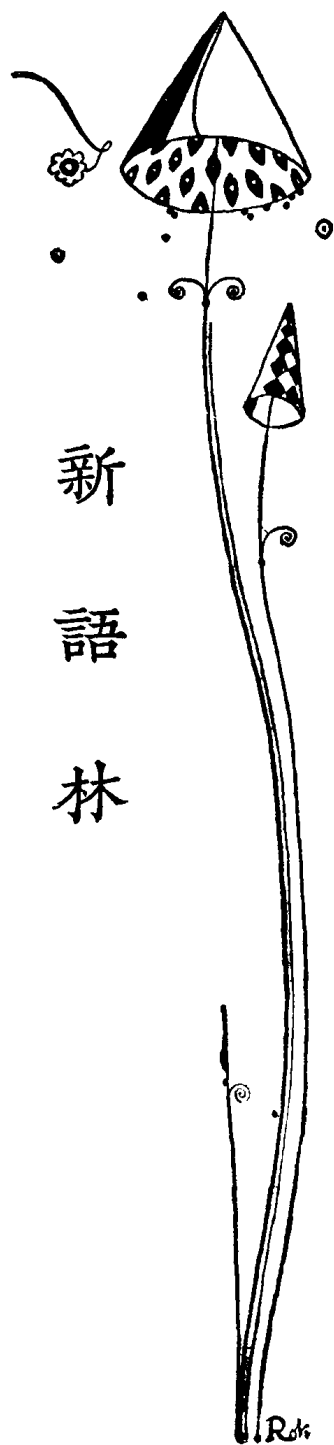
微塵對植物有益的效果，是因為他在天空存在是有如此多的數量，像自然界各種作用所能產生的。因為微塵和光線的溫和作用，和那酥雨和深藍的天空一樣，佈滿了廣漠的赤道森林地帶，那一帶自然界微塵製造的機關似乎是很少很少的；但是在所有人口稠密的地方，是有無數人工製造微塵的方法——從我們耕種的田裏；從我們往來的馬路上，由無數馬的鐵蹄得揚成的；但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大量的燃料燃燒得來的，灑佈在天空有無數的煙，生出許多未灼盡的炭的微塵。這種過量的微塵，比起那人口稀少自然造微塵力量大的地方所產生的量，要多到若干倍，因此我們的氣候一定要受某種的影響。顯而易見的是雲霧的增加；但決定不會把雨量增加。雨是仗着由蒸氣作用所生的

水蒸氣的供給；也是仗着溫度，溫度是用來決定露點的；也是仗着波米表上的壓力，壓力用來測量風的。我們可以說，無論在何處何時，在大氣中都有充分的微塵作為凝集的中心。在廣漠的天空裏，假若其他的情形合宜時，雨就開始下降了。但是縱然因細微的水點下降時，經過熱而乾燥的低層空氣復被蒸發，以致不能下降成雨；而因上述原因漸漸增加的低層空氣中微塵的量，是足使天空的雲更加濃厚的。

現在既已經有充分的證明，天空的雲只有增加，日光的量只有減少。這是無疑的，英國在中世紀是一個產葡萄的國家，那時比較起現在來，可以供給多量的陽光。我們知道陽光，有兩重作用，除了牠直接的作用使果子成熟外，牠還去蒸熱表面的土壤，而因此使牠長得更快。在加拿大這事，很可顯見。在那裏縱然有六個月極嚴寒的冬天，葡萄在曠地中仍然是長得同灌木一樣，而所產的葡萄，也像我們所看見的一般果實纍纍。不多年前，在英國好多園藝雜誌裏，有一種記載着一個由園丁四五十年的經驗得來的系統事實的報告，指示出近來的空氣逐漸的變更。在那上頭記述在英國好多的地方，特別是在北方，果園中的果木，原來是很好的成熟和優良的果實；而現在那些果園中，是無法生長了。唯有在那遠離工業中心的地方，不受有害的煙霧的作用，才能得昔日良好的結果。唯有雲霧的增加，和陽光的減少，才能產生現在不良的結果。

而這種雲的增加的情形，是大部可以確定其曾經發生，由無數量的微塵撲向天空的結果所致。這自然是因為人口日漸稠密起來，並且特別是因為那可以製造煙霧的工場可驚人的增加。因此這件事情是很可能的，就是資本家的工廠的財富的增加，足使我們全國氣候日漸不佳，結果自然的美麗不用說是減少，就是植物果類的產量也日漸缺乏，而全體住民的康健和快樂，也都受影響。當這種事實是每人全然了解時，我們一定應當撲滅這些疏忽，和全不須有的有害的煙和微塵的產生！

結論，我們找出很受世人貶抑而無處不有的微塵，當太濫的產生時，可以變壞我們的氣候，和帶給我們骯髒，困惱，甚至於疾病；而在自然系統中，確是很要緊的一部分。牠給我們大部自然景物的美麗，天空中含有無數微塵的作用，雲和雨，和落日的霞，而且因此使我們的生活更愉快。當和乾燥的空氣聯合時，更是白晝天空的散光，和有益的酥雨的必要的條件。牠在地球上對於我們的存在，是絕對不可少的，恐怕還是陸地上的所有生物能夠進化到現在的情形的重要條件；雖說水族是不需要的。這被埋沒不聞的重要，在這很小的東西上，竟或說是被人蔑視的小的東西上，像這些最近對於遠播而徧在的大氣中的微塵的影響的許多考究，恐怕以先不會這樣有力的帶到我們家庭中讓人人知道。



新語林

極地探險家阿孟會

呂炯

羅爾特·阿孟會 (Roald Amundsen) 挪威著名之極地探險家也，南北兩極，均有其足跡，磁極之測定，阿孟會亦與有功，其勇往冒險之精神，世所罕有。本年六月，中，因營救意大利探險家諾比爾將軍 (General Nobile) 致遭犧牲，國外雜誌報章，喧傳一時，獨我國除東方雜誌刊登像數片幀外，曾無片紙隻字之介紹。嗚呼！我國各種事業，皆落人後，「探險」二字，更為國人所不經見，宜其闕然無聞也。日前翻閱報章，知挪威政府有通令世界挪威人民定十二月十四日紀念阿氏之舉，藉示追悼之忱，不禁有感於懷，因取英國皇家地理學會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所出之地理雜誌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七十二卷四號中阿氏行狀摭譯之，介紹國人，亦所以示予之悼思也。

自季爾寶船長 (Captain Guilbaud) 受法國政府命令駕駛雷塔謨式海面飛機 (Latham seaplane) 偕阿孟會船長與其極地探險之老同伴第脫立孫 (Lieutenant Dietrichsen) 在去年六月十八日自脫洛姆塞 (Tromsø) 出發營救意大利號 (Italia) 之探險人員後，消息杳然。惟在八月下半月於羅

佛敦島 (Lofoten islands) 附近海中發見破碎之飄浮物，因料想彼等出發不久，即遭意外，陷身海中。有人以為或可邀天之幸，運用彼等巧妙之技能，保存阿孟會及其伴侶不致於死，然而韶華流水，日復一日，恐終鮮希望也。在未確切證實其死耗以前，將其一生光榮之探險事跡，略為敘述，諒無不當。數駕舟而渡西北水道 (North-West Passage) 者，阿氏實為第一而又唯一之人；而率領全隊赴南極者，阿氏亦第一人也在彼以前渡過東北水道 (North-East Passage) 者，惟有一船而已，彼與厄爾茲衛司先生 (Mr. Lincoln Ellsworth) 最先飛渡北極盆地，渡過西北水道後，阿氏即得英國皇家地理學會金質獎章，自南極歸來後，

又愛熱烈之歡迎，今則憑虛御風，不知所至，能不惜哉？

彼一生之略歷，可見之於其最後一書我之

探險家生活 (My Life as an Explorer) 中。

讀此書者，可知當彼讀富蘭克林 (Sir John

Franklin) 之旅行故事後，即立意訓練其探

險之生活。氏生長於挪威之奧斯羅 (Oslo) 城，

其母爲其習醫藥業，顧非氏之素志也。十五歲

時銳意玩足球，然亦非性之所好，同時致力於

滑雪 (Ski-running) 之技，此固爲彼熱心練

習者。其最初嘗試探險之娛樂，爲與其同伴在

冬季越過奧斯羅北部之高原，歸時僅以身免。

彼因鑑於意見紛歧致破壞以前極地之航行

也，乃決意預備自爲船長，同時又爲探險之指

揮，故自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六年之夏季，投

身一船上爲船員，翌年二十五歲時，初次爲勃

爾傑加號 (Belgica) 大副，航行南冰洋，指揮

者爲哥沒累 (Gerlache de Gomery)，備嘗

艱險，困苦萬狀，然於此勇毅之少年，實與以不

少之訓練。一八九九年彼由南冰洋安然歸來

後，一九〇〇年得其船主之證書，繼即在漢堡

(Hamburg) 從尼瑪葉 (von Neumayer)

學磁學，購一重七十四噸之琪娥號 (Gjøa) 小

船；一九〇一年即乘此船在挪威與格陵蘭間

北大西洋中作一季之海洋學工作，以預備其

確定北磁極及航行西北水道之計劃。

書中自述，彼在一九〇三年，探險之心，愈覺

堅決，自此以後，終其身致力於此，不復稍懈。在

出發航行安抵威廉王島 (King William's

Island) 南端後，彼即作一磁性測候所，取若

干包封之箱匣，用銅釘妥爲裝置，在彼處作磁

性觀測者凡二年，同時收集各種依士企摩人

(Eskimo) 之器具，直至一九〇五年八月十

三日始得脫離該處。二十六日見一舊金山

(San Francisco) 之捕鯨船，心竊喜之，但在

九月二日於赫瑟爾島 (Herschel Island)

附近，又復被困於冰，於是不得不在冰中預備

過第三次冬令矣。彼雅不願虛費冬季之光陰，

乃攜一犬隊，旅行數百哩，至一最近之電報局，

報告其出發後之行程，及回至琪娥號船上，已

在春間，至舊金山則在一九〇六年十月中矣。

既消磨一冬於困苦之中後，因探險隊一切

所費，均出之借貸，遂舉行演講，募集經費，以償

宿負。阿氏後又得南森 (Nansen) 之舊船法

拉姆號 (Fram)，於是又開始準備北極之航

行，是役也，較以前南森航行時東行更遠，因欲

踰越極地較爲接近故也。此種計劃之準備，又

費去二年之光陰。同時潘利 (Peary) 在一九

〇九年四月行抵北極。一九一〇年八月阿氏

即實行白林海峽 (Bering Strait) 及北極之

航行。此種勇毅之計劃，早已潛伏於阿氏胸中

而籌之熟。抵馬得拉 (Maderira) 後，即留一

函於彼處，函中係一電報，預備在數日內發與

司各脫船長 (Captain Scott)，發表其探險南

極之意見者。惟司各脫則始終未曾接到此項

電報。但當其寧穆祿號 (Nimrod) 沿礁灘

(Barrier) 游弋而歸也，不意發見法拉姆號停

泊於鯨魚灣 (Bay of Whales) 中，此處固爲

阿氏所選以爲出發地者，司氏始知在探險場

中，已來爭勝之人矣。其毅然選礁灘爲出發地

之一事實即爲阿氏成功之基礎，在他人視之，或將以此地爲太覺危險而擯棄之，但阿氏由精密研究過去之記載而後，深信在鯨魚灣之礁灘實與地相連，其外形自初次繪圖時迄今未有變更。阿氏書中末尾一章，於探險時攜犬工作，關於運輸等項之措置，言之甚詳。阿氏及其同伴，得犬之助甚多，彼等深知犬隊之運用，且諸人均諳滑雪之技。秋季抵埠後，即布置貯藏所三處，冬季之光陰，即消磨於改造一切工具，關於如何節省重量及改製衣服等項。彼等行抵南極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中，歸途因天氣良好，意甚自得，與南行時同樣順利。一九一二年回至歐洲，其計劃終獲成功，實因考慮周詳，小心準備，而個人之技巧，尤在於運用雪車，駕駛迅速，此固彼等足以自豪者也。至司各脫及其同伴之命運，則迄今未明，在英格蘭固因獎金爲他人由司各脫手中擄去，甚爲失望，然對此勝利者，仍極口讚賞，毫無嫉妒之心。

一四年重復修繕法拉姆號，又購一法門式雙翼飛機 (Farman biplane)，惟因戰事發生，不能繼續進行，彼於此時期與其國人利用中立國商業航運之機會，在二年中獲有相當之巨款，彼即停止營業，而復進行北地之探險。惟其時法拉姆號已不甚合用，彼決意造一新船，固不計其構造所費，價值甚巨也；所耗資財，傾其所有而尙不足，但仍繼續進行，毫無顧慮，而新船摩德號 (Maud) 竟於一九一七年下水矣。又因戰事關係，有魚雷之危險，致出發延遲，及一九一八年七月始得成行，因彼得人報告，謂德國在北冰洋中之魚雷艇已暫時退回，彼遂取道東北水道，及九月十八日在車留斯肯角 (Cape Chelyuskin) 被困於冰。

一九一九年九月始得脫離冰累，東行若干日後，至九月二十三日又被困於愛洪島 (Ailion Island)，羈留甚久。至一九二〇年七月始完成東北水道，而進港於諾姆 (Nome)，重行修理。入秋後又自諾姆出發，而將船員減少，中途又遭不幸，不得已，於塞特斯克角 (Cape Serd-ne) 及阿那的爾 (Anadyr) 渡冬。一九二一年春季回至西雅圖 (Seattle)，將摩德號再行修理，而阿氏則返挪威，籌劃款項，由政府撥與五十萬克洛納 (Kroner)。彼即購一瓊幹式飛機 (Junker aeroplane)，擬從事橫渡北極之飛行。六月一日回至栖阿特爾，攜其飛機及機匠奧姆特 (Omdal) 轉運至其他一船，至摩德號則由威斯丁船長 (Captain Wisting) 指揮，尋一適當地點，以備航行。惟以後歲月均不順利。摩德號亦始終未能暢行於極地洋流中。阿氏屢遭不幸，首先即爲飛機損壞，繼以經濟匱乏。此種困難，迄未解決，直至一九二四年，遇見厄爾茲衛司，機緣湊合，因厄氏亦渴望飛行極地，願出資援助也。

其時摩德號仍爲冰所困，而阿孟會厄爾茲衛司探險隊 (Amundsen-Ellsworth Expedition) 在一九二五年行抵王灣 (King's Bay)。五月二十一日乘杜尼爾滑爾式飛機 (Dornier-Wal flying boats) 兩艘出發，作極地之飛行。飛船在緯度八十七度四十三分

處下降，此探險隊經三星期之奮鬥，打開一條航路，重復出現於吾人之前，此景此情，宛然在目。歸後不久，彼與厄爾茲衛司又自意國政府購一小飛艇，此艇為諾比爾大佐 (Colonel Nobile) 所製，彼等即乘此艇於一九二六年

由斯普茲伯根 (Spizbergen) 啓行至巴羅角 (Point Barrow) 越過北極，見波福海 (Beaufort Sea) 無陸地矣。此行也表示越過

極地，亦有空中航路之可能；其最後一千哩行程之困難與危險，在小心翼翼者視之，且將以初時之光榮，亦漸於淪滅，但最後終博得一體同聲讚歎，或人之猜疑，至此亦遂消失矣。

阿氏不愧為當今僅有之探險家，打開南北兩極航路，親蒞南北兩極。當諾比爾將軍及意大利號之船員，身陷危難，急需救護之時，彼亦儘可將此種責任委之少年人，召集同志，前往營救。乃阿氏拋棄前次極地飛行時與諾比爾發生意見之衝突，毅然偕季爾寶船長乘法國政府派遣之海面飛機，馳往援救，而從此杳無消息矣。其慷慨豁達之度量，與夫一生致力於

極地探險事業，而無絲毫顧慮畏意之態，功成最大，為當今傑出之探險家，宜其能博得無上

愛迪生之又一發明——橡皮

代替品

哲生

以前我們講到電燈五十年紀念的時候，曾說愛迪生最近因發願為美國對付橡皮問題，使戰時需要橡皮，不受英國之控制起見，乃以八十餘歲之高年，更潛心於橡皮代替品之試驗。果然他於八十二歲生辰這一天，宣佈已發明橡皮之代用品。將來橡皮價格低下，橡皮之用愈廣，於人類舒適生活的享受上，又多了一種物質了。

橡皮種植事業成功的，獲利千萬，失敗的，也弄得家業蕩然。今既有代替品出來，想必又將引起投資者極大的注意。

有人以為這種代用品一出，橡皮種植事業，便將衰退。其實世界上物品的種類增多，同時對物品的需要，也在那裏增加。所以盡管有代用品起來，那被代用的原物，不一定被打倒。

之榮譽而垂之不朽也。

或者牠的產量，可仍舊繼續增加。這從各種代替品發明後的情形看來，可以明證。例如美國發明人造樟腦，至今日本輸入美國的樟腦，反較人造樟腦多一倍。雖有賽璐珞和其他這些象牙贗品，而非洲的象，依然受獵象者的迫害，採取象牙，幾有使象種滅絕的危險。皮革的贗製品，雖有許多種，性質堅韌的，可以製皮箱製車頂等等，但真皮的需要，依然繼續增高；而南美的阿根廷，德士古，亞洲的俄羅斯，畜牧事業，並不少衰。人造絲製造甚易，而日本輸出蠶絲，逐年增多。木棉製布，未嘗消滅了麻縷。新聞紙現在採用木材製紙，但破布製紙，仍不失牠的需要。塞門土雖可膺替花崗石，大理石，但花崗巖石的開掘，意大利大理石的輸出，仍如往昔。況且愛氏的橡皮代替物，還只是試驗室中

的發明，由此而發展爲一個人造橡皮的大工業，使人造橡皮確切爲市場上的一種商品，牠時候還遠哩！據說，德國已發明了斯林的替代品，卻並不見有人急急的要將油井賣脫。

愛迪生耐煩勞作的精神，是不可及的。他發明電燈的時候，單是燈泡中需用的炭絲一項試驗，曾派多人，周歷世界，採取植物纖維，送到試驗室，把幾千種植物纖維，一一加以試驗。

這回他試驗橡皮代替品，也試驗過一萬五千種的草類，最後乃從某草類中，採得漿液，其質地可與橡皮相匹敵。這樣大規模試驗，和恆久的忍耐性，只有那植物改種試驗者，布爾班克了。布氏在美國的山太洛撒，關於植物上所作試驗，至不可計數。他要試驗改良仙人掌，使牠無刺，曾培植成千萬的仙人掌，僅於許多數量中，得到一個無刺的仙人掌。他要改良馬鈴薯的種子，也培植無量數的馬鈴薯，最後始得着了那有名的布爾班克馬鈴薯。他試驗一個完全的牛眼雛菊，也會拋棄掉無數的不完全的雛菊。

在昔有所發明，往往是一個人偶然觸到機會的事體，至於有大規模的試驗所，雇用成百個幫助試驗的人員，則愛迪生實於發明的才能以外，還有組織的天才。愛氏現雖已發明了一種草類，中含乳汁，絕似橡樹之汁，不過從此乳汁，取得橡皮的機器，却還沒有計畫成功。但這總有一日會成功的。只要看愛氏自第一次所發明的電燈以至現在中實氣體的通斯登電炮，是經過一段屢加改良的時間和手續

人死何往

「人死何往？」對於這個問題最正確的答語，不如說「沒有知道。」不過人類通性，雖對於自己絲毫沒有知識的事情，也喜歡研究。所以這樣一個問題，各時代的人們，都以其各時代所有的知識，加以討論。

在這里，我們應得先說一說宗教家和科學家所抱見解的不同。科學家相信真理，其所信的真理不單是論理的意志的真理，乃是解剖事實，加以實驗觀察而能確證的真理。宗教家

的愛迪生也會試驗過有聲影片，但這發明最後的成就，還歸之於伊斯脫曼。愛氏有發明界魔手（The wizard of invention）之目，實在他的魔力所在還在他勞作不倦的精神呢。當愛迪生宣布橡皮代替品之發明以前，汽車大王福特氏，聲言欲以五百萬元建一陳列館，以置放愛氏發明品的模型。據說，愛氏之發明要試驗橡皮代替品，與他對福特氏的友誼頗有關係。

微知

則不然，他們只用着獨斷的無證據的議論，來解說一切事物。這裏要說的，當然是科學家的見解。

常人對於「人死何往」的見解，不外三種說數，即（一）個性是不滅的，（二）死便一切消滅，（三）精神不死。這三種說數，以科學的眼光看來，都難得到確切的證據。

第一種個性生存說，最爲一般人所信仰。一切宗教都如是說。也有說惟有修養的人，他的

魂靈能够永存，其他凡人，則死後便即消滅，或經過若干時而終於消滅。對於此說的論據，也有幾種，如不可思議的千里眼者的心理現象，以及關亡術者的不可思議的技術。還有一種疑神見鬼的傳說，也是他們所視為切確的證據的。

這種證據是否值得研究，且不必說，但我們從生物學上說起來，這個性的生存，實不可能，再就生物進化上研究起來更不可能。

原來研究生物學的，都知道心與物，即靈魂與肉體，是不可分的。而心的活動無不依據於肉體，這是事實。試想甲狀腺分泌不足，即能令人變為白癡。酒精藥料使人服用，能變其人的性格。而腦的各部分，如有局部的傷害，則對於其人的才能，記憶，便發生顯著的影響，這不是靈魂與肉體不能分拆的證據嗎？

今若對於人類有機體的作用，更加以精密的探討，則更可以看出心與肉體是互有密切的依藉。蓋心的作用不但關於腦，更關於分泌腺的化學的配合和身體的作用。所謂精神的

活動性並不是別物，乃為從屬於生活物質的必然的活動性，這在現在已經很明白了。

換句話說，為人類物質的架格的肉體，與藉以思考感覺的心靈，只不過一個實在——即人類個性——的二種看法。果然則以為有無心的肉體，固屬困難，而謂有無肉體的心——即不賴物質的基礎，而能具明瞭的個性的心——尤為難之又難。

這是和電氣現象相彷彿的。電池是電流之源泉。電流之流，不關係於電池的構造和作用，也就如心之與肉體一般；不過電流離了電池便不得存在，也就同心離了肉體是不能存在沒有分別。

再從進化論方面來說。若人類的靈魂能够生存，則猿的靈魂也應該能够生存，甚至於下等動物的哺乳類，爬蟲類，兩棲類，魚類，又甚至於最下等的生物也該有靈魂存在。若說有不存在，那末以何種動物為分界線呢？

返過來說我們人類自身能如說生後的赤兒即可以應用靈魂不滅的話，則尚在母胎中

的胎兒怎樣？更追溯上去，尚為卵子時的一切細胞羣怎樣？或進而至於沒有組織的卵細胞自身又怎樣？

因為有這種種批點，所以個性的生存總不能成立。於是第二說以起，即人類死時心靈也全部消滅。換句話說，就是「一死便了。」用這話解說死後，還是等於不說。因為牠只有消極的打消別種說法，而沒有可以證定己說的論據。

第三種的假說則是由於應用物理學上的原則，即「能的法則」而來的。蓋能是一切物理的活動的源泉，曾經使用而耗費了的能，實際上並不消失，不過變了一個形態，如能收集起來，總量還是與前相等。而人類的精神，便相當於這樣的能。人類有了這能，所以能有精神的或心的活動。肉體死後，則此能仍返還，而其全量不變。這個假說比其他二說，比較圓通。照這說的見解，以為永遠不滅的精神即能，當其人死之時，即向空中廣播，而瀰漫於宇宙，恰如無線電話機播送電話一般。但此被播送的無

線電話，如再遇到新的物質的構造，即如收音機者觸之，即仍能形成語言或音樂。精神亦然，牠是廣播於大空之中，在未遇到某種肉體之前，不能感，也不能覺知。但一遇某種物質，即忽然蘇醒而成爲一個新體了。

不過物理學上所謂能的存在，是有一定的形式的。有位能，有動能，有聲光化電各能。牠的變換，也逃不出這個範圍以內。那末所謂精神的能，究以何種形式而存在？死時以何種方法

星名

星有種種定名，西洋天文上習用的星名，各有其起源和意義。這裏的所謂星，並不是行星 (Planets)，乃是指的恆星。西洋的星名，有自神話上來的，故溯源於神話只是溯其源起而已，不能算爲恆星定名的理由。如亞爾泰爾 (Alair)，如滕內勃 (Deneb)，亞爾比利奧 (Albireo)，如佛茄 (Vega)，如安梯理斯 (Antares)，如阿克士洛斯 (Arcturus)，如開配拉 (Capella)，如福馬爾霍脫 (Fomalhaut)

而放射，遇了新體，又以何種方法而收受？這種都不會有明白的說明，我們便也不能確實地相信。牠無非把無可解說的精神活力，勉強附會到物理上所謂能的見解罷了。

總之，在我們現在的知識範圍以內，對於『人死何往』這一問題，實尙不能有何種確切的說明，與其解說不當，還不如不說爲是。至於宗教上所謂『輪迴』、『天國』等等，那更是迷信無稽之談，不值科學家一笑。

大宇

如貝推爾奇斯 (Betelgeuse) 等都是歐洲常人口頭說到的星名，都是起源於神話的。星名的給與，大都是希臘學者和中世紀阿剌伯學者的工作。希臘人航行海上，與大自然接近最密，以需要和熟習兩個原因，乃給與恆星以種種名目。古代的阿剌伯人，居於寬廣的沙漠之中，自然也與天文相習。他們的奇幻的對於恆星的辨認，後當伯格達強盛時代，由有學問的阿剌伯人，傳之世界。不過他們所定的

名，有許多實採自希臘。因爲羅馬的天文學者托稜米，於其著作中錄入希臘人之說，阿剌伯人，又從托稜米的書翻譯而得。

現代記述星名的書，頗不爲少。最有名的是伊第婁 (Ideler)的著作。他是以德文寫就的。三十年以前，美國紐求賽州愛倫氏 (Richard Hinckley Allen)發表他最具備的工作。他是用英文寫的，書名曰星名及其意義 (Star Names and their Meanings)。此書大約可算是任何文字所寫就的，關於星名的著作中最好的一部了。因愛倫以許多年的功夫，搜集他的材料，來源既極正確，排比又極周詳。

考星名之成立，大抵由一般人口頭傳說而定。所以明明是一個簡單的字，而尋求牠成字的源流，則往往是從那些描寫某星性質的一句整句或句語中，選幾個或一個要緊的字，縮寫而成的。這就上邊所舉幾個星名來說，則亞爾泰爾 (Alair)，從 Al Nasr al Tair 幾個字縮成的，其義爲飛鷹，原指的是大鷹星座 (The constellation Aquila) 一連串的三

顆美麗的星。這裏星座名是一個拉丁字，而星座中的主星名，則是一個阿剌伯字。

天鵝星座中的主星內勃 (Deneb in Cygnus)，據愛倫氏的說法，則從 Al Dhahab, al Dajajah 來的，義為雌雞尾。

天鵝星座中的亞爾比利奧 (Albireo in Cygnus) 是一顆有重複色的美麗的星，此名也由這樣成就的。因為阿剌伯的原名是 Al Minharal Dajajah，義為雌雞之喙，因此知所稱為雁的，原來乃是雌雞。而亞爾比利奧，則位在一串小星之端。照都婁氏的星座圖看去，正是那雌雞伸出的頸。

七絃琴星座中的佛茄 (Vega in Lyrae) 如符合於阿剌伯人原來的拼法，則這字的頭一個字母，不是 V 字，而是 W，讀為維茄 (Wega)。至於阿剌伯人的取義所自，則失傳了。

安梯理斯，是天蠍星座中一顆紅而大的星 (Antares in Scorpio) 這名來自希臘，一般的解釋，義為火星之匹敵。(因了牠的顏色的關係) 此星的阿剌伯名曰 Kalbat Akrab，

義為天蠍之心。

牧人星座中的阿克士洛斯 (Arcturus) 是一個希臘字，義為熊之衛。因為這星和牠的全星座，緊緊地跟住大熊星，繞着極點。

開配拉是一個拉丁起源，義為小雌山羊。阿剌伯人稱牠曰 Al Rakib，義為趕牲口者。把牠連接於金牛星 (Taurus) 座中的七女星 (Pleiades) 羣。而認此星羣為一隊駱駝。不過開配拉，乃於御人星座 (Aurigae) 中的一星，地位遠在七女星羣以北。

福馬爾霍脫，從阿剌伯名 Fomalhaut 而來，原義為魚嘴。牠是南魚星座 (Piscis Australis) 中的一星。

貝推爾奇斯 (Betelgeuse) 是獵戶星座 (Orionis) 中肩部的一顆橘形的星。據愛倫

氏說，此名從阿剌伯 Ibt al Jauzah 而來，

義為中央者之腋 (The Armpit of the Central One)。

力奇爾 (Rigel) 在獵戶星之左足，此名來自阿剌伯之 Rijl Jauzah al Yusra。愛倫氏譯為耶烏柴哈之左腿，耶烏柴哈 (Jauzah) 者，乃所擬之一王者，其人有大隊之駱駝。

此外簡單的說，如大狼星座中之塞略斯 (Sirius in Canis Majoris) 是一個希臘字，義為發光者。處女星座中之斯壁加 (Spica in Virginis) 義為麥穗。金牛星座中之亞爾西盤納 (Aleyone in Taurus) 是希臘地神亞德拉斯七個女兒中最美的一个的名字。龍骨星座中之堪拿浦 (Canopus in Carinae) 是一個希臘字，乃一舵公之名。

電氣療病新法

之學

電氣療病的方法是很多的，使用高電壓或低電壓，大電流或小電流，直流或交流，或急變電流，皆可以得到治療的效果，其中尤以急變

電流的效力為最顯著。不過在各個場合之中，要以何種電流為適宜，那就要看實際的情形，才能够決定。

關於電氣治療，現在卻發見了一個新的方法。這個新方法的特點，便是完全不用外來的電流，來發生治病的效力。發明這個新方法的人物，是一個德國的工程師，名叫 Josef Zacher。他在柏林實驗所得結果，算是成績很好；於是利用這個結果，做了一個儀器，叫做 Jonisator；他並且將這器具呈准政府立案，得到專利的保護了。

這位發明者的意思，覺得一切活的有機物體都含有很多的液體和鹽分，可以拿來做製造電氣之用。果然，他的思想實現了；他的辦法，便是運用兩個電極，即銅電池和亞鉛電池，來吸取人體上的特種電流，這種電流治病的效力，超過以前電療的一切方式。

這種人體內自發的電流，不但可以止痛，而且牠的止痛的能力，是堪驚人；牠還可以自動的治好病源。牠在健康人們的體內，可以補體養神，可以提高作事的能力，可以強健神經和肌肉。

Jonisator 是一個很單簡的東西，其中存

放着幾個不同的預備好了的和包好了的電極。這電極可以隨時適用於人體的各部。此外尚有一個感覺很靈敏的測電器，可以測得 0.01 M.A. 到 1.0 M.A. 間的電力。這個機器上所通過的電流是不痛的無害的。如果醫生偶然請不來，那末，不懂醫學的人們，可以把牠拿來自行試用，決無危險。

Jonisator 的電力雖小，——或者是因為牠的電力很小的緣故，牠的治療力卻是很大，而且簡直是偉大驚人，以上已經說過了。牠的這種偉大的力量，已經在各色的病患中表示出來了，並且是與體內由有機體活動所產生的電流成正比例的。照以前的經驗看來，這個新發明的機器，是有促進身體內新陳代謝和

最初的人類

幾十年以前，人們尚不十分知道地球的年代和牠的構造的年代以及地球上動物植物石化了的遺體，而對於人類生存的年代，尤其不甚明白。照大河流淤積的速度計算起來，人

提高作事能力的功用，這是已經證明了的。牠的別種作用尚多，但是不及這兩種之顯著。牠可以影響神經，尤其是交感神經，能於短促的時間內，除去知覺上睡眠上和食欲上的一切煩擾。此外牠還可以醫治腫爛，靜脈發腫，血症，和婦女的經期不調等。牠的止痛的功力，是特別之大，這也是證明了的。筋骨痛，關節痛，神經痛，肌肉痛，四肢痛，頭痛等，牠都可以診得好，並且效力也很偉大。牠診這些病，可以馬上見功，不過遇有難診的病痛，勢必多診幾次，方能收效。從前人們對於脊髓病，癱瘓，膀胱病，治久不愈的氣管病等，不曾施行電氣的治疗方法，但是現在這些病，都可以由新法診得好，而且牠的效力是驚人的。

之學

們認定地球存在的歷史，僅僅經過了一萬萬年。但是這個估量，是不可靠的。人們現在卻發現了一個比較可靠的計算的方法了。這個方法，便是從鐳的活動 (radioaktive) 原素的變

化中觀察出來的。我們知道鈾 (Uran) 常發出 α , β , 和 γ 三種光, 牠並且經過各種的階段後, 最後便變成鉛了。變化的速度, 不絲毫受最

強大的壓力和最高溫度的影響, 所以我們可以以把這速度, 作爲一個比較可靠的測時器。在

α 光內有一種瓦斯——即銻 (Helium) 的氣流, 所以變化的結果, 便是由鉛和銻結合的產物, 其比例是一原子的鉛對八原子的銻。這個變化, 是繼續不斷的前進, 不過牠的效力, 確是

非常的緩慢。一定量的鈾, 需要六千萬年的時光, 才能變成鉛和銻, 而且原來的分量, 只能變化了一半, 這就證明了變化的法則, 未免太慢了。若是我們要決定岩石的年代, 我們便可將岩石中所含的鈾之重量和變成了的鉛銻之重量, 兩相比較, 那末, 我們可以得一個很可靠的結果。照這個方法計算起來, 地球的年代或是牠的最古的岩石構成, 總在十四萬萬年的光景。

人們對於人類生存之年代, 其觀察似乎很不一致。不久以前, 有人說牠 (即年代) 只是

萬年, 又有人說牠是十萬年, 但是到了現在, 又有人認定在百萬年以前, 地球上已有人類的生存了。

古代人類的遺骸, 已經在亞細亞洲喜馬拉雅山以北發見了, 所以現在人們希望在蒙古和中國要再發現較古的屬於地質第三時期的人體或像人的遺體, 這種人體或遺體的年代, 或者要在幾百萬年以上, 也有估量到六千萬年的。

美國博物院, 爲搜索中央亞細亞洲起見, 曾經在紐約組織了三次大規模的科學的遠征隊。第三次的遠征隊, 在蒙古的岩石中, 發現了地球的和牠的最古動物的一部單簡的歷史。地球的歷史, 有好幾個部分, 沒有找出來, 這次把牠們發見了。從前在別的地方所得的結果, 也經這次的發見證實了。所以這回的發見, 是充實了我們的知識, 因此是很有價值的。

第三次亞細亞遠征隊的最重要的發現, 要算是一種爬蟲類的蛋, 這爬蟲類是叫做 *Dinosaurus*, 是一種原始時代的蜥蜴。這蛋

的大小和形狀, 與以前所認識的一切蛋都不同。由以下的幾個考慮, 我們可以準確的斷定這些蛋是由巨大的蜥蜴類產生出來的。第一, 在發見這許多蛋的地層中, 同時發見了七十多個尖嘴蜥蜴的石化了的頭蓋和骨架, 卻沒有看見別的動物的遺體。第二, 這個地層, 包含尖嘴蜥蜴的發育所經過的各個階段, 其中很顯著的一個, 便是剛才孵化出來的很幼穉的動物骨架。第三, 有幾個蛋包含着部分骨化了的幼穉動物的骨架, 這骨架的形狀, 與幼穉蜥蜴的形體是一樣的。照比國大學教授 *Stralen* 的報告, 這蛋殼在顯微鏡下所暴露出來的組織, 是處處類似於法國南部蜥蜴蛋殼的構造。

此外, 這次遠征隊對於最初的哺乳動物, 又補充了多少的說明。人們曾經假定在「白堊時期」(*Cretaceous*), 業已有高等哺乳動物祖宗的存在了, 不過牠們的體格是很小的, 而且牠們是食蟲動物。最初哺乳動物的遺跡, 從前是不知道的, 是這次在蒙古才發見的。到現

在人們才能準確的說，哺乳動物，在「白堊時代」確是已經存在；並且還可以說，牠們在那個時期，並不是才只開始發展，而是已經有了長期的發展，已經分化成爲幾個種類了。這些小的哺乳動物，居然能夠將巨大的爬蟲趕跑，這是值得我們考究的；以理測之，這或者是因爲哺乳動物有較大的適合於環境的能力，或者是因爲牠們有較好的行動機關，有較優的知識上的發展，有合於經濟的蕃殖方法，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由於哺乳動物有熱血的作用，能夠適合於各種的溫度。巨大的爬蟲類，雖然能夠延長牠們的生命幾十年，然而牠們到了白堊時期的末葉，牠們便須壽終正寢。因此牠們絕跡於蒙古和其他的地方，巨大強悍的動物乃投降於小豹孱弱的動物。

這種小豹的哺乳動物，是靠蟲類爲生活，也有嚼食植物的，此外尚有很多食肉的哺乳動物，牠們的日常的食品，便是牠們的較弱的同類。這類動物中之最大的，要推 Andrewsar chus，牠是一種大熊，牠的頭蓋，約莫有八三

cm 長。照 Osborn 教授的說法，這個動物，要算是我們在地球上所發見的動物中之最大的陸地哺乳動物。牠的頭蓋，較之現在生存的最大食肉動物（如 Alaska 的褐熊）的頭蓋，要長兩倍寬兩倍；比狼的頭蓋要長寬三倍。

人類骨架的化石遺跡，表現了人們在發展較早的階段中，和類似人們的猴子，尤其是和 Selimpasen 猿，有密切的親戚關係。有人說中央亞細亞，真是人類發祥的地方。就許多的情形看起來，這句話是真的。動物在蒙古有繼續不斷的發展，這是證實了的實事，可以證明這句話是真的。我們不能因爲別的地方有了同樣的發見，便說那句話不是真的了。譬如我在埃及 Oligozin 地方，發現了很老的很原始的人類或類似人類的遺體，我們不能便把這件實事拿來做一個反證，硬說埃及的那塊地方——可以說是非洲的一部分——在從前不和南亞細亞洲有寬闊的連繫。

照 Black 博士的意見，人們的祖宗和猴

子分化，是與中央亞細亞土地的隆起和乾化 (Austroknung) 同時並進的，不過這個隆起和乾化的法則，是慢慢的向前進展。

在 Cosin 的時期，中亞的陸地是低平的，而且是被半熱帶樹林所揜蔽着。到了 Oligozin 的時期，喜馬拉雅山乃隆隆聳立，中央亞細亞，乃變成了大樹林的淵蔽，和現今的錫蘭 (Ceylon) 一樣。在 Miozin 的時期，簡直是樹林的世界，但是牠此時的北方性 (Nordliches Charakter) 較多，並且還有舒敞的平原，散見於各地。轉到 Pleistozin 的時代，陸地益形隆起，居然變成了大平原的場所，樹林的部位，因此減少了。Black 以爲這種環境上的變化，雖不能開始卻可以促進人類和猴子的分裂。猴子富於保守性，在比較早一點的時候，便停歇了牠的發育，並且牠適應於環境變化的能力，也是比較的小一點。所以牠們走向適合於牠們性情的地方，就在大樹林所遺留下來的榛莽中安居樂業了。至於人類，是進步的動物，在很早的時候，他便有繼續發育的

傾向，因此在較遲的期間，他的頭蓋也完滿發達了，頭蓋的內容——腦筋——也照樣的增加了。人類在精神上的能力，繼續增加之後，他即放棄樹林的生活，而遷移到平坦舒敞的地方，並且他進一步的更適應於環境，向較高的

種類來發展。我們曾經假定有最初的人體埋藏在蒙古內，現今即使沒有發現，我們卻在蒙古和中國在最近幾年的過程中找得了很多人們所用的器具和最早石器時代的產物。第三

次亞細亞遠征隊，在蒙古發現了同樣的器具，並且這些器具，不只屬於一個時期，而是屬於不同的時代，這樣一來，一部人類最初的歷史，就可以差不多無殘缺的補足了。

法國人口現象

哲

關於法蘭西人口的問題，一般巴黎報界抱悲觀的人說：世界大戰後的法國第十代人口，將不復為法蘭西人，而法蘭西的地面，則被分割於由北方遷入的日耳曼人，和由南方遷入的意大利人的後裔了。而一般社會的經濟學者，則說即使延長到紀元後二千二百年左右，法蘭西民族也決不會消失，因為法蘭西思想和法蘭西文化的力量，能使那生活於他們勢力下的任何民族，都為法蘭西人。從人種的研究上講，今日的法國人是否與中世紀時代，或再遲點與大革命時代，住在法蘭西境內的法國人為同物呢？這也是一個問題。

上述的預測和推論，乃為一九二七年法國勞工部長對於人口的報告所引起的。這報告說：現在的法國人口要比大戰前的法國人口少了近百萬的人數。又在法國的南部和北部人口的出生率如常，而在中部，則比率大減了。一九二七年統計所示，法國的九十個省區中，人口共計為四〇、九六〇、〇〇〇人，其中約二二、〇〇〇、〇〇〇人是外國種。（所謂外國種者，是指自現在一代上溯至第三代中開始有外國血統混入者的後裔）而一九一三年的統計，則這九十個省區中人口為四一、四七六、〇〇〇人，其中僅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為外國種。

自一九二〇年以後，這九十個省區中的全人口，完全由於出生率的降低，而人口漸減。按法國出生數之超於死亡數，一九二六年為每一〇、〇〇〇人口中得一八八人，一九二七年便只有一八一一人了，再加幼兒死亡率的增長，則此差數更屬渺小了。



緊禮服

皮藍得斐著

徐霞村譯

郭里教授對他的老女僕——她忠實地伺候他已經快二十年了——向來是非常耐性的。可是，當那天他穿上了那件上衣的時候，他的所有的耐心和日常的和藹卻消得連影子都沒有了。那天連老天爺都彷彿和他過不去。

一想到這樣不關重要的一件小事竟能把他那樣的靈魂——完全不留意輕瑣的事情，充滿深邃的理智上的活動——擾動起來，這早已够使他發怒的了。再想到自己竟盲目地穿上這樣一種上衣——被一種愚蠢的風俗指定出在某種節慶來穿，用處祇是在生活中加上一種假裝的歡樂與開心——這憤怒使更加厲害了。這樣一件上衣，配上他那龐大的身體，他那巨象似的軀幹，那簡直像一個河馬，像一個無人知道的前史時代的動物！

氣憤憤地，教授兇野地瞪着他的老女僕。同時，老女僕——又短又圓，像一個肉球——祇是一味地快樂地瞧着她的魁大的主人穿着那件

特別的華美的上衣，卻沒想到那些雜亂在那間小房裏的老舊的，誠實的，平凡的傢俱和可憐的破書將怎樣自慚形穢。

這件奇怪的上衣並不是出自教授的自己的心裁。牠不是從他自己的衣櫥取出來的。事實是，牠是租來的。隔壁的那位商人遣了一個店員過來，抱了一整抱的上衣，叫教授徒中選出一件。帶着一個審美家的神氣，眼睛半合着，得意地微笑着，這位店員把每一件都提了起來，裏外地翻着，讚揚着牠的美點，但未了總是搖搖他的假髮說，「不合適。」

教授又哼了起來，拭了拭額汗。他已經把這些可咒詛的上衣試過七件，八件，九件，簡直不知道多少件。一件穿上去比一件緊。這個領子是多麼可怕啊，教授帶上去簡直卡得不能喘氣！沿着鈕孔的衣邊更是要多脫線！這條領帶是怎樣硬凸啊，教授簡直不知道怎樣用牠打個結子！然而這卻是最後一件呢！

可是那店員卻非常得意地說，「啊，總算有了！正合適！再好沒有了！」

郭里教授轉過身來威嚇地向老女僕瞪了一眼，不叫她再羨望着他所做的圖畫。接着他便端詳着這件由商人特別送來的上衣，問那店員說：「你們還有別的沒有？」

「我們祇有十二件，都在這裏了。」

「這是第十二件，是不是？」

「是的，先生，這是第十二件。」

「好哇，這件倒真合身呢！」

這是那一堆裏最緊的一件。店員忍住笑容，莊嚴地同意道：「啊，這件也許有點緊，有一點點緊，但是牠卻正合身。你只消照一下鏡子——」

「謝謝吧！」教授打斷他的話，「光在你和我的女僕眼前獻醜已經够了。」於是那店員便把頭微微地一低，做了一個嚴肅的鞠躬，抱着那十一件上衣走了。

「竟有這樣的事！」喉嚨裏憤怒地吼了一聲，胳膊威嚇地舉了一下，教授喊了。他怒目地望了望那桌上擺着的一張香的請帖，更覺憤怒起來。邀請是在八點鐘，在新娘的家裏，在米藍路。要走二十分鐘，而現在已是七點一刻了！

把裁縫店的店員送到門口，女僕又走進了房裏。「不要多說話吧！」教授命令道，「幫我把這領帶打上。」

「慢來，慢來——先帶上領子。」老婦人忠告說。於是，用手帕把她那抖戰的雙手揩淨，她便開始工作起來。

全室整整地靜默了五分鐘。教授，屋子和屋內的一切都彷彿在一種不敢呼吸的中止和期待的狀態中，好像「世界末日」已經離近一樣。「打好了嗎？」教授問。

「啊——啊——快好了。」

教授蹙了一下腳，叫着：「算了吧！讓我來吧。我真受够了！」

可是，當他剛剛走到鏡子前面的時候，那可憐的女僕所發生的事情就發生了。教授對着他自己做了一個蠢笨的鞠躬。但是，在這個動作中，他的上衣的前襟一開一合，教師立刻把身子很快地轉過，就好像一隻貓覺出牠的尾巴被什麼東西拉住一樣。這樣一轉，便聽見衣服的布「不」地一響，一隻袖子的腋下裂開了一個很大的口子。教授幾乎癡了。

「祇是開了線，祇是開了線，」老女僕急忙過來救濟，安慰他說。「脫下來我給你縫縫吧。」

「沒有工夫，」冒火的教授叫，我就這個樣子去，叫他們誰都好受不了。我誰都不和他們握手。讓我走吧！」他憤怒地把領帶塞了一下，把牠打上，把大衣披在那倒霉的上衣上，便跑了出走。

他想他一定要看着這件事完結才行。天知道，這是應該使他高興的事哩！今天一早晨是他的學生，他的密友萊意絲舉行婚禮的日期。從他手裏，她現在可以借這個婚禮償補她刻苦求學的時候所做的那許多犧牲了。

一面走着，郭里教授便想到那些造出這婚禮的奇怪的環境。是的，真是奇怪，那位有錢的鰥夫怎樣會偏偏跑到學院裏來問可以不可以替他的孩子們找一個管理婦呢？——說了半天，他的名子叫什麼呢？格里米？格里米？不是米特里。對了，米特里，米特里。一定地，米特里。

這就是這婚禮的發生的由來。可憐的萊意絲從十五歲起就失了父親，一半靠着女紅，一半靠着做家庭教員，她養活着她的老母。末了，她終於得她的教師的文憑。他，郭里教授，佩服她的毅力和勇氣，便給她在羅馬研究院裏找了一個名額。接着他便遇見了這位格里梯先生。

格里梯，格里梯。怎麼，自然。這正是他的名子！他把萊意絲薦給了這位米特里先生。不到幾天這位先生便又驚又窘地跑了回來。原來萊意絲爲了自己的年紀，地位和老母的關係，不肯就他的管理婦的位置。自然，她不能離開她的母親。但是，最大的理由卻是，她不願意引起從那些油快的舌頭上一滴就下來的那些閑言。這位小潑婦是用了一副怎樣可愛的聲音，一些怎樣漂亮的表情來反對這件事啊！

萊意絲是個非常漂亮的姑娘。她的美正是他最喜歡的一種。在這種美上，「長久的愁悶」（這是個很漂亮的形容詞，很配得上意大利文教授郭里先生）——是的，在這種美上，「長久的愁悶」已經給她加上了一種淡愁的美麗，加上了一種甜蜜而可愛的高尚之氣。當然這位格里米——他現在十分相信他的名子是格里米——無論怎樣吧，當然這位格里米先生一見她就不由自主地愛上了她。這種事似乎是時

時都有的。他跑回來四五次要萊意絲的答應，都不成。這簡直沒有一點希望。於是他便懇求郭里教授做中人，叫這位這樣美麗，這樣規矩，這樣有德的萊意絲姑娘（既是不肯做管理婦）做他的孩子們的第二個母親！既然這樣，爲什麼不做呢？

於是他便做了中人，結果非常快樂，萊意絲答應了這個求婚。現在這婚禮是由格里米先生或格里梯先生或米特里先生的父母主辦的——這兩位父母會竭力地反對過這個結婚。讓他們見鬼去吧！這位肥老的教授在他的沈思的結尾突然發怒了。

然而他仍舊記得，在這種情形中，新娘是應該送一個花束的。萊意絲曾求他做個證人，但是教授對她說，假使他答應這個請求，他就必須給萊意絲買一件配得上她的有錢的未婚夫的禮物，而他又買不起。租了一件講究的上衣，犧牲已經夠大的了，可是，一個花束，是，那至少要有。於是，十分窘迫地，郭里教授踏進了一個花鋪，買了一把青草，上面疏疏地插着幾朵小花。

當他走到米藍路時，他看見路底有一大羣閑人圍在萊意絲的門口。他以為這是自己來晚了，迎親的馬車都已預備好了出發，所以這些人都等在那裏。於是他慌忙向前跑去。爲什麼人們都這麼望他呢？那扯破的上衣是緊緊地被外衣遮好了啊。也許下面露出了一點吧。他低頭看了看，立刻放了心。不，不，看不出來。那麼爲什麼呢？什麼事發生了呢？那前門爲什麼半開着呢？

管門人門房，帶着一副傷心的神氣問：「來參加婚禮的嗎，先生？」

「是的，他們會請了我。」

「但是——唔，婚禮——說句老實話，婚禮沒有了。」

「沒有婚禮了？怎樣一回事？」

「因為那位可憐的太太——新娘的母親——」

「死了？」郭里先生呆了，瞪着那管門人問。

「昨天晚上，非常突然地。」教授像一根柱子似地立在那裏。有這種事！新娘的母親！老萊意絲夫人！

他向周圍的人們望了一眼，彷彿要從他們眼裏證明這難信的噩耗是否確實似的。那一把花從他的無力的手裏落下來了。他弓下腰打算去拾，但是他腋下的裂口又響了，於是他便停住弓腰，讓身子半彎地立在那裏。啊，老天爺，這件禮服本來是婚禮服，現在要變成葬禮服了！他怎麼辦呢？這樣穿戴着進去嗎？回家嗎？於是，鼓起了勇氣，他把花束拾起，把牠拿到門口。

「如果你願意，」他對那看門的人說，「我自己拿進去吧。」他進了門，急急地跑上樓梯。可是他這樣只走了幾步，因為，剛剛上到拐灣的地方，真倒霉，他已經喘不過氣來了。

進了那小客室，他彷彿在那些立在裏面的人們中間引起了一陣窘促和紛亂，而且這窘促和紛亂又是很快地靜了下去，就好像在他進來的時候有誰跑了出去似地，就好像一個密祕而生動的談話被他打斷

了似地。

自己也窘促起來，郭里教授祇在進門處停了步，茫然地向四面張望。他感到非常混亂，幾乎好像被敵人包圍起來似地。這些人都是新郎的親戚和朋友。那位老太太是他的母親。這兩位沒結婚似的女士是他的一個姊妹和堂姊妹。郭里先生蠢笨地鞠了一個躬。啊，老天爺，那禮服上的裂口！於是，腦袋直挺挺地，身子欠着，郭里先生又向四面望了一下，看看有沒有人聽見他的腋下的那個該死的裂口聲。

沒有人回答他的鞠躬，因為這個遭遇的悲哀和嚴肅是不許有這種行禮的。這時有少數的人，大概是親密的老友，正把一個紳士圍在中間，郭里先生用眼一瞥，立刻認出是新郎，釋然地吁了一口氣，他揚然地向這個人走了過去。

「格里米先生——」

「米格里，」那位紳士改正道。

「是的，是的，米格里！我想起來了。我把格里米，米特里，格里梯通通想過了，總一輩子也記不起這米格里。對不起。我是郭里教授，你知道我會——」

「對不起，」那人冷冷地望着這位可憐的教授說。接着，彷彿記起了什麼事似地，他跟着說：「啊，是的，是的，郭里，當然，怎麼，你還是一個——你是這結婚的間接的創造者，間接的主因呢！我的哥哥告訴我！」

「什麼？什麼對不住。你是他的兄弟？」

「我是加羅米格里。」

「你真要饒恕我才行。老天爺，多麼相像啊！對不起，格里——米格里先生，自然。但是這是怎樣一個青天的霹靂啊！唔，我——在某種程度上

——我可以說間接地——也許可以說有一點幫忙。——」

米格里擺了擺手，教授停止了他的說話。「讓我把你介紹給我的母親吧。」

「我當然覺得榮幸。」

於是他把他領到那老太太前面。這位老太太是這樣地胖，坐在那裏把那大椅都塞滿了。她穿着黑色的衣服，她那鬢毛似的頭髮上頂着一個黑帽子，帽子下罩着一張又扁又黃，幾乎和羊皮紙一樣的面孔。

「母親，這是郭里教授。你一定還記得，是不是他就是替安德列亞做媒，造成這個結婚的人。」

老太太舉起她的一雙重垂欲睡的眼皮，把一隻眼睜得略大一點，讓郭里先生看見她那昏澀的，橄欖形的，幾乎失明的眼球。

「其實，」教授鞠着躬低聲道，這次對禮服上的裂口加了特別的小心，「其實，夫人，這——個結婚也不是我造出來的——我不過——」

「不過想替我的孫兒們找一個管理婦罷了。」老太太用一個空洞的聲音替教授把話說完。很好。你做的是這個，說嚴格一點。」

「可是，」教授大聲說，「因為很清楚萊意絲姑娘的學問品行。——」

「啊，一位十全的媳婦，誰都不能否認。」老太太突然把眼合上同意

道，「我們今天全深深地悲痛。——」

「怎樣一個意外啊！真的，怎樣一個可怕的打擊啊！」教授大聲說。

「除非這是上帝的旨意，」老太太結論道。

郭里先生望了望她。「一個殘酷的天數」他宣說道。接着，向四面望了望，「安德列亞先生在什麼地方呢？」

他的兄弟假裝毫不在意地回答：「我也不知道啊！他剛剛還在這裏啊！也許他去預備去了。」

「啊！」郭里先生突然用着一種放心的口氣叫，「那麼婚禮還是照舊舉行了？」

「不啊！你在想的什麼！」老太太又驚又氣地回答，「啊，我的主！在家裏有死人的時候啊——啊——啊——」

「啊——啊——啊！」那兩位老姑娘也嚇壞了，悲痛地喊。

「我的意思說，我的哥哥和他的未婚妻預備到都林去。我們的紙廠是在那裏，你知道。那裏非常急需他。」

「什麼——什麼——他就這樣——走嗎？」郭里先生喃喃道。

「這是必須的。如果他今天不走，他也要明天走。我們都這樣勸他。他不能留在此地。那是既不謹慎又不適當的事。」

「尤其是那女孩子，現在她祇有一個人了，」他母親用她那空洞的嗓子接着說，「人多嘴雜，你要曉得——」

「正是這樣，」他的兄弟說，「而且，事情又很迫急。現在結婚似乎——」

『太造次了，』兩位姑娘中的一個幫忙說。

『似乎有點太快了，』米格里改正說，爲的把這句稍似尖硬的句子變軟一點。『這個嚴重的打擊來得——真是天數——就好像——自然這婚禮是要展期的了，爲了穿孝的關係——而且——而且——雙方面也可以有工夫來考慮一下。』

郭里教授痴然無聲地立在那裏。這些話給他的激怒正彷彿他的緊禮服的腋下的那個裂口給他的感覺一樣。這談話在他就好像這件破衣服已經補好了，然而仍要時時留心粗暴的舉動。假使這談話不是經過了考慮，假使牠不是用了最大的小心，牠裏面的假冒爲善就早要露出馬脚，這些漂亮的先生也早要原形出現，正如這件禮服的袖子忽然落下來，露出牠的破綻一樣。

一時之間，教授頗感到他必須逃開他周圍的這種壓人的空氣，逃開那些繡在這位老太太的黑衣上的小白鳥兒在昏亂中給他的奇怪的紛擾之感。每次看見那樣的小白鳥兒，不知怎地，他總要想起一個叫卡德拉的人，他常在他的故鄉開着一個雜貨店，頸子上生着一個很大的瘤子。

他本想大哼一聲，但是他卻趕快壓住了，只是蠢笨地低聲說：『哼，哼——可憐的小媳婦！』

大家對這句話的回應是異口同聲地替這位姑娘憫惜。教授忽然感到一個活動的衝動，便半憤怒地問：『她在什麼地方？我可以見她嗎？』

米格里先生指向客室中的一個門。『就在裏面，如果你願意，』他說。於是郭里先生憤怒地走了出去。

在那裏，在一個又平又硬的白色的小床上，躺着萊意絲的母親的屍體，戴着一個高大的粉漿的帽子。當郭里教授進來時，他起初祇望見屍體。他的憤怒更增大了，他感到又昏又亂，他的腦筋裏只是團團地旋轉着。他覺得他不能讓他周圍這些卑鄙苟賤的事輕易地跑過去。

這位可憐的死去的女人的僵硬似乎是一種假裝，彷彿她故意把身裝成這個樣子，睡在床上，戴着她那高大粉漿的帽子，想把這替她女兒預備的禮節奪爲己有。郭里教授幾乎想對她喊：『你走錯了路了，我親愛的老友！這不是開這種頑笑的時候呢！』

接着，又一望，他看見了萊意絲，她這時正望在地板上，頭放在膝頭上，遮着臉。她很靠近她母親睡的那個床。她已經不再哭了，但是卻似乎墜在一種昏迷的狀態中。在她那蓬散的頭髮裏，有幾處還包着鬆髮紙，是昨天晚上預備婚裝時包上去的。

可是，看見這種孝心，郭里教授反覺得有點厭恨起來。他感到一種強力的衝動，想把這女孩子拉開，想驅走她那重壓的麻痺。她不應該讓步於鄰室那些假冒爲善的人所私喜的這樣一個命運，不！一切都有了，一切都預備好了。那邊的紳士們，像他一像，也都是穿着結婚的禮服來的。現在只消加一點動作就可以把那必要的結果造了出來。他一定要使這臥在地板上的可憐的女孩子立起來。雖然是半麻半木，他也一定

要領着她，強迫着她完成這個婚禮，使她不致墮入可怕的失敗。因為教授是非常明瞭這位女孩的一生要有很大的危險的，假使她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被那些人——他們對她的不關心的態度現在已很明顯地暴露了——棄掉。

教授所想的這個必要的辦法是無疑地要與外面那些親戚的意志相反的。常萊意絲，幾乎毫不動她的腦袋，幾乎毫不抬她的眼皮，只是弱地用她的弱手向她母親的屍體指了一指說「你看，教授！」的時候，教授感到那剛才捆束他的緊張立刻放鬆了。

「是的，我親愛的，是的！」他回答，幾乎用了一副使他的學生驚訝的熱烈和興奮。「但是你必须站起來！不要叫我弓下身去，因為我是弓不下去的。起來！是的，是的！你必须為我站起來！」

毫無意志地，被教授的興奮所逼，這位女孩子抖散了一部分麻木，茫然地望着教授。「為什麼呢？」她問。

「因為我的姑娘——但是先站起來再說。我告訴你我不能弓下去，上帝知道！」郭里先生回答。

萊意絲立了起來。看見那小床上的她母親的屍體，她又用手掩着臉大聲嗚咽起來。她驚訝了，因為她發見她的胳膊被教授抓住，耳朵裏又聽見教授——他愈來愈興奮了——的嚴厲的，幾乎像責備的聲調。

「不，不，現在不要哭！耐煩一點，我親愛的姑娘！看我！」

她把臉向他轉過來，雖然帶着驚駭的神氣，但嗚咽總算已經停止，祇

落着淚。「你怎麼能夠叫我不哭呢？」

「你現在不能哭，因為現在哭是不行的，是對你不行的！」教授打斷了她的哭泣說，「你現在幾乎是獨自一個人了，我親愛的，你必须幫助自己才行。你明白我的意思嗎？現在，現在！在這個時刻！定住心，把所有的勇氣握在手心裏！咬住牙，照我所說的做！」

「但是做什麼呢，教授？」

「第一，先把這些髮紙去掉。」

「啊，上帝！」女孩子忽然記起來，把她的顫戰的手向她的頭髮上伸去，呻吟說。

「妙啊，我親愛的！」教授鼓勵道，「好了！現在快去穿上你平常的學生裝。然後戴上你的小帽子，跟我來。」

「去？到那裏去？你在說什麼呀？」

「到市政廳，我親愛的姑娘。」

「你是什麼意思，教授？」

「我說，到市政廳去。到登記局去，然後一直到教堂去。假如你真要結婚，那就現在舉行。假如你現在不結婚，你就要完全失敗了。你必须知道這個啊！你沒見我是怎樣為你穿着衣服嗎？看看我的禮服！我將做你的證人，照你從前所要求的。讓你的可憐的母親留在這裏吧。暫且不要想她吧。這不是犧牲。就是你的媽她自己也不會不高興的。聽我的話。快去穿上衣服，其餘的都由我管。去，快去！」

「不，不。我怎麼能够呢？」萊意絲哭道，身子往她母親的床上一撲，失望地把頭埋在兩手裏。「那是不可能的，教授！我現在一切都完了，我知道我的未婚夫將要走開，他將不再回來，他將離開我，但是我不能這樣做，我不能這樣做！」

郭里先生一寸都不肯讓。他彎下身子拉她，想把她從床上拉起。把胳膊伸着，用一隻脚支着他的身子，他宣說道：「什麼都不要緊。即使我只有一個袖子，我也要當你的證人，無論如何這個婚禮是今天一定要舉行的。你明白嗎？轉過臉來看我！你真明白我的意思嗎？你不知道如果你把這一剎那放過去你就完了嗎？你不知道世界上並沒有一個人幫助你嗎？你一定要你的死去的母親負擔你的失敗的責任嗎？你要記住她是怎樣盼望這個結婚啊，可憐的人！你一點也沒有做錯！鼓起勇氣來，萊意絲！有我在這裏呢。我擔當一切。快起來，穿戴起來，我親愛的姑娘，不要再耽誤時候了！」

這樣說着，他用手推着她的肩膀，把這位姑娘領到她的小房間裏去。接着他便穿過死女人的面前，把那間屋子的門關上，像一個戰士似地回到客廳裏。

「新郎還沒有回來嗎？」

親友們都轉過頭來張望這個突然的出現，被教授的命令式的口氣嚇住了。

米格里先生帶一種假裝的同情問：「那位可憐的女士身體不大好

嗎？」

「不，她覺得非常地好！」教授堅然回答，直直地望着米格里的眼睛。「我現在很歡喜能够告訴你們大家，我已經勸好了她，叫她戰勝她的悲痛，把牠壓在她的心裏。現在，我們都在這裏了。一切都齊備了。剩下的祇是——請讓我說——剩下的祇是請你們中間的一位——就請你吧。」——他轉向來賓中的一位說——「去找一輛馬車，趕到市政廳，告訴登記官。」

一陣尖銳的，反對的聲浪在這裏把教授的話打斷了。沒有一個面孔不是帶着詆毀的神氣，沒有一個面孔不是充滿驚訝，充滿恐懼和憤怒。「讓我說明白，」教授用他的人格壓住全室的人，堅持地說。「有什麼理由這婚禮不能舉行呢？我們就不應該解消新娘的悲愁嗎？現在，如果新娘自己——」

「但是我啊！我啊！我一定不應許這種的事！」老太太叫了，她的聲音比教授還大，用了全力打斷他的話。「我一定不允許我的兒子——」
「盡他的職分，做一件正事嗎？」教授問，替老太太把她的句子續完。
米格里怒得臉上發了青，向教授衝過來，爲他母親辯護。「管你自己的事吧。」他說。

「對不起。我卻要管管這件事，」郭里先生很快地回答，「尤其因爲你也是個紳士，我親愛的格里米先生。」

「米格里！」

「是的，是的。你一定完全明白，使這種情形發生是既不適當又不誠實的。我們必須找一件比現在壓着這位可憐的姑娘的悲哀更有力的東西。她必須有人救救才行。我們真一定要棄掉她，讓她現在孤苦零丁，將來也沒有一點地位嗎？我告你吧，不，這個結婚是要舉行的，雖然她是悲哀，雖然——哼！我們必須忍耐一些。」

教授被一陣怒氣打斷了自己的話。他用一隻手插進他的大衣的袖口，抓住禮服的袖子，用力把牠扯破，用一種憤怒的姿式把牠拉出來，擲到空中。見到這件新鮮而意外的奇怪的舉動，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笑了，教授釋然地吁了一口氣，接着說：「雖然這條鬼袖子這樣擾我！」

「你是在開玩笑，」米格里先生論斷道。

「不，先生。那東西是縫在我的衣服上的。」

「開玩笑，我告訴！不然你就是亂為！」

「我是亂為，我必須亂為！」

「啊哈，他是想從中取利啊。我告訴你吧，你所要求的都辦不到，事情是這樣！」

幸而新郎正在這個當兒走了進來。「不，不，安德烈亞，不！」立刻所有的人都從室內的各角上對他叫起來。但是郭里先生卻早已料到，一直向這人面前走去。

「打定你的主意聽，讓我告訴你。我已經勸女士止住她的悲哀，叫她注意到你所留給她的地位的嚴重，我親愛的先生。假如你有誠意，米格

里先生，那就用不着特別預備了。我們可以隨便找一輛馬車坐到市政廳，趕快完成婚禮。你一定不拒絕吧，我希望，告訴我，也告訴她。——」

安德烈亞、米格里，突然這樣被他抓住，望了望他，又望了望其餘的人，末了，躊躇着，他回答：「以我個人而論，只要萊意絲願意。——」

「她願意，她願意。」郭里先生叫，他的洪大的聲音掩滅了其餘者的反對。「這才是句真心話呢！來，先生，好好地到市政廳去——」於是他拉了他剛才說過話的那位客人的胳膊，強迫地同他向門外走去。在門外，他看見許多籃為婚禮送來的美花擺在那裏，於是又趕快跑回客廳，想把新郎從那些圍在他四面的陰險的親戚中奪開。

「米格里先生！米格里先生！我求你看這邊！」

米格里趕快向他跑過來。

「我們都知道這位可憐的姑娘一定會喜歡的，這些花，都給她母親吧！幫忙把牠們拿進去。」他搬起了兩籃，重新進了客廳，由客廳裏直接地，勝利地走進了那位死女人所睡的房子。新郎，後悔起來，也拿了兩籃跟他進去。不到一刻的工夫，一切都改變了。有幾個來賓都跑了出去，各人搬起兩籃，立刻造成了一個不斷的搬花的行列。

「給死人送花，奇怪！給死人送花。」

幾分鐘以後，萊意絲走進了客廳。她的臉很白，身上穿着她的樸素的，黑色的學校的衣服，頭髮蓬鬆着，並且因為竭力自制的關係，全身都抖顫着。忽然她的未婚夫跑到她面前，握住她的胳膊，熱情地把她攬到他

的身上。全室突然寂靜了。郭里教授眼睛裏充滿了淚，無聲地同三個來賓離開了屋子，跟着這兩位愛人去簽結婚登記。

新郎的老母，兄弟，兩個老姑娘，和留在室內的來賓這時把他們在萊意絲面前暫時平和了的怒氣都放了出來。真幸運，萊意絲的可憐的死的母親在那可愛的花叢中並不能聽見這些高尚的人們對於這位不幸的死者的高尚的不敬的定罪！

郭里教授，一面走着路一面想到留在客廳裏那些人將這樣說到他，及至到了市政廳時，他已經昏得像醉了一樣的了。完全忘了他從禮服上扯下來的那條袖子，他脫下了他的大衣。

「怎麼，教授！」

「啊，見鬼！」教授對自己發怒了。

萊意絲忍不住露出一個慘淡的微笑。但郭里先生——他這時以不再見那些人的辦法自慰——卻一點也不笑，因為他忽然想起他應該回去把那條袖了找回來，以便把抽子和上衣一同還給那位租衣服的商人。可是，他須簽字，做一個證人，他必須簽字！

當那對於結婚的完成非常重要的教堂的儀式草草了事時，新婚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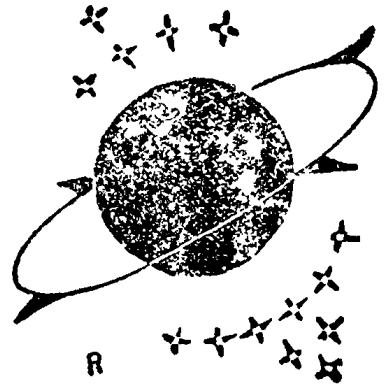
婦和他們的四個證人都回到新娘的家裏。他們被餉以冰似的寂靜，郭里先生竭力把自己縮得非常地小，向客廳裏窺望了一下，接着便找了一個來賓，對着他的耳朵小聲道：「唔——你肯費心替我把剛才丟在屋裏的那條袖子拿出來嗎？」

過了一會，當他用一張報紙包上那條袖子，輕輕地走開時，他反省出他對於命運的這次克服是完全由於他所恨惡的這件緊禮服的袖子。因為，假使若不是這件繞着袖子的禮服這樣使他發怒，他一定要，在那安靜的，有秩序的，單調的生活所生的情形下，一言不發地接受了這次意外的定命的事件的打擊，像一個蠢貨一樣，帶一種惰性讓這位女孩子永遠失去快樂。可是，上帝恩典，從他的緊禮服給他的激怒中，他竟找出勇氣和力量來反抗，來克服了！

皮盧得斐 (Luigi Prandello) 是意大利現存最大的戲劇家，關於他的作風我已經在雜誌第一期中介紹過了。其實他不但以戲劇見長，就是小說也有別人不及的地方。他的短篇都是充滿滑稽，奇突，與新鮮的成分，這篇緊禮服很可以作代表。

——譯者





南風 (續)

法國 Maurice Andubert-Bousat. 作

東華譯

她看見眼前有很長的一片田地，被雨濯透，橫在低沉的天空底下；又見一條筆確的路有許多的彎曲，上面的石子隨風亂滾。她從這條路走過，像似一個發狂的女人一般；她的頭拚命彎着，藉以躲避那刺人的狂風。半途中，她忽駐步，將身靠在路旁一株在風中搖撼的樹上。她身上和四周的一切東西都在發抖。一隻貓頭鷹坐在這樹的一枝上，突然像個球一般飛起空中，落在她的腳下。她大大的睜開眼睛，凝視那一團毛羽，見其中閃出兩隻巨眼，好像兩個金碧的月輪一般。

她想要逃走；可是一雙腳牢種在污泥裏，只覺那泥似乎在顫動，和她自己的心躍一般。她又想叫喊，可是也叫喊不出；她的喉嚨燥得像焦一般，一個字也不能出聲。她於是站在那裏，被那貓頭鷹的一雙耀眼攝住，彷彿是生根在那裏一般；就譬如蛇要開始襲擊，先把眼光鎮住牠的魚肉。

突然間，那貓頭鷹的眼睛越張越大，變成兩個大圈，一匝一匝的滾着，

一步一步的近來。賽啦絲姐駭極大叫，急忙伸出手臂要想擋住牠。誰知牠滾近來的時候，——你瞧！你看！牠的臉已變成彼得的眼光，牠的眼光也是彼得的眼光了；原來那就是她的丈夫彼得！

彼得！她便拔起她的腳向那路上逃去，那貓頭鷹在後面叫着追她。她見自己和牠中間的距離一步步的短了；貓頭鷹越追越近了；她已聽見牠的翅膀的可怕的振拍聲，已看見牠的臉和自己的臉將貼近；那就是彼得的臉！他一面可怕地猶笑着，一面叫道：

「賽啦絲姐，賽啦絲姐！你這惡婦！你拿我的錢怎麼用了？我的牛那裏去了？賽啦絲姐，審判日已經到了！你還有什麼說的惡婦啊，你把我的錢怎麼用了？」

那路彎彎曲曲的在前迤邐。她發狂似的拚命向前跑，被石塊和樹根拌了許多交，那貓頭鷹——彼得——仍舊在後面追趕，一路的大叫着，恫嚇着。

一會兒，她將近一片空場，見有光明的燈火在那裏閃爍。她心想到那裏定可以得着安全。因為貓頭鷹是怕光的，必定會藏在牠身後的黑暗裏。於是她跑得愈快，愈快……

天哪！誰知在她面前出現了一個大火圈，火圈中心有一大黑洞，而那一條路就是通進洞裏去的！

她又聽見後面貓頭鷹的翅膀摩擦聲，又聽見牠叫道：

『賽嫩絲姐，你這惡婦！把我的錢怎麼用了？』

那貓頭鷹已經追及她了；她已覺得牠的可怕的爪抓住她的頸脖子，又聽得牠叫道：

『賽嫩絲姐，賽嫩絲姐！把我的錢……』

她大喊了一聲，急忙投身在面前的洞裏。於是她就像一團無生命的東西，向前不住地滾着，滾着。一會兒，天地的嗚咽漸漸微弱了，終至寂靜了。她在那洞黑的境界裏不住滾着。突然間，一道昏沉的灰色光透入那可怕的黑暗，才使她驚覺面前是個石塊嶮峻的巨洞。

她一進洞裏，那光便從灰色變成了紫色，又見那些陰影裏，出現了千百盞燈，放出各樣的光彩，顯出許多煙霧沉沉的簾幕。她更走近一步，這才看出那些簾幕都化作人形：有論千論萬的女人都穿着奇裝異服，五彩爛斑。她們默默的走過，還有論千的藏在後面陰影裏等待着。突然間，那些女人繞着賽嫩絲姐聯成一個圈兒，一步步向她圍上。她想要擋住她們，却見她們越圍越緊，直使她氣也轉不過來。她們一面上前，一面唱

着淫曲；賽嫩絲姐耳不忍聽，直羞得無地容身。

她們的跳舞漸漸變做狂歡了，聽她們唱道：

『我們是賣淫婦，

男人爲我而相殺，男人爲我而成獸；

哈哈！快樂歡娛夜作畫，

我們是賣淫婦，癡患無與偶！』

至此，那洞裏的燈突然俱滅，只剩一盞。那一盞孤燈發出海色的微光，照着那些跳舞的女子。而且，你瞧！你看！她們的衣服都脫下了，只贖着赤裸裸的身體了！她們的手臂，滿帶着鐳子，像許多青點的蛇盤着；她們的胸膛，跟着那跳舞的運動顫抖着。一會兒，那海色的燈光變成紫色，而那些裸體女人的身體也變成紅玉色。只聽她們續唱道：

『我們是賣淫婦，

呵——呵！呵——呵！

那時聞着一陣濃烈的麝香氣從她們的肉體發出，使得賽嫩絲姐幾乎氣窒。她正駭得發狂却又不能動彈的當兒，忽被人猛力一推，推在一個人的懷裏。那人張臂接着她；原來就是她兒子潑洛斯波。

潑洛斯波！他臉上帶着一種可怕的痛苦；他那雙土色的眼睛凶狠狠釘住他母親的臉上。他雙臂硬得鋼鐵一般，緊摟住母親的身體，口裏說道：

『母親，我剛要告訴你，我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

他越抱越緊了；她想自己的骨頭已經拆斷，自己的心已經停止了。而他那土色的眼睛還是牢牢釘住她。可是謝天謝地！這就算完了！她拚命要想呼吸，無奈她的肺不肯盡職：她是瀕死了啊……

賽拉絲姐站在火爐前面，眼看着將滅的火。她把一隻潮溼的手擦過她的滿被汗珠的額頭。

當這噩夢的中間，她兒子的信已經從她手裏落到爐火裏，那時已近燒完了。

外面的風曾經平靜過一時，現在又猛烈起來。賽拉絲姐耳聽着門口的呼嘯，她的頭腦這才逐漸地清醒過來；在那房屋動搖的吱噶聲之外，她已能聽出從市上回來的車輪隆隆聲，人衆喧呼聲，以及趕車人的歌聲了。她走近窗前向外望；車輻都從她面前經過，她却若無所覩；因為她心裏已充滿着別的東西；她的思想裏只有悲哀和悔恨。

她彼時心思煩亂，因此後面有人慢慢開門而進，她也沒有聽見。

那人悄悄走進屋中，先四面看了一眼，這才又偷偷地走向窗前，摒着氣站了一會，眼望着那靜默的婦人的影子。

他躊躇了一下，却不知他躊躇的是什麼。也許他心中正在交戰；也許他已曉得可憐這個貧窮吃苦的老婦了。誰知並不然！他心中並不知恥！於是他向前進了。地板在他脚下發出吱噶的響；賽拉絲姐却不是沒有聽見。他心想要開口說話，因為他不敢去觸動那沉默的像；只無如話總

說不出口來，好像是被梗在咽喉裏面。這是他萬不及料的。及後來聽得外面門鈴聲響，這才激起他的動作來，心想自己不知是做的什麼夢。他於是強作笑容叫道：

「母親！」

賽拉絲姐突然一跳，彷彿是受嚙一般。她把手放在頭上；也不知是因驟聽人聲而驚跳呢，是由夢魔而至精神錯亂呢，抑或已成了癡病？

「母親！」他又叫了一聲。

她回轉頭來，看見兒子在面前，又不覺嚇了一跳。

「怎麼，你在這裏！」她叫道。

她看見兒子眼中那種神氣，又想他竟敢回來，直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他却夷然道：

「是的，是我。我今天回來，是因為……因為……嗨，我回來就是了，沒有別的！」

「可是你大概瘋了！倘若被你父親撞見怎麼辦呢！」

他眼中頓時現出凶光，拳拳擊桌，狠狠地嚷道：

「我管他什麼？這是他的不是，都是他弄得我這般地步的？你不該不把錢寄給我呀！」

她要想勸平他的氣，便對他說自己看見兒子變壞心裏很難過，又說家裏的錢實在不充裕，又說彼得得現在已經忙得要死。這才又對他談起當初的日子，說那時一家三人過着安靜簡單的生活何等快樂！可是他

的向他母親瞧了一眼，叫道：

「再會，母親！」

說罷，他便砰的一聲將門帶上。

賽拉絲姐怕得釘在牆上，好像基督釘在十字架上一樣難受，耳聽着兒子奔忙的脚步聲，踏着石子漸去漸遠。一會兒便聽不見了。於是只得門外風吼聲；接着則是一陣的靜默。他兒子那「再會母親」數個字不住在她耳朵裏震動。於是，突然間，她的心似乎停躍，她發出一聲氣促的呼聲，便暈倒地板上了。

彼得從市上動身回家，已經是黃昏時分。那掛在赤裸的紅岩上的雲頭，已經由灰色變成金色。當太陽開始沉落的時候，風還是繼續吼着；看樣子，似乎那天晚上和接連的兩天以內，風是不會息的了。彼得一路上受風門猛勢左右撲擊，所以進步得很慢。

早晨上市時那些搶先的車輛，這時也一一的搶先回家了。其中有些是空的，也有些是實的，則都在它們的重載底下呻吟着，猶之盜船滿載着獲掠品一般。此外還有一羣羣的羊，由牧犬督率着，列隊而走；更有一陣陣的牛，以及啾啾亂叫的豬子，你挨我擠，充塞道路。

路中有個豬子忽然起性，硬不肯向前走，只往農夫老婆的裙下亂鑽。那農夫拉住牠的尾巴，狠狠拍着牠的後肚的胖肚子；他老婆則抓住牠的四蹄子，擰牠的大耳朵，口裏嚷道：

「嗨，你這野東西！你走不走呀！」

彼得看見這齣戲劇，不覺好笑。他那時心裏感着很好；他剛才喝的酒味還留在他的嘴裏，他的頭已被酒精弄得有點暈騰騰了。其實他確也用得着這點酒精，藉可忘却他和兩牛離別的苦痛。

他此番賣到的牛價，是大費氣力才到手的。那買牛家是個大漢子，精神強旺得很，生意經很是厲害，可是他也很難討到彼得的便宜。他儘管拍着雙手，儘管掉着和牛舌一般厚的舌頭，只無如彼得堅韌得很；他道：

「我的價錢是如此，一個法郎也少不得！」

結果，彼得竟得了他的討價；那買牛客只得照給，因為彼得早已下了決心；即若他要把牛賣掉，那就非賣個好價錢不可；至於他怎肯賣，那是只有天才曉得的。如今這樣的決心居然成功，而他也就滿意了。

彼得儘他兩隻疲腿的力量，在黑暗裏拚命加緊脚步。風吹進他的大衣，將它鼓起，使他現出奇胖的樣子。他時時捫着他胸口的兜兒，看那一大捲的鈔票是否還在那裏。

一會兒，他已走到一個大泉池。這大泉池所在的一段道路，是平時暴客常臨之地。他急忙走過這地方，眼睛不住地左右探察。及到一個名叫「白十字」的十字路口，見前面有兩人走路；一個青年男子追逐一個笑嘻嘻的青年女子。那男子追着她，在她嘴上很響的接了個吻，於是二人越田而去，一會兒就不見踪影了。

彼得仍舊急忙向前走。再過一會兒，他就可從山頂看見他的農圃的屋頂以及窗裏微微的燈火了。

到末了他已經到十字路口了！可是怎麼一回事！他喝得太多了嗎，或是他的眼睛失了能力呢？他面前什麼都漆黑。他微微可以看見那條灰色路，可以看見那條籬笆夾着的小徑，也可以看見他家附近的小山——可是他的房子！他的房子那裏去了？哦，是了！就在那裏，漆黑的一團！可是往常歡迎他回去的那燈光那裏去了呢？這是怎麼回事呢？他對自己道：

「難道賽嫩絲姐還沒有預備晚飯嗎？」想到這裏，便怒氣沖沖的搖着頭道：「她大概昏了頭了……這時候……」

突然間，見有漆黑一團東西向他奔來。嘿，原來是他的狗克羅賓。

「怎麼回事，克羅賓？怎麼回事？」他問道。

那狗叫了一聲，便向他農圃方面躍去。彼得心裏怕生跟着他，好像酒醉一般一路顛躓着。

那房子漆黑而沉默，彷彿是預備着做葬禮的。幾隻小雞在欄裏打盹。彼得走近了，便嚷道：

「賽嫩絲姐！」

風把他的呼聲嚇下了。他又更響的叫道：

「賽嫩絲姐！賽嫩絲姐！喂！」

沒有回音。

彼得那時怕得發抖，汗從他的額上流下，急忙趕到門口，將門推進。屋裏是黑的；什麼也看不見。他又叫道：

「賽嫩絲姐，你在那裏？我是彼得呀！喂！」

他既得不到回音，便捫索着向屋裏走。火爐裏還有一塊柴燒着，在那漆黑的房中，好像一隻大紅眼。他割了一根火柴，無如那火柴着的很慢，把他急得直跳。後來那火柴着了，才發出一點火燄來。

「我的上帝！」他叫道。

可是那火柴只着了一刻，便又滅息，不過在這一時刻的當兒，他已看見賽嫩絲姐僵臥在地板上了。

「可憐的女人！可憐的女人！」他哭道。

他渾身顫抖着將那癱軟的身體抱在懷裏。那時他已沒有氣力，費盡了大勁，碰了許多桌兒椅子，才把賽嫩絲姐弄到牀上。放在牀上之後，他便尋着牆上所掛的燈籠，顫抖地將它點起。燈籠點起之後，才看見櫥門是開着的，裏面的東西亂翻了一地。

他拿起燈，把櫥裏照了一下，大張着嘴呆呆立着，也忘記他的老婆僵臥在牀上了。他的頭好像在旋轉，口裏喃喃的念道：

「怎麼回事？我的上帝呀！是怎麼回事？」

他回到牀邊，說道：

「可憐的女人，我的可憐的女人，你告訴我是怎麼回事！」

他心裏疑心是被盜。

「有強盜來過嗎？告訴我，他打你沒有？回答我呀！告訴我，這是誰做的事？」

賽拉絲姐那張蠟一般的臉並無動靜。她的血從兩太陽流過兩頰，及到頸脖便凝住了。彼得把那青色的燈眼照着她的如死的臉上，要想尋出一點生命的徵候。他那時好像生根在那裏，一點也不能移動。他彷彿遇着夢魘一般。可是他勢不能不去找人幫助的！於是他鼓起全身的氣力，仆在他老婆身上，好像她還能聽他說話一般對她說道：

『你要安心些，可憐的女人！等我去叫胡卓德來。』

他便提起燈籠，將門輕輕掩上，走出黑沉沉街心。

他的隣人胡卓德和他家相去不遠；他一會兒便到她家，並且和她動身回來了。

彼得和她在路上一面急走一面談講；他因有第三人在，心裏的恐懼便減輕些了。他對那婦人講明家裏的事，又把自己的意思對她說，以為總是強盜進來將賽拉絲姐打倒的。半路上，彼得因大衣被風吹在燈籠上，站住一下，胡卓德便催他道：

『走罷，彼得，我跟着你呢。』

很經過一些時間，賽拉絲姐才恢復她的意識。胡卓德來來去去的忙着，替她洗滌，替她包創口；彼得則縮在椅上，將肘支在桌旁，眼看着那婦人工作。

賽拉絲姐一睜開眼便如夢魘乍醒似的大叫一聲；她看看房子，看看燈籠，看看隣人胡卓德。這才看見彼得，便顫抖着柔聲說道：

『彼得，我的人……』

她於是又閉上眼睛。胡卓德將手放在彼得的肩上，說道：

『你去請醫生去。』

『這般時候去請？他不肯來的！』

『我說你去請醫生去，要快些……』

彼得只得聽她的話，心裏滿不高興，又走進猛烈的風中。他像個狂人一般急急的走，兩條衰弱而勞倦的腿在緊張之下不住呻吟。他走的還是那天早上所經過的路。他的手，不久便彼冷風凍僵，拿不住燈籠；他於是把燈籠掛在頭上，繼續前進。在那黑暗和狂風裏，一盞燈籠在胸口上一上一下的顫着，他那時的形况，就好像一個巨人方從地獄裏逃出來。他還走不到一半路，便有一陣風似乎譏笑了的樣子將他的燈籠吹滅了。他於是在黑暗裏繼續前進；那時天上並無星月之光，他就得像瞎子一般，把手杖探着路走。

賽拉絲姐徬徨於生死之間者凡六日。

到第七日的早晨，醫生把她的憔悴的臉觀察一番之後，便很失望地搖着頭。他所以失却救她的希望，並不在她額上創傷，而在她的氣力逐漸衰弱，因而時常要昏迷。他已認定她心緒紊亂，心態不久就要將她

的生命奪去了。

時間一刻刻的過去。那病婦閉着眼睛，似乎已經失知覺。可是她並未失知覺；她只是要保養她的氣力。她是爲着生命對那「不可和解的敵人」奮鬥。那一天，她整日奮鬥得很努力，可是到晚上，熱病又來襲她了，她於是整夜的不住顫抖。她汗涔涔受了可怕的夢魔，口中大叫，和一個想像中的仇敵在那裏奮鬥。她身上的被，似乎重得土一般；她覺得自己已被活埋一樣。彼得聽見她的叫聲，嚇得急忙奔進屋裏，走到牀前，將她臉對臉的抱起，竭力安慰她。

她想要閉上眼睛，藉可使她的心隔絕了世間的一切，無如她的心眼硬要張開，總見一個有頭無體的大蜘蛛的影像浮現在面前，張着八條毛絨絨的長腿在那裏走。

她嚇得發狂，將身子轉到那一面。可是你看她！她又看見一張臉，裝着一雙土色的眼睛。於是突然間又看見一個極大的拳頭，掠過她的臉，慢慢從空中舉起。她躺在那裏，兩臂如鉛重，而腿也癱軟無力，等待着那可怕的拳頭落在她的臉上。

如是，那充滿着夢魔和恐怖的一夜過去了。第二日天明，她才有幾點鐘的舒服，因爲她睡着了。她夜裏聽了那怒吼的風聲，使得她的夢魔益發可怕；此時，那不住的風聲她已聽不見了。

她醒時，看見彼得在隔壁房間裏吃飯。她一看見他，眼裏充滿着眼淚，衰弱到聽不見聲音地向他叫道：

「彼得，我的人……！」

當前幾個鐘頭裏那種追逼着她的悔恨感情，此時重又很鋒利地出現了。她把嘴唇嚙緊，竭力和自己奮鬥；她的眼睛本是深碧色的，此時已變成鋼鐵般的淡藍色了。

彼得吃完飯後，搬個凳子坐在病牀的前面。她不敢把眼睛看他，生怕他窺見她的祕密，故只凝視着天花板。但後來掙扎不住，終於把眼睛朝她丈夫。他對她說道：

「可憐的女人，你告訴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告訴你的彼得罷。」

他已把這個問題問過好幾遍了；這正是她所怕的一個問題。她裝做沒有聽懂的樣子，閉上眼睛，嘆了口氣，假裝睡覺。彼得過了一刻，以爲她真睡着了，便縮着肩，低着頭，悄悄的走出房去。

不！不！她是決不能告訴他的！他是決不能知道的！但若她不講明便死呢！她也自知氣力一天天的衰弱；也自知她的心常常要停跳一刻，那時她就得抓住胸口，要拚命轉過一口氣來，等着她的心再跳。當在這種時候，恐懼和悔恨便同時來侵襲她，生怕將這未經饒恕的可怕的祕密帶到那未知世界去。

她因爲膽怯，故淌了許多的苦淚。但是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她終於鼓不起勇氣來宣佈她的祕密。

彼得又進房來了。他看見賽拉絲姐已醒，便走到又問她道：

「告訴你的人罷，究竟怎麼回事？告訴我，你這可憐的女人！」

賽妲絲姐閉上眼睛，將那幾乎要脫口而出的招供重又嚥了回去，只是沒有回答。

像這樣的四天過去了。這是漸漸榨去那老婦人元氣的可怕的四天。第五天的早上，彼得自己到田間去，把賽妲絲姐交給胡卓德照管。醫生天亮時已經來過，會把彼得叫開，對他說道：

「現在是一點辦法都沒有了。她的氣力已經完全用盡。這幾日來只靠神經撐支着，可是現在……」

他說時，兩肩一聳一落，口中無力地歎氣。

彼得眼中充滿着淚，把平日和老婆的小小爭罵完全忘却，只不住的叫道：

「可憐的女人！可憐的女人！」

他於是走出門去，他的頭低着，他的肩縮着。

這兩天來，風已息了它的醜惡聲音了；太陽已把和樂的光照在田間了。四周的淺山已經恢復從前那種甯靜的狀態了；有的滿被綠葉，有的蔓生葡萄，更有的長着野生的植物，血紅的罌花，以及蒲公英之類。

彼得鞋上黏着一層厚泥，做夢似的慢吞吞走來走去，那裏有心做活？他回家時，胡卓德已經走了。賽妲絲姐一聽見他的腳音便打頓起來。她叫道：

「彼得！」

彼得走近她牀前。他一看見她，他的心就好像一塊鉛般沉落。因為他

覺得她形況已大變，而且已知道她是沒有希望的了。賽妲絲姐掙扎着，拿住他的手。他見她這般情景，不覺掉下淚來。但他要竭力掩飾，對她說道：

「麥子已經是很高；一等你能起牀出門，我們就要割了。太陽也已開出；將來我們的田地一定會好，這就是送錢給我們呢……」

接着，他又說了些什麼該先做什麼該慢做的話，心想今年的收成可以比去年好些……

那時賽妲絲姐虛弱到已經瀕死，只是迷迷糊糊聽着他的話；她的頭腦裏把彼得的說話聲和恍惚中的樹葉絆纏聲及南風怒吼聲混在一起。她好像一個飄洋的人，雖則船也停住，却仍舊還聽得海浪怒號，覺得眩暈不定。

她的眼睛裏暫時顯出一種決心的火光；她決心要對他及早說明了，便道：

「彼得，我的人，我要告訴你……來罷，你湊近一點……」

她那疲倦的臉上現出很有決斷的神氣；她竟要宣布兒子的罪狀嗎？

「你湊近些……那衣櫥……那被單……你知道的……」

彼得摒着氣，等着她的自白。

可是賽妲絲姐大叫了一陣，說話忽又停了。她看見丈夫眼中有一種綠色的寒光，生怕自己為他受累的那兒子生命要有危險。於是她眼下的光頓時消滅，只喃喃的說道：

「那被單……是我夾在手裏的……當我……此外我我記不得了……我因頭旋轉……我放下被單就栽倒了……」

這一個謊，這幾句永遠難赦的話語，就是最後由她嘴裏說出的。

彼得嗚咽着，眼看着她臉現出難受的樣子，漸漸僵硬，漸漸寒冷，同時她的眼睛牢牢閉上，好像封閉坟墓一般。

賽拉絲妲是死了。

第二日早晨，她臉上便又現出一種甯靜舒適的樣子；她似已得平安睡覺了。數月來好似一柄經地獄的火燙過的鐵鉗鉗住她的心並戳碎

她的靈魂的那種可怕的悔恨感情，已不復使她苦痛了。

(註一)杜鵑鐘爲一種古式的鐘，內作一隻木製杜鵑，口銜蘆管，至時出報，作杜鵑鳴聲。

Maurice Andubert-Bouscat 是法國一個新進的作家，他的名譽能教確立與否，現

在似乎還不能定。本篇譯自 Richard Paton 所輯譯的一九二六—二七法國最好

短篇小說集。論藝術，縱不能說幼稚，也似稍嫌鬆懈。但我覺得這種作風倒也別致，故便

將他轉譯，當然算不得名篇的介紹，不過藉見近年來法國作風的一斑而已。原書係由

洪深先生送給復旦圖書館的，使我得譯此篇，便在這裏向洪深先生表示謝意。

(完)



亞爾巴尼亞人乃需一君主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中央常務會議決議(一)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改在十八年三月十五日舉行，對於變更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決議案之舉，將來應提交全國代表大會追認。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法另定之。(二)關於特種登記案，決定修正補行登記手續條例。(三)嚴申黨紀，訓令各級黨部以後不准攻擊中央委員個人，此後如查出再有違犯紀律之言行，即移付監察委員會從嚴懲戒。(四)中央各部會處如解決有相互關係之次要事件，得開事務會議。(五)規定待遇革命出力人員案，指定胡漢民何應欽戴季陶邵力子陳果夫查明中華革命黨酬勳舊章再擬辦法。

◎胡漢民復上海全國商會聯合會，拒絕其自行預選立法委員請予函委之要求。謂立法院係國民政府之一部，其委員人選非民選，亦非黨員所選，係由中央任免，性質非各國參眾兩院可比，所要求實難中辦。

◎國民政府國務會議准朱培德辭湘贛兩省勳匪總指揮職，以魯滯平繼任，並任命漢鼎何健為副總指揮。

◎司法院司法行政部長魏道明，最高法院院長林淵宣誓就職。

職。

◎江西民衆代表向國民政府要求澈底改組該省政府。修水等縣被難人民數百人同時請願派兵勦共，救濟災民。

◎北平政治分會通過北平黨政研究會簡章，又以北平為研究世界文化中心案，決定緩辦。

◎浙江省政府新任主席及各委員宣誓就職。

◎新大明案公斷員斷結撞輪事件應由日輪第二厚田丸負責，須賠償新大明損失銀二十六萬三千一百五十九元。

◎張學良特請蔣春楊宇霆聯名運電，報告奉天裁兵會議結果，已將全軍四十餘萬人裁去二十餘萬，留編約十五萬，每月可省軍費二百餘萬。

同 十七日

◎財政部長宋子文於昨日發表關於鹽務稽核所之宣言，聲明嗣後稽核總所按新章辦理徵收一切鹽稅，但除由財政部長撥付償還借款應需之款外，不再負責保管任何款項之責任。英日法使認此為破壞善後借款之規定，集議應付方針。

◎首都各界集會歡迎第一次長途飛行成功之廣州號飛行家張蕙長楊官宇黃誠浩三人，到者萬餘人。

◎第四十三軍李燊部自鄂西攻黔，與周西成之省軍衝突，國民政府當局電令雙方停止軍事，聽候中央解決。

同 十八日

◎國際勞工局長湯麥斯抵北平，謂中國於國際勞工局只有政府代表而無勞工及資本家代表，今後望速派出，並以此行目的在與國民政府洽商合作辦法，並調查勞工情形。

◎山西省黨部電中央，請援陝甘例賑濟晉災。

◎奉軍砲兵司令鄒作華率潰散之兵萬餘人赴新安鎮屯壘。

◎蘇浙公路，浙境內自杭州至長興之一百七十餘里早經完工，蘇境自南京至宜興之二百餘里因匪亂未能進行。現蘇省政府奉蔣主席限明年三月竣工之電令，集議進行辦法。建設廳長王柏齡提出路線經過五里內人民抽丁工作之意見。

◎浙江無線電廣播電臺開幕。

同 十九日

◎英法日三國為宋子文十六日之鹽務稽核所宣言，在倫敦巴黎東京上海發表聯合宣言，表示反對變更善後借款之契約。

◎東三省代表為哈爾濱學生因護路運動致遭慘殺事件向國民政府請求令張學良嚴懲禍首。

◎代理內政部長趙戴文擬具地方自治開辦辦法，請國民政府採擇施行。

◎白崇禧發表關於整理新疆及防止俄人南侵之意見，謂以速築鐵路，便利新疆與各地之交通為最要。

◎豫陝甘三省賑災委員會招待新聞記者，報告三省災情及組織賑災委員會情形，請報界盡量宣傳。

◎中國銀行依新章改組後開第一次董事會，選定張公權為總經理。

◎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發表第三期縮編命令，任李品仙為第八師師長，葉琪為第九師師長，廖壽為第十師師長，第四集團軍連北方之魏益三師在內，共編成十一師兩獨立旅。

同 二十日

◎中央黨部召集浙皖京滬省市黨務指導委員訓話，各指導委員報告黨務後，由戴季陶演說，謂一七九次常會決議案，希望各委員對中央意思特別尊重與諒解，有不明瞭者可呈請解釋。對各指導委員所要求，允作書面答復。

◎廣州飛機由南京飛抵北平，北平軍政要人在南苑集合歡迎。

◎北平美銀行家表示美國對華投資，須在中國新稅率頒布整理舊債有辦法後，現在所傳美國對華各種投資，不能成說。

◎軍政部軍需召集之軍需全體會議開幕。

◎北平吳忠信主持之第一集團軍北方軍隊編遣會議，努力進行，對方振武徐深以兩軍之縮編，已定有辦法，鄭彥彥將下野，所部由陳調元接統。被裁官兵五萬人，決即運回原籍遣散。

◎李濟探回廣州，朱兆莘陳銘樞同行。李表示此行專辦縮軍等要政，事竣後即回京。政治分會主暫保存，惟中央如必欲取銷，亦不反對。

◎國民政府對貴州戰事，再電李烈鈞日停止軍事行動仍返原防，並令周西成除停止軍事行動聽候中央解決外，撥款補助李軍俸資給養。

同 二十一日

◎中日三次交涉，矢田於十九日晉京後，僅與外交部司長周龍光山東交涉員崔士傑晤面，未與王正廷正式談判。本日財政部長宋子文借國務署長張福運訪矢田於日領事署，與商關稅問題，矢田表示：(一)對中國於十八年一月一日實行關稅自主，不能贊同；(二)要求切實整理日本部分之無擔保外債；(三)以裁釐為實行關稅自主交換條件。

◎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王寵惠所提關於特種刑事臨時法庭庭取銷辦法六條。譚延闓函送修正行政院各部會組織法草案，推王寵惠孫科等延閣審查。孫科提出鐵道部行政方針(管理統一會計獨立)請軍政鐵道兩部協議具體辦法案，決定交國民政府辦理。又決議：廢江寧縣，江寧縣境及浦口商埠全區劃入京特別市區域。廣東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李濟請辭主席兼職，指定陳銘樞繼任。察哈爾省政府委員兼主席趙敬文已另有任用，以楊受源繼任。青島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林鏡辭職，以王玉堂繼任。任劉錫為湖南省政府委員。

◎京市各區黨部區分部代表聯席會議，由出席中央訓話會代表報告後，討論結果，以前次抗議意見，與蘇浙皖魯豫河北上海北平各省市所表示相同，仍望中央容納補救。

◎鹽務稽核所會辦斐利克發表宣言，聲明贊成鹽稅新辦法，對鹽餘擔保之借款，稽核所不負責任。

同 二十二日

◎中比通商條約及附件由外交部長王正廷與比利時駐華代辦公使紀佑穆在南京簽字。

◎王正廷矢田會晤，王提出：(一)駐日軍全撤；(二)寧案、漢案、濟案及修約須同時解決。矢田即電日政府請訓。

◎內政部代理部長趙戴文因首都迭出劫案，向國民政府引咎，請立予處分。

◎首都一二二慘案週年紀念，市民大會因有人疏解未開，惟在黨部開紀念會時，「打倒西山會議派」之空氣頗緊張。

◎武漢當局向英國運動撥庚款完成粵漢路，英表示若撥庚款，以修築甘肅新線間之鐵路為宜。

◎中英寧案損失調查委員會開第一次會。

◎禁煙委員會主席張之江曾探聞有大批煙土將運抵上海，密令上海警備司令部及市公安局查緝。本日晨，市公安局查得招商局江安輪載有煙土，派巡官率警往緝，與警備司令部偵查隊衝突，巡官及警察為偵查隊捕去。公安局長戴石浮即發電向國民政府報告武裝運煙，請查究嚴辦。

同 二十三日

◎國務會議決定通令各省政府得命令其駐軍派兵勦匪維持地方治安，各縣長得查請其所管區內駐軍派兵勦匪，各該駐軍均不得延宕。又首都迭出劫案，決定申誠衛戍司令，公安局長記過一次，餘人免議。並任朱履和為司法行政部政務次長，吳和宣為訓練總監部工兵監。

◎白崇禧着手改編第四集團軍前敵各軍，編魏益三部為

第十一師以總參謀長王澤民任師長，調任總參謀長，並通令所部取銷「前敵」二字。

◎中央第三次改任湘贛勸匪總指揮後，總指揮何鏡，副指揮王均即與湘贛省政府主席魯滌平朱培德一致準備第三次進剿共產黨毛澤東朱德之計劃，由四人聯銜命令湘贛各軍知照，何鏡之湖南清鄉公署即結束。

同 二十四日

◎中墨商約至十二月底滿期，駐墨西哥公使李錦倫電請與墨政府修訂新約。

◎上海煙土案，市政府及市公安局迭電國民政府，禁煙委員會迅予查辦。警備司令熊式輝亦電計公安局警察處運煙土。又新聞檢查委員會中警備司令部所派之主任，禁載公安局方面所發新聞，亦引起黨政兩方之非難。

◎駐北平附近方振斌之第四軍團所屬之吳傑部（張宗昌舊部）因縮編怨望，全部自由行動，叛竄通州，圍往山東，沿途搶劫，方即派軍堵勦。

同 二十五日

◎馮玉祥改編河南全省民團為人民自衛團，任韓多峯為總團長，取銷其師旅名號，悉改稱隊。各縣依匪類多少分別駐防。

◎天津反日會因日貨登記所展期已滿，實行檢查，日貨商同盟罷市。

◎張學良電其駐京代表，謂日方要求延長吉敦路線，經前政府兩次商定，現為維持主權，祇有力爭。又報告哈爾濱事件已派員查辦，學生祇有受傷，並無死亡。

◎英法日三國銀行團反對關稅新辦法交涉，英法因中國

讓步允將每年價值一千萬元增至一千四百萬元，表示妥洽，日本亦軟化。

同 二十六日

◎中日三次交涉因日政府調令未到停頓，矢田回上海，與財政部長宋子文談判關稅問題，宋提出七級差等稅之過渡計劃，矢田仍反對。

◎蔣中正檢閱徐蚌海及魯南各地駐軍已竣事，即赴皖南檢閱，並決定在安慶召集皖省縣政會議，電召代內政部長趙戴文前往參與。

◎河南難民入首都者漸多，京市社會處長召集各界聯席會議討論處置辦法，並呈請國民政府電令各省禁難民出境。

◎張惠長駕駛廣州號飛機由北平抵瀋陽，張學良以次均出而歡迎。張之第一次全國長途飛行，即以瀋陽為終點。廣州長洲要塞司令陳慶雲又準備駕水面飛機珠江號作第二次全國長途飛行。

◎禁煙委員會主席張之江因上海煙土案已入軍事，內政司法範圍，請國民政府早日指派大員查辦，並請令軍政，內政司法行政等部派員查辦。又呈中央黨部，陳述武裝軍人包運煙土，明年國際禁煙會開會，外人必藉為口實，請嚴然主持，以肅禁政。上海特別市各區黨務指導委員會聯席會議對煙土案及新聞檢查處有嚴重表示。招商局因江安輪已開往長江上游，亦電各埠拘捕負責員役。

同 二十七日

◎行政院會議，代理內政部長趙戴文請依全國內政會議規程於十二月十五日先行召集蘇浙皖贛閩五省民政廳長並選定廳長，公安局長各五人來京參與會議。又附抄地方自

治初步入手辦法，經決議改為籌步地方自治訓練辦法。派駐比公使王景岐兼充國際聯盟會禁煙顧問委員會委員。陳紹寬為軍政部海軍署長。又首都新聞記者聯合會請在首都設立國史館並派員接收北平國史館。將軍革命史料一井清理案，交教育部辦理。又，工商部請令上海中華國貨展覽會及向辦南洋出口商家參與馬尼刺遠東商品展覽大會，再運新嘉坡爪哇次第舉行活動短期展覽會，照辦。

◎工商部長孔祥熙提議籌備「中華建國博覽會」，以為革命完成之紀念，籌備期定二年，民國二十年開會。

◎外交委員會通過國際宣傳法原則，並請國民政府任伍朝樞為駐美公使，施肇基為駐英公使。

同 二十八日

◎中意關稅條約由外交部長王正廷與意使華實甫在南京簽字。

◎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行政院各部會組織法。考試院銓敘部組織法指定胡漢民戴傳賢孫科王寵惠會同內政，財政，外交各部長暨古應芬審查。調驗公務員吸煙人簡則，交王寵惠審查。准武漢政治分會主席李宗仁電請，將程潛解除監視，免予查辦。參謀部改稱參謀本部。令主管部取締未經註冊無確實負責人經營之出版品。又國民政府文官處函告關於甘乃光任內公款未清案由廣東省政府主席呈請核辦。又令北平政治分會籌印故宮博物院所藏夷務始末。

◎國際勞工局長湯麥斯由北平繞漢口抵南京謁譚延闓王正廷，談合作辦法。

◎北平政治分會主席張繼電中央政治會議，請爭東北路權，保護民衆運動，嚴懲在哈爾濱傷害民衆主犯。

◎上海煙土案中要人迄無切實表示，禁煙會主席張之江極憤懣，再電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請速電責任機關嚴究。
◎江寧人民向中央請願收回廢縣成命，將江寧改為模範縣。

◎上海反日會及商聯會因日本東方殖植公司向美國銀行借款侵略滿蒙，請國民政府向美政府嚴重抗議。
◎教育部贊成內政部定梅花為國花之提議，並擬用三稜連枝，以象徵三民，而以五瓣象徵五權。

同 二十九日

◎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議定查禁國家主義派分發印刷品。組織訓練兩部擬定「失學革命青年救濟辦法」，交蔡元培戴傳賢審查。訓練部之「保障學術人才及保護藝術品」等五種辦法，交蔡元培王寵惠審查。編輯革命史及設立革命歷史博物館案，一併交胡漢民古應芬蔡元培擬定辦法。
◎上海煙土案，蔣中正來電主張將兩造解京面審，張之江力主必須經過澈查手續，國民政府即派張以禁煙委員會主席資格與司法行政部長魏道明及刑事司長王淮琛前往澈查。

◎王正廷報告外交，對中比，中意兩約中九兩國於一年後始撤銷領事裁判權一節，有所陳述，謂比要求須半數以上同意（按現在中國有領事裁判權者共十六國，半數以上須九國）始可實行。外交部已允許，並準備一切。

同 三十日

◎吳傑叛兵已由方振武擊潰，吳隻身逃去。
◎外交部長王正廷與法使瑪泰爾在南京開始中法修約之交涉。

時事日誌

◎國務會議決定派駐比公使王景岐兼充國際聯盟會禁煙顧問委員會委員，調任謝瀾洲為司法行政部常任次長。又設兩粵賑災委員會，派定委員十三人，指定古應芬負責召集。

◎中日交涉之日代表矢田奉到日政府訓令，中國未明言關於安全保障之責任，日政府不能允許明示撤兵之時期，中國必以此為先決條件，除中止濟南事件交涉外無他法。

◎何應欽召集編遣會議籌備會，商議一切規程。

◎北平魯北京大學學生反對改組，向校長李煜瀛副校長李書華請願，未有效果，學生有破壞二李住宅什物之行動，頗惹起各方注意。

◎財政部長宋子文與日領事矢田之關稅交涉頗有進展，日方已表示於原則上承認中國關稅自主。

◎中央所派查辦上海煙土案之三大員已在上海開始偵查，即召公安局方面人證，加以查問。

◎張學良發布新軍制，並任鄒作華為砲兵訓練監，吳泰來為騎兵訓練監，牛元峯為輜重訓練監，王以哲等十七人為旅長。

外國之部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墨西哥新總統吉爾，向全國勞資大會提出法制，規定公斷法庭之制。

◎國際聯盟裁軍部主任阿爾明氏，最近聲言裁軍預備委員會主席勞頓氏已在準備於明年一月中最後一星期內，召集裁兵預備委員會。

同 十七日

◎日朝鮮共黨多名被捕。

◎日本消息：久原氏將長外交，以貫徹政友會對華之積極政策。

◎英國東方織物公司成立，該公司目的係在與日本競爭對華貿易者。

◎俄國派代表赴德，與德國開議經濟事件。

◎英國薛西爾勳爵，近將在上院建議：謂英美兩國可開談判，以期締結英美雙方之海軍協約。

同 十八日

◎澳洲總選舉結果，工黨將獲勝。

同 十九日

◎德外長史德萊斯受病愈，出席國會，演說萊因撤兵之交涉。

◎莫斯科官場會議俄國目前水災中民食接濟問題。

同 二十日

◎愛爾蘭自由邦，將在柏林設公使館。

◎羅馬尼亞農黨領袖孟紐亞組閣後，開始行寬大政策，取消戒嚴及其他限制人民之事。

同 二十一日

◎日本在東京大阪等處，籌築大規模之卸貨場，是亦積極圖滿之一準備。

同 二十二日

◎日本內田康哉回國後，發表恢復英日提攜之意見。

◎阿真廷政府，表示不欲派代表出席於下屆在華盛頓舉行之全美公斷大會。

◎英政府將提地方稅案，目的在減輕農業工業之捐稅，但

工黨反對之。

同 二十三日

- ◎日本關西實業家起而組織日英協會。
- ◎東京市電車賄索擴大，東京市議員有牛數下獄。
- ◎荷蘭國會否決徵收國外荷人民稅及遺贈稅之提案。
- ◎法衆議院議加法總統俸金，由每年二百萬佛郎，增爲三百六十萬佛郎。

同 二十四日

- ◎日本農林省買進新米，維持米價。
- ◎德國總統賄款意見書，送交英法意日比五國政府。
- ◎德國西部鋼鐵業僱主反對加給工資之公斷，因而起訴於上級法庭。

◎美總統何立芝已准國務卿開洛重開談判，俾謀取各國對於美國加入國際世界法庭各保留條件之同意。

同 二十五日

- ◎日內瓦國際聯盟，將召集國際經濟統計統一會議。

同 二十六日

◎羅馬訊：意國極端黨黨員羅西白耶迪諾及台西三氏，將於明年從羅馬乘馬出發，至遠東，以訪候該黨同志。

同 二十七日

- ◎日民政黨開政策細目會，不主張保護關稅傾向。
- ◎日本郵船公司，此次以八千萬元資本，擴張營業，集中精力於太平洋各航路。
- ◎東京開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

◎英皇有疾，英太子於本日自非洲首途返國。

◎美國衆議院海軍委員會主席白利登，電致英相鮑爾特

溫，建議於明年三月三日以後，由英國下院組織委員會，與美國海軍委員會開會於加拿大，討論英美間各種軍艦未受華盛頓海軍會議之束縛者之海權平等問題。

同 二十八日

◎關於太平洋上之海運競爭，除日本外，法國亦增加新太平洋航路，最近意俄兩國又相率奮起。

了痛頭曼斯萊德斯



「了不受真可我(領佔和瓜贖)拳兩頭當道」

◎日本商工會議所之定期總會，本日本在東京開會。

◎英下院否決工黨所提打銷地方政府案之動議。

◎蘇俄辭退共產黨辦事員中之右翼分子。

同 二十九日

- ◎英下院通過地方政府案所必需之財政決議。
- ◎由印度達卡通至阿富汗樂拉拉巴之大道，因亂事封閉數日後，今又得通。
- ◎國際聯盟會決定將下屆行政會議，改在洛加諾舉行。

同 三十日

- ◎東洋拓殖公司，決定積極發展南洋。
- ◎德國五金業罷工日久，總理今日召集雙方代表，討論解決辦法。
- ◎法衆院否決社會黨議員所提拋棄對敘利亞之受托代管權之動議。
- ◎蘇俄農民反對農村共產化，與共產黨亂戰。